

每夜一个鬼故事(连续更新)

不好看你砸我

浪漫_拖鞋

第一夜食指

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自从他从医科大学毕业后继承了父母丰厚的遗产，即便是一辈子不工作也够他挥霍的了。不过他不喜欢女人也不喜欢享受。他热衷于搜集各种千奇百怪的故事。大部分时候他都不在家而是在外面旅行，他没有其他的朋友，在别人眼中他是一个怪人，但碰巧我也是个猎奇者。所以每每遇见奇怪的事他都愿意找我来分享他探奇的快乐。这不我刚接到他的电话。说是他在外周游一圈回来又带了许多新鲜而有趣的故事。我立刻赶了过来，因为我在休年假，于是干脆搬到他家去。每天晚上都听他讲述那些奇异的故事。正好一晚一个。

第一夜食指

朋友一边抽着烟一边神秘的竖起他的食指给我看。“看，每个人的食指都代表着人的贪婪，因为吃的欲望是人类最基本和最原始的欲望。知道什么叫食指么？因为古人说一旦看见好吃的东西食指就会跳动，不是有句成语叫“食指大动”么？我现在就告诉你一个关于食指的故事。”说着，他把香烟熄灭，开始叙述这个故事。

“我到西南一个小镇的时候寄宿在一户人家里，那里有一位年岁很大的老人，老人精神很好，我没事就和他谈天。也就从他口中知道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民国的时期，这里的女孩要嫁一个好人家的话首

先要有一个好身材，尤其是腰。据说一些人家都有明确的规范尺度，精确到毫米呢。（我笑道：“这也太夸张了”）。越是瘦的女孩他们越觉得漂亮，看来恰恰与唐朝的胖为美相反呢。可能当地的人对猪非常的反感，也就蕃衍的认为只要是肥胖的都是丑恶不堪的。于是那里的女孩都拼命的节食，为了能有一个一步三摇，风吹柳絮飘的轻柔身段。

其中有一个叫秀的女孩，自从她明白自己一辈子的幸福要和自己的腰围成反比就不在吃肉了，而且包括面食。但似乎命运很喜欢和人开玩笑。即便秀从早到晚不停的运动，只吃一点水果，她也会长胖。或许按现在的话来说是基因的问题，或许根本就是一种病。但当时的人可不这么认为。那些瘦瘦的女孩子都在后面嘲笑着秀，说她是猪精投胎。家里人也不住的唉声叹气。因为秀的身材已经越来越胖，别说嫁个好人家，恐怕就是当地最穷的老四家也不要她了。

说到老四，其实与秀家里到能寻到几丝亲戚关系，但这种亲戚就象头上的头发，多的数不过来，每天不得掉上几把。不过老四的儿子月秀倒是青梅竹马，两人幼年时经常一起玩耍。不过自从秀立志嫁入富人家后就断绝和老四儿子的关系了。不过老四的儿子却一直把秀放在心里。现在这种时候秀的父母也顾不了了，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赶紧把秀嫁出去，省得留在家丢人显眼。毕竟，他们认为女儿这种货物家里还是有很多的。

老四的儿子叫民，其实论相貌道也英俊，只是家贫，穿着很破旧，但十分干净，无论是人还是衣服。秀的父亲把这事向老四一提，老四父子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结果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提亲，下聘，回书，

过门酒席之类的烦琐程序，在当时也算一项记录了。

秀虽然百般怨气，但也没办法，谁叫自己命不好。再不嫁，过几年恐怕连民都看不上自己了，何况丈夫对自己千依百顺，疼爱有加，日子到也将就的过了。

事情往往这么凑巧，或许是风水的缘故，或许是心情的缘故。秀嫁到老四家后反而日渐消瘦，最后到成了当地有名的瘦美人。可惜她早已为人妇。不过依旧很多人打她的主意。那里的人可不在乎什么头婚，二婚。因为媳妇对那些人来说不过是生育的工具和对家里风水的改良作用罢了。

秀自己也不安分起来了。而且她坚持不要孩子。这点令民十分的苦恼。他知道没有孩子自己是留不住秀的。其实有孩子有能留住？秀家里活也不干了，见天和一些朋友聊天逛街，或者去大户人家做客。哪里像一个穷苦人家的媳妇。

看来都是瘦若的祸，民知道，只有秀再次胖起来，她才会安心呆在这个家。

没过多久，秀果然再次发胖，一切仿佛回到从前。她再次沦为一个农妇。她怨恨命运的玩弄。只有民暗暗发笑。表面上却和她一边抱怨一边安慰她。

日子如同织衣的梭子，在重复的穿梭。一晃十几年过去。秀也生育了几个小孩。她也不在做梦了。安心和民过着日子。一直到他们的女儿月儿的长大。

月儿生得非常漂亮，吸取了父母的优点。不过似乎她也一直都处

于不胖不瘦的状况。甚至偶尔还会丰满一些。其实按照现在的标准一点都不胖。不过秀不愿意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她很早就开始控制月儿的饮食。不过功效不是很大。眼看着月儿快十六了。但腰却比起他同龄的女孩要多筐一圈。急的秀天天睡不着。

看着自己的妻子天天熬的黑眼圈。民终于忍不住了，或许他认为时间已经冲淡了一切。这时候告诉妻子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这天两人和衣睡在床上。秀依旧翻来覆去睡不找。民把她身体掰过来。正色道：“你知道你过门的时候怎么突然瘦了么？”

秀奇怪的摇着头，随即问道：“为什么？”

“那是因为我，我们家虽然穷，却知道一个可以让人变瘦的法子。不过祖辈们交代是禁术，用多了控制的不好会得报应，不过究竟什么报应却不知道。你来到家后我就对你施了这个术，后来你想走我又把术解了，所以你又变胖了。”民黯然的说道。

秀已经过了生气的年纪了。其实她早觉得自己突然变瘦又变胖可能是丈夫捣鬼，不过听见这种奇妙的方字到也觉得好奇。“算了，都过去了，我不怪你，不过你不能耽误月儿啊，我可要让她嫁一个好人！你赶紧告诉我啊！”

民望着着急的妻子，欲言有止。终于他举起自己的食指，对秀说：“是指头。”

“指头？什么意思？”秀奇怪的问。民告诉秀，相传在几百年前，祖先在饥荒的时候好心收留了一个叫花子。据说这个叫花子不是凡人，是游历民间的茅山术士，不过是装做要饭的来看看众人的善心。他见

民的祖先心地善良。就教会一些法术给民的祖辈。后来一代代传下来，大部分都已经失传，只有这变瘦一法却奇怪的保留下来。但民的家族自此就开始败落下来。恐怕这和民间流传着使用茅山法的诸多忌讳有关。茅山术禁忌极多，一旦破坏，轻则破财倒霉，重则有血光之灾甚至祸连后代。相比民的祖先定是用法术做了些什么不义之事才有所报。

至于这个法术，民告诉秀，其实只要将吞下自己食指的指甲就可以。但这个术最多一次只能维持数年。而且每个人可以瘦得程度是有限的。用的多了，据说最后会发生很恐怖的事。由于只是变瘦，民一家人也很少去使用，不过民的父亲还是教会了民使用。

“难怪后来你每次见到我都那么好心帮我修指甲。”秀语气怪怪的说。民觉得有些尴尬。摸着妻子的脸，“我这不还是因为喜欢你么。”

“算了，我也不生气了，明天你就施这个术，赶快让月儿瘦下来。”

民点了点头，夫妇俩又安心睡下了。

果然，没过多久，月儿果然瘦了下来而且是十里八乡瘦的最漂亮最精神的。邻里都夸民和秀养了这么一个好女儿，肯定可以嫁一个好人家的。夫妻二人听了笑的合不了嘴。

但事情很不凑巧，当地最大的一户财主要找儿媳妇。这个财主就是前面提过的儿媳妇的体重腰围都精确到最小单位的那种人。秀当然让女儿去试试了。可惜就差那么一点。而且月儿已经是最轻的了。财主放出话，在过一星期没人合格的话，就去外地找了。秀一心想让女儿嫁进去。就逼民再次施法。民无奈的说：“你听过神行太保戴宗么？其实像那种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据说有一位信使在送信的时候耽误

了时间。怕被责骂，一位好新的茅山术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士教他以银针刺脚底，忍住痛，放出杂血。可以日行三百，夜行三百。果然如实。后来信使再次向术士讨教跑的更快的办法。术士说，只要将双腿膝盖骨挖去，可以日夜行两千里。结果信使吓跑了。”

“你和我说这个干什么？”秀奇怪的问。

“我是想告诉你，如果你还想让月儿瘦下去的话，所付出的就不是指甲了。”民担忧地说。秀沉默许久，最后还是要坚持让月儿一定要进那个有钱人家的豪门。民问了女儿的意见，月儿自然想母亲高兴，家里摆脱贫困，一口答应了。民拗不过二人。不过这次需要的是月儿必须吃掉自己的食指！

大户人家并不在乎少跟指头，只要其他标准到了就可以了，指头可以说以前小时候弄伤的。于是月儿只要咬着牙剁掉食指，并吃了下去。果然，第二天月儿就又明显的消瘦了，手上的伤一好，马上去财主家，财主正发愁呢，一看月儿就大喜过望。这桩婚事很快就定下了。指头的事大家似乎也都渐渐忘记。事情慢慢恢复了宁静。民和秀也靠着财主家的钱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这个时候虽然中原正在打仗。但战火却烧不到这个地方，这里依旧一片世外桃源。

没多久，过门的月儿怀孕了，生下一个儿子。似乎是好事。但很快月儿的身体就像吹气球一样涨了起来。一发不可收拾。丈夫一家人对月儿突然变胖感到费解，他们把这事转告给民和秀，并说婚后胖一点可以，但像月儿这样恐怕难以作为他们家的儿媳这样的身份。如果

月儿还继续胖下去，他们决定休掉她。

秀哭着问民，民苦思良久。查阅了些书。终于知道，产妇在分娩的时候，大量的失血会破掉这个法术。秀在生月儿的时候已经变胖，所以民没有在意这个术居然会被解。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秀看着女儿如气球一般的身体哭着责问民：“就算会变回原样，我们月儿也不应该变成这样啊！”

民告诉秀，法术一旦被救，身体就会像积压很久的弹簧猛的反弹，而且做月子的时候营养丰富，就是普通人也容易胖啊。

“我不管，这样下去我们一家人都没办法在这里立足了，而且我的外孙，秀的儿子也见不到了，你忍心啊？”

民抓着头，望着在一旁哭的泪人似的女儿和老婆，终于艰难的说道：“这个术还是可以在做一次的。但是……”

“不要但是了，能救女儿我付出什么都可以的。”秀哭着求民，月儿也跪在地上求父亲。

“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因为就算是祖辈们也从未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施法，他们再三告戒后人，用多了术是会遭天谴的。”

“说不定只是那个道士吓唬你们啊，你也说没人用过，你又怎么知道会遭到天谴呢？”秀反问道。民默不作声，最后只好答应最后一次施术。

这一次不是要月儿的指头了，而是要民和秀两人的食指，因为儿女和父母有着看不见的纽带。如果一方以转嫁的方式把自己的以些疾病或者痛苦是可以转移到另一边的。所以月儿吞下了父母砍下来的食

指。民和秀忍着剧烈的疼痛安顿好女儿睡下。俩人彻夜不眠的守在身边，深怕出现什么不好的事，不过似乎一切顺利，第二天早上，月儿就恢复了结婚前的身姿，就像少女一样。夫妇二人这才安心的送月儿回到公公家，那边丈夫等人一看也大吃一惊，不过既然变瘦了自然是好事，也就笑逐言开的一家人回去了。民和秀也回家好好的养伤。

但第二天深夜。正当民和秀熟睡之际，亲家突然派人报丧，叫民和秀赶紧来。原来当夜月儿就暴亡了。而且死状恐怖。秀一听当场就晕了。民只好独自一人去认尸。一路上民脑袋一片空白，犹如行尸一样被人牵着走进现场。女儿一下就这么去了，实在令他难以接受。但当他看到女儿的尸体，姑且称做尸体时候，他也几乎吓晕过去。

月儿整个人就像被什么动物啃咬过一样，周身没有一块好肉，已经和骷髅差不多了。从床上到地上将近两米的距离都是月儿拖出来的痕迹，血和碎肉散落的到处都是，月儿的头高昂着，手伸向门外，估计是从床上翻下来想去开门，但只爬了几米就咽气了，而且死前恐怕是受尽痛苦。民怎么也不明白，难道这就是所说的报应？看着女儿的尸体，他一屁股做在地上，顿时老泪纵横。

由于死状恐怖加上这位财主门风甚严。月儿的死的真相没几个人知道。对外就说少奶奶得急病死的。财主给了民和秀一大笔钱让他们离开这里。可惜秀知道女儿的惨死后自责不已，后来也自尽了。民也人间蒸发。

据说，茅山术本身就是一种驱鬼和转嫁的法术。比如施术的人可以把别人家的肉或者食物变到自己手中，也可以让自己的伤痛转移到

他人身上。估计这个术也是将本来在自己身上的肥胖转移到别人身上。但凡是术总有自损的一面。民一再施术终于遭受到报应，可惜还是报应到自己家人身上。至于月儿的惨死。其实是术的反噬。在佛教中六道之中有一种鬼是饿死鬼，他们很小，如蚂蚁一般，但数量众多。他们生前饥饿，死后化为鬼会吃掉一切东西。食指是人食欲的象征。吃掉自己的食指其实就是与饿死鬼达成了契约。它们会帮你吃掉你不想要的那些讨厌的脂肪和肥肉。但一旦契约无法控制或者过量，它们就会把你整个人也吞掉。”

朋友说到这里，凑过来对我低声说道：“当我听完这个老人说的故事，我也忍不住抚摩着我自己的食指，我想，难道真吃掉自己的食指就能变瘦了？正当我疑惑的时候，老人笑了笑起身而去。我注意到他的一只手上只有四个指头，唯独少了那跟食指。我后来四出打听，旁里的人都说不认识老人，说老人好象是解放后才来的，大家都叫他民伯。”

我听的张着嘴不说话。我也如朋友一样轻抚自己的食指，脑海里忽然想起了前些日子看到的蚂蚁群。忽然感到一阵发麻。朋友看我发呆，笑得猛拍一下我的肩膀，“不用担心了，有些东西就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应该靠人力强求的。”

“那也不一定啊，事在人为啊，你不要惟命运论啦。”我也笑着反驳。

朋友望了望我，“那你听说过半脸的故事么？”

“没有。”我朝他望去，他的脸上突然带着几丝诡异，那脸仿佛

似泥塑的一样。

“算了，明天讲吧，你看太阳都出来了。”朋友突然恢复了常态，指了指窗外的太阳。我也只好压抑下自己的好奇，先去睡了。等晚上再继续。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第二夜半脸人 (1)

第二夜半脸人

“夜晚才适合讲那些离奇的故事啊。”朋友伸了伸腰。把上衣拖去，盘腿做在地上。他家里没什么家具，来客人都做地上。因为他说讨厌椅子，席地而做才是古人风范。

“继续讲啊，什么半脸的故事。”我催促道。

“恩，对的。恐怕这是我所知道的众多故事里最诡异的了。甚至连叙述的我讲起来都有些打颤。

我照例做着没有目的地的旅行，但我一般都选择比较偏僻的地方，你知道那里往往有很多奇怪有趣的故事。不过以前我都是听说而已，而这次我却亲身经历了。

我来到了一村落，其实这个村子很大，几乎可以算是一个微型的城市了。村里人都有不同的工作，刚好构成了一个需求环，大家自给自足。于是慢慢与外界有些隔离了。不过他们依旧很好客，当我来到时候他们都很友善的招待我。加上我还学过几年医术，还可以帮他们治疗一些普通的疾病。他们就把我当成上宾了。而且把传成了个神医。哈哈。”朋友得意的笑着，我知道其实他在大学的时候成绩就很出众，

虽然他不喜欢做医生，但他属于那种即便不喜欢但也要学好的那种人。所以即使他不继承那比遗产，他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看他这么高兴，估计当时那村子的人对他的确很尊敬呢。

“不过没过多久。村长就把我请到他家去了。村长是村里最德高望重的人，相当与族长一样。可以说几乎是当地的国王了。当然，他也是非常友善的。不过他始终保持这一份应该的尊严和威仪。但这次他却显的很卑微，似乎像是有求与我。

“您简直成神了，村子的人都说您医术超群，甚至还解决了几个长久折磨他们的疑难杂症，您正是太厉害了。”村长不停的恭维着我，几乎把我吹的飘飘然了。

“说把，您家里难道也有人生病了？”我笑着问他。但村长面露难色，似乎很难启齿，每每想说话又咽了回去。最后他像下定决心一样小声对我说：“是我的儿子，与您年纪差不多，本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把自己关了起来，每天呆在房间里，只吃我们送去的饭菜，却从来不见我们家人。我和他妈妈都快急疯了。结果老天爷把您派来了，您可一定要救救他。”村长说到最后声泪俱下，几乎要跪下了。我觉得事情似乎不那么简单，恐怕以我的医术管不了。但我还是答应随同村长一起去他家了解下情况再说。

村长的家果然要气派很多，不过究底也是普通的砖瓦房。不过比一般村民的房子要稍大一些。房子有两层。门前还有一个不小的院子，放养着一些家禽。房子的右边飘来一阵阵的原始的蔬菜的味道（其实就是农家肥）。相比那里是厕所和菜园。唯一令我不安心的是那只半

人多高黑棕色的大狗，见我是生人就嘶牙咧嘴的对着我，喉咙里咕咕的叫唤。我知道这种狗是及其危险的。所以我停了下来。村长连忙呵斥它走开我才敢走了进去。

村长的家人很友好，是典型的好客的农家人。我始终奇怪这样普通家庭养育的孩子到底得了什么病。

村长带着我上了二楼，来到了一间房间面前。

“就这，我儿子叫柱子，他已经把自己关在里面整整一个月了。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是你来了，我也要出去找医生。”村长的话语间无不烦恼。

“你和他说过话么？自从他自己封闭起来后。”我问道。

村长摇头，我示意他下下去，再我当时看来可能是年轻人青春期的烦躁带来的一些心理问题，所以我让身为父亲的村长回避可能好点。结果事实上我的想法过于简单了。

村长下楼了，嘴里小声嘟囔着，依稀能听到是希望这次我能治好。我望着他的背影觉得他的确很可怜。

“里面的是柱子么？”我轻扣了下木门，门的质地很粗糙，还带着毛刺，第一下打得我很疼，所以我放小了点力气。

柱子没有回答我，这也是意料中的事。于是我开始了所谓的心理治疗。无非都是大学心理课上还没完全忘光的東西。可惜完全没有效果。一小时后，我开始急噪起来，忽然对里面的人产生了好奇。我四下望了望，发现门的右下角有一个不规则的小洞。我使劲得蹲下来，想看看里面。

我终于把自己的眼睛对准了那个洞。光线不够，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我还是依稀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侧影坐在床头。估计他就是柱子。他像雕像一样坐在哪里无动于衷。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很冲动的想法。如果我现在大喊一句我看见你了会怎么样？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我这样做了，对着门大喊一句：“柱子，我看见你了，你正坐在床沿上！”

他果然有反应了，而且很剧烈。他抱着头恐惧的在床上打滚。嘴里高喊着：“不要找我！我已经得到惩罚了！”看见他这样我意识到情况不妙。紧接着他在床上不动了，仰面躺在床上，成了一个大字形。

我赶紧叫来村长。让他把门撞开。门很结实。我和村长费好大力气才撞开。但是当我和村长进去后村长疑惑地看着躺在床上的人说了句令我诧异的话：“这，这不是我儿子！”

我吃惊的望了望村长又看了看床上的年轻人。他的面部皮肤很黑，额头很宽阔，硕大的鹰钩鼻子，肥厚的嘴唇上稀疏的长着几根看似坚硬的胡子，让我想起了食堂还没拔干净猪毛的五花肉。的确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不像村长。

“这个是小六，是柱子的好朋友。”村长又补充说道。

我看着小六的脸，似乎总觉得有那里不对，但又看不出来。其实事后想想，如果当时再仔细点是可以看出来的。

小六很快醒过来。他还是很恐惧。而且一直捂着右脸不说话。显然柱子的下落他应该知道的。可是他情绪很不稳定，问也问不出个所

以然。我们只好让他先休息下，我和村长一起来到楼下。

“这个小六住哪里？是个什么人？”我必须先搞清楚小六这个人。

“他是柱子从小一起拉尿活泥的好兄弟。两人就跟胶布一样粘在一起。”村长长叹了口气。“其实我是很反对的，因为这个小六平日里游手好闲，整天想着如何一步登天发大财。经常鼓动我们柱子和他一一起去做一些无聊的事，说是为以后发财做准备。柱子也傻呼呼的跟着他。哎，真造孽。”

看来这个小六只是一个无业游民而已。但他怎么在柱子的房间里，而且一住就是半个月？

“你最后看见柱子是什么时候？当时什么情况？”我突然觉得我不是在行医了，而是在破案了，从小梦想做神探的我感到莫名的兴奋。

“一个月前啊，那是晚上，他急急忙忙的赶回家，说是肚子痛就跑上楼了。结果就再也没下来。”

“你确定那是柱子？你后来又没有发现小六来过？”

“绝对是柱子，我自己的儿子我会不认识？”村长坚信不疑的说。

其实以村长家的格局，柱子如果后来偷跑出去让小六进来顶替他也是可能的。不过他到底在逃避什么？而且当我喊出那句话是他为什么那样慌张和恐惧？不过我还是觉得先去躺小六家为好。

我在村长的带领下来到小六家里。果然这样的人家中往往十分贫寒。小六的父母都是极为老实的农家人。我还为小六的母亲看过腿。所以他们还是认识我的。

一阵寒暄过后，我们向他们询问最近小六的近况，两人都摇头说

他已经失踪快一个月了。因为他平常经常四处溜达不着家，所以老两口到也没在意。倒是母亲警惕的问了句：“小六是不是在外面闯祸了？”

“没有没有，是柱子让我来看看他。”村长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话来应付。两夫妇也稍微显的安心了点。

从小六家出来，村长更加担忧了。

“从时间上看，果然是小六再柱子来的那几天就呆在那个房间了。”我摸着下巴，这是我习惯的姿势，虽然我没什么胡子。

现在的问题是柱子到底去哪里了，要想知道只有等村长家里的小六醒过来了。

但小六醒不过来了。

我和村长刚回到他家就知道了。小六在我们出去不到半根香的工夫就在房间里暴毙了。和我们走的时候姿势一样。可是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他还是有呼吸的。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第二夜半脸人（2）

死人了事情可就不一样了。我感觉到我已经无法应付了。我让村长报警。

“警察？我们这里没有。”村长的头摇的像拨浪鼓。

“那平时出点什么事你们怎么解决？”

“我们靠村子里的人共同裁定啊。”村长理所应当的说。还真是个奇妙的村子，居然好保留着这样如同周文王一样的法规。

我只好叫村长去把大家着集过来，先不要告诉小六的父母。我不

忍看他们伤心，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如果哭闹势必会让事情更麻烦。我一个人呆在小六死亡的房间里看着他的尸体，因为我相信他应该死的很不甘心的。

我不是法医，但我好歹还是个医学院毕业的。我依稀还记得解剖课上教授教授的东西。我开始细心的看着小六的尸体。

表面没有任何创伤，起码肉眼看上去是的。我刚和村长出去大概一个多小时，村子虽然不大，但小六家与村长家住得正好是两个极端，所以步行去还是花了些时间。尸体还是很热乎的，不过已经开始出现尸斑了，虽然还不是和显著。但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左脸。

他的左脸已经完全和右边不对称了。几乎可以说是两张不同的脸被裁减下一半拼凑到一起。而且我发现左边的脸的尸斑有些差异。

尸斑最早在人死后 30 分钟出现，一般在死亡 1---2 小时开始出现。尸斑的形成、发展可分为几个阶段。

尸斑形成的最初阶段，称为坠积期。此期在死后 5---6 小时内达到明显可见。可持续 6---12 小时。坠积期尸斑被按压尸斑退色或消失，出去按压则尸斑又重现。在此前阶段如果变动尸体位置。尸斑也随之改变，在新的低下部位重新出现。

尸斑发展的第二阶段为扩散期。从死亡后发展到扩散期约需 8 小时，延续至 26---32 小时。此期被血红蛋白染红的血浆浸透到周围组织，此时按压尸斑已经不能完全消失，只是稍许退色，停止按压后尸斑恢复原色也慢。变动尸体位置，部分尸斑可能移位，部分尸斑则保留在原来形成的部位。

尸斑发展的第三阶段为浸润到组织中的时间较久，此期用手指压迫尸斑不再改变颜色，也不再消失，变动尸体位置则尸斑不再转移。

小六尸体其他部位的尸斑属于第一阶段，这也很正常，但费解的是他左边脸的尸斑居然在拇指积压下也不变色，也不消失。明显是尸体放置一段时间才会产生的尸斑。

而且，左脸的尸斑呈现一种红色，冻死的人才会出现红色尸斑。冻死的？

现在是夏天啊！

我皱着眉头离开了这里，虽然我接触了很多尸体，但已经很久没见了，还是有点不舒服。我来到了楼下。

村长已经把几个重要人物找来了，他们都在村里担任一些职务的人。他们都相信村长首先肯定不会去加害小六。然后他们商议是否就这样把小六埋了。我站在一边等他们都散去才过去和村长询问。

“这附近有什么地方是很冷的么？冷到可以冻死人？”我问道。

“冷？”村长奇怪地看着我，这也难怪，不过他想了一下，居然告诉我：“有的，这里夏天有时候太热了，我们就在后山开了一个冰窖，储存了一些冰块，怎么了？”

“马上带我去，快。”我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到。村长只好带着我过去，虽然他显的很诧异。

我们很快来到了那个后山的冰窖。说是冰窖，其实不过是个地下室罢了。估计以前是用来存菜的。不过光靠近就觉得有点冷了。

村长在我的央求下打开了冰窖。我和他走了进去。果然，我靠着

直觉找到了我要找的东西，不，因该说是人，或许准确的说因该是尸体。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这具尸体不住柱子的，而且很奇怪，这个的穿着不像是村子里的人，到很像是城市来的，他穿着还蛮考究的，看样子应该是冻死的，因为他还保持着蜷缩的状态。而且，这具尸体没有脸。

你可以想象一下没脸的尸体什么样子，虽然在冰窖里他的脸落满了冰霜，但反倒显的更加恐怖。不过从体态来看，我还是能看出他大概是一名三十左右的男性。

我们很快就带了人来，不过我没让他们把尸体般出来，因为这样很快会高度腐烂，如果我脑中的想法是对的话，他应该和小六的死以及柱子的失踪有很大关系。

大家议论纷纷的站在后面，我突然发现村长的脸色很难看。在人群的小声议论中，我好象听到了柱子和是管理这个冰窖的，冰窖的钥匙也只要柱子和村长有。这样一来，柱子的嫌疑就象和尚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摆着了。

连续两具尸体了，而且都是非正常死亡。我还是报了警，尽管村长反对，不过众人还是认为报警为好，在人群中的一部分人的脸上我看到的不是一种责任，而是一种像是落井下石幸灾乐祸的神态。他们似乎都有两张脸，一张在义正严词的要求报警替死者还以公道，另一张脸却在偷笑。

警察要来还是要些时间的，我得看看我还能做些什么。村长似乎

很不高兴，难怪，似乎我一来就给这个寂落安静的山村扔出两具死因蹊跷的尸体，换做谁也不会高兴的。

无脸的尸体，以及小六那离奇的左脸尸斑。我突然想到那冰窖死者的右脸呢？我忽然把所有的一切想了一下，得到一个答案，但我必须先向村长证实。

我猛的望向村长，他神色恍惚的四周回望。我把他拉到一边。低沉着声音问他：“说吧，你把柱子藏哪里了？”

村长大惊，：“你说什么呢，我家柱子我自己都一个多月没见了，你到问我。”

“小六不是自己愿意呆那里的吧，或许是你把他关在那里的？”我划找一根火柴，点燃了烟。我没望村长，因为眼神是对话的武器，用滥了就没用了。

果然村长开始六汗了，眼睛象色盅里的色子一样乱转。但他还是一言不发。

“我刚来的时候帮小六母亲看病的时候，她就提到过他儿子，说他儿子患有长年的咽喉病，说话声音和嘶哑，和别人差距很大。你该不会在这一个月都没听过里面所谓的柱子开口说话么？就算没有。你说你每天都要送饭，但小六的皮肤很黑，而你们家柱子因该不黑吧？难道你从来没怀疑过？好吧，我承认我都是假设，不过等警察来了，你再隐瞒下去也毫无用处。”

村长的额头布满了汗。“柱子是我藏起来了，但我不会把他交出去，因为他已经得到报应了，就算把他交给警察，也不过是造成混乱

而已。”

“报应？”我疑惑地问。

“是的。”村长低着头，开始叙说一个月前他看到的恐怖景象。

“那天我和柱子妈刚出过晚饭，柱子就气喘吁吁的赶回家，翻箱倒柜，还问我们要钱，说是要和六子出去一段时间。我开始觉得不妙，支开他妈后逼问他。这孩子没什么心计，我一逼就全招了。那时候我才知道，他和小六杀人了。”村长说到这里，老泪纵横，几乎哽咽的说不出话，我只好拍拍他肩膀，示意不要太激动。

“他说他和六骗了一个外地人来买冰。据说那人想开个冰吧，要的就是我们这里那种无污染的水质做的冰，反正是卖给有钱人。柱子在小六的劝说下只好带着那人来到了冰窖。但那人说要全部买走，并威胁说不卖也得卖，否则他会带人来。冰窖里的冰是全村人的，村子没冰箱之类的，消暑避夏都靠这个冰窖。所以柱子不想卖了，结果这样三人其了争执。推搡的时候，那人被小六猛推一下，脸砸在布满棱角的冰块上，砸的面目全非。他高喊着杀人了，杀人了。结果柱子就用冰在他脑后砸了一下，那人就倒下不说话了。两人见出事了就赶紧互相逃回家想约一起去躲下风头。”

“那冰窖的死尸那张脸怎么没了？”我问到，就算是砸的稀烂，但与脸被拨去是不一样的啊。

“我也不知道，或许这就是他们的报应。”村长接着往下说。

“知道这事我肺都气炸了。我拿着板凳就往他身上砸，但怎么说他也是我儿子。冰窖的事一旦被村里人的知道，他是逃不掉干系的。”

我只好答应把他藏起来，而且打算过些日子就找个借口把冰窖封起来。但没过几天后，柱子的脸发生了变化了。”村长的口气突然变的很恐怖。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他的右脸开始是很痒，然后经常说冷，接着是长了很多斑点，最后居然烂了，而且很臭，一个一个的脓包。他天天叫疼。可是我用了许多办法都没用。等过了一段日子，脸居然又好了，可是，可是……”村长停顿了下。

“可是他的右脸居然没知觉了，就像中了风的人一样，那边的所有动作都做不了，眼睛也合不上，吃饭喝水都漏出来。他经常喊着有鬼有鬼。我怕招惹来别人，只好把他藏了起来，就藏在房子后面的采地厕所附近。而且小六也来了，他说他也有相似的症状，害怕了所以来找柱子。我只好把小六又藏在柱子的房间。对外就说柱子得了怪病不愿意见人。那时候你正好来了，我就像让你做个幌子，毕竟来了个医生却不让他给柱子瞧病会引人话柄的。”

村长终于说完了。我的烟也抽完了。我慢慢的对村长说：“那个人是冻死的，估计当时柱子和小六只是把他砸晕了。但其实可以救活的，可他们两个害怕的居然把他关在冰窖里把他活活冻死了。至于柱子和小六的怪病，我也说不清楚，虽然我理论上是个无神论者。你还是先带我去见见柱子吧。”

村长看着我，最后还是相信了我，他点了点头，交代别人处理了下手。带着我回到家里。

我在后院的阴暗的房间里终于见到了柱子。他已经接近痴呆了。延伸涣散怕光。一个劲的傻笑。但那笑很恐怖。只有半边脸在笑。村长抹着眼泪说到：“就算养他一辈子，我也要养他啊。”

“不要打他啊，小六，不要啊。”柱子突然高喊了一句，然后又发疯似的跪在地上昏了过去。村长和我赶快过去扶他。可把他扶正一看。他的那本来没有表情的脸居然有一丝笑容，虽然仅仅是一瞬间，但我确定没看错。那是一种报复过后得意的笑容。而且在那半边脸上，我看到了小六脸上同样的尸斑。

“他死了。”我看了看柱子的瞳孔，轻声说到。村长如同一个孩子一样防声大哭，抱着柱子的尸体不放。眼泪和鼻涕都粘到柱子的脸上。

我站了起来。走出房子。脑袋突然想到很久以前看过的一本书。说是人在临死前带着极强的怨念割下自己的脸可以报复别人。当时以为不过是胡扯，没想到居然确有其事。

事情很快结束，村长也不再是村长，柱子和小六的尸体也被带走。现场的证据也表明确实如村长叙述的一样。而且也和我想的一样，冰窖尸体的脸是他自己割下来的。

我离开了村子。临走前看望了下小六的父母。他们依旧没有过多的悲伤，或许只是我看不见罢了。

我被送走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已经商量着如何重新建一个冰窖并打算如何卖出去了。”

我望着朋友，似乎他的脸也带着诡异的笑。

“真的有那种事？自己割下脸可以报复别人？”我好奇的问。

“谁知道呢？或许柱子和小六不过是自己吓自己，但他们临死前究竟看见了什么谁也不知道。还有，后来据说在尸检中，他们的脸上的尸斑又消失了。呵呵，奇怪吧？”

“是挺奇怪的，哎，有时候犯罪只是一闪念的事啊。得到报应也是无法推卸的。”我感慨。

“那到不见得，有时候，厄运会自己找上你。就像我知道的那个一心想要让自己皮肤变白的售货员一样。”

“哦？那是什么故事？”

“一晚只讲一个。”朋友站了起来，笑着说：“明天晚上在说吧，听太多小心做噩梦。快睡吧，我讲的也很累的。”说完就去自己房间了。

我只好躺下睡觉，很快就睡着了，还好，或许白天睡觉不容易做噩梦吧，我睡的很舒服。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第三夜油

“每个人渴望美丽，尤其是女孩，它们绝对不会像白岩松一样渴望年老。她们会花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在脸上皮肤上或者其他的身體部位。这是女孩的通性。”朋友笑着说，我并不知道他曾接触过什么女性，不过他说的还是很有道理。

“我曾经见过一个女孩，她很漂亮，属于五官特别端正的那种，小巧而精致，身材也很不错，既有东方女性的苗条也不失丰满，的确

是减一分太瘦，增一分太胖。但上帝打开一扇窗子就会关闭一扇门。她有个无法逃避的缺点。她的皮肤很黑。虽然黑是健康。但她似乎来自遗传。其实我们常说别的国家有种族歧视，恰恰想反，我们是最排挤与我们不同的异类。她经常被同事取笑。包括一些男性，即便有男孩想追求她，但也会在人言中退缩。更可笑的是她的工作离卖美白化妆品的柜台只有几步远。这更令她难过。但生活总是要继续。这个叫梅子女孩也就这样过着日子，直到那一天。

梅子在和我交谈的时候浑身都在颤抖，几乎很难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我不的不经常性的停下来抱着她。（我笑着看他，他也笑道：“不要想歪，我只是想安慰她，拥抱是身体接触中最能令人放松的。）平静很久她才能继续叙说她的故事。

那是普通的一个周末，梅子独自一人挎着包，撑着遮阳伞走在步行街上。不料和另一名女孩撞了下。女孩看了看梅子，用无不嘲讽的口气说：“这么黑还撑什么伞，多余。”说完扭头就走了，梅子气的差点哭了出来。身材胖可以减，五官歪可以整，可皮肤的颜色从娘胎出来就注定的，梅子不相信那些美白的化妆品，姐妹们卖这个的，自然知道用了也只是白白损失钱罢了。一想到这里，梅子就非常沮丧。漫无目的的瞎逛。

忽然一辆豪华的轿车从身边穿过，嘎的停在梅子的身边，把梅子吓了一跳。梅子刚想骂人。却见车子上下来一位衣着考究的年轻人。

年轻人看样子比梅子大几岁，但身材高大，而且相貌英俊，他始终注视着梅子的脸，把梅子看的怪不好意思的，她下意识的转了转身

体，但身子却依旧感觉到年轻人如火一样眼神。

“真不好意思，吓着你了么？”年轻人做了个抱歉的动作。

“不，还好，您有什么事么？”梅子尽量显的温温有礼，虽然这和她平时的个性不符。

“如果赏光和我吃个饭吧？”

事情有时候进展的就是如此顺利，梅子和这位叫展越的年轻人一下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梅子不禁感叹造物主的奇妙，或许失去一些东西必定会在另外一些地方得到补偿。身边的同事都羡慕梅子找到一个这么帅气和富有的男友，以至于他们经常撑着伞在马路上转来转去，希望也能有个富家公子看见他们。但这充其量导致了几场交通堵塞罢了。

在又一次充满爱意的约会上，展越忽然温柔的对梅子说：“梅子，知道我为什么第一眼就爱上你了么。”

“不知道，或许是神的安排吧？”梅子笑道。

“不，因为你和我以前的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孩长的太像了，你有和她一样的大眼睛，挺直的鼻梁，和顽皮的嘴。”

梅子略有点不快，原来自己只是替身而已，她快快的说：“那你找我做什么？哪个女孩呢？”

“她走了。”展越神色暗淡的说。见展越不快，梅子也有点难过，毕竟男孩念旧也很难得，这不正说明他痴情么，这样一想梅子反而高兴了。

“其实和你在一起我几乎把她忘记了。”展越忽然又说。

“对了，梅子，你不是老抱怨自己的皮肤不好么，我家有种祖传的配方，是一种增白油。很有效果，不如你试试吧？”

“有用么？我可是试过很多方法都不见效啊。”梅子不想拒绝展越的好意，但又对这种药没什么信心。

“要相信我啊，一定有用的，我今天正好带了点，你拿去试用下，效果好就继续用，如果我们梅子皮肤又白，那就是天下最漂亮的女孩了。”

梅子没有拒绝，接过了展越给他的一个黑色的小瓶子，或许偏方都是这样神秘秘的。就如同童话里巫女的药水，充满诱惑力和未知。

梅子回家后就在手上试的抹了一下，的确是一种油状物，而且闻起来怪怪得，似乎有一种独有的刺鼻感。不过效果很好，第二天手上涂了的地方就和其他地方有明显的改观和不同。梅子也就放心的在脸上涂抹起来。

这几天梅子的家人和同事都瞪着大眼睛望着梅子，几乎都不认识她了，有道是一白遮三丑，像梅子这样本来就美丽的女孩皮肤一白就如同选美小姐一样耀眼了。那些以前嘲笑过她的人都躲在一边暗暗看着自己的皮肤又看看梅子的。如同墨汁与白雪一样对比鲜明，都忍不住尽量把露出来的地方有衣服遮住。大家一边交口称赞，一边询问增白的秘密。梅子总是笑而不答，心中只感激展越。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第三夜油（2）

“今天去我家吧。我们一起吃一顿烛光晚餐。”展越看着越来越

白皙的梅子，眼神有点涣散。

“好，我还是第一次去呢，我晚上好好打扮一下。”的确，两人认识这么久，梅子从没有去过展越家，至于住哪里更是无从知晓。

傍晚的风景总是十分美好，但却带着少许的不安感。坐在车子里的梅子被车速带起的风吹的睁不开眼睛。只知道车开了很久。久到梅子已经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了，眼前的景色是那樣的陌生。

“到了。”展越的车在一所別墅边停了下来。他把车子开进车库。然后牵着梅子的手了进去。梅子感觉这地方很冷，虽然现在才八月份。梅子望了望旁边，几乎没有别的人家。空旷的周围只有展越的这一栋房子。而房子的外形也是比直的长方形。说句不好听的，远远望去，这房子犹如墓碑一样矗立在这里。

被展越牵着的手有些湿湿的，或许是紧张。年轻男女在晚饭后共处一室，或许会顺理成章的走到一起。梅子不是保守的女孩，但也绝对不是豪放女，虽然她从第一天认识展越就有所准备，不过这天真的来了，她还是很紧张，毕竟这是她相处的第一个男友。

进去后才发现別墅内部真的很华丽，有好多梅子数不上名字的古玩和名画。在一旁的客厅摆了一张很长的餐桌，桌子上有牛排，龙虾，烤鹅红酒等美食。旁边是一个正在燃烧的暖炉。

“来，梅子。”展越做了个邀请的动作，两人在餐桌前坐了下来。

食物很好吃，展越似乎很开心，胃口也很好，但梅子心不在焉的吃着盘里的食物，一边拿眼睛瞟着展越，而且梅子似乎感觉这么大的房子好象连一个佣人都没有。

“你平时就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不害怕？”

“不，应该不能算一个人吧。”展越看了看梅子，“最少从今天起我不会一个人住了，有你陪着我。”

梅子的脸烧了起来，红的就像杯子里面的红葡萄酒，酒可以醉人，梅子白里透红的脸同样可以醉人。展越几乎看呆了，他起身走了过去抱着梅子。

“我，我想去先洗个澡。”梅子被展越抱的很紧，喘着气说。展越犹豫了下，然后指了指上面。“二楼左边第三间是浴室，里面有浴袍。”

梅子赶紧跑了上去，快上楼前还冲展越做了个鬼脸，“我马上来！”

展越看着梅子的背影。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将自己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梅子跑上二楼，一间一间数过去，忽然她闻到一阵很刺鼻同时也很熟悉的味道从旁边的一个房间飘过来。梅子知道，这是展越送给他的那种增白油的味道。

梅子不知道没什么力量驱使着，她没有去浴室，而是一步步的往那间房间走去。越多走一步，那种味道就重。等到门口的时候，梅子已经忍不住要捏住鼻子了。因为这味道似乎不仅难闻，而且有些冲眼睛了。

梅子转动了把手。很好，门没锁。她看了看四周，估计展越以为她已经洗澡去了。反正只看看，看他们家祖传的秘方是什么。好奇心人人都有，尤其是女人。

说到这里，梅子的再次停顿了下，深吸了口气。我知道，我也很想了解那有神奇美白作用的油到底是什么东西。

房间不大，但充斥着那种味道。很臭，甚至有点熏眼睛。梅子想，好象很多香水之类的太浓的话都会臭的。或许这种也是。但这种味道很像那种肉类腐烂变质的气味。

梅子环视了下房间。整个房间铺设着墨绿色的地板。房间只有一个黑色的瓶子，瓶子似乎正在接着由一个大箱子漏出来的东西。估计就是那种油了。梅子靠近了那个箱子。箱子有一人半长。横着放在屋子的墙角。梅子走了过去。对着盖子稍微用了一下劲。很好，盖子没有上锁或者钉死。但盖子很沉，也不知道是什么做的。梅子费了很大劲才推开一条细缝，梅子用自己手机当做光源向里面照去，想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估计梅子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看见了什么。手机淡蓝色的光正好照在一只眼睛上。对，没错，是一只眼睛，而且是一个女性的眼睛，一只睁开的眼睛。带着很强的怨气和不舍。梅子吓的连推几步，脚一软瘫在地上。电影里的女主角经常在发现恐怖的事会尖叫。梅子也这样认为。但她现在明白了，人到了真正恐怖的时候不是会尖叫，而是说不出话，发不出声音的。梅子马上站起来转身想离开。但她马上停住了。因为展越就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跟绳子。

这个男人脸上已经没有了平日的温柔善良，取而代之的是冷酷和漠然。

“为什么你要打开这间屋子？如果没有笑雪，如果不认识笑雪我

可能真的会爱上你。我本打算让你没痛苦的死去。但你的好奇心激怒我了。既然你想知道，我就全部告诉你。”展越说着大步跨过来，一把把梅子用绳子绑起来。然后自己走到那个箱子面前跪下来。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梅子说。

“我和笑雪从小就认识了，她完全是个善良没有任何心计的女孩。我出身名门，她也曾经是。但我长大后他的家族生意就败落了。像我们这样的所谓富豪钱来的快去的更快。很快，笑雪家就一无所有，甚至还负债累累。她的父亲承受不了打击跳楼自杀。母亲也疯了。她只好放弃名牌大学的学业来陪伴母亲。我想帮助她，但她从来不愿意接受我的帮助，她是个非常自立自强的女孩。本来我们决定大学毕业就结婚。但我的父亲却不答应。他希望我去娶一位生意伙伴的女儿。百般无奈，我想叫笑雪一起走。但她放不下她的疯子母亲，或许那时候如果我们走了就不会有以后的惨剧。”展越的声音带着哭腔。梅子很害怕，她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到底想做什么。但她猜到盒子里的那个人估计就是笑雪了。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我最终还是和那个我不爱的人结了婚。后来笑雪的母亲死后，我们又在一起了。笑雪不求什么名分，只希望我能抽出些时间陪她。可是很快这事被我妻子和家里人知道了。她带人冲过去羞辱她，责骂她，殴打她。第二天，笑雪就服毒自尽了。我永远失去了她。但是，我看见了，你长的笑雪太像了。”展越猛的站起来，把盒盖用力推开。梅子终于看见了里面的人的全貌。那是一具高度腐败的尸体。就算她

生前多么美丽苗条，现在也是一堆烂肉。这具尸体已经膨胀了起来。身体到处都流淌着尸油。只有眼睛却扔同活人一样，死死的睁着。

“你看，你们是不是很像呢？不过你比笑雪黑多了。”展越一边抚摩着沾满腐肉和蛆的脸庞，一边问。

梅子只能看着他，梅子想他的确发疯了。

“我很早就注意你了。很幸运，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在泰国的巫术中有一种换术。将死者的尸油和非常保密的巫油想混合。擦在另外一个人的脸。这个人就会慢慢变的像死者。到最后，死去的人就可以完全在那个人身上复活，和生前一模一样。所以。”

“所以你就找到了我？把那巫术用在我身上？你不觉得你很残忍么？我又和你无怨无仇？你干吗不用你妻子身上？是她害死笑雪的。”梅子大声辩解道。

“这种术如果用在相似者之间会安全和快很多。不要怪我，怪只怪你和笑雪太像了。”展越走了过来。

“今天是最后一天，你要你把这里的油喝下去，你就完全变成笑雪了。”展越把那个黑色的瓶子拿了过来。

梅子吓坏了，瓶子里装的可是尸油啊。她奋力挣扎，但绳子绑的很紧。展越的瓶子已经喂到她嘴边了。梅子依稀看见黑色的瓶子了漂浮的蛆虫和那种及其恶心的腐尸味。

这个时候，梅子看见盒子里笑雪的尸体站了起来，梅子以为自己看花了，但她的确看见了。展越看见梅子死死的看着他后面。也回头看了下。

笑雪的确站了起来，不过走的很缓慢，不过用爬更合适，每爬一下，地上都留下一到尸油的痕迹，就如同蜗牛一样。

“别，别过来，别过来！”出乎梅子的意料，展越似乎很害怕，害怕的连连往后退，瓶子也扔到一边。

展越一边高喊着，一边去开门。但门刚打开，笑雪忽然如同青蛙一样猛的蹦了过去，扑在展越身上，和展越粘在一起。展越一边哀嚎一边在地上打滚。最后声音越来越小。然后躺在那里不动了。

梅子挪着身体过去一看。原来笑雪的尸体如同强酸一样把两人完全融合在了一起。展越的脸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就像一堆碎肉。

梅子足足坐了几十分钟才恢复过来。然后自己解开了绳子，打电话给警察。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梅子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笑雪希望展越离婚，而展越在争吵中把她掐死。展越希望的巫术其实是想让笑雪的灵魂束缚在梅子的体内，而无法报复他。

不过梅子虽然差点送命，到真的让自己皮肤变白了。说完故事后她也轻松的笑笑。说事情结束她以后也慢慢会忘记。”

我半天回过神，不解的问：“那个梅子现在怎样了？”

朋友对我笑了笑，“其实世界上的事大部分都是听人诉说，在梅子和我告别的时候，我隐约看见了她手上有红色的斑点，虽然很小，但我不会看错。那是尸斑。”

“尸斑？”我惊喊道。

“不要叫，的确是尸斑，但我没有说破，其实当时的事情谁又能

知道？我去查看了当时的新闻，没有记录，后来展转到我一个当地的警察朋友才知道这个案子现场过于诡异被列为疑案。而且的确般出了两具尸体。一个男的，一个高度腐烂的女尸。不过梅子是否真的还是梅子谁又能知道？其实只要她以后好好活下去，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活下去就够了，我的工作只是记录这件事罢了。”

我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时间又快到早上了，看来今天晚上的故事也到此结束了。我刚要躺下睡觉。忽然朋友的猫从外面跑了进来，浑身很脏。

“你的猫好玩，我也养只，和玩具一样。”我指着猫说，猫很不友好的望着我，低吼了声。

朋友严肃的说：“猫是很有灵性的动物，如果你知道八尾猫的故事恐怕你就不会说出这种话了。”

“八尾猫？”我兴奋的说，不过我知道朋友又要去睡觉了。

“是的，晚上再聊吧。”说完，他有闪身出去了。

第四夜八尾猫

“在古埃及的神话中，猫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据说在很久以前，猫统治着人类，它们狡诈，残忍而非常聪明。它们把人类当成奴隶驱使。知道最后狗的出现，他们赶走了猫，并让猫从统治者变成了人类的宠物。于是狗被埃及人当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朋友。而且埃及人深信猫会带来死亡。”朋友喝着茶，缓缓道来。

“只有埃及的神话涉及到猫么？”我四下望了望，那可爱的小猫又出去鬼混了。

“当然不，我今天讲的就是一只东方猫的故事。”朋友笑着叙说。

“据说当时佛祖说过，世间反是有七窍者皆可修炼成仙。所谓七窍其实按今天的话说就是生物吧。猫自然也算其中。而且据记载。修炼的猫每过二十年就能多长出一条尾巴，当尾巴长到第九条的时候，它就能修到一定的境界了。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但这第九条尾巴可不好长，当一只猫拥有八条尾巴的时候，它会得到一个提示，它必须去满足一个人的愿望。而每实现一个愿望，猫就必须消失掉一条尾巴来实现。所以这几乎成了一个死循环。但我所说的猫确非常虔诚的完成这个循环。所以它虽然一直是八条尾巴，但已经不知道活了多少年，也不知道帮多少人达成过愿望了。它也曾经向佛祖抱怨过，这样下去如何才能修炼得道？佛祖去笑而不答。”朋友停了一下，神秘地说：“其实上面的话我只是听我的祖辈们谈起罢了。因为八尾猫不会随便帮助人，它只会帮它第一人主人的后代实现愿望。在我的家乡，八尾猫的传闻是很普遍的，大家都希望可以遇见它，因为它如果愿意帮助你的话，你能实现任何愿望，任何愿望。”

我望着，隐约记起他继承遗产前去过一次家乡，我不禁问他：“难道你有见过它？所以你才能继承这样一笔遗产？”

“傻瓜，我父母早去世了，遗产只是我到了父母规定的大学毕业就能接受的。”朋友大笑。笑的我也有些窘迫。

“不过那次我回去，的确知道了些八尾猫的故事。”

“我的家乡是个物产十分丰富的地方，当然老鼠也很多，为了解

决鼠患，从很早以前家家户户都会养猫。很奇怪，我们当地没有一个人养狗，我们也从来不吃狗肉。猫的存在给了当地人很大的实惠。没有老鼠的侵扰，粮食丰收，也不会传播疾病。所以大家对猫都疼爱有加。而猫的传说自然也很多。

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是我的叔祖父告诉我的。他去年已经过世了。当时他和我叙述这个事的时候依然健硕，老人虽然将近八十了，但鹤发童颜，说话清楚利落。只是眼睛深深的凹陷，猛一看有些吓人，因为有严重的白内障，他又及不愿做手术，也只好这样。

为了方便叙述，下面是以他的口气来说的。

“那年我和你阿公（我祖父）才十来岁。村子后面有座山。我们经常上山去玩，或者运气好可以打到一些小动物，要知道，农村的孩子很早就会自己养活自己了。当然，我们知道山上有狼，可我们一般不走远，只在山腰，而且你阿公很会辨别狼的领地，他知道那些地方是去不得，那些地方可以去。

在以前我们也听说过村子里有八尾猫的传说，据说它是几百年前村子的一位少年饲养的，是一只身材非常大的猫。大到几乎可以和普通的狗一般。而且全身通体雪白，尾巴有粗又长。当时的人对这只猫都很敬畏。他们认为这只猫可能就是猫里面的猫妖。

在少年去世后，这只猫就不见了，然后陆续有人宣称看过这只猫，而这个少年的后代无一不是飞黄腾达。最后成了村子里有名的望族。大家都认为这是猫妖的福赐。但少年的后代决口不提。因为在禁忌中，如果把你和八尾猫的故事告诉旁人会折寿的。不过反正我也活够了，

告诉你也无所谓（说到这里，叔祖父爽朗的笑着）。

那天天气本来是很好的，但六月份的天气在几分钟内都会变化，即便像我这样观察天气的好手也疏忽了。那次我没有叫你阿公同去。因为他已经要去省城上学堂了。不能像我这样野了。所以我独自一人想去山上摘点口菇或者打点野味。可没等我走到山腰。就下了好大的雨，回想我这几十年从来没再遇见过那样的暴雨。我只好找了个树叶比较茂密的地方躲了一下。天空灰暗的紧，空气也很压抑。我几乎忘记这是早上了。就在暴雨和闪电交加的时候，我隐约听见狼的叫声。照理这个时候，而且又在下暴雨狼是决不可能出来觅食的。但很快第二声狼嚎证实了我的猜测。

还没等我走，我已经看见四只狼已经把我包围起来。我不是第一次见狼，以前随父亲上山打过狼。但那时后只是跟着大人后面玩玩。但这次我可能真要沦为狼果腹的食物了。我开始打抖，也说不清楚是害怕，还是被雨浇得。

四只狼都是成狼，在雨水中他们的毛发都紧紧粘在一起，这让他们的身形很彻底的展示出来。我甚至可以数的清他们的肋骨有几跟，看来他们是饿了很久了。我就这样和他们对持着，我知道狼不会一下攻击你。它们会细心的，有耐心的观察，寻找最好的机会保证一击必中。我自己也不知道或许下一秒我的喉咙可能就会被撕开了。

这时候，我看见狼忽然在退缩，口中还不时发出低吼，我知道那是带着威胁和恐惧的吼叫。我四处望去。果然我看见了它。

它的身长几乎超出我的想象，几乎可以算是一头小狮子了。但浑

身雪白，雨似乎根本碰不到它漂亮的毛发。眼睛如同两颗黑色玛瑙，泛着不详的光。而且最醒目的是它的尾巴。是八跟，就像皇帝出巡的依仗一样散立在后面。

我突然想起，村里人都说，八尾猫通常会在不寻常的暴雨中出现，而且会寻找需要实现愿望的人。

狼很快被吓跑了。八尾猫也信步走到我面前。在它面前我几乎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一个本应该凌驾与众多生物的人。我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我又渴望拥有它，因为它实在太美了。（说到这里，叔祖父的眼神很柔和，望着前方，几乎沉浸在以前的记忆中）

它轻摇了下尾巴，然后摇了摇头，伸了个极长的懒腰，然后望着我。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我知道它在等我提出要求。原来我们家就是那个少年的后裔，这让我又激动又兴奋。但它突如其来的到达又让我手足无措，我真的没想好我该让它帮我实现什么愿望。我小心的问它：“我可以摸摸你么？”

它没有表情的眯着双眼，这个时候雨已经停了。太阳很快又出来了。它白色的毛发居然在阳光下成了半透明的状态。可能它答应了。所以用颤抖的双手摸了摸它脖子附近的毛发。

人一生会摸过很多东西，那些手感好的有丝绸，缎子，光华的瓷器，或者年轻女人的皮肤。但八尾猫的毛摸起来感觉和我所摸过的毛发不一样。不像普通的猫毛那样杂乱，也不像别人送给我们狐狸皮毛那样柔软。不知道是什么一种感觉，但摸着很舒服。我的手仿佛粘在

那里了。我甚至想就这样枕着它的皮毛睡过去。

不过它很快就躲开了，或许它不喜欢太靠近人累。我知道它还在等我的愿望，它的八跟尾巴在不安分的晃来晃去。我实在不知道要实现什么愿望，只好对它说要不先跟我回家，等我想到在告诉你。

八尾猫望着我，忽然全身闪耀了一下，几乎晃的我睁不开眼睛。然后我在地上看到了一只猫。一只和普通毛没什么两样的白猫，而且，只有一只尾巴。

我知道它是八尾，我高兴得把它抱起来，兴奋的往家里回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几乎每天都和八尾猫玩耍。村子里的大人不会干涉孩子和猫玩。反正那时候我又不愿意和你父亲一样去读书，家里又富足，也就由着我性子瞎混呗。但八尾起初很不愿意这种玩耍。每当我像逗其他猫一样把纸团毛线球之类的扔给它。它总是无动于衷的望着我。就像一个老人看幼稚的孩子一样。我终于意识到这样逗它其实是对它的不尊敬呢。

它每天都对我叫唤，要不就摇着尾巴蹲在门口。我知道它不想呆在这里。它想尽快满足我的愿望，少一跟尾巴，然后又重复那样无休止的修炼。望着它的背影我觉得它很可怜。

那天我坐在它面前问它：“是不是所以愿望都能实现？”

它没做声，只是懒洋洋的望着我。

“那，我的愿望就是你能有九跟尾巴。”我一字一顿的说。

八尾猫呆住了。黑色玛瑙般的眼睛充满了疑惑，随后是一种后来我知道名为感恩的眼神。或许它终于明白佛祖的意思，只有遇见个肯

让它圆满的人所提的愿望，它才能有九条尾巴。以前的人都自私的为自己考虑，他们认为八尾猫为他们实现任何愿望都是因该的，他们不会考虑八尾的感受，因为每一条尾巴都必须经历几十年的修炼。

八尾猫慢慢的起身，伏在我面前，舔了下我的手，很温暖。我看见它的眼睛有些湿，或许是眼泪吧

八尾不能在叫八尾了，我看见它长出了九条尾巴，是那样华美壮丽，它的身体闪烁着白光。以至后来同村的铁蛋一直赌咒说那天看见我家闪着白色的强光。

我目送着它离去，还是有些失落的。我知道我这辈子不会在和它见面了。

不过似乎以后的日子冥冥之中都受到了它的庇护吧，我这一辈子没什么作为反而过的快乐而安详，我的子女都很孝顺，我的身体非常健康。或许都是托它的福，还有，昨天我梦见它了，它说它就要来接我了。”

上面就是叔祖父的叙述，当时的我听完只能将信将疑，我知道医学上有种病是意想。多发为老人身上，他们身体很健康，但记忆却混乱。他们往往把一些不相干的事串联在一起组合我自己所谓的记忆。我不知道是否叔祖父也有这种病。

但很快，在我离开家乡前他老人家就过世了。走的非常之安详。就是白天睡在藤椅上走的。家里人也说了，这，叫喜丧。

在葬礼上，我是我那辈最长的。所以第一天的灵是我来守，那晚发生的事证实了叔祖父的故事。

大概凌晨两点后，大部分人都散去了，只有几个守灵的人还在，不过大都已经睡死过去。但我却出奇的清醒。一想到前几天还和我谈笑风生的亲人一下就阴阳两隔我多少有点悲伤。但在寂静的夜晚，我却听见了一声猫叫。并非像电影里的那样恐怖诡异，却充满了温柔的叫声。

我也看见了，看见了八尾猫，不，应该称它为九尾了。如叔祖父描述的一样，第一次见它的人都会惊叹与它的美丽。白色如雪般的毛发却有着漆黑如墨玉般的双眼。而且那漂浮的九条白色的尾巴更加显的雍容华贵。

它向我径直走来，全然没有理会我的惊讶。我很想叫醒其他人。但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就看着它走到叔祖父的灵柩前，像叔祖父当年和他离开时一样，舔了舔他的手，然后就如一阵烟一样消失了。

过了很久，我发现我才能说出声来。但我没告诉其他人，我知道这无非招惹一顿嘲笑而已，而且在这样严肃的丧葬期间说这个在我们那里是很避讳的。结束叔祖父的葬礼后我才又回到家。而且以后我也再没见过八尾猫了。它的传说似乎也终止了。”

“好神奇的猫啊。”我忍不住感叹道。

“的确，不过你相信么？”朋友问我。

“当然，如果别人说我可能不会相信，但你说的再离奇我也是确信的。”我坚定地说。

“那就好，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有你相信就够了。”朋友笑

着拍拍我肩膀，示意我早点休息。我知道今晚的故事结束了。当朋友出去后。房间又恢复我一个人的寂静。这时，朋友那只猫又从外面回来了。我看着这只可爱的猫咪，心想，它会不会就是那只八尾呢。如果有人有缘看到八尾猫的话，记住一定要向它提让它有九条尾巴的愿望，因为徘徊在人世的他们是很孤单寂寞的。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看了我帖子的朋友要回贴哦!不然不给你们将故事!^^呵呵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第五夜手术刀

“有很多人学医都是带着强迫性的。我的大学同学林就是。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他家是医生世家。他家三代学医，爷爷父亲都是医学界非常著名的人物。所以他自己说，当年高考志愿从第一到第八全是医学院。

不可否认遗传的确很有用。林似乎天生就是当医生的料。在难在厚的课本他都记的非常牢。按照同学的说法是他能熟悉的知道人体的每一跟血管但却经常在回自己家的路上迷失方向。

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且拒绝了留校做保送研究生。在我们看来他有点怪异，居然拒绝这么优厚保送机会。但是最近我在外地旅游的时候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要我立即来一趟，说是有要紧的事，所以我们两人在毕业后又坐在一起聊天，自然我也问了问为什么他拒绝保送。

拒绝保送其实并不是林的主意，而是他家里的决定。他的爷爷并

不赞成林去读研，他希望林现在就来到自己和林父亲的所在医院。或许老人家已经迫不及待了。林自己并没有反对。因为本身这条路也是爷爷帮自己选定的。

可惜的是，还没等林正式在医院上班，林的爷爷就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爷爷的去世给家里不小的打击。他们家人丁并不昌盛。林是独子，父亲也是。在葬礼结束后。林的父亲给了林一个盒子。”

“拿去，这是你爷爷生前经常交代的，一定要给你。”父亲把盒子郑重的交给林。这让林很吃惊，因为在林看来爷爷有时候是很严厉甚至有些专横。他一直认为爷爷并不关心自己，只是为了所谓的世家的名望才强迫自己学医。

“这个是爷爷的珍藏，你要小心保管，要知道我都没资格继承呢，你爷爷经常对我说，你是学医的料，这个东西到你手上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父亲缓缓地道来。林心中却涌起了悲伤和对爷爷的怀念。

当林说到这里，我忍不住问林，到底盒子里是什么？

林说，爷爷当时的交代是，不到你对病人束手无策的时候，不要打开盒子。

林自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但似乎行医的道路异常顺利，他自己常自我调侃或许是爷爷在天之灵的保佑。但很快他遇见了他穷尽力也无法解决的病患。

“那个病人就是上个星期来的，当他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肥硕的圆球，有人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但这个胖子虽然穿了

一身的名牌我也能感到他的低俗和平庸，最重要的是他一进来我就闻到一股子臭味。他身后还跟着一票人，那里像看病，简直是黑社会谈判。虽然穿着得体，衣服名贵。还有众多的手下。但我知道他的病痛把他折磨的不轻，因为我看见他那如面团一般胖脸上，就像被一个人揉了一下，五官都分不清楚了。”林在叙述的时候经常带着一点点讲课的感觉。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第五夜手术刀（2）

“当时我很奇怪，因为在冬天，他居然在外套下只穿了件很薄的内衣，而且我看见他的手下手上还有很多套相似的衣服。

当我询问他的病情，他面露难色，最终他让所有人都出去，只留我们两人在房间里。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脱去外套和衣服给我看的東西。那是我从医那么久从未见过的恶疾。”林的声音有点抖动，喉结在不自觉的上下翻动，虽然很轻微，但我还是看见了。

“他的背已经不能叫背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所能见过的马蜂窝是什么样子。高度的溃烂和伤口高密度使得他的肉芽怎么也长不好，伤口之间互相撕扯。他能活下来我都很吃惊了。我还闻到了非常刺鼻的脓臭味。但我是医生，我只好屏住呼吸，近距离的观察伤口。

那的确是非常奇特的伤口，如果你看了你会感觉像是有人用武侠小说中大力金刚指按过一样。每个伤口都是规则的圆形。但都已经凹陷并且开始坏死。而且就在我观察他伤口的的时候我有看见了令我惊

讶诧异的一幕。

我亲眼看见就在他脖子右侧靠近锁骨那块为数不多的还是完好肌肉的地方居然慢慢出现一个指印，先是普通的凹陷，然后越来越深，最后开始发黑，我知道血管已经开始坏死了，最后像是戳破的了水袋一样，伤口形成了。但奇怪的是，虽然这一切在慢慢发生，但这个人似乎没有任何知觉。

检查结束，我示意他穿好衣服，因为多看两眼我真的受不了。

我问他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他痛苦的回答到已经快一个月了，开始没在意，因为也没什么疼痛，但后来发现脱下来的衣服全是脓血，身上也充满了腐臭味。就不得不去看医生了。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他手下带那么多套衣服。”说到这里，林突然望着我，“你知道当时我又多惊讶么，因为我并不是主治皮肤病的医生，更何况我出道没多久，为什么他如此严重的病会来找我医治？”

“当时我问过他，但他闭口不答。我也没办法，只好让他先回去，我在想办法。望着步履盘跚的离开。我突然想到了爷爷留下的遗物。那个盒子正静静地躺在我家中床头。现在或许是时候打开了。”

这个时候林走到房间里面，然后拿出一个盒子。盒子通体是墨绿色，大概一手掌长。当林从房间拿出来时候我就被盒子吸引了。因为它泛着神秘的绿光。

林在我面前慢慢打开盒子，开盒的瞬间我怀疑自己的眼睛，因为我好象看到什么半透明的物体从盒子里离开似的。

我和林终于看见盒子里的东西了。略有点失望，盒子里只是把普

通的手术刀。不过有有点不普通，因为刀柄是金色的，而刀刃，刀刃居然没有！

林小心翼翼的拿起手术刀，奇怪为什么没有刀刃只有刀柄，没想到他突然啊的一声，这时我们才发现，并不是没有刀刃，而是刀刃极薄，薄到通体透明如空气的地步。而刚才林不小心，被锋利的刀刃割伤了。血很快就流到刀面上，这是刀的原形才看清楚。原来刀刃部分比刀柄要长上很多，这样它也比一半手术刀要长上一寸左右。正当林在包扎伤口，我却突然发现透明的刀刃上被血浸渍后居然好象有一些条纹。我拿起来对着光仔细一看，原来不是什么条纹，而是两行小字。

“医者施术救人，施仁救魂。”只有这十个字。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这就是你爷爷留给你在对病情没有办法的时候的遗物？”我问道。“或许你父亲可以知道其中的奥秘。”

“没用，父亲估计和我们一样，之前从未听人提起。但爷爷生前是非常著名的外科专家。但据说与其他的专家不同，他最擅长为人诊治一些非常奇异的病，由于这些人大都不希望曝光自己的病情，所以爷爷虽然著名，但没凭借那些个病例成为世人皆知的神医。”看来林的爷爷的确很低调。

但是这把刀到底能帮助什么呢？最起码面前的这个背部病患该怎么医治。我问林，林也默不作声。

我最后建议刀先放在这里，那个病人的病症非常奇怪，而且他为什么只找林来看呢。林点了点头，说我看的怪事多，想叫我一直和他

调查下那个病人。我笑道，好事就没见你来找我。

很快，我们知道了胖子的身份，果然不是一般人。他是当地的一个工程建设老板。旗下的建筑队很多，由他承建的工程也很多。但该胖子似乎不是什么正经商人，拖欠工资，克扣材料，不过到也没什么大错。据他本人讲他的饮食作息规律也很正常，更没有接触过什么毒物或者有背部外伤的历史。这可把我们两人难住了。虽然我知道胖子的症状是有点像苗家人的虫蛊。但也不全像，因为像这样强的蛊下蛊的人都很难活下来，按照他的病情，他活不了多久。而且现在这个时代恐怕要找到个会下蛊的人太难了。

“这样，你去吓吓那个胖子，让他告诉你到底他为什么要选择你来治他的病，或许这里能找到点原因。”

果然，胖子听我们说他活不了几天了，惊恐的像一条看见杀虫剂的肥硕的虫子。啊啊的哭，边哭边说，他知道林的爷爷有把手术刀，持刀者可以医治任何顽疾。

林和我都很奇怪，看来是爷爷以前治过的病人告诉胖子的。但胖子说，没人看过林的爷爷如何使用那把手术刀。

我和林只好再次回到他家中，把那把奇异的手术刀拿出来观摩，我突然用刀在手上划了一刀，果然很疼，但似乎很快就没有感觉。我又看着伤口，伤口像装了拉链一样迅速愈合。要不是旁边的血迹，根本没看出一点伤痕。

林奇怪的看着我，“你疯了。”

“你上次被割伤的手是不是也很快就好了？”我问林。

林立即想到了，“难道这把刀可以迅速恢复伤口？”

“对，也就是第一句施术救人的意思吧。”

“那第二句施仁救魂呢？”林问道。

“别管那么多了，先救胖子再说。”

我们立即让胖子来医院为他实施手术，既然有这把神奇的手术刀，林打算只和我来做这个手术。其实说是手术，只不过想在胖子身上实验下而已。

但胖子的情况已经不容许我们实验了。他的伤口已经烂通了，我们甚至可以透过伤口的烂洞看见他那厚厚的脂肪层，和骨头。

林立即向医院申请手术，但医院不同意，说胖子的病手术死亡率很高，让胖子自己转院。但胖子说自己已经看过很多医生，结果越看越严重，如果林不给他做手术他将控告医院和林的不作为，到时候医院和林都要上法庭。

院方勉强答应了。林指名让我进去。并且不要任何其他的助手，他不希望爷爷的手术刀被别人知道。

麻醉胖子不是容易的事，我心想是否要给他双倍的分量。林用爷爷给的手术刀对着一个正在生成的伤口做圆形切割，果然，伤口开始迅速愈合，并把脓血挤了出来。

果然是把神奇的手术刀，林和我受到极大的鼓舞，伤口很多，我们小心翼翼的一个个切除，手术刀所到之处肌肉和皮肤愈合非常快，最后，只剩下背部重要的最大的一个伤口，这个伤口已经深入到脊椎骨上了。我还是无法明白，为什么胖子没有一点疼痛感。

正当刀刚刚接触到那个伤口，不可思议的事出现了。胖子居然自己起来了。那种分量的麻醉伎绝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消失的。我们惊恐的看着胖子慢慢坐起来，他缓缓的走下手术台，身上的罩布也掉下来，他整个人裸体的站在那里，我突然想起了屠宰场里吊这个的一头头猪的尸体。

“你们阻止不了我！”胖子忽然发出非常尖细刺耳的女人声音，更奇怪的事我并没有看到胖子的嘴动过。

“这个畜生一定要死！”胖子又“说话”了。

林浑身都在颤抖，这已经超出他医生的能力处理范围了。

“你是谁？”我正色问到。

“我说了，他一定要死，我不能让你们破坏我的计划！”声音越来越高，恐怕在喊下去会把人喊来。

“好，我们不救他，但你也别在叫了，如果你要他死，你也要给我们讲下原因。”我极力安抚这个不知道该叫什么的東西。

胖子依旧如死尸一样站在那里。我注意到他心脏部位居然鼓了起来。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我说了，他只能死！”那种东西看来的确对胖子怨气很大，也不肯说什么。

我一边安抚它，一边示意林出去喊人，现在必须先制服胖子。因为我看见他像梦游一样拿起了旁边的一把手术刀慢慢的往脖子上抹。要是等林来估计胖子就真完了。

我不知道从那里想到的，忽然高喊一句：“你丈夫也不希望你这样做！”我完全是蒙的，或者说赌博比较好。

果然，那东西没在继续动作，胖子也停了下来。正好这个时候林带着一些人冲了进来。马上制服了胖子。

这个时候胖子又继续麻醉过去了。我和林被弄的一身冷汗。

“背上的最后伤口不要动。我想先让他去做下心脏部位的 CT。”我对林说。

“做 CT？还是心脏部位？为什么啊？”林疑惑的问。

“被管了，照做就是。而且被让太多人看到片子。”

几十分钟后，我和林都在看胖子心脏的 CT。

我们已经说不出话了。因为胖子的心脏的 CT 清晰的看见了一张人脸。也就是胖子的心脏居然已经演变出一张人脸来。

“这算什么啊。”林苦笑道。

“恐怕真正的病源是心脏。还需要做一次手术。”我对林说。

这次的手术林无法独立做了，他把事情的原委告知了院方。院长很重视。几位心脏手术的专家一起做这个手术，当然我和林也回一起去。

当胖子的心脏真实的展露在我们面前时，我们面面向望。他的心脏已经极度肥大，而且那的确是一张人脸，确切地说是一张闭着眼睛的女人的脸。

人脸的部位正好是心脏多出来的部分。现在必须让林用手术刀切掉那一块了。

当林的手术刀刚接触到人脸，人脸突然睁开眼睛，并且用嘴，姑且称之为嘴吧，忽然咬住了刀。并且发出上次一样刺耳的尖笑。其他的医生都吓瘫了。旁边的一位护士直接晕过去了。

“放手吧，这样下去有什么意思？”我对着那脸说。

但那张脸的眼睛充满仇恨的望着我。忽然吐出了刀子，厉声说：“你又知道什么？你们不过是看他钱多，看病都是富人的专利，我的娃有病又看见过你们来治过么？你们只谁去为这些畜生看病，你们干脆叫兽医算了！”听见说话，那几位专家像发疯一样跑出去，边跑边喊鬼啊。

我不得不承认她的话。

“你能不能把所有一切说出来。”林诚恳的说。

人脸似乎有点触动，声音也柔和了。“我不想说那么多，你们去找一个叫阿贡的工人去问吧，所有的事他都知道。我奉劝你们，像这样的畜生你们少救点吧。我知道我没办法抵抗那把刀。”说着她看了看林的手术刀。然后就没声了。

林又试探性的碰了碰，果然没有反映了。林马上把人脸割了下来。割下来的瞬间，人脸就化为了血水，只留下一跟针。

事情被遮盖了起来。反正医院最拿手的事情。那几个被吓走的专家也认为当时应该是幻觉而已。而我等林提交了报告处理完所有事情后去找那个叫阿贡的工人。

我们最后在一个工棚找到阿贡。他整个人就像还没烧干净的柴火，又黑有瘦。长期的营养不良和劳累让他看上去非常虚弱和疲惫。我不

禁想到，以他这种生活状态，根本无法抵抗一些病的入侵，而一旦生病，他们就如同自然界的优胜劣汰一样被刷掉，因为他们根本没钱治。

啊贡听完我们的陈述，第一句就是：“胖子死了么？”把我们呛了一下。最后林尴尬地说胖子已经没事了，而且恢复的很好。啊贡对着我们冷笑了下，最后慢慢地说出事的原委。

我们在心脏上看到的那张人脸是个叫小凤的女子，她和丈夫是阿贡的同乡，三人一起来城市打工。阿贡和小凤的丈夫就在胖子的工地打工。小凤则做些散工。本来日子虽然艰苦，但还过得下去。但直到小凤的孩子得了重病急需医药费。而胖子又拖欠工资，小凤的丈夫和工人去要工资，反被警察以骚扰罪抓了起来。最后没有办法，小凤的丈夫以浑身浇上汽油来威胁胖子。谁知道胖子根本没放眼里，而阿贡的丈夫不小心靠近了工地的明火，结果在胖子面前活活烧死。阿贡没有办法，只能安慰小凤。小凤坚持要告胖子，结果可想而知。而小凤的孩子也因为医药费，死在医院的过道。小凤终于疯了。然后消失了。生死也不知道。阿贡说完后，鄙夷地望着我们，说了句你们可以滚了。然后拍拍屁股又去干活了。

我和林无语良久。林对我说，到底手术刀上的后一句，施仁以救魂到底什么意思？我没回答他，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听后，对朋友说：“或许林的爷爷的意思是救魂救的其实是医生自己的。”

朋友恍然大悟，高兴地拍着我肩膀，“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医者仁心，这样才是个有魂的医生。”

“那个小凤到底怎样了？”见朋友说完，我暗暗为那个可怜的女子惋惜。

“不知道，我至今仍未明白她到底对胖子施了什么术，不过林爷爷的那把手术刀的确神奇，而且来历神秘。林已经从医院出来了，他的父亲很支持他，他现在成为了一名医者，经常赠医施药。”

“施仁以救魂。”我说道。

“对。”朋友赞许地说。（手术刀完）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刚才在看 NBA 马上泡杯咖啡就继续了`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第六夜返魂香

今天是第六夜了，现在已经是入夏了，天气渐渐炎热，不过这也更适合聊天听故事。今天朋友将说什么呢，我早早就泡好两杯茶。

等了许久不见他来，刚要去找他，发现他从没外进来，两人差点撞个满怀。

“急什么？”朋友责怪道，“我去拿东西了，这玩意宝贝的很，要被你撞坏了你的罪过就大了。”

“什么东西啊，这么金贵。”我好奇的去望他的手，却看见一个黑色大小如鸡蛋，光滑同玛瑙般的物体，甚是好看。我忍不住拿手去摸。他却灵活的闪开了。

“先听我讲这东西的来历，听完后你就不会急着摸了。”他神秘地笑道。

“好，你说。”我高兴的坐了下来，边喝茶边听。

“去年的圣诞节，我独自一人在上海休息。忽然接到一封信，要注意，不是电子邮件。而且最费解的是这封信的寄信者让我看了瞬间打了个寒颤。

因为，这个署名谢依达的人分明是我数年前已经死去的朋友。

说到谢依达我不得不和你解释下。他是一位靠古学家。注意，我说的是靠山的靠，不是考试的考。因为他专门靠贩卖文物过活。

虽说是朋友，其实倒也不算，只和他有过数面之缘。因为我对这类人向来很鄙视，但有时候他总能搞到让我好奇的东西，所以不得以还是见了几次。而最后一次我是亲眼看见他的尸体。

他的死可以说是意外，或者也可以说是得罪神灵惩罚。因为他经常卖的东西是佛器。

他在挖一个佛头的时候不小心摔死的。那次不仅仅还有我在场，另外还有他的三个朋友。我们草草处置了他的尸首。把他叫给了他的妻子。但很奇怪。这位未亡人看上去一点都不悲伤，她非常坚毅地表示一定会救活丈夫，当时我们都以为她是伤心过度而已。

“那封信呢？到底说什么啊？”

“你干吗着急。那封信的确是谢依达写的，他的笔迹我不会认错。我向来有记忆人特征的本事，即便见过一次面，只要我想记得他，我会发现他与他人不同的地方。谢依达的字就是如此。因为这年头恐怕很难找到肯写信，而且用毛笔写的人了。

信大意是说他遇见了神奇的事，请我们别害怕，其余几人他也发

了信了，希望我们去下他家，甘肃的一个小城聚聚。

我已不记得那几人的联系方式，不过我对这封信很感兴趣。于是我收拾了下行装来到了那个小城市，并按照信的地址来到了谢依达的家。

令我没意料的是这个小子居然住着非常华丽的别墅呢，虽然是在郊外，但这样的别墅估计也造价不菲。

很快一个佣人模样的人接待了我，并让我在会客厅等。客厅里面更令我惊叹，里面摆放了各个时代最优秀的艺术品。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清明上河图》还有柳公权的《玄秘塔》等众多碑贴，明清两朝的官窑瓷器。这些赝品的仿真很高，估计也要不少钱。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第六夜返魂香（2）

“我就知道你会来。”正当我欣赏着这些艺术品的时候，我听到了个似曾相识的声音。

我虽然有心理准备，但冷不丁的看见一个几年前在我面前死去的人现在意气风发的向我打着招呼走来，还是镇了一下。

现在的谢依达已经不是我以前认识的文物贩子了。他全身西装革履戴着金丝无框眼镜，向后统一梳的大背头在不亮的房间里可以充当灯泡了。惟有那硕大的酒糟鼻却一如既往。

“我就知道你会来。”谢依达似乎很兴奋，居然重复了两遍。我皱着眉头：“别重复，我还听的清。”

“呵呵，不好意思，我实在很激动，你想想一个死去的人又能看

见老朋友你说我抑制的住么？”他走近了些。我也看到了他头左深深向下的凹陷。那应该是当年摔伤的地方。

我把手迎了上去和他握了握。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和普通人一样。如果硬要说有的话，我感觉他的手掌比普通人要更硬一点。

“说吧，到底有什么事。我很忙，不想老瞻仰你。”我半开玩笑地说。

谢依达的脸色有点不自然，嘴角抽动了下，但马上回复常态。“果然还是老脾气，既然你直接，我也不藏了。我们上楼谈。”说完便领着我去了他的书房。

如果大厅的艺术品是赝品的摆设。那书房简直就是个博物馆了。大部分我都叫不出名字，但我可以感觉到它们独有的灵魂。好的古物是有魂的。

“你一定很诧异吧，不过你算不错的了，那几个蠢材要不吓的不敢来，要不就无知的不相信。你是唯一一个来了的，我很高兴没看错人。”谢依达一脸自信的做在沙发上看着我。说老实话我很讨厌他这种自信。

“其实我能活过来多亏我老婆。”谢依达慢慢地叙述着，语气有点苍凉。

“当然，如果没有那件传说中的古物，我也活不过来。”我望着他，总感觉他的身体之中有种未知的力量支撑着。

“当年你们把我的尸体叫给我妻子后她并没有埋葬。而是用我仅有的积蓄把我急冻起来。只身去寻找能使我死而复生的奇宝。”

“奇宝？”我疑惑地问，然后脑子里如同高速运转的计算机，在几千年的传说中能使人复活的只有那种东西了。

“返魂香！”我和他几乎同时说出。

“不可能。”我马上又否定，“那种东西只是传说而已，在说，历史上记载的返魂香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充其量也只是去腐生肌，用来治疗重症的药物而已。“返魂香。斯灵物也，香气闻数百里，死尸在地，闻气乃活”是古人夸张罢了。”

“哼，我原以为博学广闻得你会相信，原来你也和那些庸才一样无知。”谢依达冷笑了下，“如果那是传说，那我又是如何活过来的？”

“切，天晓得，说不定你当时根本没死，不过是暂时性的昏厥，脑部受到重创很容易导致假死，这在医学历史上又不是什么稀事。”

谢依达望着我，眼神冰冷，我只在死尸上看过那种眼神。“我请你来是要帮我，不是来听您讲医学的！既然你不相信，我只有拿出证据来，省得你在罗嗦，不过你最好要有心理准备。”说完，他就站了起来，走到房间角落的书柜旁，不知打开了什么机关，居然出现了一个密室。

“来吧，不过你既然进去了就不要后悔。”说完他自顾自的走了进去。

黑暗代表着未知，我有点害怕，但好奇占了上风。虽然后来我侥幸得以活命，不过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毕竟得到了只有在传说中才出现的宝物。

那是条非常长的通道，几乎走了足有两百多米，通道里面点着很

残旧的壁灯，因为我知道那种锈迹没有些个时日是形不成的。通道很干燥，这道很令我惊讶，因为这个地方属于雨季非常多的区域，向下如此的深度还能保持干燥非常不易。

走过通道后，我们来到一个非常开阔成扇形的房间。房间的四周都是石壁，刻着很多图画，很遗憾我对考古不是很精通，只知道起码那应该是唐以前的，因为人物的服饰与画法都和唐飘逸丰满的画风差异很大。

谢依达走到房间的正中，点亮了一盏七宝灯。接着开始脱衣服。我疑惑地问他干什么，他却一言不发，一下就脱了个精光。然后转了过来。

当我看到他的身体时候，我才知道他刚才所说的证据是什么。因为他的上身从胸部以下就只剩下脊椎骨了，上面还挂着几丝像破布一样的残肉。左脚也在严重的腐烂。这可绝对不是那个假死后活过来的人可以展示的。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够了，穿起衣服吧，我看得像吐。”我转过脸，对他摆了摆手。等我在转过来后，谢依达已经穿好衣服跟没事人一样。似笑非笑的望着我，仿佛在嘲笑我的愚蠢。

“你到底要我干什么？”

“很简单，我需要一个助手再去一次阴穴！”谢坚定地说。（写名字麻烦，以下简称谢吧，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据史料记载，返魂香第一次出现是在汉武帝的时代，西域月氏

国贡返魂香三枚。大如燕卵，黑如桑椹，燃此香，病者闻之即起，死未三日者，薰之即活。难道你妻子在三天之内就找到了？”

“我不是说过了么，急冻可以延长尸体的保存时间。你说的没错，月氏过的确是返魂香的产地，但到了这个年代已经绝迹很多年了。”谢不耐烦地说。

我思考了一下月氏国的地理，按照今天的地图，它应该在甘肃省兰州以西直到敦煌的河西走廊一带，这个国家在战国时代开始兴起，强盛与秦末汉初，后被匈奴所驱逐，开始走向衰弱，最后在公元五世纪被羌人渐渐吞并。如果返魂香产与月氏，那么现在这个地方不正好是它以前的所在么。我回望这个地方，果然很有几分外族的文化，但月氏怎么回建如此汉化的古墓呢，而且要说这是古墓，难道谢仅凭一人之力可以开启的了？我带着疑惑望着他。他自然明白，开始向我解释这一切。

“你现能猜测这里是什么地方吧？我可以告诉你，这里就是张骞墓。”

“胡扯，张骞墓在汉中，别蒙我了。”我愤怒的指正他，虽然我不是很了解历史，但也不要把我当傻子糊弄。

“就知道你不相信，这个墓其实是月氏国的族人为张骞修的。的确，这里没有他的尸体。但在这个墓室有比张骞尸体更有价值的东西。”

“你是说，返魂香？”我问道。

“没错，月氏人将非常贵重的宝物当做纪念为张骞修这个墓室，这个墓室在即使的记载中根本微不足道。但在像我这样的古物爱好者

眼里它可是穷尽一生追逐的目标。”

“你刚才说的阴穴是什么？”

“返魂香非常珍贵，月氏人在修建古墓时候就把它藏在了古墓中心。作为可以使死者复生的宝物会吸引什么东西来抢夺我也不必多说，你知道台风吧，在台风的中心风眼反而是最平静的，返魂香就是这个风眼，不过称之为阴穴更合适，在它周围都是那些东西，她们想借着宝物的力量重新回到人世。”谢的话让我惊讶，难道返魂香的出现会造成死者重回人世的局面？

“返魂香曾经流传到日本，结果在日本爆发了一场常世与现世之间人和鬼魂的惨烈战争，已至于当时的京都成了一座鬼城。可见它的力量之强大。”

“但它不是只能使死去三天内的死人才能复活么？”我疑惑道。

“那不是真正的返魂香，张骞带回去的由于没有妥善保管加上烈日暴晒，最重要的是返魂香与其他香料混放。但即便是不纯的返魂香仍然有治疗重病的疗效。这也是为什么史料记载的结果。”谢继续叙述着，我也很感兴趣的听着，的确，日本历史上著名阴阳师安倍晴明所处的平安时代的确是那样一个人鬼妖共存的混乱时期。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我看你的身体状况似乎有点问题。”我指了指他的身体。谢苦笑道：“的确，当年复活我的返魂香也是不纯的，虽然我的妻子以自己生命作为代价来复活我，结果仍然使我落得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所以我必须找到真正的纯净无暇的返魂香。”谢望着我，我知道处在生死边缘的人是多么痛苦。

我答应了，因为我也是凡人啊，谁不想一睹传说中的宝物呢。虽然这趟旅途可能会比较危险。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第六夜返魂香 (3)

“为什么不多找几个人呢？”我问谢，

“不在乎人多，一百个废物也不如一个有用的助手。”他边说边看了看我。然后走到了正前方的墙壁上。墙壁上有一个类似拼图的东西，只见他移动了其中的几块。地面忽然缓缓打开，最后露出一个类似井口一样的圆洞。不过很大，差不多直径有两米左右。洞口看上去很恐怖阴森。站在旁边都能感觉到脊背发凉。

“现在后悔来的及。”谢看我迟疑，激我。

“别用激将法，我决定了就不会更改，不想去你杀了我也没用。不过我想说我们怎么上来。”我看了看洞，深不可测。

“这里有台电转轮，时间一到，自己会拉我们上去。我们时间不多，只有这个时候才是相对安全的，如果过了这个点，我就要在等十年，恐怕我是等不了的。”谢低头收拾着行囊，我没注意他已经换了套衣服，而且居然在旁边拖出来一台机器，机器有着巨大的转轮，上面绑着类似攀岩保护的绳索。

他把一套衣服和一个工具包给我。“换上，行动方便点。”

数分钟后。我们准备停当。谢看了看表。然后做了一个跳的动作。我们边一齐跳了下去。

洞并不深，不过也有十几米，我们靠着绳子慢慢的划下去，不过

洞壁非常光滑，使得我们很不顺利，半小时后我们好不容易才踩地面。

我们点亮了随身携带的手电，是那种可以咬在嘴巴上的。谢告诉我，两小时之内他可以控制转轮拉我们上去，两小时之后转轮也会自动拉我们。不过这种地方还是少呆为妙。

原来整个墓室设计成一个沙漏形。不过下面的还有更大。手电的光源不强，但也能照几米，下盘全部由数十块完整的正方形石壁构成。每一面石壁都记载着奇怪的文字，也有图画，文字我看不明白，但图画大致还是能看懂的。第一面似乎是一位僧人坐化。但从衣饰上不像是中国人。第二副则是一只狐狸望着前面那位僧人。僧人则躺在了一堆木柴上，旁边似乎有他的弟子之类的举着火把。看来是要把他火化。而第三副则是一位女子陪伴着一位君王的画面。但那女子的眼睛去始终盯着君王旁边的箱子。

我忍不住问谢，这些壁画和文字到底说什么。

“这些壁画完整的讲述了返魂香的来历。”谢看都没看，一边在地上寻找什么，一边回答我。

“哦？说说看，那第一副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那是一位高僧在坐化，然后当时的著名妖怪九尾狐为了得高僧的舍利，幻化成人形嫁给了当时的印度君王也就是那位高僧的儿子宾头沙罗。”

“儿子？和尚有儿子？”我听的费解了。

“宾头沙罗的确是那位高僧的儿子，第一幅画中的僧人叫旃陀罗笈多，他是孔雀王朝的建立者，同时也是个虔诚的耆那教信徒。耆那

教是筏陀摩那在公元前 6 世纪所创立的宗教，同印度教和佛教一样，相信灵魂解脱，业报轮回，主张非暴力、不杀生、行善积德。当他死后被火话，留下了三颗类似与宝石的东西。九尾狐希望得到这三颗东西。而这些都交给了旃陀罗笈多儿子保管。但是九尾没想到旃陀罗笈多儿子也过于厉害，识破了它的身份，所以把它赶出了印度。”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旃陀罗笈多的儿子？我听的混乱了。”

“你一定很熟悉的，他就是阿育王。”原来如此。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我好奇地问，我可没想到他能看懂印度文字。

谢默然很久。忽然说道：“我妻子是印度人。”然后就什么都不说了。我只好继续看壁画，果然后面描绘了九尾被一个英武的年轻人提着剑赶出了皇宫。不过似乎后来它又来到了另外个国家。而后面的画在熟悉不过了，因为上面的人物很明显就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人物啊。

其中的一副也是一位君王手拿一块圆形的透明的东西在与一位妃子把玩，而那位妃子正式前面出现的九尾巴。而那块东西很像传说中描述的和氏璧。

“还还是跟我解释下吧，我又看不明白了。”我只好再次央求谢。

“印度的一位高僧把那三块类似舍利的宝物中的其中之一带到了中国，并且央求当地有名的玉石工匠将其和一块名玉镶嵌在一起，那块玉就是和氏璧。所以传说和氏璧有神奇的力量，更有人说得璧者

得天下。九尾自然又打它的主意。不过战乱纷争，九尾后来与玉都失踪了。后来三块舍利一块留在了印度另外一块在展转中落到了月氏族人手中，在后来你也知道了，张骞把他们带回了中土，印度的一块在玄奘法师与印度的佛法交流时候也带到了大唐长安供奉。一块在后来唐严宗的时候也就是 753 年随着中日佛法交流被鉴真和尚带去了日本。带去日本的那块却引起了日本的动荡，成为了众多妖魔争抢的宝物。在公元 794 年，恒武天皇建京不到十年，被错杀的皇太子早良亲王怨灵不散，天皇被迫移都至平安，设了幕府将军坂之上田村麻吕像镇压皇太子的鬼魂从此拉开垂天下以治四百余年的平安时代的序幕。而追踪而至的九尾却没想到被一群凡人打败，并永远封在了杀生石里面。那块舍利最后也失踪了。”

“它到挺可怜的。”我不禁惋惜道。“但这和返魂香有什么关系？”

“我们找的是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最后一块。这块后来被张骞的后人拿到后归还给了月氏族，并且希望可以归还它的故乡印度，不过没有成功，但一位印度僧人画下了这些壁画在这里，一证实它的来历。而这块东西最后还是放在了由他们修建的张骞墓中。”谢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明白了，那最后的舍利子就是返魂香？”我恍然大悟。谢对我点了点头。

原来扰乱天下将近一千多年的宝物就是这个啊。“别多想了，我们时间不够，赶快找吧。那位印度僧人画了这些壁画，同时也设计了这里的机关。月氏族也不会轻易让人拿走返魂香。”

我点头称是，也和谢一起寻找。果然，半小时后我们找到了最后一幅壁画，也就是一位印度僧人修建墓室的那副。看上去好象可以推动一样。不过无论我们从哪个方向用力都没有反映。最后谢让我和站在相反的方向使劲。我笑道，这样那能推开，不互相抵消了么。但没想到。这副画原来是两个空心石墙互相套在一起。果然，推开之后出现了两扇仅可以由一人进出的小门。

时间不多。我们只好分开走。谁先找到返魂香就扯动互相绑在脚上的绳子，一来不容易迷路，二来也好尽快通知。而且我们互相带了对讲机。

谢走左，我走了右边。如果我在选一次，我绝不选右边。（朋友笑着对我说，我心想以他那什么都不怕的性格，必定是遇到了极其凶险的事了）

通道很狭窄，我若胖点还真走不过去了。大概走了二十米之后，右边出现了一个不长的台阶，每一级台阶都很凹凸不平，踩上去的感觉很怪异，不过光线很黑，我也就没有多去留意。当走下台阶的时候。我感到了前方有着不寻常的亮光。果然，在台阶下去的房间尽头，一位类似与木乃伊似的僧人打扮坐着的骸骨上有一个黑色的盒子。我猜想这应该是了，马上呼叫谢，但声音很嘈杂，可能信号不好。我只好拉动了下绳子，并且自己去拿盒子。

我不是傻瓜，当然先用东西试探性的动了动，很好，没有机关。盒子很沉。应该是金属制的。很奇怪盒子并没有看见外面有锁一类的东西。这个时候好奇心害我不浅。谁又不想看看那能令人起死回身的

宝贝么？我用颤抖的双手打开了盒子。但我忘记了，我身边就有死尸。

盒子刚打开，就闻到摄人的香气，是那种闻到会让人精神一振的味道。而且感觉会上瘾一样。我一看盒子里面。一块如鸡蛋大小的光滑的物体被四条龙嘴牢牢镶嵌。盒子里面还刻好象印度文一样的文字。看来就是它了，我高兴的把盒子关上放到被囊里面。全然没留意后面有东西正正慢慢朝我爬过来。

这个时候对讲机响了，我暗骂，这玩意不需要的时候反而灵光。马上接通，谢在里面着急的喊叫：“你是不是拿到了？拿到后千万不要打开，赶快出来。”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第六夜返魂香（4）

“为什么不要打开？”我刚说完，忽然感觉后面一阵凉风。下意识回头一看，居然身后站着数个形如僵尸手持古代兵刃的战士，他们大部分都已成了骷髅了，看来刚爬起来不久，因为我看见他们的脸上还直往下掉粉末。我暗叫苦也，难道是刚才打开盒子使他们苏醒了？难怪没什么机关，原来它们就是最大的机关。我回头望了望那坐化的僧人，奇怪的是他却没苏醒过来。也好，少一个就少对付一个。不过面对这群非人的怪物我可没什么办法。房间里空间有限。它们正拿着兵器向我一步一步逼近。我只好一步步往后退。边退边对着对讲机大喊：“没时间废话了，快来救我！”

刚说完我就听见谢在另一半骂娘了。

我看了看刚才下来的楼梯居然不见了，又看见其中一位士兵的肩

膀上赫然有我的耐克运动鞋的鞋印，原来他们一直都一裸躺在哪里，我说怎么台阶睬上去怪怪的。不过现在没时间思考了。一柄长枪带划破寒风已经刺向我面前了。我心里叫到，这下完了。忽然听见砰的枪响长枪落地，那些怪物猛的回头。其中一个的骷髅脑袋马上随着第二声枪响被轰的粉碎掉在我手上。我赶紧扔掉，那手感真的很恶心。

“你来的真及时，开始我看着他们还以为是你亲戚。”我趁那帮怪物注意力转向高台处的谢依达的时候撞开一条路，被谢身手拉了上去。谢一拉我上来就赶紧叫快跑。

“怕什么，骷髅难道还能跳上来？”我拍了拍土，回头一看，她们的确不能跳，不过她们一个一个踩着对方上来了。看来它们远比我想象得要聪明的多。

人在危难中表现出来的运动力果然非同凡响。我和谢依达飞快的跑出过道。并且在那些怪物出来的一瞬间把石门再次拉上。任凭它们在后面再怎么击打也没办法。毕竟它们不是练了乾坤大挪移的张无忌。

我和谢一下累的坐在地上。我指了指门：“那些到底是什么东西？”

“估计是当时造墓留下来的卫兵。只要有人碰箱子它们就会苏醒。都叫你别开了，要不是你拿到箱子真不想救你。”谢依达责备我道。我自知理亏，只好笑了笑。

“返魂香的力量果然很强。我们得马上离开。你把它搬离了原来的地方很快这里就不得安宁了。不走的话就没机会了。”谢拿出了一个类似遥控的装置，按动了按钮。我们等着被拉上去。我看了看表，刚好离两小时还有五分钟。

但是我们并没有如计划得被拉上去，谢按了几次都没反映，看来机器出故障了。这个时候我感觉到一阵很灼热的风。回头一看，壁画上的九尾狐走了下来。

它的火焰几乎把整个房间照的如同白昼。全身通红的毛发全部竖立了起来，使得它本来就十分巨大的身躯几乎塞满了房间。还有它标志性的九条尾巴。我几乎被这神话中的妖怪吓得呆滞了。

“没想到它也来了。”谢懊恼的叫到。

“你不是说它被封住了么？”我问谢依达。

“这不是它的本体，而是它对返回魂香执着的意念形成的新的妖怪。它的脑子只会思考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杀了我们，拿回箱子。”谢顿了下，一字一字的说。

如果刚才的几个骷髅士兵我们还能用抢对付，恐怕对它就没用了。九尾狐的意念体一边向我们靠近，一边露出锋利的牙齿。它的眼神像火一般燃烧着盯着我的背后装着盒子的行囊。

“怎么办？这鬼时候机器又坏了。我们只能硬抗到机器自动拉我们上去。”谢依达无奈的说。

“你认为我们能抗五分钟么？”我指着步步把我们逼到尽头的九尾狐。

“别怕，它不过是个意念体，估计应该没多少本事。”谢依达的话还没说完，就看见那个所谓的意念体一爪子拍向一块石碑，那块石碑像豆腐一样碎成一地。我们吞了口唾沫。

我已经可以清楚感受到它对我返魂香的热情了，我衣服边角都已经开始冒烟。

“你不是很了解这个墓室么，想想办法啊。”我拉着谢依达的衣服。

谢依达迅速打开我的行囊，从里面掏出一件半圆形的透明物体，并且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同样的一块。两下一合并居然发出宏亮的撞击声。他手中居然多了一块圆形的透明玉盘。

“和氏璧？”我惊呼道。

谢依达没有理会我，而只口中念到希望管用，接着就将它朝九尾扔了过去。

“你疯了？那是和氏璧么？”

“是，不过已经没用了，里面的那块返魂香已经被我用掉了。否则我也醒不过来，不过希望他可以暂时安抚下暴躁的九尾的怨灵。”

果然，九尾狐的念体似乎对和氏璧很感兴趣，它的怒火平息后身材也小了很多，就如同一只猫在玩耍玩具一样，把和氏璧叼来叼去。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还有两分钟，希望它别发觉。”我看了看表。

时间过的真慢，两分钟如同两年一样，我知道这比喻很俗，但的确是这样。

“还有 10 秒。”谢依达长舒了口气。我们也听见了头上机器发动的声音了。正当我感觉绳索一紧，九尾忽然发现我们要离去似的。猛的冲过来咬住了谢依达的腿！

我啊的一声叫了起来。的确很奇怪，被咬住的谢依达没什么反映，我到叫了起来。但见他拿出腰间随身带的砍刀一下就把自己腿砍掉了。奇怪的事他也并没有流血。

我们目送着狂暴的九尾在下面怒吼，谢依达的残腿也被它扔到了一边。

“你，没事吧？”一边上升，我一边问着他。谢依达只是满脸的无动于衷，从鼻孔哼出一个恩。

我们两人迅速的上升终于脱离了洞口，但恐怕我们没想到，还有客人在欢迎我们。

刚刚上去就是当头一棒，我被打晕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却发现人还在洞边，不过早已经五花大绑，谢依达自然也比我好不到哪里。我看了旁边的人。居然有几个好象似曾相识。

“老谢，收到你的信我就赶来了，你看我对你多够兄弟。”其中一个身材矮小戴着茶色眼睛的中年人冷笑着对谢依达说。我终于想起来，他们就是当年和我一起见证谢依达死亡的人，谢依达说给他们也寄了邀请信，不过不是说他们没胆量来么。

“没想到你小子和这个楞青居然真的拿到了返魂香，真不简单啊。”两外一个穿着风衣的高个子我认识，他是现在黑市上最大的文物贩子。他的手里正拿着我们辛苦拿来的返魂香！

“还给我们，有本事自己下去拿！”我高喊了一句，换来的只是肚子和脸各挨了一拳。

“别冲动。”谢依达劝道。随后厉声喊道：“你们不就是要返魂香

和和氏璧么？犯的着杀我这样一个半死之人么，只要你们放了他，我告诉你们怎么使用。”

“那太好了。”站我旁边打我的那个人说话了，这个留着光头的秃子也是当年的三人之一，看来他们全来了。原来只有我不知道返魂香的事。

“当年大嫂用那不纯的宝物把你暂时救活我们就跟上你了。你和大嫂还真不愧是我们这一行的翘楚。连月氏人和印度自己都没史料记载的张骞墓你们都能找到。可惜大嫂为了救你吸了过多瘴气已经死了。你现在这个样子拿了也是浪费，不如给我们几个去造福人类多好？”矮子一嘴的冠冕堂皇。

“好，好的很。不过没死人我怎么帮你们演示呢？”谢依达轻轻的一句就让他们三个忽然楞了一下。站我旁边的光头还没说话，我就看见高个子的手抬了一下，光头哼都没哼声就扑通倒我旁边，眉心一个小洞还在流血。回望高个子手里那把消音手枪还在冒烟。

高个子把谢依达松开。一只手扶着他到不如说用枪指着他。一旦他们知道使用方法我和谢都活不了，不知道谢到底想干什么。

谢依达把返魂香拿到手中，看来那三个人已经把它彻底撬出了盒子的龙嘴。现在这块形同黑玛瑙一般的宝物彻底摆在我们面前。谢依达将双手用力擦拭着香的两侧。没多久，我们都闻见一阵幽香，接着眼皮开始打架。后来我竟睡着了。

“醒醒！醒醒。”我感觉有人大力地抽我嘴巴，正要发怒，发现居然是谢依达，在看看旁边的那几位都像死猪一样睡在地上。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第六夜返魂香 (5)

“这是怎么回事？”我站了起来，发现绳子也解开了，不过脚还有点软，差点没站住。

“返魂香还有另外一个功用，在香的两侧以双手摩擦可以使人暂时昏厥。”谢依达解释道。

“那你怎么没事？”我摸着头问他。

“因为那只对活人有效。”谢依达低声回答。我没做声，而是问他这几个人怎么办。

“扔下去吧，下面的九尾正在发怒呢。”谢依达冷笑了，样子很是骇人。

“扔下去？”我有点不忍。

“你忘了他们刚才要杀我们了？”

我无力争辩，按照他的吩咐把三人包括光头的尸体扔了下去。矮子下去的时候似乎没死，看来应该是摔在高个子身上。

“谢依达！救我上去啊，求求你了！我所有财产都给你！你也念在我给你那么多古玩字画的份上救我出去啊！”矮子的哀号不断，接着听到了九尾暴怒的吼声和矮子惊恐的叫声。没多久就没声音了。矮子临死最后一句话如同地狱发出的哀号。

“谢依达！你不得好死！”

谢依达在我的搀扶下站了起来，正往洞口出去，听到这话回头笑着说：“我已经是死人了。”

我搀着他走出了墓穴，再次回到他的书房。书房已经被翻得一塌糊涂。不用说自然是刚才几个家伙干的。估计机器的故障也是他们捣鬼。

“走，快，背我去莱伊的房间。”谢似乎很着急。我只好背起他在他的指点下来到了他妻子的房间。

我一进去就感到一阵寒意，原来莱伊的房间完全是一个冰库。冰床上躺着的正是谢依达的妻子莱伊。她几乎没什么变化，不过面无人气。

“她死了几年了，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寻找真正的返魂香救活她。我一个已死的人不值当她为我付出。”谢依达边说边哭着，原来他找返魂香不是为自己完全复活，而是为了救他的妻子。

“返魂香只能救一个人？”我问他。

“不，但每使用一次就要三十年，当年李世民死去数天后复生就是依靠返魂香的能力。不过要复活首先要死者的尸体不能腐烂，所以我建了这个冰库。”

“三块之中，和氏璧的那块威力已经减弱，而且你已经使用过了，带去日本的那块也不知去向，那这块就是最后的一块了？”我问谢依达。

“是的，但我没把握是否真能救活莱伊。”谢依达返魂香点燃，靠近妻子的鼻子。我又闻到了奇特的香味，不过这次没再晕倒了。

奇迹出现了，莱伊的脸渐渐红润起来，而返魂香的光泽却在慢慢暗淡。最终变成了块普通的光滑的黑色石头。

看着妻子的眼睛慢慢张开，谢依达的眼睛却如同返魂香一样渐渐失去光彩，倒在了莱伊身上。然后迅速的枯萎不到几秒钟就如同一副被烧尽的柴火，我刚要用手去扶他，谁知道一碰他的身体就化为了灰烬，我呆呆地站在莱伊床边，看着那些灰一点一点消失。

“他真傻。”莱伊醒了，面无表情，但脸上却挂着泪水。

“的确，不过他走的时候是很高兴的。或许你根本不该在几年前救活他，本应死的就应该死，本应活的最终还是活了下来。”我用手拍了拍莱伊。把返魂香交给他。

“这是他最后的遗物。”

“不了，我看着这东西会想起太多的事。你能和谢一起去冒险拿出返魂香相信他一定很信任你。这个你送给你做个纪念吧。”莱伊刚活过来，话一说多就喘气。

我望着手中的返魂香，虽然它已失去光泽，却依然散发着神秘的魅力。我无法拒绝，于是这个世人皆想占有的宝物却戏剧得落到我手中。”朋友笑嘻嘻眯着眼睛看着返魂香。

“莱伊后来怎样？”

“我一直和她保持联络，她已经致力与保护文物事业了。她说印度和中国都有几千年的文明，里面蕴涵的神秘力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她希望有生之年能多挖掘一点。”

我望着那块神奇的石头，忽然问道：“现在它还有什么力量么？”

“有！”朋友肯定地说，“虽然无法使死者再生，但是对治疗顽疾很有用，而且带着它睡觉，你会在梦中见到你已经过世的亲人或者朋

友。”

“真的？今晚借我用下吧。”我上去拿返魂香，不料被拒绝了。

“不行，惟有今天不行。我去睡觉了，明天在借给你吧。”他逃似的跑了出去，生怕我和他抢。

“真小气啊。”我抱怨着躺了下来，看了看表，表上的日记清楚的记着今天是七月十四，我猛的想起，他的父亲就是今天去世的。

“祝你晚上能做个好梦。”我轻轻地说道，随即也睡了过去。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抢沙发的精灵我上次发虾盞的时候你就抢沙发....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第七夜七月半（1）

第七夜七月半

七月半是中国传统的鬼节，这一天小孩都被大人们提溜着耳朵告戒道，一旦天黑千万别在外面溜达，如果有人喊你的名字，千万不要答应。

“名字哦，有什么关系，名字不是用来喊的么？”我浏览着网上的这段话自言自语道。

“你个蠢材，你肯定没听过阿光的故事吧，如过你知道，七月半的夜晚有人喊你名字就不会爽快答应了。”

“哦？那时个怎样的故事？”我知道他又要开始了，果然，朋友把手上的书一扔，拿出两罐啤酒，讲起了阿光的故事。

“阿光是在乡下的儿时的玩伴，我记得和你说过，托八尾猫的

福赐，我们家在当地是有名的望族。阿光的小时候其实是作为我的陪玩比较恰当，因为他的母亲就在我们家工作。

儿时对他的记忆就是聪明，聪明的有点狡诈了，他巨大的脑袋上为数不多的装饰着几跟烂草，一双斗眼经常四处乱转，他比我矮半头，身手异常地灵活，爬树掏鸟窝下河摸鱼都是他去。虽然我比他大半岁，却老显地我是他小弟一样，经常跟在他屁股后面，他也总是教我些新奇的玩意。虽然我只在乡下呆到读书的年龄就回城里了，但阿光无疑是我童年无法忘记的重要记忆。

那年我中学毕业。我很想念儿时的玩伴，想念小时候无忧无虑的生活。

八月的一天，我终于又回到了家乡。见到了阿光。

阿光的个头已经比我高了，身体也比我结束的多，浑身裹着紧绷而健壮的肌肉。他已经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了。虽然长年辛苦的劳作，但他依旧看上去非常机灵狡猾。

“你回来了。”阿光看见我，咧着嘴笑道，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手上正忙着农活。

“恩，走，去玩玩吧，我们很久没见了。”我热情的邀请他。阿光看了看父亲，一位已经靠拐杖走路的老人，阿光是老幺。所以他父亲也快六十了。

他父亲笑着挥挥手，示意可以去。阿光兴奋地抛掉手头的东西。在身上擦了两下。朝我走来。

那天玩的很疯，几乎把小时候玩过的游戏都重复了一遍。连空气

都充满快乐的味道。但我们没发觉，天已经黑了。八月份的天黑的很突然。好象刚才还有夕阳点点残光，眨下眼四周就漆黑了。

“走吧，天黑了，今天是七月半呢。”阿光抖抖身上的土，拉着我去。我有点不情愿，毕竟我觉得能来这里的时间太短暂。

“好吧，明天再来哦。”我也站了起来。阿光似乎很急，步子很快，我们一下就拉开了几米。

走在回村的山路上有点吓人。白天不觉得，一到天黑感觉路十分难走，我差异阿光竟走的如此之快。

忽然他停住了，对着我说了句：“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我奇怪的赶上来问他。

“你刚才不是叫我么。阿光阿光的叫。”他也奇怪地问。

“没有啊，你听错了吧，估计是风声。”我解释道。

阿光的脸色大变，黑夜里他的眼睛闪着光，很像老人描述的鬼火。他不停的是处看着，脖子转动的很快。

“你，你怎么了？”我有点害怕，毕竟我那时才是个十几岁的少年。

阿光没有回答我，拉着我的手飞快的跑回家，他的手劲很大，我几乎是被他拖回去的。

阿光把我送回家就走了，临走前我看到他的脸惨白惨白的，一点生气也没有。

我在乡下的老家很大，我睡在二楼，隔壁就是我堂叔，他就是我那位曾经见过八尾猫的叔祖父的儿子。他个子很高大，但脾气很好，

一脸长者之相。所以每天都缠着他给我讲鬼故事，今天当然也不例外。不料他今天拒绝了。

他用厚实宽阔的手掌摩挲着我的头，笑着说：“今天不行，今天是鬼节，我们不讲那些故事了，否则你晚上很难睡觉的。”说完转身就要回去。

我忽然叫住堂叔，问道：“堂叔，如果有人喊你名字但你又看不见是怎么回事？”

堂叔呆了一下，猛的冲过来纂住我的手，急声喊道：“你有听见有人喊你名字？你答应了？”

我被吓到了，连忙说没有，他这才安心下来，出去前又再三叮嘱，最近几天晚上不要出去，倘若听见有人喊你，别急着答应，必要好好看看，确定是谁在叫你。

我蒙着被子睡觉，眼前老浮现阿光恐惧的眼神和堂叔着急的样子。我隐隐觉得似乎这个村子藏着一些事情。或许那是孩子好奇的天性。

第二天我起床后第一件事就去找阿光。我生怕他会出什么事，但具体会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上来，反正当时就是没来由的担心。

阿光揉着眼睛走了出来，打着哈欠说怎么大清早就来吵他，我很高兴自己的朋友没事，这一天自然又是在一起疯玩。不过我们见太阳刚刚擦边就马上回家了。

这样看上去安全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阿光的生日。那年他刚好十六岁。由于农忙，我有几天没去找他了。

那天早上村子很安静，大家都去忙事了，早上起了雾，不过等我

来到阿光家雾已经散了。我端着昨天晚上央求阿婆煮好的红蛋来庆祝他的生日。

门没锁，我一推就开了，那时候人们不习惯锁门，特别是家里还有人在，我知道阿光估计还在睡呢，自从我来了他老陪我玩，回去还要忙活，当然很累，所以我也有些过意不去。想想今天一定和他好好过个生日。

“阿光？阿光？”我走了进去。阿光家很暗，虽然外面的太阳已经很大了，但他家只要进去就觉得非常阴暗，阿光的房间在阁楼上。这个阁楼是硬搭出来的，本来是没有的。阁楼很矮，只能低着头进去。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七月半（2）

第七夜七月半

七月半是中国传统的鬼节，这一天小孩都被大人们提溜着耳朵告戒道，一旦天黑千万别在外面溜达，如果有人喊你的名字，千万不要答应。

“名字哦，有什么关系，名字不是用来喊的么？”我浏览着网上的这段话自言自语道。

“你个蠢材，你肯定没听过阿光的故事吧，如过你知道，七月半的夜晚有人喊你名字就不会爽快答应了。”

“哦？那时个怎样的故事？”我知道他又要开始了，果然，朋友把手上的书一扔，拿出两罐啤酒，讲起了阿光的故事。

“阿光是在乡下的儿时的玩伴，我记得和你说过，托八尾猫的

福赐，我们家在当地是有名的望族。阿光的小时候其实是作为我的陪玩比较恰当，因为他的母亲就在我们家工作。

儿时对他的记忆就是聪明，聪明的有点狡诈了，他巨大的脑袋上为数不多的装饰着几跟烂草，一双斗眼经常四处乱转，他比我矮半头，身手异常地灵活，爬树掏鸟窝下河摸鱼都是他去。虽然我比他大半岁，却老显地我是他小弟一样，经常跟在他屁股后面，他也总是教我些新奇的玩意。虽然我只在乡下呆到读书的年龄就回城里了，但阿光无疑是我童年无法忘记的重要记忆。

那年我中学毕业。我很想念儿时的玩伴，想念小时候无忧无虑的生活。

八月的一天，我终于又回到了家乡。见到了阿光。

阿光的个头已经比我高了，身体也比我结束的多，浑身裹着紧绷而健壮的肌肉。他已经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了。虽然长年辛苦的劳作，但他依旧看上去非常机灵狡猾。

“你回来了。”阿光看见我，咧着嘴笑道，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手上正忙着农活。

“恩，走，去玩玩吧，我们很久没见了。”我热情的邀请他。阿光看了看父亲，一位已经靠拐杖走路的老人，阿光是老幺。所以他父亲也快六十了。

他父亲笑着挥挥手，示意可以去。阿光兴奋地抛掉手头的东西。在身上擦了两下。朝我走来。

那天玩的很疯，几乎把小时候玩过的游戏都重复了一遍。连空气

都充满快乐的味道。但我们没发觉，天已经黑了。八月份的天黑的很突然。好象刚才还有夕阳点点残光，眨下眼四周就漆黑了。

“走吧，天黑了，今天是七月半呢。”阿光抖抖身上的土，拉着我去。我有点不情愿，毕竟我觉得能来这里的时间太短暂。

“好吧，明天再来哦。”我也站了起来。阿光似乎很急，步子很快，我们一下就拉开了几米。

走在回村的山路上有点吓人。白天不觉得，一到天黑感觉路十分难走，我差异阿光竟走的如此之快。

忽然他停住了，对着我说了句：“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我奇怪的赶上来问他。

“你刚才不是叫我么。阿光阿光的叫。”他也奇怪地问。

“没有啊，你听错了吧，估计是风声。”我解释道。

阿光的脸色大变，黑夜里他的眼睛闪着光，很像老人描述的鬼火。他不停的是处看着，脖子转动的很快。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你，你怎么了？”我有点害怕，毕竟我那时才是个十几岁的少年。

阿光没有回答我，拉着我的手飞快的跑回家，他的手劲很大，我几乎是被他拖回去的。

阿光把我送回家就走了，临走前我看到他的脸惨白惨白的，一点生气也没有。

我在乡下的老家很大，我睡在二楼，隔壁就是我堂叔，他就是我

那位曾经见过八尾猫的叔祖父的儿子。他个子很高大，但脾气很好，一脸长者之相。所以每天我都缠着他给我讲鬼故事，今天当然也不例外。不料他今天拒绝了。

他用厚实宽阔的手掌摩挲着我的头，笑着说：“今天不行，今天是鬼节，我们不讲那些故事了，否则你晚上很难睡觉的。”说完转身就要回去。

我忽然叫住堂叔，问道：“堂叔，如果有人喊你名字但你又看不见是怎么回事？”

堂叔呆了一下，猛的冲过来纂住我的手，急声喊道：“你有听见有人喊你名字？你答应了？”

我被吓到了，连忙说没有，他这才安心下来，出去前又再三叮嘱，最近几天晚上不要出去，倘若听见有人喊你，别急着答应，必要好好看看，确定是谁在叫你。

我蒙着被子睡觉，眼前老浮现阿光恐惧的眼神和堂叔着急的样子。我隐隐觉得似乎这个村子藏着一些事情。或许那是孩子好奇的天性。

第二天我起床后第一件事就去找阿光。我生怕他会出什么事，但具体会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上来，反正当时就是没来由的担心。

阿光揉着眼睛走了出来，打着哈欠说怎么大清早就来吵他，我很高兴自己的朋友没事，这一天自然又是在一起疯玩。不过我们见太阳刚刚擦边就马上回家了。

这样看上去安全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阿光的生日。那年他刚好十六岁。由于农忙，我有几天没去找他了。

那天早上村子很安静，大家都去忙事了，早上起了雾，不过等我来到阿光家雾已经散了。我端着昨天晚上央求阿婆煮好的红蛋来庆祝他的生日。

门没锁，我一推就开了，那时候人们不习惯锁门，特别是家里还有人在，我知道阿光估计还在睡呢，自从我来了他老陪我玩，回去还要忙活，当然很累，所以我也有些过意不去。想想今天一定和他好好过个生日。

“阿光？阿光？”我走了进去。阿光家很暗，虽然外面的太阳已经很大了，但他家只要进去就觉得非常阴暗，阿光的房间在阁楼上。这个阁楼是硬搭出来的，本来是没有的。阁楼很矮，只能低着头进去。

我一遍一遍叫着阿光的名字，但不大的房间仿佛死一般沉寂。我小心的攀上楼梯。阁楼很暗，我又呼喊了一遍，没有人说话。我以为阿光出去了，刚要转身下楼，忽然看见阁楼黑暗的角落里似乎有东西在蠕动。

“是阿光么？怎么不说话？”我高兴的爬过去，前面说过了，阁楼很矮，我只能爬着过去。

阁楼有一扇窗子。当我爬过去一点一点地靠近，阳光也一点一点的射进阁楼。最终我看到了，看到了阿光。

我惊讶地张着嘴，才几天不见他整个人我几乎完全不认识了。以前那个健壮的阿光似乎死掉了。在我眼前的他非常地瘦弱，黑色的眼圈深深的凹陷进巨大的眼眶，颧骨高耸，整个人瘦地吓人，他没有穿上衣，我看见他的肋骨像琴键一样跟跟凸起。

只有眼眶里偶尔翻动一下的眼白我才知道他还活着。

“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啊？”我一边摇着他硕大的脑袋，一边哭着问他。他一言不发，呆滞地望着我身后。

“它在叫我名字了，它又在叫我名字了。它要带我走了。”阿光如同梦呓般从喉咙里嘀咕着这几句。

“它？它是谁啊？阿光你别吓我，我这就去找人救你。”我放下阿光，刚要下去找人，忽然他死死抓住我的衣角，力气非常大，几乎把我拉翻。

“别走！它来了，我看见了，它就在你后面！”阿光声嘶力竭地高喊。手指着我身后漆黑的阁楼，非常激动。

我恐惧地转过头，发现身后什么也没有。我赶紧抱着阿光的头，看着他的眼睛，希望他能缓过来。

“没有，阿光别害怕，什么也没有啊。”我安慰他，可没等我说完，我在阿光无神的眼球，不，因该是瞳孔吧，看见了一样东西！

我以为自己眼睛花了，在靠近一点，果然，他眼睛里的确有东西，我慢慢地转过头，但我什么也没看到。可我感觉地到，有东西正从我后面一点点靠近阿光，就像有一条蠕动的物体从我脚边慢慢爬上阿光的身体。

阿光痛苦的抽动起来，我按都按不住。我看见了，他的眼睛睁得很大，几乎要跳出眼眶了，在黑色的瞳孔里面有一个人形的白影，由远及近，渐渐变大，最后充满了阿光整个瞳孔。

阿光在我怀里最后抽动了几下，死了。死前带着微笑。我知道他

终于解脱了。我虽然抱着他，但感觉怀里空荡荡什么也没有。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恐惧和悲伤，号号大哭起来。就这样我抱着他的尸体哭了足足几个小时，一直到大人们上来，然后我就晕了过去。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第七夜七月半（3）

当我醒过来我在自家床上，头很疼，嗓子也很疼。我看着站我床边的堂叔，挣扎着起来问他阿光究竟怎样了。堂叔神色暗淡地说死了。

我又晕了过去。然后是昏昏沉沉的睡了好久，期间仿佛看到道士一类的在我床边做法，好象又有亲人在旁边询问，好象又看到阿光在向我招手。就这样三天后我完全苏醒过来。

堂叔见我醒了，赶紧通知家人，大家都很开心，阿婆更是求神拜佛。我问堂叔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却避而不答。最后实在被我追问地没有办法，才告诉我。

村子里的人都很在意，在七月半夜晚，千万不要上山，更不要随便答应别人叫你的名字。后山曾经是古代战场，里面据说有万人冢，埋葬着无数不知道名字的阵亡士兵。每逢这个时候，村里都会请人来做法事安抚他们。

我听完后感到自责，我知道是我间接害死了阿光，他定是知道这一禁忌的，如果不是和我玩疯了怎么会忘记？或是如果不是和我在一起误以为是我在叫他他又怎么会答应？我对不起阿光，对不起我这儿时唯一的伙伴和朋友。

病好后我去了阿光的家，他的父母没有太大的悲伤，反对我的道

歉很忙乱，他们摆着手说这不关我的过错，都是阿光的命，最后阿光的母亲还是哭了。

我离开了那个村子，以后很少在回去。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那天为什么是阿光被喊了名字，而不是我，或许阿光在潜意识下为我答应了？

总之，七月半的夜晚不要随便答应人家的喊话，尤其是在喊你的名字”

“阿光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我把啤酒喝完忽然感到一阵凉意。

“不，恰恰是开始。”很少见他严肃的样子。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或许的确如此，后来我忙着考大学，后来父母也去世了，这些你都知道。但当父亲去世我按照规矩回了家乡一次，把他的骨灰埋葬到祖坟。但没想到儿时那恐怖的记忆居然如录象倒带一样居然完全重复了一次。”他喝掉最后一口啤酒，继续说。

“父亲的死没给我太多悲伤，因为如果你的亲人是一下离你而去，比如车祸或者其他之类你可能会很难受。但父亲一直身体不好，几乎是给癌症折磨着，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完那痛苦漫长的路。所以他去世我觉得对他到是种解脱。当然，我不是冷血动物，毕竟世界上我最亲的人走了。当时的我只觉得压抑，非常的压抑。来到村子后又想起了阿光的死，更加烦躁。我把父亲的骨灰埋下去之后的第二天晚上正是七月十五。

当时我拿着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村子里自酿的酒不停的喝，那种酒很纯很好喝，但后劲很大。我边喝边无目的地走着，全然不知自己

已经走到了村子里最为禁忌的后山里了。

扶着墙吐了一阵，感到头很疼，接着忽然一下非常凉爽的冷风把我吹醒了些。我开始有点知觉了。七月半大家很早就睡了。从后山看村子只有点点微弱的灯光，像烛火一样。

我开始知道我走到哪里了。但我还未觉得害怕，我忽然想起了阿光，在旷野里仗着酒大声喊着阿光的名字。边喊边往回走。

就在我刚要离开后山回到村子的时候，耳边似有似无的听见一句“小四！”小四是我的乳名，极少有人知道，但阿光也是其中一个。

我以为听错了没有在意，继续摇晃着回家。接着又听见一句，这下非常清晰，仿佛就在耳边，我甚至感觉到有呼吸就在我耳朵后面。

我这下完全醒了，把瓶子一扔，大声喊道：“谁？谁在叫我？”

我喊了一嗓子，没有听见任何回音，空旷的山村除了几声狗叫和风声，我能听见的只有自己浓重的呼吸声。

我拔腿就跑，一路跑回家里，脸也没洗倒床就睡。其实一晚上没睡，耳边全是小四小四的叫唤。

直到第二天早上，声音没有了，我熬着黑眼圈下了楼。家里人问我我也只说是伤心父亲。堂叔看了看我，叫我过去，他从上衣口袋郑重地拿出一个护身符一类的小袋子挂在我头上，对我慈祥地笑了笑。并叮嘱千万不要弄丢之类的。还当我是小孩呢。

之后连续几天没有再出现那种声音，我也没放在心上例行公事般去熟人家里看望。他们不不夸赞我长大成人又都怀念父亲的离去。

最后，只剩阿光家了。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我本不愿意去，我惧怕少年时候那段痛苦的回忆。但莫名的一种力量居然驱使着又走到他家。

阿光家已经荒废了。阿光死后。他家里人接二连三的出事，要么重病，要么发生以外。尤其是那个阁楼。据说晚上老听见有人喊阿光的名字。不过到也没谁亲耳听过。

后来阿光的家人般走了，房子也没人敢要，自然废掉了。不过并没有锁上。我很容易地推开了门。里面如阿光死的那天摆设居然一样。我感到一阵的头痛。时间仿佛迅速倒退到那天。

一样的摆设，一样的步伐，一样的寻找。我一步步走向阁楼。那个阁楼还在，房子更加阴暗了。我不想上去，但是却有非常渴望见到他，我不知道他是否就在上面等我。我爬上楼梯，每踩一阶就会嘎吱一声，长年未使用的木制楼梯似乎已经不堪重负。

我终于进如了阁楼，很闷，里面一股发霉的味道。不过里面很亮，与那时不同，阳光很温暖的充满了这个不大的房间。

我慢慢爬到当年阿光坐的那个地方，就和他的姿势一样，望着前面。

“阿光，你在么？”我在心底问道。

“小四。”就当我快要睡过去的时候，一声清晰的呼喊我醒过来了。

“小四。”又是一声。我恐惧了，我当然知道禁忌。这时我才清醒过来，奇异自己怎么到了这里。我爬到出口想下去却发现根本没有

梯子！

阁楼离地面并不高，最多三米，但这时看上去却像万丈深渊一样。

“小四！”呼喊声变的凌厉了起来。我大叫着：“别过来！”但阁楼里什么也没有。

我无助的挥舞双手，但空气里只有我翻腾起来的灰尘，在那束阳光里快速的翻滚。

“小四。”

我终于看见了，是阿光，他就在那时他坐着的位置上看着我，不过他并不像他临死时那样恐怖，他一如以前一样，似乎从来没改变过。我仿佛回到我们一起戏耍的少年时代。他还是那样聪明健康，而我则跟在他后面傻笑。

我哭了，泪水不住的落下来，我不知道是恐惧还是激动，但我说不出话来，我只能哭泣。

阿光笑着慢慢的爬过来靠近我，一边过来，一边喊着我的名字。每爬一寸，地板上就会响起他的指甲挂落的刺耳声音。

越来越近，近到他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摸到我的脸了。

“小四，我一直在等你啊。”阿光爬到我面前停住了。我睁大眼睛看着他，如同他当年睁着眼睛一样。在我的瞳孔中他的样子越来越大，我的眼睛几乎快要被他的身体充满了。

我要绝望了，或许是件好事，这世上没什么我值得留念的了。

这时候猛然之间我可以动了，也可以说话了。而阿光的影象却不见了，阁楼依旧只有我，刚才的事似乎压根没有发生过。

我喘了好久的气才使自己恢复过来。等我爬到入口一看，楼梯好端端的在那里。

我恐怕是违反这禁忌而有唯一活下去的吧，我有劫后余生般的感动。但我想错了，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家里人却非常悲伤。

当我询问一遍才知道，堂叔叔在客厅读书的时候好好的就去了。没有任何先兆，就在刚才。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堂叔的尸体，他的眼睛睁着很大。

我跪在他面前整整一天一夜。最后我晕了过去。后来他们告诉我，堂叔在临死之前说的唯一一句是等小四回来，告诉他要多爱惜自己。

由于我，我害死了我最亲近的两个人，我不怪阿光，他无从选择。我只怪自己，如果我能多思考一点，少冲动一点。或许事情结局不会这样。”我第一次看他如此悲伤，朋友把脖子上的护身符拿出来。

“这就是堂叔给的，我会一直带着的。”他望着我，又说道，“现在知道了么？记得别在七月半的夜晚随便答应别人了。”

我机械的点了点头，顺便寒一下自己从小到大已经答应过无数次了。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作者:绛珠精灵回复日期:2006-12-15

那个阿光不是没答应么？怎么会死呢？

顺便回楼主一句，抢沙发是我一大爱好

解释一下：

忽然他停住了，对着我说了句：“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我奇怪的赶上来问他。

“你刚才不是叫我么。阿光阿光的叫。”他也奇怪地问。

“没有啊，你听错了吧，估计是风声。”我解释道。

阿光的脸色大变，黑夜里他的眼睛闪着光，很像老人描述的鬼火。他不停的是处看着，脖子转动的很快。

这句怎么了就算是回答了！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第八夜钉刑（1）

第八夜奇案之钉刑

“一名年轻女性被发现被人刺死与家中。”电视里又在播放着一条新闻，摄影记者给了尸体一个近镜，女孩很年轻，死状恐怖。我不由得感叹一句：“好可怜啊。”

“什么好可怜？”朋友在我身后看着云南地图，忽然回头问道。

“女孩啊，这么年轻就死了，还死的那么惨。”我朝电视指了指。

“是很惨，不过你如果是法医或者是警察在现场处理的话可千万别说这种话。”他意味深长的说道。我知道他又要讲故事了，逗他，“那有什么关系，说句话而已。”

“嘿嘿，有没有关系听我说完就知道了。”

“有一次在一家旅馆投宿，没想到居然发生了凶案，当时不知道，只晓得全楼的人都被叫起来，来了好一帮子警察把楼封了。然后一个个提审。后来才知道，一个旅客居然在地板里面发现钉了一具女尸。

女尸被抬出来的时候好象还没腐烂，很年轻。但我看不大清楚，

你知道警察家住客里三层外三层的。老板在我旁边，一个四十多的中年妇女，已经坐在地上了。如米其林轮胎一样的肥胖身体一开是没看清楚还以为是海绵床。她号号大哭，说不关她的事。其实关不关她的事她这旅馆都要关了。

记得当时有个非常年轻的警察。穿着警服。（好象是废话。）长的白白净净，颇有点像香港电影明星。他看着女孩尸体说了一句：“太惨了。”刚说完，他旁边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警官就把拉开，然后在旁边训斥他，具体说什么我也记不清楚了。

然后一些例行的公事，很巧，为我做笔录的就是那个年轻警察。我把自己当晚的事一字不漏的告诉他。他记录的很认真，很像还在校园里读书的学生。我看他应该刚参加工作没多久。不然不会连这么简单的避讳都不知道。做完笔录他刚要走，我递了跟烟给他，他迟疑了下还是收下了。既然一起抽烟，自然两人就忙里偷闲聊了下。

“刚干这行吧？”我试探的问道。

“恩，真是的，我刚回家还没洗澡就接到命令了，不过这案子也忒惨了。”他还有点后怕。

“对了，我看见有个警察把你拉过去和你说什么啊？”

年轻人有点尴尬，不过停顿了下还是说了，可想而知这个人不会说谎呢。

“他是我师傅，他几乎和我爸一样大了，不过老摆一副老爷子一样的派头，他有个儿子和我一般大，所以他老说要把我当儿子一样管。”他忿忿地说，“他说我不要命了，在现场居然说这种话，还说什么赶

快回家烧香还佛，洗个热水澡之类的。真是小题大做。我不过说了句太惨了而已。”

我望着他，看来他是真不知道。在现场尤其是谋杀现场有不成文的规定。数都别说同情死者或是要帮你报仇之类的话，最好就是干好自己的工作。

“你叫什么名字？”我想留下他的联系方式。

“叶旭，旭日的旭。”他笔划给我看，“我是刑警队的，那，这我的手机号。”他随手给了我张纸条。我也回给了他一张。他看了我的名片，惊讶道：“是您啊，早知道您见多识广了。”其实我也大不了他多少，但总感觉我比他老很多似的。年轻人还是很好结交的，不过数年之后他是否还会如此爽快就天知道了。

旅馆是不能在住了，我只好另找了一家，刚才的谋杀案搞的我对木板房都有阴影了。之后我在这座城市又多呆了几天，因为叶旭说让我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最好别走太远，方便问下话。

第一天相安无事，可第二天早上，我就接到了叶旭的电话，是那种几乎带着哭音的电话。

“是您么？我是叶旭啊。”

“怎么了，你哭什么啊，前天不还好好的么。”其实叶旭一打电话过来，我就有不好的预感了。

“我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求您了，我知道您一定能帮我，也只有您能帮我了。”他哭声越来越大。我二话没说，赶紧收拾东西，往叶旭告诉我的见面地址赶去。

那是当地的一间咖啡厅，前些日子我刚好去过，所以还算熟悉。一进门我就看见了坐在角落里的叶旭。他双手握着杯子。惊恐的望来望去。

我快步走了过去，他看见我如同看见了救命稻草一样。一下抓住我的手，抓的我很疼，我好不容易才掰开。

“你先放松点，这里很安全，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我见他状态很不稳定，鼻尖都滴着汗。脸是刷白。全然没了前些日子的样子。

“出事了，先是黎队，马上会轮到我了。”他抱着头低声说，“和你分开后，我和黎队，也就是我师傅。我们把案子处理完后打算开车回局里吃点夜宵，然后继续查案子。那时候已经凌晨三点了。案发的旅馆离局里大概有一刻钟的车程。黎队开的车，虽然我们都有点困，但毕竟熬夜对刑警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所以当时我们绝对是非常清醒的！不过我到宁愿我睡着了反而好点。”说到这，叶旭用颤抖的手端起杯子，咕咚一下喝了一大口咖啡。然后似乎平静了些。他沉默了一下又接着说。

“黎队和我边开开玩笑边开着车子。大概十分钟后，车胎莫名其妙的破了。你要知道车胎可是我当天早上刚换的。没办法。我只好又下去看看。那时公路上已经没什么车子了，而且我们走的路比较冷。我走下去的时候一阵凉，钻心的凉。

我马上发现是后胎破了。接着我居然发现在轮胎上清楚的钉着一颗钉子，足有三寸多长，而且钉子看上去都已经生锈了。我好不容易拔出钉子，准备换备胎。

这个时候黎队还跟我说过话，无非是询问怎么了，我说有颗钉子把车胎扎爆了。他哦了一声就不说话了。

我在换胎时感觉越来越冷。心想不应该啊，你也知道，这才什么月份。而且警服的质地还是很好的。不过也没多想，赶紧换完就又回去了。

上车我才发现黎队居然不见了。钥匙还插在上面，人却如同蒸汽一样消失了。我四处喊着黎队的名字但都不见回答。我以为他去小解了，可等了一个小时也没见人。我开始害怕了，拨他的手机，结果提示不在服务区。没办法，我把车开回局，在局里睡了一宿。”

“那应该是昨天啊，但你为什么昨天没来找我？”我奇怪道。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的确，因为早上黎队又如常上班了啊，我问他，他只说有急事自己先走了，我还有点怪他把我一个人晾那里。不过见他没事到也安心了。两人继续查昨天的案子。

那个死者很年轻，面容娇好。不过应该是从事暗娼一类的职业。法医检查到她有性病，而且死前也发生过性行为。不过最称奇的是她的死法。她是被人用钉子活活钉死的。在她嘴边又勒过的痕迹，可能是怕高声叫喊。双手，双脚，。凶手很残忍，最致命的是眉心一跟。也是那跟让她送了命。然后尸体被翻过来又铺回到地板上。”

“你不觉得这样杀人太累赘了么，杀一个妓女用的找这样烦琐么，还把地板拆了下来。”我忍不住问道，因为你要谋杀一个人搞的事越多破绽就越大啊，搞那么多密室啊，不在场证据啊最后总会有漏洞的。

什么案子最难破？你在街上随意杀一个人最难破！

“是啊，我们也奇怪，结果一致认定凶手是个变态。”叶旭也说道。

“事情本来没什么意外，但关键是中午出事了。”他的声音又有些颤了。我耐心的听下去。

“午饭是我去买的，那时就我和黎队在值班了。买东西打杂一类的小事都我们新手去干了，再说他年纪也大了。当我买回盒饭的时候去发现黎队捧着自己的手心大叫。我马上冲过去。发现他疼的头上都冒汗了。我翻过他捂着右手但上面横看竖看一点伤痕都没有啊。

但黎队只喊疼，并形容跟针扎一样。我知道他是条硬汉，若是普通小伤他绝不放在眼里，我只好把他扶到医院去。但检查结果也一无所获。我只能眼睁睁看着黎队喊疼。”

“你是说手心？而且是针扎一样？”我当是隐约觉得很熟悉，但却没想起来。

“恩，黎队是这样说的。后来他的疼痛稍微轻点的时候，我们有讨论案子，当是黎队的儿子也在，他还劝黎队不要太劳累。结果到了晚上我又被叫了回去，说黎队又喊疼，而且这次都昏过去了。我和黎队即使上下级却也情同父子。我刚到医院就发现这次他疼的是左脚，症状一样，也是没有外伤，但也是针扎一般。”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第八夜钉刑（2）

“等等，你还记得两次发作的时间么？”我想起了点什么，问叶

旭。

“恩，第一次是中午，大概 11 点半左右，第二次是快凌晨，对，也是 11 点半。”叶旭思考了一下，肯定的说。

“11 点半？”我暗自想了下，当时尸体被发现也是 11 点半！我更加熟悉了，但有些东西你越想想起就越想不起来。叶旭看我皱着眉头，还以为我不舒服。

“我是在没办法了，我不能看着黎队被活活疼死，我父亲是被杀的，黎队就是带队帮我父亲破了案，所以我也是在他的帮助下才考进来当了刑警。我一直把他看做我亲生爸爸一样啊。”小伙子说着居然哭了起来，开始还哽咽着，最后居然哭出声了，咖啡厅的人都好奇的看着我们，搞的我好不尴尬。

这个时候叶旭的手机又响了，他哭的太动情几乎没听见，还是在我提示下才接的。刚说两句他脸色就变了。马上抄起衣服拉着我往外走。边走边说：“快去医院，黎队又加重了。”我看了看表，11 点 30 分整。

我又看到了那位黎队长。现在基本上已经不成人形了。前天见到他的时候太一脸英气，高大魁梧。现在如同一堆柴一样躺在床上，人黑瘦黑瘦的。

“是不是右手？”我一见来就问道。旁边一位高大的年纪同叶旭相仿的年轻人很不高兴地看着我，然后又看着叶旭，大概意思是这鸟人是谁？一进来就没头没脸的一句。

叶旭刚进来就去看望黎队了，没顾得介绍我。这时他才反映过来，

忙把我拉过来说：“他是黎正，是黎队的儿子，不过他比我大几岁，在大学读研，好象读的是社会学什么民俗之类的。”

然后叶旭又把我介绍个黎正，这小子全然没把我放眼里，知道后从鼻孔哼了一声就拿了跟烟出去了。说老实话他长的英俊，但他的姿态让我很不舒服，而且自己的父亲病在床上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关心，反倒是叶旭到像个当儿子的样。我感到奇怪，不过想想这人家的家事，我多操心干啥。还是先问问病情。

“是右手再次疼痛么？”我靠近黎队轻声问。

“恩。”这个恩拖的很长，看来他没说出个字都要费很大力气。我想了下，把叶旭叫出来，当然，那个黎正也在，一边抽烟一边拿眼睛瞟我。

“如果我没记错，黎队应该在受钉刑。”我一字一顿的说。刚说完，叶旭就惊讶的很，而黎正仿佛没什么表情，反问我：“你知道钉刑是什么么？别乱说。”

“当然知道，钉刑起源与罗马，本来是长老会处置叛徒或者临战逃脱者使用的一种刑法。成名与圣经。耶稣就是被钉刑处死的。不过最早的钉刑不是十字形的。而是T型或者X型的。”我抽了口烟。

“是又怎样，这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黎正嘲笑着看这我，充满挑衅，说真的有一种人就算第一次见也有想揍他的冲动，黎正绝对是其中之一。我耐着性子继续说。

“钉刑最大的特点显然是受刑人很痛苦，而且钉子可以钉住被害者的灵魂，不过如果被钉者有着巨大的怨气，最好还是要把他（她）

脸朝下处理尸体。一旦被翻过来，他（她）就会把生前所受的痛苦加倍偿还给别人，记住，不是他（她）的仇人，而是随机给另外一个人，而且每颗钉子相隔 12 个小时。刚才黎队就是 11 点 30 分发作的吧？”我一口气说完，叶旭已经有些糊涂了。

“笑话，这种无稽的事你也能说出来，我父亲干了一辈子警察为什么他要受着刑法而不是真凶呢？”黎正激动的喊道。

“是啊，我也希望是真凶。”我望着他随口一说，他忽然对叶旭喊到：“把这个疯子带走！”说完气冲冲进病房了。叶旭为难的看着我。我拍了拍他肩膀，让他送下我。

我们在医院门口又聊了下。“黎队情况不乐观，据你说那女尸总共有 5 个钉子是吧？已经扎了三跟了，我们只有不到 24 小时帮她找到真凶，如果找不到，眉心那跟就会要了黎队的命！”我不想吓叶旭，但必须把事情严重性说清楚。

果然叶旭又一脸哭相，他抓着我的手求我，“那怎么办？一天不到的时间怎么去破这个案子啊。您一定得帮帮我，要不然黎队就没救了！”说着居然要向我下跪。我赶紧把他搀起来，心想这年头居然还有这么重感情的人。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我不是什么道士也不懂法术，不过我们也要尽力一试，有些事情不放弃就自然又转机。这样，我们先去看看那具尸体，你应该办的到吧？”我扶真叶旭的身体，毕竟一名警察在这里哭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叶旭也马上调整过来。

“不管，我就是把枪指着法医也要让他给我们看尸体。”说着就拉我上车直奔停尸处。一路上我心里也没底，钉刑我只听别人说过，连书都没记载。也不知道这凶手从哪里看来的，而且据说被钉死的人怨气极大，搞不好救不到黎队，我和叶旭的命也会搭进去。

正思考的时候车停了，叶旭火急火燎地又把我拖进去。

经过一番交涉我们终于获得看看尸体的权利，不过现在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时间不多，我们要抓紧。

女尸的确如他们所说，很年轻，也很漂亮，而且没有一般妓女的那种庸俗感或者说低贱。但死后那种邪气让我看得有点心寒，我只好盖住她的头。我开始怀疑什么时候旅馆的妓女档次提升这么高了。不过没工夫瞎扯。我翻看了她的五个伤口。每个伤口都是钉子造成的，而且手脚，脖子都有勒痕迹。看来是被绑起来在实施钉刑。但旅馆那里是否是第一现场我没办法确认。不过据叶旭说女尸应该死了没多久。而且身上没有发现泥土或者其他旅馆外面带来的东西，应该是在旅馆房间被杀的。像那种旅馆我知道，把门一关鬼管你在里面干什么。交了钱爱住多久住多久。

叶旭盯了一下有点受不了，我只好让他先站在门口，我自己则希望能在尸体上多找点线索。

我看过叶旭做的笔录，按照女尸死亡时间推断，在根据旅店老板的来往记录，那几天来住宿并且住在事发房间的人并不多。只有两个。一个年纪很轻长，在当天早上投宿，晚上就离开了。然后是另外一个紧接着过了不到几个小时又来，而且指名投宿刚才的房间。但可惜老

板说他们都带着口罩帽子生怕别人认出来。至于女死者，老板不认识，附近的流莺也没见过。

女尸身体看来看去只有五个伤口。法医还没进行解剖，不过初步的报告也和我看到的大体相同。没有任何线索，我和叶旭要在明天 11 点 30 前找到真凶简直不可能。看来之所以会对黎队报复，也只能怪叶旭那就感叹。那时候刚好死者脸被翻过来。最关键的是，叶旭说，翻过来的瞬间，她的眼睛也是睁着的。她第一眼看到的，应该就是黎队了。

我最后还是放弃了，叫上叶旭离开。看来要破这个案子，除非女尸自己开口说了。这时候叶旭正好进来。他看了看我，忽然指着我身后，张大着嘴巴犹如泥塑一样说不出话。我奇怪他怎么了。他却只能发出后后，后面几个字。我转过头。看见女尸在向外喷血。

当时我就像被雷打了一样，血脉都不流了，心想怎么老碰这种事。不过我也有经验了。我按住叶旭的嘴，示意他冷静下来。并且慢慢移到门口。万一有事也好跑。

我们就看见血如喷泉一样，一直喷到地上和周围。足足有几分钟，我和叶旭都能闻到这个房间充满了血腥味。

最后我实在受不了，对她高声喊道：“我们是来帮你寻找真凶的，希望你别在折磨黎队了。”没反映，我只好又重复喊了一遍，不过字都有点打卷。

最后终于停止了，我和他好容易才让脚不在发抖。我看着满地的鲜血，心想难道她在暗示什么？我忽然想到了，是钉子！

“钉子呢？钉子现在在那里？”我晃着还在发呆的叶旭吼道。

“在物证房啊，怎，怎么了？”叶旭几乎被我吓倒了。

“快，赶快去。”这次是我拉着叶旭了。出门的时候，身后响起了管理人员恐惧的尖叫声。换了别人看一地的血也没法不叫唤了。

我看下表，快三点了。

还好，物证房的警察也是黎队带出来的，听说我们来取证帮黎队，就让我们进去看，不过不能拿走。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第八夜钉刑（3）

我把装在塑料带的钉子拿起来，上面还带着没擦赶紧的血迹。钉长三寸圆头，钉身下部有螺纹。这种钉子应该很普遍啊。我把五颗钉子反复观察也没看见什么特别之处。难道我把女尸给的暗示想错了？

螺纹？等等！我记得验尸报告中没有提到伤口又螺旋式创伤，这个不是真正的杀死她的钉子！

拿真的钉子究竟在哪里。我知道如果凶手真要把那个女尸的灵魂钉死在那里就应该用桃木钉，这种钉子不常有。

叶旭忽然接到个电话，说了几句知道了之后高兴地说女尸的身份已经查清楚了，是当地的一个大学生。

我还在看钉子，没注意叶旭的话，“大学生？不是说是妓女么？”

“妓女是黎队说的，他说这里活动的年轻女性估计都是。”

难怪附近的人都不认识她，但她来这里干什么，而且老板不是说没见过她么。

下午四点，我和叶旭又来到了女孩的大学，希望可以查查她旁边的情况。

很快我们知道，女孩叫秋旋，是社会系的大四学生。而且作风似乎不是很好，朋友很多。失踪很多天了。生前有个男朋友，不过两人正在为她毕业后是否留在这里而争执。

我们找到他男友，一个看起来就老实巴交的人，别说用钉刑了，我看他连榔头都拿不住。

调查没结果，我们只有灰心的离开，走之前我居然发现一个人。

黎正！他居然夹着一本书匆忙地从图书馆出来，他不在医院陪他爸爸跑这里干什么。我问叶旭，叶旭说黎正读书很拼的。真是这样么？

我马上回到图书馆想查黎正借的书，起初管理员小姐拿着架子不肯，等看到叶旭进来后马上笑着查找起来。

“《封鬼》，很老的书，借的时候都快散了。”小姐柔声说道。

他借这个干什么。我谢过小姐。又和叶旭赶回医院。我们也没地方查了，先回去看看黎队在说。

到医院已经四点了，在过七小时右脚那跟就会发作。

黎队看上去气色好了点，刚才局里队里的战友和领导都来看望过他，估计黎正是那个时候溜出来的。

安慰了叶旭几句，我就出去查封鬼的资料。

不好找，不是因为找不到，而是太多。不过最后终于找到一则关于钉刑封鬼后该如何处理的信息。

跑了一天很累，我和叶旭匆匆扒拉几口晚饭准备再去一次案发的

旅店，那里已经被封了。黎正也来了，冷冷的看着我们。叶旭交代了他几句让他看着黎队，一旦有事赶快打点话来，结果被黎正当场回了一句

“这是我爸爸！又不是你爸爸！”叶旭被哽的一言不发，脸憋得通红，我赶紧把他拉走。

七点半，我们来到案发的旅馆，其实这还是我第一次真正进入现场。那里站岗的只有叶旭的几位同事，叶旭说我是上面派来的犯罪心理专家，居然蒙过去了。

现场很凌乱，看得出当时的混乱。地板上用粉笔画着一个人形。我这才发现原来房间的地板居然是空心地，所以才能放进人去。房间已经被警察们扫荡几遍了，我这样的外行也没有在去寻找的必要。

之所以来到现场只是想感觉一下，如果我是凶手会怎样做。

我闭上眼睛做在床上，尽量感觉自己就是凶手，叶旭以为我在想事，也不敢打扰，只好在一边看着我。

案发的当天来了两个人，没有背麻袋或者旅行箱之类的，所以两人中应该有一名就是死者，另外一名当然是凶手。既然乔装，就怕人认出来。按理大学生应该没有这种顾虑，不过死者居然还有性病，而且作风又不好，难道只是凶手在达成人肉交易时候价格不拢导致一时意气杀人？但如此烦琐的杀人方法这人也太强了。

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凶手和死者相熟，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准备杀了她，并且他深怕鬼魂报复，并利用了传说的钉刑来禁锢她灵魂，可为什么要用钉刑呢。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我突然想到我查找过关于钉刑的信息,其中好象有一条说的是钉刑如果用与女子,代表着惩罚她的滥交和不忠。

八点十七,我们走出现场,现在地我们真是一无所获。我看了看手头的资料,只好去调查下那个女孩生前的资料了。

我们回到那所大学。夜晚大学很热闹,使得我都忍不住想起了自己的大学生涯。

半小时后,我们总算找到了她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女孩是死者的室友。长的很漂亮,不过打扮比较时髦也比较露。我诧异现在女孩还真开放呢。

“我最后一次见她都是一星期前了,那时她还问我借钱呢。”她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

“借钱?借钱干什么?”叶旭问。

女孩鄙视地看了叶旭一眼,“我怎么知道,或许是堕胎或许是看病,反正不是第一次了。她那个男朋友根本不管她,但两个人又老不分手,死拖着。对了,她好象还和社会系一个研究生最近也打得火热。要不你去问那个研究生吧。”她忽然说。

“叫什么名字?”叶旭拿出本子准备记录。

“黎正,黎的黎,正确的正。蛮帅的。”说完旁边一个男生朝她吹了声口哨,她飞似的跑开了。

我和叶旭站在原地。尤其是叶旭,他呆望着我,“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去医院找黎正啊。”

九点十分，医院。

黎队睡着了，虽然看上去很劳累，不过总算能休息下，但两小时后他恐怕又得被巨大疼痛所折磨。

我，叶旭，黎正三人站在门外过道上都不说话。

“你不想你父亲再受折磨就把你知道得都告诉我们，你自己也是研究民俗的，应该知道钉刑的残酷，你该不会等明天眼睁睁看着你爸爸在疼痛中死去吧？”我先开口了，没想到黎正对我一阵冷笑。

“从头到尾整件事应该和你无关吧？你又不是警察，凭什么插手这件事？”他被着手嘲笑我。

“他是我朋友，是我拜托他的。”我刚要反击他，忽然叶旭说道，表情非常严肃。

“如果你还算是黎队儿子，你就把知道得都说出来，我们好救他。”

“他是我爸爸，我难道忍心看他受苦？”黎正说的差点跳起来。

“时间不多，我长话短说，你和秋旋到底什么关系？你下午借的《封鬼》有什么目的？还有案发的时候你最好说明下你在哪里，做什么事。”叶旭一口气说完，长吁一口气。

黎正大着眼睛看这个平时对他惟惟诺诺叶旭居然如此严厉审问他，气得青筋都出来了。“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杀了秋旋？我借什么书你管的着么？还有你怎么知道的，你们跟踪我了？”

虽然黎正很生气，但他还是告诉我们他和秋旋不过他普通的学妹，两人在图书馆偶遇，他对这个女孩开始还有好感，但后来听说她作风不好就中断来往了。至于借书，也只是想了解下钉刑看看能帮什

么忙。我不知道是否相信他，叶旭估计也是。我们对望了下。黎正说完看着我们，觉得好象我们还是满脸不信任，只好说案发的时候自己就在家中，当时父亲和自己正在看电视。大家互相争执了一下没有结果，只能不欢而散，我和叶旭只好坐在外面闷头抽烟，看着时间慢慢流过。

黎队正在睡觉，我们不想去打扰，姑且暂时相信他。但又没线索了。看来只能从那颗少掉的钉子着手了。很明显，有人换掉了证物。而且看来很着急，我从叶旭那里知道，这种螺纹钉子好象他们警车上就有，很普通。

能够接触证物的人不多，叶旭告诉我，当天的证物是最后他和黎队带回去的。包括死者身上残留的钱币和那些钉子，以及附近的一把榔头，榔头上没有任何指纹，也是大街上随意都能买的，所以基本没什么价值。

“你说黎队在你下车后就不见了？”

“恩，你该不是连黎队也怀疑吧？我可是一直和在在一起。”叶旭赶紧回答道。

“但你也看见了，证物房的钉子不是死者身上的，证物进了证物房看管的有多严格不用我说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能够换掉证物的只能是黎队了。

“他犯得着冒这么大风险么。人又不是他杀的，他更不会无聊到搞什么钉刑。”叶旭有些不快，他又隔着玻璃看了看里面睡着的黎队，黎正刚进去，坐在旁边看书。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作者:糖排排回复日期:2006-12-15

好看呀~~我是八尾猫的狂热 FANS!! 抱抱~~~

后面还有比这个精彩的哦~但是偶要先吃点饭~晚上在来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第九夜猫婴

第九夜猫婴

(或许这个故事并不恐怖,但确实真实发生的。)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而且比较大。我奇怪为什么来者不用电铃却敲门。我起身把门打开,门口去站了一位老太太。

老人家有六七十岁了,穿着一身灰色粗布大褂,虽然内破旧却十分干净,肩膀上背着个大大的麻布袋子,也不知道是什么,看上去老沉老沉。大娘看上去慈眉善目,方脸大眼,奇怪地看着我,但却不说话。

“您找谁?”我问道。大娘就是不说话,只是狐疑地看着我,又看看门牌号,自己嘀咕着:“难道搞错了?”

这时候朋友走了出来,一看见这位老人家高兴地大喊:“二姑,您老怎么来了?”他赶紧奔过来帮二姑接过手上的家伙。

这时候老人家才笑了起来,我和朋友扶着她进了屋。

朋友互相介绍了下,原来这位老太太是他家乡的二姑,小时候除了堂叔就这位二姑对他最好了。

“小四啊,这么久都没去家里看看啊?”二姑的声音略有点责备。

“这不忙么，您也知道我喜欢到处走，寻寻那些个新鲜事。”朋友摸着脑袋笑道。

“哎，要是我们家翠能活到现在，估计也有你们这么大了。”二姑忽然感叹。

“翠？您不就生了我表哥一个么。”朋友奇怪地问。

二姑忽然像想起了什么，面带忧伤，我看见她那结着厚厚老茧的手指头互相揉搓着。

“你不知道翠，因为她在你出生前就死了。而且那件事被隐瞒了起来，家里人都不准在提翠的事，你当然不会知道。”

“都这么多年了，二姑就告诉我吧，我也听听是怎么回事。”

“那年你父亲和你母亲刚刚结婚没多久，我就怀上了翠，开始的时候很顺利，翠生下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你知道我们家可不管是男娃还是女娃都疼的很。而且翠长的非常漂亮，比村子里哪家哪户的闺女生下来都漂亮，又听话，又不太哭。

但翠一生下来，家里就再也没安宁过。

先是刚生完她我伤口突然又裂了，大出血，差点没把你奶奶吓死，好不容易我才活了过来。整整两个月翠都是给村子一户叫李妈的奶妈带的。

李妈当时也有自己的孩子，她奶了翠两个月后连忙送回来，她惶恐地说翠到她家后家里老出怪事，先是她自己的孩子莫名的烦躁，一看见翠就恐惧的哭，而且翠喝奶很厉害，再带下去自己孩子就要被饿死了。

我们并没在意，反正自己的孩子还舍不得给人家带，加上我自己也恢复了过来，于是翠又回到家里我自己来带。

但接下来的日子让大家非常恐惧，犹如传染一样，你爷爷，四叔，你姑父都突然得急病，而且都病的很厉害，家里又经常失窃。家畜也经常无故消失。终于，开始有人在背后议论，后来居然发展到当我面说，这个孩子要不得，是灾星。

我抱着翠死也不相信我这漂亮乖巧的女儿会是什么灾星，我和他们争，和他们吵。但后来的日子确实证明了，凡是和翠接触过的都或多或少的倒霉，轻则破财，重则生病。

终于你爷爷说话了，请刘瞎子来算算！

刘瞎子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神卦。据说战乱的时候好多个大官都想请他，都被他拒绝了。他经常在这附近为老百姓免费算卦，帮他们消灾避祸。他是天瞎，也就是一出生眼睛就看不见东西了，后来他家人看他可怜把他送到观里，也不知道他如何学会替人算命，总之相当的灵验。

刘瞎子把翠的八字一掐，又问了我和你姑父的八字。想了好久，把我一人单独叫出来。

“你要有个准备，这孩子不是一般人。她生下来就是要妨人的，先是母亲，在是父亲，哥哥，祖父祖母，最后剩她一个，她就会飞黄腾达，出人头地，相貌出众。你们家所有的福都会集中到她一人身上。”

我听了当时吓一跳，转而问他：“先生怎这样说，你又如何见得你说的是对的？我们家小翠长的漂亮乖巧，那会是如此狠心的人？”

“信不信在乎你，她是猫精，你属鸡，你男人属鼠，别人尚且好说，你二人绝对是过不了她十八。你要不信，我在你胸前画一道符，符一画上，你女儿必不喝你的奶，只好将她活活饿死，你们一家人才能得救。”

我只好抱着试试地态度，让刘瞎子在我胸前画了一道符。刘瞎子画完后还特别交代，三日后女婴必死，她死前有众多猫来相送。千万不要出门，也不要高声喧哗，才可以保家宅平安。

果然，当天翠就不喝奶了，任凭我如何哄她她就是不喝，而且非常反感我，老是拿小手推我。我心头一凉，难道我的孩子真的是猫精啊？

没奶喝翠就在床上饿的大叫，叫声非常刺耳，叫的我真难受，我真想把符洗了去喂她，但还是被家里人拖住了。若真是猫精，必是来讨债的，我就算自己性命豁出去不要也总要顾及家里其他人啊。

我就这样听着翠的叫声，心头就像有人拿刀刮我一样。”二姑说到这里，忍不住老泪纵横，她好不容易擦干净，又继续说。

“终于到了第三天晚上，翠的哭声越来越小，小脸也越来越白。这个时候我发现家里不对头了。不知道哪里来的猫，各种各样的，白的黑的棕毛的杂毛的大的小的，少说也有几十只把家里围了个起来，那时候还没电灯，家里都靠点煤油灯，可那天无论怎么点都点不着，你姑父索性不点了，抱着我和你表哥蹲在墙角。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那情景别提有渗人了，天越来越黑，来的猫也越来越多，我们看

不到猫，却看的到猫的眼睛，一对对的绿色，在夜里闪着光。而且它们向和翠哭声相合一样，也一起叫了起来，你能想象么？上百只猫同时尖叫是什么样子。我们听的都快疯掉了。你表哥吓的紧紧搂住我。

猫就这样一直叫着，但翠的哭声越来越小，最后终于没声音了。这群猫却不肯离去。仍然守在周围，叫声也越来越低沉。

这个时候门外下起大雨，你也知道，先人常告戒我们，凡大雨的时候有猫出现多数不太吉利。那些猫久久站在那里不肯离开。只是喉咙里发出咕咕的声音。我当时正怕它们一拥而上会把我们一家人给咬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猫儿们才渐渐散去。一直闹到后半夜。我们见猫都走了，才大着胆子去看翠儿。

翠的小脸都发紫了，两只眼睛大大地瞪着上面，手也僵硬了。终究是我生下来的，我抱着她尸体哭了好久。

我们埋翠的时候依旧来了很多猫，默默地跟着我们，虽然害怕，但发现它们好象也没什么恶意。

翠的坟没埋在祖坟里。这也是刘瞎子说的，他说翠的尸体不能进去，说一旦她进去了整个家族的风水都坏了。我们只好把翠的尸体埋葬在后山。”

二姑看了看朋友，摸着他的头说：“后来你父亲回来了，听了非常生气，说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让孩子活活饿死。他还去找刘瞎子，可惜没找到。你父亲在兄弟姐妹中和我感情最好，后来他还说如果他生女儿就过继给我，结果生了你。呵呵。”

“后来呢，后来呢，父亲可没告诉过我啊。”原来他听故事比我还上进。

“自从翠死后，家里就没断过猫。有时候睡觉起来小解，冷不丁你会发现要么在房顶上，要么在墙角有那样一双绿绿的眼睛。我们一家弄的睡觉也睡不好，刚睡下，四周的猫跟商量好似的开始叫，声音非常凄惨，出去赶吧，它们一下就不见了。就这样持续了小半年，一直到刘瞎子从外面又回来了。

我们像找到救命稻草，刘瞎子听了我们的诉苦，埋头不说话，好半天抬起头，用他那双灰白灰白没眼球的眼睛望着我。我有时候怀疑他不是瞎子么，怎么好象看得见人似的。

“她不肯走，虽然她死了，但她还在这里，不过这次她真的是猫。你可以去查下附近那天死后出生的小猫，如果有只通体漆黑的那只就一定是她了。把她带来，别伤着她，我在教你怎么做。”这时候我们也只好相信他的话了。

我和你姑父包括你奶奶叔叔到处遍访附近养猫的人。找来找去，最后终于在村口的一户人家找到了。果然是一只通体漆黑的小猫。而且正好是翠走的那天下着大雨生的。

那户人家也说，那天大雨，母猫就不停的叫唤。后来早上他们来看。吓了一跳。因为猫一般生四到六只猫崽，但窝里却唯独看见这只黑色的。主人家以为必是神仙，便好生供着。

我费了好大力气还搭上钱才把这只黑猫买了回来。但它死也不让我抱。拉都拉不动。没办法，只有让你叔叔抱到刘瞎子面前。

刘瞎子正在家里等我们。但见他已经换了套道服，一身印有八卦图案的灰色长袍，已经很破旧了。我第一次看他穿成这样，自然有些好奇。

那只黑猫在你叔叔手上，一看见刘瞎子就不停的叫唤，眼睛瞪得跟铜铃一样。刘瞎子听见猫叫，笑了笑说：“你也不必怪我，你纵然可怜，但我也不能眼看着你把人家一家祸害吧。你既投到这里，定是和这户人家有缘，孽缘也好，吉缘也罢。今天把它了断了吧。”说着你把一道符对空烧尽后把左手放在猫头上。猫立即不叫了，显得非常温顺。

大概放了一刻来钟，就看见刘瞎子一个人也不知道念些什么。一头大汗。那时已经是七八月份，他穿着厚厚的道袍能不出汗么。

之后他叫叔叔把猫带回屋。并对我说：“你要好好对待这只黑猫，也算是弥补你孩子的孽债。等黑猫寿终正寝，你一家人便无事了。一切都是命里注定，至于孩子的死你也不必过于悲伤。她原本是官家里的深闺小姐，与你本有一趟母女情分，无奈她八字太硬，与你家人正好有相克，我作法收了她也是无奈之举，现在你就把这只黑猫当作你女儿，了了这段缘分自然就没事了。”说完，刘瞎子收拾东西就走了。

那只黑猫的确很乖巧，在我们家一呆就是十几年，后来还是病死了。”二姑长叹一口气，“怪只怪她命苦，我和她到底有缘无份啊。”

朋友默然，安慰二姑说：“二姑也别太难过了，都过去这么久了，对了，您今天来有什么事啊？”

二姑破涕为笑，把带来的麻袋打开，都是些水果啊，腊肉之类的

土特产。

朋友看了大喜，“都是我喜欢吃的，谢谢二姑了。”

“不用谢，其实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让你赶快回乡下老家一趟。你奶奶已经为你看好了一个上好的姑娘，你一定要去看一下。”

二姑刚说完朋友就楞了，我则在旁边偷笑，没想到他居然还要去家乡像亲啊。

一番推辞，好说歹说二姑也不愿留下，只是临走时再三叮嘱，一定要在这个月底之前回去看看，成不成没关系，但一定要来，这句，是朋友奶奶的原话。

送走二姑，我笑着问他“怎么样？你也要去乡下相亲了，我还是回去吧。”

他突然也笑了，看着我说：“有没有兴趣去我们那里看看？说不定我这么久没回去，又发生很多故事了。”

我想也没想就同意了，反正年假一个月，闲着也是闲着，于是分手立即回家收拾东西，准备随他一起去他那神秘的家乡看看。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第十夜水猴

第九夜水猴

从这里去他的老家还是要有几天的路程，既然这样，不如说说我是如何和他认识的。

我是一名编辑，普通的编辑，每天像孙子一样约稿，审稿，校稿排版，一天接一天，似乎重复的工作永远没有尽头。

直到两年前的一天，那段时间新闻特别多，记者不够用了，老总在空调室里大笔一挥，让我去干几天兼职记者。注意，是没有任何附加酬劳的，美其名曰年轻人该多锻炼，多学东西。

于是劳累一天的我，还要抽空去采访新闻。不过也是好事，我终于可以不用在那该死的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了。

我接到的第一个事件就是一名小孩在戏水是溺死了。小孩才十二岁，他父母几乎精神失常了。不过在我们这个天然河离市区很近的城市，每年入夏都有大批小孩去游泳避暑，当然，每年也有一定数量的孩子永远和父母分开。

说老实话我不想去采访当事人的亲属，这无异与撑开伤口。我把重心放在出事的地方。

很普通的河岸，而且离报社没多少路，我经常骑车经过。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在游泳，还有比那出事小孩年纪更小的。我随便采访了几个人，教条似的问了几个关于落水防范的问题正准备收工。发现远处站了一个年轻人。身材修长，皮肤很白，看他的装束似乎是一个旅游者，因为他身上背着硕大的行囊。我看见他站那里一动不动，非常奇怪，显然，他不是来游泳的。

我暂时把这事放了下来，但没过多久，那个河岸居然又有小孩出事了，不过很万幸，小孩被救了，而且当时我就在旁边。

我也是偶然路过，就听见一个中年妇女头发凌乱向人大喊着救命，我把自行车一扔连忙跑过去。河边围了几个人，但都水性不好，小孩落在深水区，刚才好象还露了个头，现在已经完全看不见了，看来凶

多吉少。

我正准备打电话，这个时候就感觉身后一阵风，我一看竟然是昨天的那个怪人，不过他迅速拖去了外套冲向水面，我似乎看到他在入水的时候在手腕上绑了什么东西，好象是一跟红绳。

过了会，这个人抱着孩子上来了，孩子的母亲像疯了一样赶紧跑过去接过来，连谢谢也忘了说。

出事的孩子大概也就十一二岁，脸上青紫青紫的，一动不动，不知道还有没有揪。

他也累的够呛，一屁股坐在地上。

“你好勇敢，我是 XX 报社的记者，我能采访下你么？”第一手资料不能防过。

他瞟了我一眼，冷声说道：“你有工夫还不如帮帮那位可怜的孩子。”

我尴尬地耸肩。“我能做的只有报警，不过你怎么天天都在这里晃悠？”

他看看我，一言不发的走了。

我心想架子很大啊，这是我们第一次对话，还是很有趣的。

不过孩子没救活，这件事渐渐传开了，说河里有水鬼，据说被捞上来的尸体的脚踝上都有乌黑的手印，上次我也没仔细看，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过老总交代，一定要找到救人的那位小伙子，特写一番，报社永远是这样，惟恐天下不乱，传媒传媒，传的不就是霉么？

我没去找他，我知道他还会来这里，果然，第二天早上，我以采

访为名，又在河边见到了他。

“你果然又来了。”我走过去友好的伸手。他很有点惊讶地看着我，随即又恢复了冷冷的态度。

“你怎么也来了？”

“因为我知道你会来啊，放心，我不采访你，我只是直觉到最近这么多孩子溺水有点问题。”

他盯着我看，眼神很犀利，看的我很不自在，忽然间笑着问我：“你相信世界上有鬼神么？”

我笑了笑，“信则有，不信则无，我虽然不是很相信，但也不完全否定，就像问是否有外星人一样，传闻虽然多，但没一个拿的出手的证据，如何相信呢？”

“你是个和理性的人，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果然是做记者的。”他大笑了起来，露出两排整齐而雪白的牙齿。

“这样吧，如果你有时间又不害怕，今天我让你看看证据。”他把身上的行李脱下来，翻了半天，拿出一些潜水工具。

“会潜水么？”他把工具扔给我。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我点点头，实际上我的潜水只局限与去年夏天在市游泳馆那几米深而已。

“那就好，来，把这个系上。”他扔给我一条红绳，果然是上次看他系在手腕上的，我没去问，像这种人愿意告诉你他会主动说，不愿意问也白搭。

说是潜水工具其实很简单，不过是个带管子的护目镜。我们从河边下去。以前还没真正下过河，进去后大概过了六七米猛的深了，看河面很干净，没想到下面却模糊，还[漂浮这很多絮状物，还好水的味还不大，还能忍受。

就在接近深水区的时候，他停住了，做了个阻拦的手势，然后指着前面，估计叫我注意看。

可是我什么也没看到，只看到几个孩子依旧在顽皮的在我们附近水面上玩耍。

但我忽然发现前面模糊的水域好象上来什么东西，颜色不是很清楚，但依稀看的见有四肢，它滑水的样子很滑稽，前面的两条不知道该叫手呢还是脚要长许多，就像海豹一样。

等走的稍微近了我才看清楚，居然好象是只猴子。

说是猴子完全是因为除了那前面突出的前肢以外，它所有的特征都是猴子嘛。圆圆的脑袋，毛茸茸的身体，还有那周卷曲的猴子尾巴。不过前肢上好象有类似蹼一样的东西，而且最奇怪的是他的尾巴末端好象有一只手。

猴子谨慎地慢慢靠近上面游泳的小孩。现在它离我们更近了，但奇怪它能发现孩子发现不了我们？

只见它如捕猎一般接近着孩子在水下的腿，它把尾巴伸了过去，上面的手一下就死死缠住了孩子的脚踝部位。

我大惊讶，想划过去阻止，但居然被他阻拦了，我愤怒的望着他，他却像没事一样冷静地看着。

我暗自骂了一句，拨开他的手径直朝孩子游去，那孩子已经被那怪猴子拖的比较远了，我不是很擅长游泳，只好加快速度。

猴子本来就不快，加上拖着个孩子，眼看着就要被我追上了，我看准距离把手伸过去，本以为可以抓住孩子的手，但我惊讶的发现，我什么也没抓住！

我呆在原地看着那猴子把小孩拖了进去，然后消失在我视野中。

这时他过来了，指了指上面，我们只好上岸。

“怎么回事？”我不解道。

“你看到的是几天前我救小孩看到的情景，你手上的绑的其实是很小的红水晶碎片连起来的，这是影晶石，因为我手上也有，这样在水里我就可以让你看见那天我看到的。”我仔细看了看，果然不是什么绳子，只是做的太细小，不认真看那里看得出来。只见他朝我手一伸，又把那什么影晶石要了回去。

“那是个什么东西？看上去像猴子一样。”我对刚才看见的怪物很迷惑呢。

“水猴，他们长期生活在河流或者湖泊泥沙多的地方，一般情况下他们不应该会主动攻击人，但这个孩子已经是第三个了，每个尸体上脚踝上都能清晰的看见他们拖拽的手痕。”

“孩子不是被他拖走了么，尸体怎么上来的？”我想起当时他好象是把孩子抱上来了啊。

“被拖走的是灵魂。”他望了望众多游泳的人们，“不快点解决的话我怕有更多人遇害，这里水域很宽，我没办法老在这里巡查，而且

一旦被他拖住我也很难把受害者救下来，就像那天的孩子，虽然我尽力了。”说到这他有点伤感。

“那不是你的错，可是水猴为什么老袭击小孩？”

“因为水猴本身就是溺水身亡的小孩的怨灵，在不同的国家它们有不同的名字，有人传闻它们半人半猴，喜欢捕杀水边的人，并吃他们的眼球，在美洲神话中，在日本经过著名的民俗学者石川纯一郎的考证，的确在某些偏僻的河流中存在河童。其实最早的河童传说却起源中国黄河流域上游，那时候他们叫“水虎”或者“河伯”小时候不是有个什么西门豹破除河伯娶亲的故事么？后来到日本后，被传为河童。”他开始滔滔不绝的解释，说得我却一楞一楞。

“水猴后来被夸大了，其实她们从来不主动袭击人类，一般都以河中的动物灵魂为食物，而且躲藏在极深的泥沙之中。十分罕见。”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也就是说要想先解决水猴必须先知道她们异变的原因是吧？”他点了点头。

我望了望江面，看到几条巨型的船。

“我想我知道了。”我指着那几条船。“那是采沙船，以前这里的泥沙资源很丰富，不过最近几年开采泛滥了，都拿去工地施工用。开采泥沙几乎没什么成本，现在采沙的人越来越多，昨天好象还说连桥基都有坍塌的危险。”

他低头想了下，“对，没错，水猴不堪被扰才这样疯狂的报复。这个水猴已经拿走三个孩子的灵魂了，我怕它能力在长的话会对成人

下手了。”

还没说完，河边游泳的人发生了骚乱，原来又有人出事了。我们赶到河边人已经被冲走了，据说是个大学生，他的同学都在旁边吓的说不出话来，全身颤抖。

我赶紧问其中的一个怎么了，他非常害怕的答道：“猴，猴子把他拖走了！”

“糟糕，现在普通人也能看见它了，我们必须马上让他们停止采沙并让水猴回到它应该呆的地方去。”那个年轻人收拾起东西朝公路走去。河岸的旁边就是公路，也是填河造的。

“等等我，还有，我该怎么称呼你啊？”我也赶过去，我可不想放过这个机会，并不是我想报道什么，而是我向来对这种事很感兴趣。

“我叫纪颜，你叫我小四吧。”他转向我，“你呢？”

“欧阳轩辕。”他听了笑道：“你名字够拉风。”

我也笑笑，“小四也很有趣啊。”

半小时后，我们来到了水上公安局。

“已经死了四个人了，我希望你们赶快组织他们采沙，而且暂时封锁河岸，只需要给我一天时间就够了。”纪颜对着值班的警察求道。

值班警察戏谑地看着他，做了个出去的动作，又看报纸去了。纪颜正要发作，我抢先故去拦住他，做了个让我来的手势。

“我是XX报社的记者，最近多人溺水身亡已经引起广大市民恐慌，如果你们再不配合我们，我报将以不作为的失职为标题报道你们。”

说完把我编辑证按住编辑二字在它面前晃了晃。值班警察的脸色变了

下，但马上又恢复了，不过语气好了点，没想到我们报社居然还有点名气啊。

“这个，我做不了主，但我可以让你们去见下局长，他正在里面。”

我心想也对，能见个头也好。

局长很瘦，颠覆了我一贯认为官衔与体重成正比的想象。看得出来他经常在外工作，皮肤黝黑，我看不清楚他什么样子，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他正在看什么报告。

“你好。”我拿出编辑证打算继续忽悠。

“收起来。你们在外面我就听到了。”局长头都没抬，让我汗颜。

“我可以答应你们的要求，但你们必须给我个明确的理由。”局长抬起头，一张如钩般的双眼直视着我们，看得有点发毛。

纪颜走过去，双手撑在桌子上。“现在随时都有人会遇害，至于证据在事情结束后我会让你信服的。”

局长摇了摇，“封锁河岸不是小事，没有一个说的过去的原因叫我如何执行？”

我拉了拉纪颜，小声说：“不如告诉他水猴子的事吧。”

“他能相信么？”纪颜嘀咕道。不料局长突然站起来，声色严厉的喊道：“你们刚才说什么？什么水猴子？”

我被局长吓到了，倒是纪颜正色道：“的确是水猴，它受到采沙船的影响所以出来袭击人类，今天它刚刚袭击了一个大学生，在不阻止它我怕就来不及了。”

局长盯着纪颜看了好久，终于说：“好，我会尽快去封锁河岸，

并通知沙船离开，其实早叫他们不要过度开采，但他们不听。”我惊讶局长为什么这么容易就相信了，真奇怪。

河岸只能封锁六个小时，不过纪颜说足够了。等到黄昏之后河水变凉最适合对付水猴。

我们只好在河岸边焦急的等待，结果我居然睡着了。也不知道睡到什么时候，猛的醒来天已经漆黑一片，我赶紧看了看时间，七点了，差不多了。但我没看到纪颜。整个河岸就我一个人，寂静的有点吓人。

“纪颜！”我站起来高声呼喊，结果只有风声。

“别叫了，我在这里。”我朝声音处看去，果然，他从河里慢慢走上来。

“现在河水温度已经到二十多了。有点凉。我们现在要引它出来。”

“恩，恩，是个好方法，不过现在没人啊，它怎么会出来。”我点着头，然后看见他坏笑着看我。

我赶紧摆手，我看过水猴拖人，我可不想这么早就死在它手里。

“这怎么行，万一我挂了怎么办？”

“不会有事的，影晶石你带着，这是经过高僧开光的，有驱邪的作用，而且他一旦抓住你我可以通过影晶石作为导体逼它上岸，上了岸它就是普通猴子一只了。”说的到是头头是道。

终于我还是答应了，但是当我真的走进冰凉的河水我又后悔了，好奇心真是害人啊。

我慢慢游到离深水区不远的地方。纪颜则站在岸边。水面很黑暗，什么也看不见。偶尔一阵河风吹的我浑身打抖，没想到还真冷。

按照他的话说，只有在河水温度下降，人的体温可以迅速扩散的时候水猴会出来，它的视觉不好，在水里靠感应温度来攻击人。

我大概和岸边已经有一段距离了，即便我不动，似乎河水仍然在不断把我往深处送。我只好不停的划动着。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我感觉实在冷的不行了，对着岸边的纪颜喊了句要上来了，就往岸边游。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这个时候左脚一阵疼痛，起初以为是抽筋，但很快那种针刺的灼热感让我知道这决不是肌肉抽筋。

那力量很大，拼命把我往深出拉，还好，纪颜没骗我，起码我没被它把魂拉出来，我一边大喊，一边往会游。于是在开始的几秒我几乎在原地没有动。可能水猴第一次拉我这样有准备而且力气比叫大的。

但很快我发现我的气力已经早在冰冷的河水里消磨殆尽。我被水猴猛的一扯，整个人拖到水里。

我的口里鼻腔马上浸满了水，很难受，接着是无法呼吸。一股巨大的力量迅速的拉着我。我马上屏住一口气，打开了手上准备好的防水手表的应急灯。以前老觉得这功能纯属多余，没想到关键时刻居然能救我一命。

灯笔直的照在水猴的脸上。灯光不强，但把它吓住了。凭借着灯光，我看清楚了它的脸。

这次与上次不同，水猴完完全全的真实的展示在我面前。它比那次体型更大了，而且毛发也竖立了起来，整个面部姑且还保留着几分

猴子的特点。但眼睛鲜红，嘴角居然还露出了獠牙。脸上很多部位的肌肉都凸了出来，很吓人。抓住我脚的正是它的尾巴，尾巴末段长着带着倒刺的手，难怪那么痛。

我心中暗叫，那个死家伙去哪里了？

眼看着我就要被拖到深水区了，而且我也憋不了多久了，难道真要命丧与此？

这个时候手腕带着影晶石忽然发出耀眼的红光，把整个河底都照的红彤彤的。水猴居然放了我的脚，呆呆的里在原地，跟傻了一样。

机会难得，我马上往上游，一出水面立即大口的呼吸空气。我回头一看，那小子正站在岸边，他手中的影晶石也在发光。

“快把它抓上来！”他一边扶着手，一边向我喊。

没搞错吧，拉它上来？我不情愿地再次下去，水猴还在发呆，我小心翼翼地靠近，正考虑从那里下手。

看来看去，只好抓它的尾巴了。

尾巴足有2米多长，我没敢抓它带着倒刺的手掌，直接抓着尾巴慢慢游向岸边。整个过程它如同被催眠般一动不动。

我也不知道游了多久，总之游一下回头看一下，深怕它突然醒过来。手腕上影晶石的光芒也在减弱。

我知觉感到一旦光消失水猴会恢复常态，急忙加快速度，好在在红光消失前上了岸。

一上陆地我双脚无力，摊倒在地上。水猴在河里还不觉得有多重。上了岸发现它大概有两个成年人那么重。

“来帮忙！”我高喊道，心想我差点都挂河里了。但纪颜面白如纸，一下晕倒了。我大惊，跑过去一看发现他手腕上好深一道伤口，地上全是血。我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纪颜自己苏醒过来，苦笑了下，安慰我说：“没事，只是大量流血有点虚弱，我会按住伤口，你赶紧用我的血在水猴头顶画个万字。”

“万字？”我奇怪问。

“是的，佛教里的万字，也就是纳粹党标志反过来，快去，它马上就要醒了。”他朝地面上的水猴指过去，果然，水猴已经开始动了。

我把手指蘸上纪颜的血，在水猴头顶写下万字，水猴突然发出吱吱的叫声，就像指甲划在黑板上声音一样，翻滚几下就消失了。

“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受伤了？”我把纪颜扶起来，他看上去好多了，止了血，不过说话还有点喘气。

“我说过了，影晶石是相通的，我已我的血为屏障暂时控制了水猴的思维，所以你能制服它。”

“它就这样消失了？没了？”我看了看刚才的地方，除了一个印子之外什么也没有。

“不，我们只是消灭它的实体，它本来就没有实体，只是吸收人之后产生的，以后只要不在去打扰它，就不会有事了。”他的脸色终于好看了点。

我们在河边坐了好长时间，接着打电话通知局长，他马上派了车把我们接回医院。还好，我只是皮外伤，纪颜的恢复力更惊人，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大碍了，我奇怪他流那么一地血却恢复这么快。

后来警察全面停止了无照采沙，即便要采也严格控制。果然后来没在听见有人传闻被不明物体拉进深水区的事了。

局长之所以相信我们，因为他在幼年时候也目睹过水猴，不过很幸运，那时水猴不伤人。这是局长后来告诉我们的，他还说，以前水上人家的孩子大都见过水猴，其实以前它们很安全，从不轻易靠近人，而现在居然把它逼成了杀人的恶魔，局长长叹一口气。

“我要走了，其实我是医学院的大四学生，利用暑假出来转转的。”纪颜身体恢复后就向我辞行。

“为什么你的血可以制服水猴呢？”我一直想问他，没机会，再不问我就憋死了。

“不知道，不过听说我小时候我的血就有辟邪的作用，加上影晶石的作用，所以我试了试。”他开心的笑到。

“试试？”我大寒。“原来你以前从没有过抓水猴的经历？”

“恩，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他摸着后脑勺笑了笑，说着告别我上了汽车。把我一个人傻楞在那里，连再见都忘记了。一想到当时如果办法不灵估计我就长眠与河底我就泛寒。

两年后，没想到在这座城市我们又神奇的相遇，或许注定我们一定要走到一起，完成各自的使命。

“想什么呢？”旁边的他推了下我。

“没，我在想我们第一见面抓水猴的事呢。”我被他推醒。

“哦，很早以前的事了，还是很有趣的，对了，还有几分钟就到了，准备一下吧。”他开始收拾东西了。

“你真准备去相亲啊？”我好奇地问，不知道他是否会真的娶一个家乡的姑娘做妻子。

“不知道，看看说吧，不过我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你知道我身边一向都没什么好玩意出现。”他随口一说，然后自知失言，赶快解释：“当然，我不是在说你。”我斜了他一眼，不在说话。

车上的报务员已经在提醒，我们的终点站到了。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第十一夜独眼新娘（1）

在城市呆久一下来到空气清新，地广人稀的农村是件很令人开心的事。朋友暂时充当了导游。他们的村子三面环山，正好一个出口，据说村子里各家个户房子的布局都是很早以前的一个高人设计的，在环绕村子的山后面是一条河流，河的出口也正是村子的出口，所以这里人习惯用水路与外面的世界联系。

由于被山环绕，这里的气候一直保持湿润，每年的丰收让这里的人过的很幸福和丰裕。

我们两个来到村口，看见一块高大四米的石碑，碑的年代应该很久了，而且残缺很厉害，朋友说，这个石碑在建立村子的时候就有了。

“是你啊，小四”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看见我和纪颜，兴奋地迎了过来。

他和纪颜长的有几分相象，宽额高鼻，嘴唇很薄，不过他的脸要稍长一点。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短袖衬衣，下身黑色西裤，站在前面。

“二叔！”原来是他叔叔。

“小四啊，要不是你奶奶叫你回来相亲看来你都不记得二叔了。啊，这位是？”这位二叔终于看见我了。

“他是我朋友，也想来这里看看，城市呆久了想呼吸点新鲜空气。”他热情地想二叔介绍我。

“恩，我叫纪学，既然是小四的朋友也是我们家的客人。先随我进村吧。”说着他在前面带路，我们跟在后面，我一边走一边看，发现这里的路弯弯绕绕甚是难走。

“这里的路外人进来是很容易走丢的，所有的建筑都保持着几百年前的布局，没有村里人带路，一旦走进拓碑就算指南针也会失灵。”虽然我只能看到这位二叔的背影，但他的话让我很诧异，他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

“但这并不表示村里人把自己完全与外面隔离了，很多年轻人都闯出去了，包括我哥，当然还有小四。”纪学说朋友的父亲有点慢，可能还是有一丝感触。

“这个村子以我们纪姓人局多，但并不叫纪家村，一辈一辈的老祖宗们都叫这里是——梵村。”

“烦村？很烦恼？”我傻傻地问。

“不是烦躁的烦，是佛教梵语的梵，意思是清净之地。”纪颜干净解释。

后来纪学没在说话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说错话，总之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才来到纪颜的家。

他的家建在一个高坡上，上去要经过一个十二层的台阶。台阶上

去后在正门前面是一个直径三米多的圆形场地。是太极的八卦图案。正门并不宽，高二丈，恰恰容纳三人进出。所有的东西都是木制的，看得出有些年头了。

不过奇怪的是，他们家居然有两个门槛，虽然不高，但我没留意差点摔交。

进去后是个非常大的长方形客厅，就像普通的电视剧一样，正前放是茶几，两边各有张太师椅，茶几上方挂着一张画，似乎是观音送子图，大概是为了保佑家族人丁兴旺。

两边则各有四张椅子。所有家具都是墨绿色的，光滑如瓷。地面是石块铺成，每个石块都是大概 20 厘米长的正方形，很干净，一点灰也看不到。

“坐吧，我去叫妈出来，她听说你今天会来，早早就起来了，现在正在里屋念佛呢。”纪学招呼我们坐下，并叫人递了茶就走进里面了。我做在椅子上品着茶，感觉时空仿佛到回去了几十年前一样。

没过多久，一位老人在纪学的搀扶下脚步蹒跚的走了出来。老人穿着丝制的红色外套，上面绣了很多寿字。左手拿着一串佛珠，右手杵着枝龙头拐杖。虽说年纪很大，但脸庞清秀，五官分明，并没有一般老人的臃肿颓废之感，相反却显得十分健康。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小四啊。”老人一来就看着纪颜，一步一步走过去，朋友慌忙站起来，上去迎着它。

祖孙二人见面自然有很多话要谈，我是外人，不便在场。刚起身，

纪学马上走了过来，“我带你出去转转吧。”

“好。”果然是聪明人。

这次出去我没在被绊倒了。

从纪家老宅出去，我跟着纪学走了很多地方，包括村后大量的农田，说实话亲眼见的的确很漂亮，现在正是夏忙，大家都很卖力的工作。村里还看见了其他年代悠久的东西，像古庙啊，古墓之类的，村里人都自觉的爱护。而且他们很友好。不过我发现所有的房子中，唯有纪家的房子是坐在高处，果然十分醒目显眼。

村里也有电器，但不多，按照纪学的说法是大家不喜欢被这些东西约束过多，我感叹到在现在这样的社会有这样一块类似桃源的福地真好。

我突然想到他们村子的禁忌，也就是那个后山。

“听说后山一般人都很少进去是么？”我忽然问道。纪学楞了下，马上反问我谁告诉我的。我说是纪颜。纪学笑了笑：“那都是陈年旧事了，不过是因为后山有野兽出没，一般我们都不让孩子们单独上去，其实那里只是普通的山罢了。”

既然他这样说，我也不便多问。纪学看了看太阳，对我说时间不早，应该回去吃饭了。说到吃饭我肚子马上叫了起来。毕竟火车上的食物实在难以下咽啊。

回到纪家，祖孙二人还在聊呢。不过似乎是奶奶正在劝朋友答应去见见那位她看好的姑娘。

“小四啊，你知道奶奶活一天算一天，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趁我这

把老骨头还能看的见听的着你娶妻生子，我也就瞑目了啊。”说了，老人居然两眼垂泪。一旁的纪颜哭笑不得，只好安慰老人。

“奶奶我又不是生育机器，何况我连女孩的面都没见到，怎好说婚道嫁？你也别为难我啊。”

“那你的意思是答应见她了？太好了，吃过午饭我就叫你二叔把她带来，你们可以在家里见上一面。但凡成与不成你都要见她一面。”奶奶马上变了脸，一下又笑逐言开了。纪颜无奈，只好点了点头，答应了。他望了望我，我则一旁偷笑，庆幸自己没有这样的牵累。

午饭很华丽，的确是，全都是原生态食品，上好的土鸡和新鲜的蔬菜，还有刚吊上来自己池塘养的鱼。不过由于是客人，我多少抑制了点，只吃了四碗。

不过纪颜可没心情吃饭，看着我狼吞虎咽他去在拿筷子插碗。不过我很奇怪，偌大的房子居然只有我们四个吃饭。

吃完饭，二叔纪学就出去了。我看见纪颜不安的在屋子里打转就好笑。心想你不是经历过那么多离奇的事没想到在相亲面前手足无措。看来他和我说他从没谈过恋爱是真的了。到市他的奶奶和我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

这个时候一个女孩走了进来，我回头一看，吓了一跳。这个女孩不是别人，居然是我报社的同事，岳落蕾。

不过她不是很熟悉我，报社上百号人她怎么会认识我这样的无名小卒。不过她可是报社的著名人物。社里建立起来历史上最年轻的主编辑，最漂亮的女编辑，而且据说家境显赫，只是没想到所谓的相亲

对象居然是她？

她今天穿的却很一般，普通的黄色棉制无袖上衣，和牛仔裤。头发也是随意的扎在脑后。我看了看纪颜，他到是有点惊讶，没想到居然是个城市女孩。

那边落蕾看见他也很惊讶，不过还是坐在椅子上看着纪颜奶奶。大家好一阵子沉默。最后纪颜奶奶说：“我们先回避下吧，省的你们年轻人害臊。”说着二叔纪学把她搀进去了。我自然不能闲着，只好借故说出去看看。临走前我看了眼落蕾没想到她也在看我，我有点心慌，差点在过门口时摔倒。

这次没有纪学的带路我不敢乱走，就是沿着纪家老宅看了起来。没想到在房子后面我居然看到一个石佛。

单是一个石佛也罢了，只是它的雕刻技术让我奇怪。我虽然知道这一带在历史上属于北魏一带，北魏的佛像雕刻是非常有名的，它色彩明丽人物脸部表情丰富而著名，这个石佛应该雕的施加牟尼虽然有些毁坏，但与北魏时代的雕刻特点相差甚远。感觉这种雕刻风格很古老。

在石像下面还有字，不过我看不明白，也不知道是什么文字。这个石佛有两人多高，看来雕完它也得划些日子。

我无聊的回到纪家，纪颜看我回来如遇救星。

“欧阳你来的正好，岳小姐说她和你一个报社呢。”说着指了指岳落蕾。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第十一夜独眼新娘（2）

“你好，我记得你是李总手下的吧。他常和我说起你，前些日子比较辛苦所以他放了一个月假期呢。”她的声音像扔在开水里的蜂蜜，甜的化不开啊。

我受宠若惊，不好意思地笑笑。

“原来你们是朋友呢，其实我也是被家里人逼来的。不过就当交个朋友好了。”落蕾大方的说道。于是三个人意外的成了朋友。

纪颜的奶奶还以为纪颜和岳落蕾发展不错，很高兴，但很不喜欢我在旁边晃悠。

接下来的几天三人都很愉快，如果落蕾不出事的话。

那天我们三人在村里散步，不过我们忘记了我们没一个认识路的。原来落蕾也是第一次来。

“我有点累了。”落蕾坐在地上揉着腿，我和纪颜也有点累，也不知道三人都到哪里了，总之人很少。眼看着太阳也渐渐西斜了。

“你们看那是什么啊，好象是娶亲的队伍啊。”落蕾指着远处。我和纪颜望去却什么也没看到。

“不会吧，那有，这个时候怎么可能有娶亲的队伍，这个月份结婚的人很少的。”纪颜望了望说。

但落蕾坚持自己看到了，虽然距离很远，但那鲜红的队伍绝对没看错。

我和纪颜对望了下，我笑到：“你该不是想嫁人了吧？”落蕾一听脸就红了，没想到平时感觉高高在上的她居然会脸红呢。

“喂！”后面传来纪学的声音。终于能回去了。

“你们怎么走到这里来了？”纪学一过来就严厉地说，随即转头看了看，似乎在找什么。

“纪叔叔，我刚才说看见娶亲的队伍，他们俩硬是不相信我啊。”落蕾对着纪颜喊到。

纪学笑了笑，你看错了，说着带着我们回到纪家。落蕾家里说让落蕾在这里多呆几天，反正乡里乡亲的无所谓。我心想太好了，能和她一起欣赏夜景看星星了。

吃过晚饭，落蕾说眼睛有点不舒服，然后就去房间休息了。我不放心，就去她房间看看。

“落蕾，在么？”我轻敲了下门，没人答话。我想难道睡着了？刚想回去找纪颜，忽然听见里面似乎有声音。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纪宅的每个房间都有窗户，不是那种玻璃铝合金推窗，而是单撑的一面窗。我听见窗户好象被砸破了。一扭把手，门没锁。

打开门里面很暗，但借着月光我看见落蕾不在房间。窗户也关上了。我把窗户撑开，却看见落蕾一个人走在外面。

从窗户爬出去的？我刚想大声叫她，忽然嘴巴被人捂住了！

回头一看，居然是纪颜。

他做了个安静的动作，小声说：“别喊，现在喊醒她会吓坏她的。看样子她有点不对劲。我们跟着她，看她去哪里。”说着拉我出去尾随着落蕾。

我们始终和她保持二十多米距离。她的步子很小，而且显的很乱，就像喝嘴酒的人一样。

夜什么声音都没有，这里的人看来睡觉很早，也难怪，一天的劳作都很累。大家吃过饭就早早睡了。我们俩就这样跟着落蕾，也不知道走了多远。

前面开始就是荒野了，没有石头也没有什么遮掩物。纪颜看了看，忽然说这不是我们白天刚刚来的地方么，她还说看见了娶亲的队伍。

“要不要叫她啊，都走这么远了，难道由着她走下去？”我有点担心，看看时间已经马上凌晨了，总不能让她走到明天早上啊。

落蕾停住了，这让我们奇怪了。不过我们不敢过于靠近，依旧保持着距离小心的观看着。

她举起双手，嘴里不知道在念叨什么。慢慢地向我们转过来，我和纪颜也不知道该躲那里，干脆趴在地上了。

转过来了，我清楚地开间落蕾的左眼居然闪着红光，在这种空旷的地方看着闪着红光的眼睛让我有点寒意。

“怎么回事？这不像是梦游吧？”我回头问纪颜，他咬着下嘴唇也摇头。

“虽然不知道，但感觉她中邪了。”纪颜站起来，“既然不是梦游我们去还是把她带回去吧。”说着走了过去。

我当然也跟上，当我们走到离落蕾还有几米远，落蕾忽然晕倒了。我们急跑几步，她又像没事一样猛的坐起来吓我们一跳。

“我，我怎么在这里？”她诧异地看看四周，又看看我们。我和

纪颜对视一下，决定编个谎言骗她。

“你睡着了，所以我和欧阳想跟你开个玩笑，你白天不是说在这里看到娶亲队伍么，所以我们悄悄把你背到这里，再来看看啊，要没有就大家一起看星星吧。”我很佩服他的胡扯能力。

“真的么？”落蕾又问我，我只好鸡啄米般点头。那一夜我们只好相拥在一起看星星，别问我为什么不回去，因为和纪颜都是路盲。

第二天她有恢复了常态，昨晚的事令我和纪颜都很费解。莫非真是梦游？但那诡异的红光又是什么？

白天大家又到处玩，落蕾说她也好不容易想借着机会放松下，做报纸这行压力太大。我有时没事偷看她的眼睛，但没看到什么。

似乎这里的夜晚来的异常的快。像昨天一样，落蕾又说眼睛痛，没吃多少回房了。我和纪颜也放下饭碗。一人守着门口，一人守着窗户，今天不能在让她出去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十点多了，很奇怪，今天好象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我不知道纪颜那边怎样了，反正我是靠着门口居然慢慢睡着了。

在恍惚间我好象听见了音乐声，好象还是农村里最流行的婚嫁音乐。我猛的一激灵醒了过来。这时，我背后的木门发出了一真嘎吱的开门声。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第十一夜独眼新娘（3）

背后如冰一般寒冷，回头一看，落蕾居然穿着一身血红的嫁衣！

上身是民国初年那种的丝绸小袄，下身穿着翻边裙角的红色裙子，脚上则穿着红色的绣花鞋，嘴唇也擦的鲜红，四周很黑，看上去就像嘴巴在滴着血一样。她无神的看着我，不，应该说根本就看不见我，缓慢地走了出去。

哪里来的嫁衣啊？我揉揉眼睛以为看错了，但眼前分明是红色的嫁衣，而且她已经走出里屋了。

我心中大喊声不好，赶快跑到窗户那边，绕一圈很长，但落蕾走的很慢，我想还是来的及的。

我喘着气跑到窗户那里，一看空无一人。我心想纪颜你该不是也中邪跑了吧。没办法再次跑回去发现落蕾已然快走出屋外了。

“别担心，她走不出那双门槛。”忽然纪学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旁边站着神情坦然的纪颜。

我再一看落蕾，果然在跨出门槛的那一下忽然晕倒了。

看来双门槛不仅仅只会绊倒人。在落蕾摔倒的一刹那，她身上的嫁衣也消失了。不，应该说像烟一样全部飞进了她的左眼里。

“独眼新娘。”纪颜和纪学两人异口同声的说。

我把落蕾抱起来放在椅子上。面无血色的她看起很骇人。但最令我觉得不舒服的是她明明现在是晕着的，但她左眼居然圆睁着，瞳孔泛着血红色。

“什么独眼新娘啊。”我不解地问。

“你是外地人，当然不知道这个传说。民国的时候村子有个很漂亮的姑娘，结果当时战乱横行，连我们这样偏远的山村也无法幸免。

她被一个来这里政粮的军官看上了，说是军官，其实就和土匪无异。她当然不愿意嫁，但军官却以全村人的性命作为威胁。结果村里的人都来劝她嫁给那个军官，有的甚至辱骂她不知好歹，要拖着大家一起死。最后她流泪答应嫁给军官。并且让军官发誓只要自己嫁给他就不许在伤害村子。军官自然答应了。

那天夜晚，军官在村口等着花轿。好长的送亲队伍么。等到了村口，那军官去撩开喜轿的帘门，结果吓的一屁股坐在地上。当时在场的有村里的人。有几个大着胆子走过一看。那姑娘居然用剪刀自尽了，自尽也就罢了。但她居然在临死前把自己的左眼用手挖了出来我在手上。当地的人知道，这是个非常毒的诅咒。因为他们认为人的脸如同一个太极图。两个眼睛分别是图上的两个黑白点。左眼观阴右眼观阳。达到一个平衡。但她临死前挖出左眼，代表着她左眼看到的人都得死。”纪学看着左眼冒着红光的落蕾徐徐道来。

“后来村子出现了大屠杀，接二连三有人死去，先是那个军官，被部下发现死在房间里。左眼没有了。后来是那些威逼过她的村民，都没有左眼。而且有人说在出事的晚上他们都看到一个身穿红色嫁衣的女孩出现。也有个自称看到过女孩的脸只有一个眼睛。事情越闹越大，结果是我们纪家老太爷，也就是我的爷爷出面，以牺牲自己右眼的代价把她封在了自己的眼睛里。所以村里幸存的人都非常尊重我们纪家并为我们建了这栋房子。

但祖爷爷也抑制不住她的怨气。没过多久就病势了，她临死说，独眼新娘会在七十年之后再度出来，但不会再滥杀，而是找到一个和

她长相年龄相仿的女孩坐上她的花轿，替她走完她的孽路。”

我听完大惊。落蕾还没有醒过来。难道她真的要成为独眼新娘的替身？

“没有别的办法了么？”我难道眼看着她就这样莫名的死去？

“不知道，她带着极不信任别人的怨气死去。很难对付。双门槛只不过暂时延缓她的脚步。你看到她张开的左眼了吧。那只眼睛会慢慢从瞳孔开始变红，一旦整个眼睛都变成红色就没救了。”纪颜走过来，指着那发着红光的眼睛，果然红色的部分比刚才略大了一些。

“快救救她啊。”我抓着纪颜的肩膀，大声吼道。纪颜吃惊地望着我，拍了拍我的肩膀。“放心，我和叔叔会暂时把她搬到古庙那里，希望可以暂时控制一下，有时间我们才能有办法。”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5

也只能如此了。古庙在村子中心，也不知道多少年历史了，反正在村民的保护下还保存的很好。我们把落蕾放在佛像底下，并用金色的佛珠围起全身。我们三个则围坐在她旁边。

纪学告诉我们，祖爷爷说过，要彻底制服她必须平息她的怨气。至于如何平息，他还未来的及细细交代就去世了。只说过一句从哪里来就应该从哪里回去。

我们还没好好琢磨这句，落蕾的眼睛却越来越红了。几乎已经看不到眼白的部分。古庙和佛珠根本丝毫没有作用。

从哪里来就从哪里回去？到底什么意思，我望着她惨白的面孔和那始终无法闭上散发着血红色光的左眼。

“难道非要我把眼睛替你换一下？”我忍不住脱口而出一句。旁边的纪颜猛地一惊。

“对了，是不是能找到她当年挖出的眼球就可以平息她的怨气了？”纪颜的话很有道理，但等于没说，村子不大，但要在这里找一个眼球，还是几十年前的谈何容易。

“不，她的左眼应该就在祖爷爷的右眼里。”纪颜坚定地说。

“那当年纪老太爷为什么自己不把左眼还给她？”我问。

“可能当时她怨气太强吧。”纪颜回答道。

“恩，小四的说法很有道理。但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挖开爷爷的坟墓，别说奶奶不答应，你自己也难免背上不孝的罪名。”纪学警告纪颜。

“没什么，奶奶那边我去说服她，你们现在就准备开坟。事关人命，祖爷爷会理解我们的。”说着，他走出古庙前对我说，“放心，落蕾会没事的，我绝不会看见我的好朋友再在我面前死去，绝不。”我知道他的话指什么。我相信纪颜会成功的。

我和纪学叫人看着落蕾。然后带了些人前往纪家祖坟准备开棺。

纪老太爷的坟墓很气派，而且非常干净整洁。我们上过香跪拜后心中默念恳求老太爷原谅。

坟是用大理石建成。打开很不容易，而且还要小心千万可别损坏了。这时候纪颜来了。

“奶奶那边我说服了。我说未来孙媳妇危在旦夕，她要出事我也不活了。”纪颜果然有做主持的本领。

终于，我们挖到木制棺材了，又是一次跪地祷告后，我们打开棺材。纪老太爷的尸体已经完全腐烂了。但他的右眼果然如同红宝石一样依然在闪烁红光。我们把它小心拿起来，用红布包起来。

就在大家准备把老太爷的墓复原，那几个负责看着落蕾的人跑了过来。我心一沉知道出事了。果然，他们说落蕾刚才突然站了起来，向门外冲去，力气很大，拦都拦不住。他们没办法只好赶来告诉我们。

时间不多，我们几个拿着眼球赶快去找落蕾，但她会去哪里呢。

“因该是落蕾上次说看见娶亲队伍的地方吧。”纪颜猜测到。没办法，我们也只有去那里。还好他的猜测很准确。

落蕾身上又穿上了那身红色嫁衣，如果上次在晚上看见她穿只令我决的恐怖的话，那这大白天看着她穿我只觉得一种非常诱惑和凄惨的美丽。

她就那样站在那里不说话。只是看着天空。我把眼球那到手上慢慢接近她。纪颜也想过去，被纪学拦住了。

“从哪里来你就应该从哪里回去，我不想看见这个女孩成为你的替身，如果你非要她穿嫁衣，我也希望是以后她和她喜欢的人走在一起在穿。”我小心的说。

“你是谁？你爱这个女孩么？”她带着冷笑回答，声音已经变了，很空灵。

“不能说爱吧，我们认识不深，但我不能看着她死，也不想看着你在错下去。”

“错？你能体会到众人背叛你，把你往死里逼的感觉么？你体会

不到，如果你是我，你会比我恨这人世千百倍。”她幽幽的望着我，左眼依旧通红。

“所以我把本属于你的东西还给你，如果你觉得不够。”我停了一下，深呼吸口气，坚定地说：“我可以把我的左眼给你。”

她吃惊地望着我，随即嘲笑地说：“那好，给我吧。”说着伸出右手。

我也呆住了，说出去容易做很难。我的手始终停顿在左眼边。

“挖啊？我没多少耐心，时候一到，接这个女孩的花轿就要来了。你看看那边，好象已经来了哦。”她无时不刻在嘲笑着我。我似乎也听到了迎亲的音乐了，果然，一队全提穿着鲜红衣服的队伍抬着轿子正朝这边走过来。

如同一条红色的舌头，在这空阔的地面上延伸。

没时间了，如果少一只眼睛能救她，值得。我横下心，挖向自己的左眼。

就在我的指头触到眼球的一刹那，起了一阵大风，几乎把我们都吹倒了。纪颜和纪学也赶过来扶助我。大风过后什么也没了。落蕾倒在地上，身上褪去了那件血色嫁衣。

天空中响起了那个声音，幽怨地说了一句：“我以后还会盯着你的，看你是否在说谎。”接着，一切都结束了。

纠缠村子几十年的独眼新娘终于离去了，我不敢保证她是否真的离去了，还是她的那只泛着红光的左眼正在某个角落看着我，或者，看着你们。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6

第十二夜窥 (1)

醒来后落蕾丝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也没敢告诉她。她的假期不多，所以没过几天，我们便又起程回去了。纪颜暂时和我们告别，因为他也要开始新的冒险。这样也正好我和落蕾一起回去了。

旅途中有美女相伴自然是好事，可是美妙的日子总是短暂。假期结束后的落蕾像换了个人。满脑子都是工作，什么如何刷版，如何采新闻如何写稿。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年纪轻轻就是总编了，根本就是工作狂么。

既然纪颜走了，我也自动回到社里不在休假。没想到社长一见我就给了个任务。

一个中年的中产阶级，也就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小资，或者可以叫老小资。据说他很喜欢用望远镜看远处。可能压力太大，而产生了窥视别人的一种变态心理。不过其实这也无伤大雅。但现是他突然死了，而且死与心肌梗塞。但他没有这种病史。于是有人开始传言，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是被吓死的。

这个城市喜欢用望远镜看东西的不在少数，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件事造成了不大不小的恐慌，那个事主的妻子已经搬了出来。但后来住进去的一对年轻夫妇没过多久又发生了相似的事故，这次没死，不过男的疯了。一死一疯就让人不自觉的联起来了。这栋房子也在没人敢住进去。社长在我看完资料后鼓励我，说我为人胆大见的世面多，这一定是个好新闻，可以问鼎普林策奖等等，于是晕晕忽忽之间我答应

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这个工作本身也要使用望远镜，被社内所有记者拒绝了，于是社长才想到了我，想到这个曾经报道过水猴时间的业余记者。

和落蕾打过招呼后，我拿着日用品和那些繁重的装备住进了那个曾经一死一疯的房子。

与其他的高级住宅区一样，典型的四室两厅。里面大部分可以搬走的家具都搬走了，只剩下厨房的壁厨和燃具，我试着烧水泡了碗方便面，很好，还有气有水。

这么大的房子我一个人住的确有点奢侈，本来还努力赚钱准备买房，现在到好，直接住进来了。正窃喜的时候，接到社长短信，询问我开始工作之类的。

其实我住进来的时候就发现和奇怪的事，房间所有的插头都被胶布牢牢的封死了。起初我以为被封死的是坏的漏电的。但所有的都被封了。我只好随便拉开一个，用笔记本一试居然是有电的，我暗骂了句那个恶作剧的人。开始了我的工作。

这栋楼是座双子楼，全高 26 层，六楼之间有个露天的阳台，一边是商业写字楼，一边是住宅楼。六楼以上两座楼主间就没任何联系了。阳台每天的关门时间是晚上十点半，早上一直到七点才会打开让管理员清洗。我住的这栋楼下还有保安，一到十一点后，是不准任何人进出的。除非有这所楼居民专配的出如证件。可能和这里住的大都是有身份的人有关吧。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6

在窗户的对面也是一栋楼层，不过那应该是住户楼。从这个角度用望远镜可以清晰地看到对面八到十四楼住户的生活状况。实在不知道那两位到底是看见什么才那样，我也只好一层一层的看了。

每天看到的无非都是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而已，连最基本的美女换衣都没有，真不明白那两位到底在看些什么看的那么起劲。

就这样三天过去了，知道第四天，我在无意中看到和我同楼的时候看见了件奇怪的事。

每当我的看到对面楼的时候我总感觉在着房子里似乎有人在看我，或许只是种感觉，但那感觉太强烈了，但这房子除我之外空无一人。

同楼的住的是一个年轻姑娘。我说过了，我没看见美女换衣服，但并不代表没看见美女。不过她换衣服的时候很小心，每次都拉紧窗帘，甚至连灯也不开，连看看影子般的胴体的机会都不给我。

那是一个留着过肩长发大概二十来岁的女孩，如果说落蕾是那种包含着都市女性干练，飒爽，富有个性的美的话，那这个女孩完全是一中天然去雕琢，一种原生态的美（青歌赛的组织者原谅偶吧），我甚至略微替她担心，这种女孩如何在这冷暖惟自知，炎凉无人问的社会生活下来。她的脸总带着莫名的悲伤。使我总有股想去抚摩她的脸庞的冲动，当然，如果我可以的话。

于是工作变成了每天都看着那个女孩，每天早上我都会一改日出三杆都拍不醒的态度，早早起床来看着她。因为她每天都很早起来，在房间里忙碌的走动，然后去上班。我庆幸我这种工作在现在算是不

错的了，老总不太要求我们有固定的时间上班。

有一次，她突然转过头，我几乎以为她发现我了，还好，她只是随意看了看，或许当人被窥视地时候都有种特别感觉。日子过得很快，一下我就到这里一星期了。老总的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询问我查的如何，其实我知道他心理更期待我的电话没人接，然后带一票人来着一看发现我已经四肢冰冷，两眼发直，死状恐怖，横尸房间。然后我们报纸绝对大卖。当然，如果我是他我也会这么想。

我总是一边应付着他一边看着对面的女孩，我喜欢落蕾，但对这个女孩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迷恋。我用望远镜看着她伏在桌子上写东西，看她吃饭，看她做家务。而且这么多天，她都一直是一个人，看来没有男朋友，难道连闺中密友也没？

这天是周末，我早早起来，直接走到望远镜前看着她的房间。或许我知道了，为什么那两位也如此痴迷，没什么能比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人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更让人开心的了。但我同时又在想，我该不会步他们的后尘吧？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6

第十二夜窥（2）

她没有像平时一样穿白色高领衬衫和黑色长裙。她把头发也扎到脑后，换了件运动服和跑鞋，看样子是准备锻炼了。我连忙刷牙洗脸，我庆幸自己把那套多年未穿的运动服也带来了。本来准备衣服的时候我就打算早上早起锻炼，但你知道这和大学那时候假期兴致勃勃地带着课本打算回家看书一样只是个想法而已。

当我来到楼下的时候她刚好出门。沿着街路向东跑。我则跟在她后面。

始终保持着几十米的距离，她应该不会察觉。我突然可以理解那些尾行和偷窥的人了，如果他们和我一样的处境的话。

我正在计划着如何接近她并且和她说话。正低头苦想的时候。没想到她在前面停住了。我自然没注意居然撞到了她。

“对，对，对不起。”我一紧张说话就有点结巴了。她笑了笑看着我，自己爬了起来。近距离看她更美。

“你也很喜欢跑步么？”她拍了拍腿上的土。

“还好吧，主要是工作老坐着容易变胖。”我把目光看着别处和她说话，因为我一转过来就和她的大眼睛直接对视，那样的话我说话不利索。

“男孩子也怕胖么？”她抿着嘴笑了笑。我也笑了。忽然间她居然有如此好的亲和力，一下把人拉的很近。

我忽然看见她的左手食指流血了，那血是暗红色，很浓稠，慢慢的从伤口流出来，很慢。

“你指头流血了。”我掏出随身带的帮迪，这是我的好习惯，我一般除外活动都会带着。她感激的让我帮她贴上。这样一来我们又更近了一层。

那一次的谈话让我知道她原来就在我暂时住的双子楼里工作。叫林岚，是做广告设计企划的，刚来不久。工作很重。她还告诉我自己是外地人，在这里只好拼命工作。

我就这样每天一边在这里用望远镜看着她，一边和她打着电话聊天。每天都打一个多小时。我正暗自高兴，平时这样打早就打爆的电话卡居然撑了这么久。

“你在干什么呢？”林岚好奇的问。

“我在看着你呢。”我不知为什么居然说出这样一句，说出来后自己都吓了一跳。

“骗人。”话虽这样说，我在望远镜里还是看见她下意识的甩着头发四处看了看。

“呵呵，当然，你住那么高，我能看见你我不成超人了么。”

“你喜欢我么？”林岚突然问道。我看见她拿着手机走到窗户前。我赶紧拉上窗帘。

“怎么突然这么问？”我又有点结巴了。

“开个玩笑了，对了，你住哪里啊？”

“你对面。”我不假思索的说出来，有时候反应太快也不是好事。

“我对面？那不是我工作的那栋双子楼？原来你和我工作地方很近啊。”

“恩，是的。”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6

“这样吧，我过来坐坐。”说着，电话挂了。我如热锅上的蚂蚁，她要是来了看见我房间这样岂不一切都知道了。

我又用望远镜看了看，果然她家灯灭了。

过了会儿，手机又响了，我以为是她的，但一看是落蕾的。

“欧阳你还没睡啊。”这不废话么，睡了怎么接你电话。我只好敷衍到就要睡了。

“小心身体啊，别太累了，我听老总说你被派去查那个奇怪的事去了，所以打个电话问候你一下，怎样，是不是在电话那头感动的热泪盈眶了？如果你要感谢我的话，明天请我吃饭吧。”这不明摆着以慰问为借口敲诈我么。

我哭笑不得，这里已经被林岚搞的快焦头烂额了，落蕾又来了。

“好吧好吧，岳总，明天我请你吃饭。”我正要挂上手机，门铃响了。该不会林岚这么快就来了吧？

“好象有人来了。我去开门，明天见吧。”我挂上了手机，最后听见了落蕾说了句：“祝你一切平安。”

我一步步走近门口，随手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上面赫然显示着11：40。我又看了看和林岚的通话时间，已经是11：14了。

我的脑袋僵住了，任凭门铃在狂响。林岚怎么上来的？

这个时候手机又响了，是林岚。我们门铃和手机的铃声交织在一起。在空荡荡的客厅回响。

我咬了咬牙，接通了电话。里面依旧是她好听的声音。

“我知道你在门后面，开门啊。”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我仿佛可以嗅到她话里不安的种子。

我和她就隔着一道门。我颤抖着站在猫眼前看去。门外空无一人。但门铃却依旧狂响着！

我发疯似地拔点电源，门铃终于不响了。手机我也关上了。现在

安静了，所有的声音一下都消失了。

我抱着双腿缩在墙角。这时，我看见了那原本进来被胶布死死贴住的插座。

我终于知道前任男主人为什么要贴住它了。

黑洞洞的插座里我看见两跟手指慢慢伸了出来，那是两截苍白手指，但分明看的出非常纤细，那是女人的手指，或者说因该是林岚的，因为那跟食指上贴着我在熟悉不过的创可贴。

手指慢慢的伸出来，非常的慢。我知道我的牙齿在打抖。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气力居然猛的把手指硬顶了回去。然后我到处寻找着胶布。拼命的把所有的插座都死死地封起来。

做完这些我忽然如被掏空了一般，一下躺在了地板上。手机居然响了。我明明是关上了的。

一下接着一下，铃声越来越大，我终于忍不住了，接通后我高喊：

“别折磨我了，我又和你没什么关系！”

那边沉默很久，什么声音也没有，只听见呼呼的风声。

“真的没有么？你不是喜欢我么？”林岚的声音这时候听起来就像是魔鬼的祷告。

“没有！绝对没有！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我大声喊叫着，声音在房间里回荡。

“那你为什么每天用望远镜看我呢？”她的话让我一惊。

“你现在为什么不用望远镜看看我呢，就像你平时一样。”林岚慢慢的说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进入我的耳朵。

房间的灯忽然熄灭了。窗帘被风吹了起来，露出了那台望远镜。外面如雪的月光打在地板上发出妖艳而着迷的光芒。我放下手机，身体不听使唤的爬了过去，把眼睛放在望远镜上看着我天天看着的对面13层。

我看见了，林岚也正在对面用着一台和我一样的望远镜看着我。她抬起头，满脸苍白的她对我笑了笑，那笑容我今生都难以忘记。我如同被蝎子或者毒蛇咬到一样反射性的弹了出去，摔倒在地板上。

我感觉身后有人。我没回头，一只手绕过我的脖子抚摩着我的脸。冰冷。

我看着那只手，手上的食指绑着一张创口贴。

我知道后面是林岚。

她就在我耳边上轻轻的说道，呼出来的寒气让我全身一激灵。

她说：“当你在看我的时候，我也在看你。”

我的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失去了知觉。

醒过来已经是第二天了。明媚的阳光从窗口爬了进来。正好照在我眼睛上。我抬起僵硬的身体，除了那被胶布封住的插座可以证明昨天的事外一切的一切都依然如故。

我用望远镜望着对面，对面什么也没有，仿佛从来没住过人一样。

我又跑到那个广告企划部，他们说从来没有一个叫林岚的人在这里工作。我来到对面的楼，寻味着楼管。那是位上了年纪的大爷。

“13楼么？很久没人住了，很早以前一个漂亮的女孩跳楼后就在没人住过了。”我料到是这种结果，只是诧异自己居然活了下来。

收拾好东西的我顶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报社。大家都奇怪的问我是不是生病了，我只有报以苦笑。

向老总汇报完后，我请了几天假。并答应写完这篇稿子。就当我要离开的时候，刚进门的小柳忽然叫住我。

“刚才我来的时候有个姑娘叫我把这个信封给你。长的很漂亮呢，穿着白色上衣和黑色长裙。”

我接过信封，打开后只有一张用过的帮迪。信封里空空如也。

一回到家。我就查找各大报纸新闻，终于知道林岚在家被偷拍，然后被人把照片发到网上最后羞愤间跳楼自杀。我呆呆地看着那则消息，根本没注意泪水已经划落了下来。我的电话帐单也显示，这最近根本没有与除老总和落蕾其他的人通过话。

手机又响了，我一看，是落蕾。

“欧阳，你病了么？”她关切地说。

“恩，有点不舒服，不能请你吃饭了。”我笑着说。

“傻瓜，我等下下班过来带点菜给你吧，病人别乱吃东西，你们男孩子不懂的。”

我拿着电话，开心地和落蕾聊着天。林岚或许只是我的一个梦而已。梦醒了就要回到现实。或许我能早点遇见她，就不会只是一个梦。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6

呵呵发个故事然后去看火箭 VS 湖人~姚明 VS 科比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6

第十三夜老屋（1）

电话不适宜地响了起来，打扰了我的清梦。我强睁开眼睛一看，居然是消失很久纪颜的电话。

“你小子还知道找我啊。我以为你挂在那个犄角旮旯里了。”

“别说了，快来我这里，有些东西绝对是你感兴趣的。”说着说出邻近的一个城市名。

“你没开玩笑吧，你要我坐火车过去？”

“来不来随你，反正我叫落蕾帮你请假了，火车票也让她帮你买好了估计她很快就会去你家，记得速度来，我等你。”电话那头成了忙音。我刚想咒骂几句，门铃响了。收拾一下一看，居然真的是落蕾。

她把火车票拿来了。

“你和我一起去么？”我边用毛巾擦着脸问。

落蕾摇摇头，“没时间，我在赶专栏，而且纪颜说了，我最好别来。”说完便去社里了。我狐疑地看着她的背影，也不知道纪颜葫芦里卖着什么药。

既然火车票都送来了，自然不好不去。还好车程不长，不过也要五，六个小时。随意准备下带上笔记本我便上路了。

火车的午饭既贵又难吃。一下火车，我就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

纪颜只是招呼我快来，似乎很匆忙。我们打了个面的。

这个城市是个新近开发的县级市，交通还不是很发达。给我最直接的感觉是这里的空气很压抑，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现着一种很悲观的色彩。

“到底什么事？”在车上我忍不住问他。纪颜想了想，还是告诉

了我。

昨天夜里警察发现了具男尸。这个男人已经是在失踪人员名单里。已经一个月了，一直找不到。但昨天晚上他被人发现在一座废旧的房子里。那所房子很久没人居住了，房子的主人暂时还没查明，但最有趣的是这个人的死因。他是被活活饿死或者说是渴死的。而且房子内十分干燥，温度也高。在晚些日子，他就快变成木乃伊了。

“这很简单，他或许是被人绑架在那里啊，结果绑匪可能处于报复或者被的原因把他关死在那里。”我觉得这事没什么稀奇。

“现场没有任何人的足迹，所有的指纹都只有他一个人。全部集中在水龙头，窗户上，门内把手上。但门和窗子都没上锁。这里的供水还没有完成各家各户独立水表，所以进去的时候里面是有水的。他的身上也有钱。实在想不出他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死法死在屋子里。”纪颜一边说着，一边拿出几张照片。

第一张是现场的，尸体谈不上难看，死者穿着黑色夹克和灰色直筒西裤。是半趴在地上，看不清楚脸。不过手和其他部位都像极了风干的腊肉。第二张是死者脸部特写，很显然，他死前带着巨大的痛苦，他的皮肤因为过度脱水而成一种暗红色，皮肤干燥的如同烧尽后的木柴。

后面的几张是那间房子的照片，房子是八十年代时期造的旧式楼房一共两层。门口还有一个不大院子用几跟篱笆围着。房子是用红砖砌的，那红砖如刚吸过血一样，分外妖艳，我看得很不舒服。

直到最后一张，我看到二楼的窗户旁边依稀有个什么东西，看上

去似乎是一个人形。

“你看了这张么？”我把照片给纪颜。纪颜点点头，并说他也很在意这张。

我们的目的地其实是在一座巨大的工厂里，这所工厂一直在二十多年前还是效益很好的，应该是做化肥的。但随着改革，这里萧条了，以前数千人上班的景象不见了，这种工厂一般都像一个城市，工人极其家属都在里面，包括一些商店，娱乐地点，总之他们几乎可以不用迈出工厂，而完成自己的人生轨迹。厂路上种着许多树，但都没人护理，路边的杂草也都长到快一人高了。两边几乎都是职工宿舍或者是他们自己搭建的平房，但行驶了这么久，我几乎看不到几个人，偶尔只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如雕塑一般做在门口，旁边趴着一条同样没有朝气的狗。

如果要找一个词语形容这里的话，我觉得荒凉是在好不过了。开车的司机是这里的第二代了，他的父亲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一大半。他说大部分人都出去了，出去的有混的好的，也有混的差的，他不愿意出去，但也不愿意混吃等死，于是搞了辆车，好歹还是可以糊口的。

大概开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到了我们的目的地。那所房子比照片上看过去要新的多。不明白为什么说它常年没人居住。

“就是这。”纪颜和我做下车，指着房子。司机看了我们一眼，古怪的说：“你们来这里找人？”

“不，啊，也算吧。”纪颜看了看房子回答司机。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6

“这房子很多年没人住了，前些日子还发现有个人死里面，你们小心点为好。”说完倒车走了。望着决尘而去的汽车，我总觉得这地方让我很难受。天气不算太糟，但这里长期作为化肥加工的地方，已经污染很严重了，即使已经将近几年工厂没有生产，但这里总弥漫着刺鼻的味道，天空总是灰蒙蒙的。旁边疯长的树木失去了本身美化环境的本用，显的非常的狰狞。

房子前面已经被警察用横条围了起来。但居然没见警察看守。纪颜看出我的疑惑，告诉我负责案子的是他的朋友，因为比较棘手和诡异，自然叫上了他，而且纪颜以妨碍工作为名把其余警察支走了。房间大部分证物也采集掉了。所以我们大可以进去好好调查看看。或许当时我和纪颜都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间房子里呆上多长时间。

推开木制的篱笆门，我们走进了这所老屋前面的庭院，这所房子与其他的职工住房如此不同，我突然对这所房子的主人感到了好奇。

纪颜说警察初步调查知道了这所房子是长里一个退休工程师的住房。工程师五十年代从美国学成归来，后来经历文革后在这所工厂任职研究新化肥。退休后曾经和妻子还有儿子住在这里。后来老教授在这里病势，妻子也紧随其后，他们的儿子把房子封了后就不知所踪了。

房子里居然没有一点霉味，也对，从照片上看那男人的尸体没有发生严重的腐烂，这种天气长久无人居住的房子保持干燥实在要感谢守房人了。

从门望去，是一条阴暗的甬道，门一带上，房间里的光线最多只能照到两三米远，白天尚且如此，夜晚的黑暗程度可想而知了。甬道大概一人半宽，我走前面，纪颜跟在后面。两边是刮过瓷的水泥墙，摸上去异常的光滑。我一边摸索着墙壁，一边朝里面走去。

大概走了一半，前面左转是一个房间，我刚想进去。感觉右手摸到一种异样的东西，非常的冷，而且是一种特别的僵硬感。我突然想到前些日子在超市里摸到的冻肉就是这种手感。

心里一惊猛的转过身，却正好撞在后面的纪颜的额头上。两人同时蹲下摸头。

“你干什么啊，突然转身。”纪颜抱怨到。

我只好跟他说刚才我感到些很奇怪的东西。纪颜一边用手掌心揉着脑袋，一边笑着说：“看来带你来的确是个明智的选择。”

“怎么说？”我好奇地问。

“这案子显然很古怪。你没注意平时看警察破疑案都带点狼狗啊，工具之类的么。”

“。。。。。。”看来他把我当测试工具了。我一赌气走进了左边的房间。与外面狭窄的甬道相反，里面很宽敞。而且家具一类的都保持的很完整。靠着墙角摆放着一套旧式沙发。不过已经很脏了。房间整个呈一个长方形。沙发的对面墙壁两米高的地方挂着一个很旧的吊钟，黄色的圆形钟身，是那种需要人工上发条的。不过早就停了。

这个房间估计是用来待客的。我们没发现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东西，只好退了出来，甬道右边另外一间房间，门口就是通向二楼的楼

梯，这间的布局基本和刚才那间一样，不过我看见地上用粉笔画出的一个人形，看来那个男的就是死在这里了。

整个房间要比刚才的压抑很多，光线也要更暗淡。进去后正前方有一扇玻璃推窗，窗户上有一层细灰，上面清晰的留着几个杂乱无章的手印，看来是死者的，他那么急着想推开窗子做什么。呼救？逃跑？或者是为了躲避什么？不过都不地而知了，他已经死了，我们只有在这里一点点的调查，才能知道真相。房间出去后，甬道的末端两边分别是厨房和卫生间，我还洗了下手，看来果然是可以出水的。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6

第十三夜老屋（2）

二楼应该是寝室，上面更加暗了，几乎伸出去的手指都看不见了。楼梯很高，全木制的，不过很牢固，远不会如我想的一样踩上去嘎吱作响。上面有三个房间一字排开，看来是工程师一家每人一间了。我看着中间的房间，开门走了进去。这间比起下面要狭窄许多了，只有一张简单的单人床和一个摆了台灯的书桌。我随意看了看抽屉，里面有一本日记，我惊讶警察难道没有仔细看看，还是他们实在太粗心了。纪颜似乎在外面说话，我把日记放进笔记本包走了出来。

“看来这所房子真的什么也没有呢，那男人的身份我朋友还在查，不过看来应该不是本地人。因为他们询问过很多人都说不认识他。尸检还在进行中，暂时没什么线索。”纪颜把电话关上说。

“依照你看，这房子有问题么。”我靠着书桌问。

“不知道，我到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说着他走到旁边的房间

去看了。我把日记本拿在手里，很厚。红色的硬塑料外壳上面有几个阳文。

“给最爱的冰冰”我小声念着，忽然听到了同样的一声冰冰，我以为是回声，又念了一次，却只有我自己的声音。单人床上铺着一层被单，上面还印着已经暗淡了的红色的奖励两字，估计应该是那个时候厂里奖励给工程师的。我看着黑黑的床底，忽然想看看下面有什么。

我慢慢蹲下去，谁知道蹲下去也很难看清楚，我不得不趴到地上，用手机做光源慢慢向里面探去，结果除了一双用旧的解放鞋外什么也没有，我刚关上手机灯想爬起来，忽然感觉到有人的呼吸，而且是那种近在咫尺的呼吸，像寒风打在我脸上，而且一阵臭味。我吓的一屁股坐在地上，高声叫了一下纪颜。

纪颜很快过来，忙问我怎么了。

“床，床下有东西，我感觉到有呼吸，正好打在我脸上。”我忍不住全身发抖，说话都不利落。

纪颜狐疑地看看我，掀开床单，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啊，是不是只是一阵风罢了，或者是死老鼠之类的。里面我什么也没看见。”说着站起来拍拍腿。

“哦，什么也没有。”我也站了起来，但又想，什么也没有？我明明看见有双解放鞋啊。怎么什么都没了呢，我又看了次，果然床下空空如也。这下我自己也不确定刚才在那种情况是否看见那双鞋子了。

“下去吧，好象没什么可疑的，我们先去招待所休息下，你这么远来也累了。”纪颜看了看表。“都快五点了。”我点了点头，把日记

收起来。

正当我们要下楼的时候，我听见钟响了，一声接着一声，非常的嘶哑而刺耳，如同葬礼上的丧钟。我和纪颜对望了下，马上下楼，奔向那间挂钟表的房间。

已经响了五下了，钟还在敲打。但当我们进去后却发现墙上没有钟，甚至连钟曾经挂过的印记也没有，似乎钟从来就没挂在过上面。我们只好去另外个房间，果然，钟挂在了这里，同样是两米多高的距离。这个时候已经响了十二下了，钟声停住了。

那个钟是发条式的，没有人上绝对不会走更不会响。难道在我们上楼的期间有人进来并且取下钟上发条在挂在这个房间？而且我发现房间的布局似乎正在慢慢变化，而住关键的是地上原本粉笔划着的尸体已经不见了。整个房间如幻象一般我和纪颜犹如处在海市蜃楼中。

渐渐，四周像水面波纹样浮现出许多东西，一架钢琴，几个书柜。然后是一位五十多岁男人走了进来，他面带微笑，穿着无袖高领白色羊毛衫，一脸长者之貌，带着一副黑色宽边眼镜，很慈祥。钢琴上坐着一位少年，很清秀，大概十五六岁，正认真的弹奏。男人似乎在和孩子讨论着什么。说的极为认真，并抚摩着孩子的头，孩子也很用心的听着。看上去很温馨。我和纪颜就在旁边，被眼前的事物看的迷惑了。我暗想难道这个男人就是那位教授工程师？

接着，男人出去了。孩子目送着他出去。忽然孩子的脸变的极为狰狞，那绝对不该是一个少年拥有的相貌。而更令我胆寒的是，他居然不经意的看了我们一眼，那眼神非常的黑暗。我看看四周，本应该

什么都没有啊。幻象很快消失了。四周恢复了平静。我和纪颜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一身的汗。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6

“走吧，这房子果然有问题。我们先回去准备下。明天早上再过来，六点以后这里阴气太重了。”纪颜看了看四周，催促我快走。

我们穿过甬道，走向门口。背着光我才发现，甬道是红色的木头制的，狭长的通向大门，犹如一跟舌头一样。

纪颜转动了下门把手，然后皱着眉头又使了下，他转过头说：“门居然锁住了。”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连忙走到其他房间，果然，所有连接屋外的出口都打不开了，包括窗子。而且房间的温度居然逐渐在升高，我走向厨房和厕所的水管处，发现刚才近来还能出水的水管，现在一打开只能发出尖刺类似鸭鸣的叫声，在空荡的房间里回绕。我郁闷的龙头拧死，才听不见了。

“《本草纲目•鳞部》记载“蛟之属有蜃”，“能吁气成楼台城郭之状，将雨即现，名蜃楼，亦曰海市。””他拖掉外套，把袖子卷起来，站到大门口。一边念道。

“你在念什么？”我对古文不是太明白。

“有种怪物叫蜃，她们很大，而且常人根本看不见她们，据说形同鱼类，张着两个很长的触须。它们经常在大雨来临时变化为房屋引人进去然后吞食掉。”

“你是说这房子？”我四处看了看，莫非我们在怪物肚子里？

“对，但也不肯定，因为这房子已经存在很久了，蜃不过只能变化出虚物。但我必须试试，要不然以这种温度我们过不了多久就会活活变成干尸了。”纪颜拿出两只 mp3。一只给了我叫我带上。我狐疑的接过来，放开一听，居然是经文。

“如过是蜃作怪就应该只是幻术，里面是大悲咒，佛曰，诵此陀罗尼者，不受十五种恶死：(1)不为饥饿困苦死，(2)不为枷系杖击死，(3)不为冤家仇对死；(4)不为军阵相杀死，(5)不为虎狼恶兽残害死，(6)不为毒蛇虻蝎所中死，(7)不为水火焚漂死，(8)不为毒药所中死，(9)不为蛊害死，(10)不为狂乱失念死，(11)不为山树崖岸坠落死。(12)不为恶人魔魅死，(13)不为邪神恶鬼得便死，(14)不为恶病缠身死，(15)不为非分自害死。所以还是可以暂时护佑我们一下。”

果然，带上后虽然听不懂，但心情已经好了很多，感觉也没刚才那样烦躁了。

纪颜也带上了，并且左手按在门把上，右手咬破后以鲜血在门上写了些什么，总之我是看不明白。接着他用力后拉，门居然拉开了只有一人出的小缝。

“快。”纪颜做了个赶快出去的手势。我连忙跑过去，但忽然感觉身上背的包一轻，原来是日记掉出来了。我下意识的弯腰去捡。但我看见甬道二楼的楼梯上站着一个人。

我认识他，他就是刚才那个幻象中弹钢琴的少年，不过似乎略长一点。他穿着八十年代颇为流行的军绿高领外套，一脸惨白，嘴角带着莫名的笑容看着我，我也呆住了，他的嘴巴在动，似乎在说什么。

我听不见，只好摘下耳机。

“日。。。记。”说完手指着前面的大门。

“快点啊，欧阳，你等什么呢，我支持不了多久。”我回头一望，纪颜正憋着力气拉门，在一回头，楼梯的少年不见了。我拿起日记管不了这么多，连忙和纪颜冲了出去。

刚一出来，大门像压紧的弹簧松开一样，啪的合上了。我们喘着气坐在庭院里。

“你怎么不动啊，还有你干吗把耳机拿下来，不和你说了要带上么，那房子里面到底有什么还不知道呢，邪门的很。”纪颜责怪的问我，随即站起来。“走吧，先去招待所住一夜。实在不行我叫二叔来帮忙。看来我一个人有点。”

我也站起来，跟着纪颜走出篱笆的木门。出去前，我又回头看了下，刚才的那个少年依稀好象站在二楼的窗户看着我。

终于回到招待所，与其说是招待所到不如说是个劣质的巨大的盒子。外面破旧的柜台里服务小姐，啊，不，应该叫大妈了。懒洋洋的躺在那里织毛衣，见我们来了眼皮也不抬下，直接把房价一报。我听了感觉价格似曾相识，没想到招待所如银行一样，价格向外面看齐，质量么讲究自己特色。

钱终究是付了，我带着少许不满来到房间。是个二人间，里面简陋的只有两张床和一跟废旧电线拉起来的充当所谓晾衣物和毛巾用的。

床到是比较干净。我一下躺了上去，马上就觉得放松了。

“你刚才在房子里都看见什么了？我看你很奇怪。”纪颜躺在另一张床上问我。我把看见那少年的事和他说了，但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告诉他日记的事。那少年的话让我对日记很好奇，甚至不愿告诉纪颜色。

“我总觉得你有事瞒着我呢，哎。”纪颜叹了口气，把手枕在脑后，奇怪地说了句。

“哪有，你太多心了。”我掩饰道。

“睡吧，等下起来在去吃点东西，我好累了。”说着居然就睡着了，鼾声如雷。我苦笑了一下，也闭上眼睛。

“抱着你睡真暖，抱着你睡真舒服啊。”我迷糊间居然听见类似耳边传来的呓语，感觉腋下似乎有什么东西。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依旧在床上。我向来一醒就不知道做过什么梦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反正外面已经全黑了。醒来后感觉身体十分的累，就像刚做完剧烈的运动一样，我按着脖子坐在床上。看见纪颜睡着正香，于是拿出日记本看看。为了避免开灯吵醒纪颜，我就去了过道。

过道的灯很昏暗，但还勉强看的清东西。我试着打开日记本，却发现它如同被焊住了一样，根本打不开。难道辛苦拿来的东西根本没用么？

走廊里很安静，看来这里也就我和纪颜两个客人了。我把日记本暂时收起来，看了看表，也是时候叫醒他吃饭了。刚进门，纪颜已经醒了，看着我的床发呆。

“看什么呢？”

纪颜不说话，只是指了指我的床，床下垫了层被褥，虽然我起来这么久，但睡觉的形状去还在。但我发现在我的睡痕一边居然还有一个人形的睡痕，是侧身的，而且比较矮小，应该是少年或者女性的痕迹。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6

第十三夜老屋（3）

我又想起半睡半醒时听到的话，“抱着你睡真暖。”脚一下软了，坐在了床头。

“你是不是在那所房子里拿了什么东西？”纪颜看着那睡痕，盯着我问。我知道不能在隐瞒了，我把日记本交给他。纪颜诧异的翻看着，不过他也打不开。

“你把他的东西带出来了，他自然会跟着你。”纪颜把日记收起来，安慰我道：“没什么，日记放我这里，你肚子也饿了吧，我们还是先去吃点东西。”说着硬拉着我走出了房间。

招待所不提供食物，我们只好步行在附近走走看看有什么饭馆大排挡之类。走了很久，终于看见一家面店，两人想都没想，填满肚子要紧。

面很那吃，但还不至于到难以下咽的地步。我们很快吃完面，然后讨论起日记本的事。

“你说问什么会打不开呢？”我问纪颜，他刚点着跟烟，猛吸了口，若有所思。

“不知道，你上次说在楼梯口看见的那个少年，还有我们上次看到的幻象，我觉得那少年很可能是教授的儿子。”

“教授的儿子不是在父母去世后走了么，那时候最少应该有二三十了，但我们看见的只有十五六岁。”我争辩道。

“哼，你怎么见得他只有一个儿子？”他笑了下，“我们看见三间卧室，既可以说是三口之家，如果是两个儿子一人一间也很正常啊。”

我点点头，的确如此。

“先去找找那个工程师的儿子吧，现在能知道当年这房子的事的人就只剩他了。”纪颜站起身，抹抹嘴巴。

“看玩笑，现在去哪里找他？”我付钱给老板，但他坚决不收大钞，我只好翻来翻去把身上仅有的零钱给他。

“我带你去见个人，他应该能查到。”纪颜神秘地拍拍我肩膀。

半小时后，我们来到一所普通的民宅。我正奇怪他带我来这里做什么。纪颜却拉着我上楼了。

或许太久没爬楼了，不过爬了六楼就有些气喘了。纪颜摇着头说我太缺乏锻炼了。我心想有什么办法，一天24小时有12小时都坐在电脑旁边。

“纪颜啊。”门开了，出来一个高个胖子，他巨大的脸上却挂着一副非常精致小巧的眼镜，让我觉得非常滑稽。胖子奇怪的看着我，随后用他厚实的嘴唇努了努我。纪颜马上介绍：“这我一个报社的朋友，叫欧阳轩辕”然后用手指头戳了戳胖子深不见底的肚子。“他是我大学同学，叫许飞扬。”我一听就乐，就他这样还能飞扬。

胖子似乎觉察到了我的不礼貌，不满的带着我们走进去。进去我才发现原来里面很开阔，而之所以开阔是因为里面什么家具也没有，只有一台电脑桌。

他随便般来几张凳子，茶水就别想了，一人发了个口香糖。我一看，好象还快过期了。

“找你有事，知道你本事大，希望你帮我们查一个人的资料。”纪颜边嚼着口香糖边问胖子，看的出他嚼的很费力。

“没事你会来找我？毕业后也没来看过我了，还说哥们。算了，要查谁？”胖子眼睛盯着屏幕头也没回。

“你应该知道，附近一所房子出了命案，案子很奇怪，所以警方希望我调查一下，我们现在对那所房子以前的主人很感兴趣。希望帮我们查查。”纪颜讨好的拍拍胖子，以示亲密。

我看见胖子噼里啪啦地在键盘上敲打，心想你能查什么。纪颜一边搂着胖子一边夸赞到。

“当年飞扬可是医学院最厉害的计算机高手。大三他就没上了，后来专职为别人检验防火墙，强的很呢。我叫他去这里居民的档案管理系统看看，查查那个工程师一家的具体资料。”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单调地看着胖子在电脑前忙碌，忽然他喊道：“可以了，你们自己看把，我去吃点东西。”说着抓了地上一桶方便面去找开水了。我和纪颜凑过去看。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6

工程师姓王，叫王乐，回回时候刚刚大学毕业，是化学应用专业

的。他的妻子他父亲原先在国内的好友之女。两人结婚后般到这里。据说这房子是他岳父送给他们的，后来这里才盖了工厂。他们有一个儿子，叫王斐。二十年前父母过世后去了杭州，具体情况不明。房子被王斐封存了，一直都没有在回过这里。

我和纪颜看到这里非常奇怪，看来王乐夫妇的确只有一个儿子。那我们在幻象中见到的少年是谁。看来一切要搞清楚就要去杭州一躺，但我可没这么多时间。明天下午我还要回报社。纪颜和我商量，他去杭州找王斐问清楚，我暂时回去等他消息。我答应了。

和许飞扬告别后，我突然想起了日记。日记给了纪颜，它还会来找我么？我问纪颜，他也说不知道。不过为避免麻烦。纪颜拿出两只影晶石给我，叮嘱我带上，另外一只给落蕾，她八字太低，带上也好防身。

我奇怪的问他很早以前不是说这个很珍贵只有两只么。纪颜尴尬地笑了笑：“我也以为很珍贵，当时高僧给我的时候就给了两只，最近我去拜访他，他忽然又从箱子里拿出一打。”

“。。。。。。”我看着影晶石，真怀疑是否有用。

“你放心，我很快回来，最多三天。这里去杭州快车只要十小时，问清楚王斐我回立即通知你。”

“好！”数小时后，我已经坐上了回去的火车，望着站台上纪颜渐去的背影，心中划过一丝不安，我预感总是很灵，希望这次是多虑了。

我十分之讨厌坐火车。我对这么多人拥挤在车厢非常烦，空气又

不流通。一个孩子正坐我旁边快乐的玩着猜字游戏，根据提示来补充完整词语或者字句，直到填满格子。我极其无聊，问孩子要了一张也随意填了起来。

第一竖行是中国著名的校园歌手，唱过《同桌的你》等歌曲，我笑了笑，不是老狼么。

第二个说的是《武林外传》的主创原班人马打造的新电视剧，我看着不全的片名，很快也想起了，是《房前屋后》

我一步步坐下去，很快第个横行出来了。我把横行连起来，

“老屋的东西，要去老屋才能打开。”

老屋的东西！日记？我一惊，字表掉在地上，孩子好奇的拣起来放到我面前。“叔叔，掉了，掉了。”我接过来揉揉眼睛，那行字又不见了。

难道他的意思是日记一定要去老屋才能打开？我看着窗外在夜色中高速行驶的火车。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的确和想打开日记，但上次和纪颜一起去都差点死在里里面。我一个人去不是送死么。

纪颜现在估计也上了去杭州的火车了。我还是等他回来吧。我又想睡了，也不知道多久后，感觉一阵便意，想必是吃面的时候喝汤太多了。

车厢里的人大部分已经睡着了。我小心翼翼地穿过过道。走进了厕所。厕所有扇窗，依稀靠着月光还能看清外面。

现在应该正走在郊区一带，我还能看见一些农田。忽然听见似乎有人在拍厕所的门。我打开门一看，空无一人。

“啪啪啪。”声音又来了，这次我听清楚了，在背后。

转够头，背面的玻璃外一只几乎接近腐烂的手臂正不停的拍打着窗户，接着脸也慢慢伸了过来，果然还是屋子里见到的那个少年，不过他的样子更为骇人了。消瘦而高耸的颧骨把带着黑眼圈的眼睛撑了起来，眼球就像随时会掉出来一样。他不停的拍打着门外的玻璃，苍白的嘴唇又嘟囔着什么。我好歹也算见过大场面了但脚还是不由自主的软了下去，还好有手扶住了门把手才不至于摊倒在厕所里。

“里面有没有人啊，上这么久么？”我这才清醒过来，赶快拉开门，门外一个二是来岁的小伙子用奇异的眼光看着脚步不稳，踉踉跄跄走出来的我。

“上个厕所也虚脱，真搞笑。”他在后面小声嘲笑着，我无力和他争辩，因为我知道刚才如果换做他的话估计早晕了。

好不容易我回到座位。想去包里拿瓶水喝下缓解下紧张。结果手伸进包里摸到了一样硬邦邦的东西。我知道是什么。但我不想拿出来验证我的想法的正误。人总是这样，当无法避免的东西来临是总会天真的选择逃避。

我墨迹了好久，终于还是把那东西拿了出来，是日记，对，的确是日记，是那本我从老屋中带出来后来交给纪颜带走的日记。但现在它好端端的在我手上。红色的日记客仿佛在对我说，我是逃不掉的，老屋在等着我。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6

第十三夜老屋（4）

我拿着日记真想把它烧了，但某种力量驱使着我。我决定回去，在下一站下车，回到老屋去解开真相。

忽然列车里响起列车员的声音：“亲该的旅客朋友，实在抱歉，因为前方铁路维修我们要开回 XX 市，请大家谅解。”声音刚落，车厢便一阵骚乱，骂娘声合成一片。只有我静坐在原地，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它故意为之。

我又回到了原地，跟着咒骂的人群走出检票口，叫了辆车直奔老屋。

时间已经接近十二点了。好不容易才打到辆车。司机把车窗摇了一半下来，伸出个圆圆地脑袋上下打量我。

“去哪？”

我告诉他是厂区的老屋。他马上摇头：“不去，那地方白天都阴森的很，晚上更邪性。”

“两倍价钱。”我往荷包伸了伸手，估算下自己还有多少。

“不去。”但他还是在窗户后面看着我，绿豆大的眼睛看着我的荷包里的手。

“五倍。”我伸出个巴掌。他显然动心了，但还在忧郁，可能还想多要点。

“四倍！”他没想到我减价，刚想张口，我马上说：“三倍。”

显然他很不高兴，但我又伸出两跟指头：“不去算了，大不了我走着去。”

“好吧！”司机终于忍不住了。我上了车子，手里紧紧握住装有

日记的袋子。晚上车子开的比较快。两旁的景色果然比白天更难让人忍受，即便在有月光的时候，茂密的树木也将它遮挡大半。透过缝隙洒下来的残光反倒令这里更为显的阴冷。

前面已经能勉强分辨出是老屋了。车子停在了门口，司机收了钱一句话也没说，逃似的立即开走了。我一人站在门外。望着屋子，这是我今天第二次进去了。旁边一点声音也没有，我自己也下意识的走的很轻。门很轻易的被推开了，然后又慢慢带上。里面非常的黑，我仿佛一下被扔进了墨池。我把手伸进口袋想掏出手机暂时充当照明，却摸到了纪颜送的影晶石。

“姑且带上吧，有点心理安慰也是好的。”我自言自语，把影晶石带在了手腕上，随即拿出手机照明。手机的光源最多只能照到两米不到。我依旧摸索着走在房子的甬道上。步子很小，因为我实在没有大步向前的勇气和性质。不过即便在慢，很快也到了第一个房间的门口。

“当。”钟响了一下，接着又是连续的几声。我几乎被钟声吓死，手机也掉在了地上。拿起来一看，原来是十二点了。这次到是没报错，钟响了十二下。

第十二下过后。钟猛的发出强烈的白光。旁边如同白天一样，空气泛起水状波纹，接着是房间的格局开始变化，沙发，茶几就像退潮后的沙滩一样慢慢浮现出来。我站在原地，像看电影一样仔细观察着。

又是那个少年，不过看上去要高了点，这次他穿的是夏装，草绿色的篮球背心，蓝色的运动短裤，一身的汗。那个中年男人也出先了，

不过似乎比上次看上去要苍老很多。他左手拿着一跟烟斗，右手拿着份报纸，无奈的看着少年。少年似乎很不屑的走进来，拿起茶几上的水果就吃。

然后是两人剧烈的争执，接着中年男人甩手就是一耳光打在少年脸上，然后一位中年女性又走了进来，我猜想这应该是工程师的妻子吧。她心疼的抚摩着少年的脸，接着又和工程师吵了起来。少年退到一边，嘲笑似的望着他们吵架。那眼神很可怕，冷漠而残忍。我站在一旁望着，少年突然移开了目光，望向了。我心里一惊，这时候幻象又消失了。仿佛从来没发生一样。我再次回到漆黑而空荡荡的房间里。

手上全是汗水，少年的一瞥居然让我惊恐不已。我陡然想起了日记，对啊，不是说了在老屋就能打开了么。赶紧翻出来放在地上。然后左手拿着手机，右手颤抖着翻开第一页。

果然，日记可以翻开了。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6

首页的空白处有一行非常苍劲有力的钢笔字，“祝冰冰十四岁生日快乐，父送。”我依稀记得工程师的儿子叫王斐，看来冰冰是他乳名了。接着是日记的正题，字迹换了，虽然工整，但还未脱稚气。

“十一月十日晴

好高兴，爸爸送我生日礼物了，我会好好用这本日记记录每一天发生的事的，今天爸爸上班去了，妈妈在家帮我温习功课。”

我有些失望，日记的开始几页无非都是那些普通的家居内容。我

无趣的翻看着。直到有一页引起我的注意。

“十二月六日小雪

好冷，不管怎么加衣服我总觉得冷，夜里睡觉也是，老是要抱着什么才能睡的着，得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脱离了自己一样，好象总是少了点什么，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好奇怪啊。虽然今天练了一下钢琴，但爸爸总说我弹的不好，可能和心情有关系吧。”看到这里我又一阵头皮发麻，耳边似乎又听见那句：“抱着你睡真暖啊。”房间开始冷了，我搓了搓手，继续看下去。

“十二月十日阴

真奇怪，阿亮他们说今天下午看见我在厂炉房那里，而且叫我我还不答应，可是我一整天都在家练琴啊，下午只是睡了一下，而且妈妈也在家。我怎么解释他们也不相信，还说我撒谎，真是搞不明白。

一月七日晴

世界上真有鬼魂么？好害怕，早上我在房间弹琴的时候感觉好象有人在窗户外面偷看，结果走过去只看见自己啊。后来又重复几次，我都不敢练了，只好跑到房间里把被子蒙住头。

一月八日多云

妈妈终于把我喜欢的弹珠棋买来了，好高兴，我和妈妈下了一下午，知道爸爸回来才去练琴。

一月十五日晴

爸爸送了我双解放鞋，真好看，而且又暖和，现在感觉没以前那样冷了，但还是觉得空落落的，我听人家说，有一部分魂魄漂流在外

面就是这样，必须把飘出去的找回来，人才塌实，真是这样么？”日记到这里后面就没有了，而且他在结尾还加重的写了几个“？”

十四岁正是对未知又好奇又恐惧的年纪。看他的叙说，似乎真有什么人或东西缠上他了。但到底是什么。而且日记只记了这些就没了，后面全是空白。纪颜正赶去杭州，或许他见到日记的主人王斐一切才有定论。

日记看完了，是不是就能走了啊。我摸门口，果然，门如早上一样又紧锁了起来。窗户也是同样。我长叹口气。那少年到底要我做什么。

二楼响起了一阵声音，我屏住呼吸仔细听。原来是类似弹珠掉落的声音。而且一下接着一下。去二楼看看，或许还能发现什么。

一步一步走上楼梯。二楼的三个房间门都开着。听声音判断应该是我拿到日记的那间。站在门口，果然声音更清晰了。我轻轻的扭开门。依旧是那张床和书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弹珠声也消失了。我想大概是风声吧。但是当我要退出门时，我看见角落里似乎有东西在闪烁。

是弹珠，一个，两个，三个，弹珠不知道从那里掉了出来。一个个落下来，玻璃的弹珠在窗外依稀可见的惨淡月光下照射下发着诡异而奇怪的光。它们掉在地板上，又弹了起来，如同有生命的一般四散滚开。我小心的避开它们，借着月光慢慢看，原来它们从前面的高处掉出来。我对着弹珠掉落的方向抬头望去。

在屋顶，在二楼房间的屋顶。上面已经不能靠月光来分辨了。我

只好再次打开手机的照明光源。我看见乌黑的房梁上似乎有一个破洞，弹柱一个一个从洞里面掉出来。

这一类的房子为了避免屋顶被照射的过热都在房梁上有个隔层，看似没有空隙的屋顶其实可以放不少杂物，我家小时候也是如此。我忽然想到上面是不是有什么？我又四处看了看，果然在床的上面有个入口。大概一人多宽，正好够人进出。

但我要怎么上去呢，就算踩在桌子上我也勉强够上双手，而且洞口并不宽敞，我也翻不进去啊。弹珠没在掉了，我也放弃了上去查看的目的。带上门，去了另外的房间。

左边第一间比那间稍宽敞一些。但里面也只是简单的家具和一些散落的纸张，可能是警察们随意翻看的吧。我一张张拾起来，一些是白纸，一些是看不明白的化学方程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这里应该是王工程师的。我退出来进入了第三间。里面有一个书柜，不过已经一本书都没有了，难道这是他妻子的？不过干吗要分成两个房间。或许工程师喜欢有单独的工作空间吧。二楼已经没什么值得查看的了。我只好一个人下了楼。开始还有点恐惧，不过似乎呆的时间长了也适应了。钟声再一次响了起来。我已经听腻了，不过我依稀觉得为什么每次钟声一响完那幻象就出现了呢。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6

第十三夜老屋（5）

这一次也是，十二下敲过房间又亮了起来。不过这次很短。而且我见到了另外一个人。

工程师夫妇似乎在和一个人在谈话。这个中等身材，三十来岁。右眼下面还有个很明显的黑痔，梳着小平头，穿着类似与制服的衣服。夫妇两人似乎很热切的在和他谈话，不时的还一起望向在外面。

那个男人的制服上似乎有个牌子。但水纹般的幻象中我很难看清楚。我努力的辨认着。

“杭州儿童福利院。”我几乎把眼球都挤了出来才勉强看清楚。

没过多久，幻象消失了。我眼睛暂时还适应不了，一片漆黑。我只好暂时闭上眼睛。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我看着头顶的时钟。既然每次钟响后都会出现幻象，是不是钟有什么玄机。我找到一张可以站脚的桌子掂上去。钟很沉。我努力的般下来，几乎脱手摔到地上。但钟后面空空如也。我把钟翻过来，也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

十二点？或许把钟调到十二点会有新收获。我把钟拨到了十二点。果然，当时针分针重合的刹那。我感觉扶在钟后的手好象摸到了一个什么凸起物。我兴奋的转了过去。果然，钟的后面有一个凸出的按钮，按下去后弹出一个盒盖，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我小心地拿出来。原来是一张变黄的旧照片。我赶紧打开手机照了过去，看清了照片。我终于明白了，幻象的来源和日记中少年记载地话语。但我猛的想到，纪颜去杭州就有危险了。

我把钟放下来，赶快打电话给纪颜，但电话接不通。如果我的推测正确，纪颜去杭州找王斐问老屋的事无疑是自拖罗网。他或许擅长处理灵异事件，但这次他面对的可是活生生的人。

我必须想办法离开这里。电话已经联系不上了。我必须尽快也赶去杭州。一来去找哪个幻象中出现穿着制服的人，二来看来还来的及通知纪颜么

门已经锁死了，我可不会纪颜那一套。我得自己想把办法出去。

屋子的后面是密封的，别说门，连天窗都没有。我心想，或许二楼的隔层或许可以找到出口。但找不到梯子我是上不去的。

折腾这么久我感觉有些困了，我回到了二楼的房间。这里只有唯一的一张床，我也只好将就的睡觉了。纪颜最少也要到第二天下午才能到杭州，只要我在天亮前出去还是来的及通知他的。床谈不上干净，但还是可以睡人。我仰卧在床上。虽然很困，但却总也睡不着。

我的上方就是那个破洞，到底里面有什么。日记里说那少年的母亲买了副跳棋。难道放上面去了？

想着想着似乎进入了很迷离的状态。额头上忽然感觉被上面的什么东西砸到了，很疼，但没看清是什么。我望向破洞，黑呼呼的。我几乎感觉里面要有什么东西伸出来一样。但什么也没有。

“啪”又掉下来了。这次我躲开了。掉下的东西似乎不是弹珠，比弹珠小，而且掉在地上的声音也不一样，闷闷的。

第三次掉下来的时候我用手抓住了。很硬，但看不清楚是什么。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在用手机等了。正巧还能看的见一点月光。我把手里的东西摊开凑过去看。

白色的，或者说是灰白色的。不规则的形状。不过我还是看出来

了。

是牙齿，人的牙齿，准确的说是是一颗磨牙，上面甚至还能看见一些血迹。

“啪”又一个掉下来了。

我沿着墙壁慢慢挪过去，看见牙齿如下雨一样纷纷落了下来。从那个洞。地上到处都是牙齿，我粗略估计了下大概有二十来颗。

那个黑洞如同人嘴一般。房间一下又安静了。我只听的见自己的呼吸声。

不，我还听见了一个呼吸声。很混重，就在那个黑洞里面。我想我知道谁在里面。但我不知道该怎样上去。我看了看旁边的桌子和床。忽然想到把床斜靠在桌面上，另一头靠在洞试试。

想法是好的，但做起来却没那么简单。虽然说是单人床，但要把它整个翻过来还是很困难，何况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床挪开后，我又看见了那双解放鞋，不过这次是一只，孤零零地在墙角。我没心情注意它了。

桌面有点滑，放了几次都失败了。不过最后还是搭上去了。我休息了下，从桌面上爬向床头的一端，那里有抓栏，可以固定身体。

好在我还是抓住了，不过爬上洞的那一下脚向下用了床也踩踏了。现在真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了。

隔曾只有一米多高，我尽量猫着爬行着前进。爬了一会儿，我感到手在前面摸到了什么。比较长而且很僵硬。

因该是条腿。前面好象半躺着一个人。我颤抖着拿出手机照亮了前面。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6

那个我见过几次的少年就在我面前。我的脸几乎离他只一米多点。他靠在后面的杂物箱子上，穿着我在楼梯时见过的那件军绿色高领外套，不过已经撕扯的有些烂了。两腿分开着，一只脚光着，另一只脚穿着一只解放鞋，双手搭拉在两边。还是那张年轻的脸。但几乎被打的不成人形了。左边的眼睛肿的已经看不见了，右眼紧闭着，黑瘦的吓人，深深凹陷的眼窝仿佛没有眼珠一样。高耸的颧骨有很多伤口，鼻子也歪了。但最令我全身发冷的是他的嘴。

他的嘴被什么东西塞的鼓了起来，右边有明显硬物砸击的伤痕。我小心的用手碰了碰他的嘴巴，一个弹珠骨碌骨碌掉了出来，砸在地板上，又跳几下，接着滚了下去。然后又有几颗掉了出来，还夹杂着几个破碎的牙齿。

难道他是在活着的时候被人把弹珠塞进嘴里然后在用东西砸他的脸？太残忍了，那是非常痛苦的刑法。但令我不解的是如果他是那个少年，他最少因该死了将近二十几年了，为什么，为什么没有腐烂呢？

呼吸声！又是那种呼吸声。我这次是确实感觉到了，就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但我只能感觉的到呼吸，看不见东西。

“谁？到底谁在这里？”我把手机四处乱射，这里只有一些箱子和破旧的口袋。

我又爬到入口，下面依旧什么都没有。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不，如果说二十多年没有腐烂的话，难道说？

后面有东西。

我的背后仿佛有什么靠了过来，我低着头，看见腋下一双惨白的手伸了过来，然后紧紧的箍住了我的腰。我顿时感到一阵窒息，力气很大，我几乎快被勒断了。

“抱着你，真暖。”耳后响起一句含糊不清的话语，几乎不像是人的声音，低沉而空洞，有带着婴儿呀呀学语的感觉。

“别走了，陪陪我。”这一句离我耳朵更近了。我甚至感觉到了那带着寒意从口中呼出来的气。我顿时全身都起了一阵鸡皮疙瘩。腰上的手力气更大了，我快喘不过气了。

没回头看，我怕我看了会接受不了会晕过去，如果我晕了就全完了。我使劲想扳开他的手指。小指，小指的力气最小，我用尽全力气，结果卡撒一声，他的小指被我掰断了，如一截木头一样掉在地板上。

但他似乎根本没有松手的意思，反而更家用力，如同电视里的蟒蛇一样，反抗会令他愤怒。

我的意识模糊了，手腕泛起了点点红光。“影晶石。”不管了，试试吧。我脱了下来。但怎么用呢。

是血吧，每次都看见纪颜使用血。我不能老依靠他，甚至如果我死在这里纪颜在杭州也很危险。

我用最后的力气咬开食指，把血擦在影晶石上，果然，它的红光更耀眼了，如同太阳一般。我转过身。少年的脸就在我面前。他的嘴巴张开了，里面都是弹珠，右眼无生气的盯着我。

“如果你希望我给你报仇，你就放开我吧！”我说完猛的把影晶

石向他的右眼砸去。他怪叫了一声，把我扔了下去。下来的时候头正好砸在下面的桌子上，我马上昏厥了过去。

也不知道昏了多久。但醒过来我知道我安全了，因为我已经在老屋外的地面上。外面的空气很不错，特别是你如果重获自由的话。

我摸摸身上，没少那个零件，手机也在，那照片也在。不过日记不在了。影晶石也不见了，不过不打紧，纪颜说了，那高僧还有一打呢。

我看着黑夜里老屋，如同一个大张着嘴的怪物。挣扎着站起来。现在这时候想找地方睡到天亮已经不可能了，我干脆在老屋旁边找了块风不大的地方眯一下，到天亮再说。给纪颜的电话依旧打不通，我只好发短信给他，让他速回，有危险。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6

第十三夜老屋（6）

我把钟放下来，赶快打电话给纪颜，但电话接不通。如果我的推测正确，纪颜去杭州找王斐问老屋的事无疑是自拖罗网。他或许擅长处理灵异事件，但这次他面对的可是活生生的人。

我必须想办法离开这里。电话已经联系不上了。我必须尽快也赶去杭州。一来去找哪个幻象中出现穿着制服的人，二来看来还来的及通知纪颜么

门已经锁死了，我可不会纪颜那一套。我得自己想把办法出去。

屋子的后面是密封的，别说门，连天窗都没有。我心想，或许二楼的隔层或许可以找到出口。但找不到梯子我是上不去的。

折腾这么久我感觉有些困了，我回到了二楼的房间。这里只有唯一的一张床，我也只好将就的睡觉了。纪颜最少也要到第二天下午才能到杭州，只要我在天亮前出去还是来的及通知他的。床谈不上干净，但还是可以睡人。我仰卧在床上。虽然很困，但却总也睡不着。

我的上方就是那个破洞，到底里面有什么。日记里说那少年的母亲买了副跳棋。难道放上面去了？

想着想着似乎进入了很迷离的状态。额头上忽然感觉被上面的什么东西砸到了，很疼，但没看清是什么。我望向破洞，黑呼呼的。我几乎感觉里面要有什么东西伸出来一样。但什么也没有。

“啪”又掉下来了。这次我躲开了。掉下的东西似乎不是弹珠，比弹珠小，而且掉在地上的声音也不一样，闷闷的。

第三次掉下来的时候我用手抓住了。很硬，但看不清楚是什么。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在用手机等了。正巧还能看的见一点月光。我把手里的东西摊开凑过去看。

白色的，或者说是灰白色的。不规则的形状。不过我还是看出来

了。

是牙齿，人的牙齿，准确的说是是一颗磨牙，上面甚至还能看见一些血迹。

“啪”又一个掉下来了。

我沿着墙壁慢慢挪过去，看见牙齿如下雨一样纷纷落了下来。从那个洞。地上到处都是牙齿，我粗略估计了下大概有二十来颗。

那个黑洞如同人嘴一般。房间一下又安静了。我只听的见自己的

呼吸声。

不，我还听见了一个呼吸声。很混重，就在那个黑洞里面。我想我知道谁在里面。但我不知道该怎样上去。我看了看旁边的桌子和床。忽然想到把床斜靠在桌面上，另一头靠在洞试试。

想法是好的，但做起来却没那么简单。虽然说是单人床，但要把它整个翻过来还是很困难，何况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床挪开后，我又看见了那双解放鞋，不过这次是一只，孤零零地在墙角。我没心情注意它了。

桌面有点滑，放了几次都失败了。不过最后还是搭上去。我休息了下，从桌面上爬向床头的一端，那里有抓栏，可以固定身体。

好在我还是抓住了，不过爬上洞的那一下脚向下用了床也踩踏了。现在真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了。

隔曾只有一米多高，我尽量猫着爬行着前进。爬了一会儿，我感到手在前面摸到了什么。比较长而且很僵硬。

因该是条腿。前面好象半躺着一个人。我颤抖着拿出手机照亮了前面。

那个我见过几次的少年就在我面前。我的脸几乎离他只一米多点。他靠在后面的杂物箱子上，穿着我在楼梯时见过的那件军绿色高领外套，不过已经撕扯的有些烂了。两腿分开着，一只脚光着，另一只脚穿着一只解放鞋，双手搭拉在两边。还是那张年轻的脸。但几乎被打的不成人形了。左边的眼睛肿的已经看不见了，右眼紧闭着，黑瘦的吓人，深深凹陷的眼窝仿佛没有眼珠一样。高耸的颧骨有很多伤口，

鼻子也歪了。但最令我全身发冷的是他的嘴。

他的嘴被什么东西塞的鼓了起来，右边有明显硬物砸击的伤痕。我小心的用手碰了碰他的嘴巴，一个弹珠骨碌骨碌掉了出来，砸在地板上，又跳几下，接着滚了下去。然后又有几颗掉了出来，还夹杂着几个破碎的牙齿。

难道他是在活着的时候被人把弹珠塞进嘴里然后在用东西砸他的脸？太残忍了，那是非常痛苦的刑法。但令我不解的是如果他是那个少年，他最少因该死了将近二十几年了，为什么，为什么没有腐烂呢？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6

呼吸声！又是那种呼吸声。我这次是确实感觉到了，就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但我只能感觉的到呼吸，看不见东西。

“谁？到底谁在这里？”我把手机四处乱射，这里只有一些箱子和破旧的口袋。

我又爬到入口，下面依旧什么都没有。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不，如果说二十多年没有腐烂的话，难道说？

后面有东西。

我的背后仿佛有什么靠了过来，我低着头，看见腋下一双惨白的手伸了过来，然后紧紧的箍住了我的腰。我顿时感到一阵窒息，力气很大，我几乎快被勒断了。

“抱着你，真暖。”耳后响起一句含糊不清的话语，几乎不像是人的声音，低沉而空洞，有带着婴儿呀呀学语的感觉。

“别走了，陪陪我。”这一句离我耳朵更近了。我甚至感觉到了那带着寒意从口中呼出来的气。我顿时全身都起了一阵鸡皮疙瘩。腰上的手力气更大了，我快喘不过气了。

没回头看，我怕我看了会接受不了会晕过去，如果我晕了就全完了。我使劲想扳开他的手指。小指，小指的力气最小，我用尽全力气，结果卡撒一声，他的小指被我掰断了，如一截木头一样掉在地板上。

但他似乎根本没有松手的意思，反而更家用力，如同电视里的蟒蛇一样，反抗会令他愤怒。

我的意识模糊了，手腕泛起了点点红光。“影晶石。”不管了，试试吧。我脱了下来。但怎么用呢。

是血吧，每次都看见纪颜使用血。我不能老依靠他，甚至如果我死在这里纪颜在杭州也很危险。

我用最后的力气咬开食指，把血擦在影晶石上，果然，它的红光更耀眼了，如同太阳一般。我转过身。少年的脸就在我面前。他的嘴巴张开了，里面都是弹珠，右眼无生气的盯着我。

“如果你希望我给你报仇，你就放开我吧！”我说完猛的把影晶石向他的右眼砸去。他怪叫了一声，把我扔了下去。下来的时候头正好砸在下面的桌子上，我马上昏厥了过去。

也不知道昏了多久。但醒过来我知道我安全了，因为我已经在老屋外的地面上。外面的空气很不错，特别是你如果重获自由的话。

我摸摸身上，没少那个零件，手机也在，那照片也在。不过日记不在了。影晶石也不见了，不过不打紧，纪颜说了，那高僧还有一打

呢。

我看着黑夜里的老屋，如同一个大张着嘴的怪物。挣扎着站起来。现在这时候想找地方睡到天亮已经不可能了，我干脆在老屋旁边找了块风不大的地方眯一下，到天亮再说。给纪颜的电话依旧打不通，我只好发短信给他，让他速回，有危险。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我被人拍醒了。看看四周已经白天了。在看拍我的人好象有点面熟。

这人快六十岁了，穿着一套淡蓝色长袖衬衣，衬衣的扣子都系到最高一颗了。虽然年纪大但看上去十分硬朗。

“年轻人，怎么睡在这里啊，这里风很大的。”我看了看他，肩上背着个大旅行袋，上面好象写着“杭州儿童福利院”我一惊，揉揉眼睛仔细看他，果然，眼睛下面有颗黑痣。是那个幻象中出现过的人。

我一下跳了起来，握着他的手激动地喊道：“我还想去找您呢，没想到您来了。”他被我的举动吓了一跳，往后退了几步，然后上下打量我：“我认识你么？”

“不不，当然不认识，但您一定认识后面这房子吧？”我转过身指了指老屋。他看了看，点了点头，又说：“我在杭州听说这里出了事，这房子的主人就委托我过来看看。”

我拉着老伯，“我们先找个地方坐下来聊吧，我可不想呆在这附近。”两人随即往前走，找到一处卖早点的小摊坐了下来。我经过昨晚的事之后饿坏了，叫了一桌吃的。

“您也吃点吧。”我拿了碗刚出来的藕粉给他。这是附近比较普

遍的小吃，我在来之前就知道了，只是一直没机会。这个东西看上去一点热气都没有，但要搅开来吃，里面温度很高。

老伯推脱了下，不过还是吃了，令我惊讶的是，他一口接着一口，全然无视那么高的温度。

“老伯你不怕烫啊。”我呆呆的望着他。他看了我一下，笑着说：“吃习惯了一样的。”

“我还没问您贵姓呢。”

“哦，您叫我张伯就可以了。”张伯忽然压低声音靠近我说：“好象听说房子里死了个人是吧？”

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了他，并且把那照片小心的拿出来给他看。张伯神情异样的看着照片。刚想伸手来拿，我缩了回来。

“这照片很重要，其实我想找您也是要确定这事，而且如果我的推理正确的话，恐怕我要告诉您一个非常惊人的秘密，原来。。。。。”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身后突然传过一个声音，听着就让人发凉，虽然非常富有磁性但让人觉得很是不祥。转身一看，一个身材高大，穿着白色西装和白色长裤的男人站在我身后。他张着一张英俊的脸，但非常惨白。带着一副茶绿色的眼镜。高挺的鼻梁下面薄如蝉翼的嘴唇挑衅的笑着。一头银色的白发，双手插在裤子的口袋里。

“你是谁？”我马上问他，其实不问也知道来着不善。

他用中指推了推眼镜，微笑着说：“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叫欧阳轩辕是吧，其实我是纪颜的老朋友了。我叫黎正，黎明的黎，正确的正。”

“黎正！”我猛一惊，不是纪颜曾经说的么，在钉刑时间中的那个随意玩弄人的性命的家伙，好象他还是全国的通缉犯呢。

“拜你死党纪颜所赐，现在我就像一条流亡的死狗，不过我也很快找到了机会来对付你们，王斐先生出高价让我摆平这件事，呵呵，正好我急需一大笔钱，又能杀了你们，真是一举两得。”说着他的左手从口袋中掏了出来，好象握着什么东西。

我边后退边望向旁边，看形势不对周围的人早作鸟兽散了。我只好扶着桌子说：“那个我又不认识你，我也不认识什么纪颜拉，你一定认错人了。”说着向后跑去，没想到被张伯一把抓住，他的力气好大，我几乎被他勒住了。

“张伯你干什么？放开我！”张伯面无生气的看着我，眼睛里一片死气。我大惊，难道张伯也是他们的人？

“别挣扎了，我会让你死的舒服点，不过你的灵魂会永远不能安息，徘徊在常世与现世之间。”他慢慢走过来，口中似乎不停的念着什么。左手向我靠近。我终于看见了，手上拿着一只六角形的黑色铁片之类的。不过看样子似乎他想把哪个刺进我喉咙。

我看着那东西都已经触到我脖子了，脑子里只想着为什么警察或者纪颜咋不像电视里一样大喊一声：“住手！”然后出现在我面前把我救下把坏人绳之于法大家皆大欢喜。但我面前连影子都没有。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6

第十三夜老屋（7）

“住手。”忽然听见一声，我心中大喜，看来生活还是很照顾我

的。我看了看却有些吃惊，喊住手的是一个四十多的中年男人，一身考究，书生气很重像是老师之类的。而且他的脸很熟悉，我想了一下，似乎和我见过的那个少年很想象。

“王教授，你说过我可以随意处置他和纪颜的，何况留着他们对您也没什么好处吧。”黎正没有回头，淡淡地说，虽然语气看似很尊敬，但略有不快。不过我反正长舒一口气，至少我还可以多等一下了。

“没必要现在杀他，把他带到老屋，我还需要他找那个东西。”难道这个人王斐？

“随你的便，反正只要最后把他叫给我就行，本来我也没打算杀他，只想逼纪颜出来，看来他只是个胆小鬼罢了。”说完收起那个六角形铁片，嘲笑的望了望我，张伯也送开了我，不过仍然站在我身后。

一行人又往老屋走去。一路上我左看右看，纪颜能赶来么。

“你是王斐？”我对着那个王教授问道，他没看我，算是默认了。

“老屋里的那个就是你的孪生弟弟吧。”我又问道。他突然停住了，低着头，大笑了起来，笑的我发毛。

“好象你知道的的确不少，没错，是我杀了他。”他说这话的时候轻描淡写，仿佛是在谈及一个陌生人一般。

“你也太狠了吧，虽然当年他被领养了，但你也犯不着杀了他啊。”

“你知道什么，当年本来应该是我！他拿走我的东西我不该拿回来么？”王斐突然冲我大吼，样子很吓人。黎正在前面不耐烦地说：

“别和他废话了，我们赶快去吧。”说完张伯在后面狠推了我一把，险些摔倒。

王斐又恢复了常态。前面已经隐约可以看见老屋了。我不明白他们大老远从杭州赶来就为了杀我和纪颜灭口？

“王教授，你说老屋里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啊？”黎正站了下来，推了推眼镜，斜着眼睛笑着问王斐。

“没，没什么，不过是我养父母的一些重要遗物。你管这些做什么，我付钱给你你做好事就是了！”王斐看上去有些隐瞒，黎正那双眼睛仿佛看透一切似的盯着他。

老屋终于到了，真是可笑，我越想离开这里，却接二连三又回来了。如今还被人挟持，早知道就和纪颜一起走好了。

屋子里一如既往的黑暗，王斐也进来了，不过看的出他很害怕，扶着墙的手都哆嗦着。我嘲笑他：“怎么，心虚了？怕你弟弟的灵魂出来报复？”

“笑话，黎正在这里呢，他敢？”王斐看了看黎正，高声说。黎正去没看他，只是环视着四周。

“他的确很不好对付”，黎正忽然转头对王斐说：“你确定你弟弟死了？”

王斐坚定地说：“那天我看着他断气的。我说和他下跳棋，然后砸晕他，又把弹珠塞满了他嘴里用锤子敲打他的嘴巴。嘿嘿，弹珠和他的牙齿和血一起飞了出来。”王斐眼睛冒着凶光，半疯狂的描述。我终于明白了。

“你还真残忍，需要这么麻烦么？”黎正也为之惊讶。

“当然，不是他的那张贱嘴，我的人生也不会改变！”王斐恶狠

狠的说道。正是难以相信，这人居然如此对待自己的孪生兄弟。我吃惊的望着他，眼前的这个人居然还披着为人师表的光荣外衣，骨子里居然连畜生都不如。

“那就奇怪了，我在这里完全感觉不到有任何的怨灵，呵呵，这下似乎有点棘手呢。”黎正自顾自地说着，然后一个人走向了前面。王斐听完诧异地站在那里，随后又赶紧跟上去。我也被张伯押了上去。

“我把他杀了就放在他房间的房顶隔层上。他绝对死了！”王斐看着楼顶，畏缩的退了退。

黎正望着上面。“又梯子么？”他问王斐。王斐摇头。

这个时候，楼顶发出剧烈的震荡，猛烈的敲击使得上面的方顶掉下很多灰尘。接着很多弹珠纷纷滚落了下来，到处都是。王斐吓的大叫了起来，缩到角落里，抱着头哭喊着：“不要怪我！几十年我都做恶梦！我只想多的好点！我只想多的公平点！饶了我吧！”

黎正皱着眉头，摘下眼睛，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迅速折成了一只纸鹤，口中念叨了一下，纸鹤居然自己飞离了黎正的手，飞进了楼顶隔层。上面的闹声停止了。王斐也渐渐站了起来，面露喜色。

黎正却面无表情，我看着王斐，他的身后的墙上好象有什么东西出来了，我闭了下眼睛，果然，两只如同棍子一样瘦弱苍白的手从墙壁缓缓伸了出来，紧接着是一个脑袋，然后是上半身。那个东西抬起头，我忍不住叫了起来：“后，后面！”那个东西的脸正是昨晚我看到的一样，不过在白天看上去更加黑也更加瘦，嘴里仍然是鼓着的。

王斐也感觉到了身后有什么，不过他不敢回头，而是带着央求的

眼神看着黎正，黎正冷冷的说：“王教授，我只负责帮你干掉纪颜，可没义务做你的保镖。”

王斐绝望的转过头，后面的人猛的把手一合，就像等待多时的动物抓捕猎物一样，王斐被紧紧的抱住。

“哥哥，你终于来了，冰冰很冷呢，抱着哥哥真缓和。”那东西一边说，嘴巴里的弹珠和牙齿一边掉了出来。

“放开我，放开我，我不是故意要杀你的！”手臂收缩的更紧了，王斐痛苦的大叫起来。

“我好寂寞，我一直在等待着哥哥，一直。”那少年的慢慢的闭上眼睛，把头靠在王斐的肩膀上。我对着黎正说：“难道你还不出手？”

黎正望着我笑道：“这是他自己的孽，我无能为力，何况这个少年还是活的呢，我的法术不管用。呵呵，真有趣，这么多年都没死，一定是那个东西了。”黎正走到王斐面前，“您还不肯告诉我么？”说着把刚才的六角形铁片拿出来插在了少年的胳膊上，似乎手略微松开了点。王斐这才喘着气回过神来。

“快，快救我，那东西我可以给你，求你救救我。”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6

黎正忽然看了看那少年，笑了下，拔出了铁片。“正对不起，我已经知道在哪里了，所以，您对我已经没有任何帮助了。”黎正站了起来。转过身带上墨镜。

“哥哥，我们永远在一起吧！”少年猛的一睁眼，手上一用力，王斐哼哼了一声，就看见他的身体像被挤爆的番茄一样被揉了个稀烂，

少年的身上全是王斐的血肉，他舔了舔，随后盯着我们。

“似乎没吃饱呢，该你上了。”黎正对着张伯做了个手势，张伯把我扔向那少年，眼看着他已经张开手臂在等我了，我看着地上的血和碎肉，暗叫到难道几秒后我也要成这样了？死都没个好死法么。

“啪”伴随着窗户的粉碎，一个人影从外面吊着绳子冲了进来，正好把我撞飞。我这才长舒一口大气，定神一看，哈哈，是纪颜。

纪颜站了起来，拍拍身上的碎玻璃。把我扶了起来。

“你不用学电视上非要这时候出现吧？”我责怪到。

“是的，我在外面观察很久了，如果黎正不把你扔出来我怎么救你？昨天晚上影晶石就显示你出事了，我只好连夜赶来。不过你们来之前我就来到这里了，因为影晶石只显示你最后在这里使用，所以我躲在外面看你们。”

“很久没见呢，纪颜。”黎正笑着看着纪颜。

“是啊，自从你上次落荒而逃后。”纪颜也笑着说。我以为黎正会生气，结果他两手摊开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不过我们的事等下在说吧，先解决他。”纪颜脱下身上的背包。

“你也该知道了吧，他已经不是人也不是怨灵。”黎正指着那少年说，少年依旧无神的看着我们，嘴里嘀咕着：“冷，好冷。”房间的温度忽然猛的升高了，而且很快。

“的确，他借着返魂香的能力复活，但有不完全，强烈的求生意念使他和这房子合为一体了。”纪颜虽然对着少年，但眼睛始终放在黎正身上。

“你没开玩笑吧？也就是说我们在他肚子里？”我快崩溃了。

“长年来他靠吸食活人的营养痛苦的活着，返魂香的力量让他不能完全变回人又不能死去。或者今天我们让他永远安息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那要怎么办啊？”我问纪颜温度已经很高了，少年也睁开眼睛，整个房间的墙壁如同肌肉一样开始蠕动，地板也是，刚才纪颜进来的窗户已经被四周的墙壁给挤死了。

“很简单，从他体内拿出返魂香，那自然就死了。”黎正指着那少年。我顺着看去，原来他的左肩上正插着一块黑色发亮的晶体，一半在里面，和我上次在纪颜家见过的一样。

“那快去拿啊。”我喊道。

“不行，他对任何人都有戒心，过去只会被他勒死。”黎正望着我，“对了，你昨天不是在这里呆了一晚么，看来他对你还是不错啊，不如你去试试。”

我无语，望向纪颜。“只要试试了，要不然我们都会死在这里。”

我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去，他古怪地看着我。我颤抖地把手移向返魂香，嘴里念到：“我是想帮你。”

当我接触到返魂香是，他的眼里居然流出了泪水，双手无力的落下来。我一咬牙，把返魂香拔出来。一瞬间，房子停止了移动，他也迅速变成了骨头，接着又全部化成粉末，和王斐的血肉融合在了一起。房子恢复成原样。我呆呆的拿着返魂香站在原地，内心有些伤感。

“谢谢了！”黎明猛的冲过来，夺走我手中的返魂香从刚才的窗

户跳了出去。等我和纪颜反映过来，他站在楼下对我和纪颜招手。张伯也如烂泥一样摔倒在地板上。

“今天没工夫和你都了，以后有机会在说吧，反正我要的已经拿到了。”说完一下就没影了。

我不好意思的朝纪颜笑笑。“都怪我，还是被他抢走了。”

纪颜没说什么，一脸惨白，猛的晕倒了。

医院。纪颜平躺在病床上。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6

“你干吗这么拼命啊。”我坐在他旁边，看着他帮的像粽子一样的脚。

“没办法，我从火车上下来已经很久了，只好用放血的办法，要不然怎能夜行八百里急赶到你哪里？来晚了估计你连渣都不剩了。”他笑到。

“原来当年返魂香在二战中被一个美国士兵带回了美国，后来辗转流落到王工程师手中，几十年前他妻子重病身亡，他照着传说的方法居然真的使妻活了过来。但妻子也从此莫名的失去了生育能力。两人决定领养一个孩子。他们本来在杭州的儿童福利院看上了王斐，当年他不叫王斐，他和他的孪生兄弟是孤儿，没有名字。但由于弟弟突然说话乖巧，当场就叫了工程师夫妇二人做爸爸妈妈。结果被带走的是弟弟。后来王斐十四岁从福利院跑出来想寻找弟弟，结果被工程师夫妇阻拦还遭到打骂。他在街头流浪了很久。最后他发现自己弟弟容貌及其相似后决定了一个骇人的想法。他在家里没人的时候欺骗自己

的弟弟，两人在玩耍时王斐杀了他，并取而代之。”我一口气说完。

纪颜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告诉他警察在王斐的家里搜索，发现了王工程师留下的遗言，告诉王斐，家中的至宝返魂香就在二楼的隔层里放着。或许是天意弄人，返魂香在慢慢恢复力量的同时，居然奇迹的使那少年“活”了过来，但却变成了半人半鬼的怪物。虽然事情结束了，但返魂香却还是落到了黎正手里。也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张伯就是当年负责领养的福利院职工，王斐在家乡长期都有耳目，当他得知老屋出事纪颜要来杭州的时候，他就让黎正杀了张伯灭口，自己星夜坐车赶回这里。黎正用控尸虫把张伯变成行尸走肉，还打算套我的话，看我知道多少内情。那张照片其实就是张伯发现王斐从福利院逃出来的时候来到这里找工程师夫妇是给他们的，上面是两兄弟的合影，工程师夫妇把照片藏在了钟里，希望以后在告诉孩子真相。

“算了，能平安就是好事，不过那孩子真的很可怜。”纪颜叹了口气。我拿出日记，这是我在房间又重新找到的，我没告诉警方，把他留了下来。我又翻到了那段。那段他记录着他和自己的哥哥第一次相遇的情景。

“一月七日晴

世界上真有鬼魂么？好害怕，早上我在房间弹琴的时候感觉好象有人在窗户外面偷看，结果走过去只看见自己啊。后来又重复几次，我都不敢练了，只好跑到房间里把被子蒙住头。”

有人说孪生兄弟本来就是一个人分开而成。老屋里外的两人却有

着天壤之别的命运，或许当王工程师开始决定领养那双胞胎的其中一个时，悲剧就已经注定好了。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6

第十四夜七人众（1）

我向来是不喜欢医院的，讨厌进门就闻见那股子刺鼻的药水味。不过纪颜因为救我而受伤我自然不能装得跟没事人一样。晚上加完班我便赶到医院了，看看表，也已经快九点了。纪颜的病房在六楼。

推开门，落蕾也在，正帮纪颜削着苹果，一进来纪颜就看见我了，招手叫我坐过来。他有钱，住的都是单人加护。其实他的脚伤不严重，不过失血过多，虽然他坚持要出院但是我和落蕾还是让他多住些日子。

“真是无聊啊，像我这样性格的人让我住院简直等于坐牢。”纪颜感慨的接过苹果，大咬了一口。落蕾笑了笑，拿水冲洗了下水果刀。

“医生说了，在过几天就好了。不过你还真勇猛呢，脚上流着血跑那么多路。”

我不好意思的看着纪颜。“还真亏了你，要不我就成人干了。”

落蕾也看了看我，略有些责备。“如果你们还是这样喜欢冒险真不知道还有几条命够陪。”

窗外下着大雨，很嘈杂，我讨厌下雨，因为很多人说，雨是死人不愿离开人世的悔恨之泪。纪颜用枕头靠着坐了起来。“既然你们也在，我干脆说个故事吧。”说到故事，我便好奇的坐了下来，落蕾也穿上件外套，围着纪颜在我身边坐下。

“暴食、贪婪、懒惰、骄傲、淫欲、愤怒、嫉妒是天主教对人类

恶行的分类，而且每一种恶性都对应着一个恶魔，恶魔依靠人内心的黑暗面而存在，也就是说，如果那个人有了上述这种恶行，那恶魔就会出现。

东方其实也有相似的传说。据说每到八月份第一个星期四，在深夜十点以后，街道上会出现七个人。他们如同盲人一样后者伸出左手搭着前者的肩膀，由第一个人带路，他们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破旧的黑色蓑衣，头带斗笠，赤脚。右手提着灯笼，最前面的人拿着竹杖。

一般来说，每人见过他们。因为凡是看见他们而又触犯过七种恶性的人就会被他们抓过来充当替身然后无休止的走在人世上，一直到你能找到下一个。

那天我独自一人在夜色中赶路。有时候我喜欢夜晚步行。那样可以避免接触人群，或许和我讨厌喧闹的关系有关。我知道七人众的传说。那天正好是八月里的第一个星期四。开始还天气很好，不过莫名下起了大雨。那时候我已经走到了郊区，路边已经罕有人迹了，开始还有三三两两的灯光，后来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又是极不愿意走回头路的人，只好硬着头皮边躲雨边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借宿一晚。在躲避大雨的时候看见远处居然还微亮着灯火。我抱着试试的心态扣响了门。如果我知道扣响大门会差点断送我性命的话，我宁愿在雨中淋一晚上。

开门的是一个中年汉子。身材高大，站在那里几乎比我高了一截。你知道我虽不算魁梧但在常人中也算比较高的了。在这种夜色中看到

他我突然有种恐惧感。

他打着赤膊，穿着一条黑色的四角裤衩，好奇地望着我。男人很胖，肥硕的胸膛上长满了呼拉拉的卷曲黑色的胸毛。脸两边的赘肉已经耷拉下来，五官犹如塞在一团面粉里一样，小小的眼睛，几乎看不见的鼻梁。他的相貌让我很熟悉，我想起来了，他长的很像一种宠物犬，好象叫沙皮。我站在那里很是尴尬。几乎忘记本来的初衷。大概过这样僵持了几秒。屋内传出一个人的声音，大概是对男人这么久没声音感到诧异，那汉子不耐烦的回应一句然后转声问我。

“您有什么事么？这么大的雨您还在外面乱走啊。”虽然相貌比较凶，不过说话却很有礼貌。我连忙告诉他我是个路人，由于大雨想在他家寄宿一下。他脸上露出狐疑的神色，也难怪，谁肯让一个陌生人留宿呢。我连忙出示我的证件，并拿出一些钱给他。中年汉子看着我手中的钱，眼睛射出攫取的目光。

“好好，您就在后院里吧，我帮您支张床，将就睡一晚吧。”说着把我领了进来。屋子里面比较宽敞也很暖和。走过前面的房间我看见一台搅拌机和许多面粉，相比这两人靠做做批发的面食为生。里面是卧室。左边的大床上躺着个年轻女子，我只扫了一眼，她穿的很少，或者说其实没穿，只是在身上随意的盖着一条毯子，见我进来，吓的缩到角落，另外只手急忙翻衣服。我不好意思的转过头。发黄的墙壁已经起了霉黄的如同患了肝炎人的脸，被一些破旧的女性挂历胡乱糊了几下，房间的横梁上吊着一个灯泡，昏暗的光线让人觉得似乎随时都会熄灭。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6

女子不停的责怪汉子领人进来也不说声，接着拿眼睛瞟了下我。我被带到后院，说是后院，其实不过是一件搭起来的草棚，大概也就几平方米，简陋不过还算结实，居然没有进雨，手艺不错。中年男人搬来一张折叠床，正好铺了下来，又拿那里一条毯子扔给我。随即殷勤地问我饿么，如果饿的话就搞点吃的给我。我觉得很高兴，原以为世态炎凉，没想到还是有这么热心的人。我婉言拒绝了，因为我不大喜欢夜晚吃东西，那样容易发胖，而且对头脑反应也不好。男人见我不要，嘟囔了句，失望的走进了里屋。接着又听见女人的不满和男人的讨好声。然后是一阵咀嚼声和肉香。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声音如洪水一样。我睡不着，但仍然强闭着双眼让自己休息下。明天还要赶路，我必须强迫自己放松下。

不知道迷糊了多久，忽然一阵闷雷把我震醒了，我下意识的看了看手表，上面的夜晶屏显示着十点十分。我翻身想继续睡一下，结果朦胧间却看到一个高大的人影站在我面前。我猛的一激灵，坐了起来。

外面又是一道闪电，我借着光看到了。中年男人如恶魔一样狰狞着脸孔站在我床前，虽然只是一刹，但我还是看到了他手上明晃晃的菜刀。

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但我们都没有动，我依旧坐在床上，他则站在旁边。

“你要钱我可以给你，犯得着取我的命么？”我必须保持冷静，急噪愤怒胆怯都会在危急关头要了你的命。

男人冷笑了几下，“钱？你给了我我放了你，然后你在找警察来，你当我是傻子么？剁了你钱自然就是我的了，反正老子也不是第一次干了。”说着。我虽然看不见，但少许的微弱光照在菜刀上，泛着渗人的寒光。

“看来你这还是家黑店。”我说完这句马上滚到棚子的角落，尽量保持距离。我知道他力量比我高太多，硬来我根本不是对手。

“别躲了，这里就豆腐大，我随便拿到乱晃也能砍死你，你认命吧，谁叫半夜乱走，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肥鸭子。哈哈哈。”男人开始狂笑。那笑声听起来如同丧钟一般，我心想难道自己要命丧与此？

里面的灯忽然亮了，女人披着碎花的外衣赶了出来，插着双手冷冷地看了看男人，又看了看我，那眼神还真想我家过年的时候厨师看那些待宰杀的猪羊。

“利索点，我们还要做事，明个张记包子铺的伙计会来，我们许的包子要如数给人家，嘿嘿，还真是送上门来的肉馅。”我本还对女人寄托点希望，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我马上想起有卖人肉包子的传闻，当时只当做笑谈，没料到这年月还真有接孙二娘衣钵的传人。

“这人看上去有点架子，可能还是个好手呢。”胖子把刀转了个手，望着我对女人说。

现在我要面对的不是胖子一个人了，那女人不知道从哪里摸出跟擀面杖，慢慢的挪向我后面。我不能动，一动胖子的刀就会呼啸着削掉我脑袋，但不动女的擀面杖也会轮过来。时间一秒秒过去。我头上开始流汗了。

就在三人僵持在草棚的时候。外面打了一个闷雷，这个雷和以前不一样，因为非常沉，我们三人都忍不住打抖，大家都感觉到一阵凉意，我看见女人把衣服裹了裹，不安的环视了下，她已经走到我侧面了。

我趁着胖子愣神的时候，猛的朝棚子的一角撞去，我看了很久，唯有那个地方有水渍，所以从那里出去因该最可行。果然，我撞了出来，但用力过猛，在地上滚了好几下，还擦伤了额头，外面的大雨马上把我淋了个透湿，我回头看去，果然胖子和女人也追了出来，我连忙爬起来想跑，但我一爬起来脚就迈不开步子了，因为我看到了，一道闪电过来，清晰的把我面前的七个人照的明晃晃的。他们并排着站在我面前。

蓑衣，斗篷，七人众。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6

没有读者了~呵呵那就不着急发拉~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7

第十四夜七人众（2）

我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原来传说是真的。而且七人众如果存在的话，那他们是无法被消灭的，他们本就是人阴暗面的集合体，犹如半神一般的存在，绝不是法术之类可以驱除的。我看不见斗篷下的脸，但我能感觉到那种浓烈的死亡气息。

身后的两人已经赶了过来，显然他们不知道七人众的可怕。

“你以为找到帮手了？”胖子有些喘气，他看了看其中一人盲杖，

大笑道：“老子连你们这几个瞎子一块杀了做包子馅。”说着拿着刀冲了过来。到是女人似乎知觉的感到不安，往后退了几步，想拉住胖子，但胖子身上光溜溜，她也没拉住。

我闪到一边，胖子直直的冲了过去，刀一下就劈到了第一个为首的人的右肩膀上，胖子得意的笑。但他很快就笑不出来了，笑容如同凝固在他脸上，因为他看见了那人的脸，而且七人众包括被砍的那个似乎一点反应都没有，就像雕塑一样。

胖子使劲想抽出刀，但怎么也拔不出来，他想放开手，但似乎刀已经和他连为一体了。

“暴食者，涨肚之刑。”我听见为首的一人低沉而冷硬如石头般的声音，接着七个人分别抓住胖子的手脚和头，剩下的掰开胖子的嘴巴。胖子如同杀猪一样喊着救命，把目光投向女人，女人这时候已经吓的不会说话了，本来白皙的面容却变的惨白，她做在地上，雨水顺着头发流下来，一只手按在心口，一只手捂着嘴巴，眼睛睁着大大的看着胖子。

他们把胖子翻了过来，接着一人抓起地上的土不停的往胖子嘴里塞胖子痛苦的大喊着，但根本无力反抗。我看着这个情景都忘记了逃跑，看着他们如同填鸭一样把土塞了进胖子的肚子。马上胖子的脸变成了猪肝色，肚子好象也变的圆滚滚的。

胖子的哀号回荡在空旷的郊外。声音越来越微弱，最后只有小声的低语，但那七人仍然在往他嘴里塞土，一直到胖子抽搐了几下，不动了，也没任何声音了。我惊恐的看着那七人。开始肩膀上挨刀的那

个忽然猛的一抖，整个人像冰块一样融化在雨中，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紧接着我看到了那一幕。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胖子的肚皮开始蠕动，里面似乎有东西要出来一样，我感觉那景象就和异形电影里一样。

仿佛破壳一样，终于胖子的肚子发出如同被撕裂的绸子一样的响声，接着一只手从裂缝中伸了出来，说是手，不如说是骨头更恰当，手臂伸出后紧接着是肩膀，然后是头颅。整个人从肚子里钻了出来，和刚才消失的一个样子，不过身上到处是胖子的内脏和血肉，滴滴答答的挂在身上。我几乎吐了出来。雨已经停了，月亮也出来了。月光下那人的身上居然还挂着胖子胃里没消化的食物。

他们再次站到了一排，除了胖子那张着大嘴，布满泥土的脸。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又和泥塑一般。女人这个时候似乎已经完全吓傻了，呆呆的看着胖子的尸体动都不动。我勉强站了起来，但始终走不了路。七人众忽然一起转身，排成个长列向我走过来。

越来越近。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7

直到我面前大概一人多距离的时候停了下来，然后不动了。我知道他们在观察我。当时我几乎已经没有知觉了，仿佛灵魂被抽离了一样。过了会，他们又走了，和我擦身而过，又是一个搭着一个的肩膀，慢慢地消失在浓密的夜色中。想想也是可笑，胖子估计杀了不少人，但没想到让他送命的却是他暴饮暴食的习惯，估计他到死也不明白。

我知道一切结束了。不远处胖子的尸体惨不忍睹。那女人也疯了。

我回到草棚找到自己的行李，走之前打了个电话给警察，然后再次上路了。

我以为事情这样结束了，但第二年的八月的第一个星期四，他们居然又出现了。那年刚刚毕业，父亲也生病了，心里非常烦躁的我在晚上一人在家附近转悠自己抽着闷烟。全然不知时间已经到了很晚。和一年前一样，没来由的又下起了大雨。正好路边有个凉亭，我就坐了进去。那天比平常的夏夜要凉的多，我只穿了件短袖的T恤，感到有点冷，于是抱紧了双手坐在凉亭里等雨停。

忽然闻到一股刺鼻的劣质香水的味道，我厌恶的转了转头，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穿着紧身低胸上衣和超短裙的女孩。女孩的妆化的很浓，黄色蜷曲头发随意的盘了起来，虽然年轻，但靠着仅有的光还是看得出她浓妆下的疲惫与放纵，黑黑的眼圈上面虽然盖了厚厚的粉，却依然看的见。她似乎也看见我了，楞了下，随即笑嘻嘻的朝我走过来。

凉亭不大，还没等她过来，我的鼻子已经快受不了了。

“大哥，这么晚还在外面啊，和我耍耍么，便宜列。”女孩走近了，涂的血红血红的嘴唇挑逗地说着，原来她是个流莺。我有点烦恼，别说我父亲正在病重，即便不是，我也没这种爱好，我当然的冲他摆摆手，把脸别到了一边，身子也朝外挪了挪。她却不肯放弃，居然坐到我身边来了，挽住我的手，把头靠了过来。

“大哥，看看撒，可以先试试么，我好年轻的。”说着居然抓着我的手往她胸上摸。我有点生气，挣脱她的手，凉亭又狭窄，我怕她在纠缠，索性站到了凉亭边缘，雨更大了，加着风，打在我脸上。

“不要就不要，摆什么谱！”她似乎也有点不悦。我们两人就这样无声地呆在凉亭。

过了会，忽然听见女孩热情的声音，又像是在对我说：“哎哟，那边来了好几个，我就不相信老娘一个都吊不到，才懒得理你这傻冒。”我没回头，想是又来了几个躲雨的。

“师傅要么，我活很齐的，收费又公道。”她又在拉客了。我忽然觉得背后很冷，出奇的冷，按理好几个人进来怎么自己一点感觉也没有，而且什么声音也没听到。我猛的转身。

果然，又是他们。

一年后的同一天，我再次见到他们。七人众一点变化都没有，他们呆立在凉亭旁边，看着那个妓女在恣意的挑逗，那女孩已经把衣服褪了下来，几乎把上半身都裸露了。她似乎很迷惑，或许觉得这几个人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

这个时候其中的一个走了出来，抓住了那女孩的头发，他嘴里嘀咕着：“淫欲者，受拔皮刑。”女孩吓坏了，大声苦喊着想挣拖，但看来似乎是徒劳。另外几人又抓住女孩的四肢。剩下的一个把手伸向女孩的头颅。

我呆呆的望着他们行刑，有生以来第一感到无助和绝望。女孩痛苦的把目光投向我。

“大哥，救救我啊，救救我啊。”话还没说完，带着黑色长长指甲的手扎进了头皮。

又是痛苦的尖叫，但只叫了一声，因为她的嘴已经被旁边的一个

用盲帐刺穿了，鲜血如同喷泉一样四射，女孩的眼里全是泪，被按住的双腿绝望的抽搐。但接下来的会令她更痛苦。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7

伸进头皮的手迅速划开了个大口子，接着另外一只手也插了进去，然后整张人皮犹如脱衣服一样撕裂了，带血的人皮被他们抛的到处都是，我几乎不敢看了，以前曾经听说过越战时候越共游击队曾经对战俘实施活剥人皮就是这种方法，没料到今天亲眼见到了，而且女孩还没死，失去皮肤地她会痛苦的在活上几分钟。

那张薄薄的人皮被他们扔在了地上。实施人皮的冷冷的站在女孩旁边，当女孩停止挣扎断气后，他把衣服拖了下来，斗笠也摘了下来，里面就如同空气一样，每拖一件他就少掉一部分身体，等全部衣服拿下来后，他也消失了。剩余的人居然还单手作了辑。这时候失去人皮的女孩尸体站了起来，穿起那些衣服带好斗笠又站到了队伍里。七人众第二次站在我面前，或许我已经是唯一看见过他们而生还的人了，但这次呢？

接下来，是不是轮到我了？和去年一样，我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因为我知道那只是徒劳，我就那样傻站着，路边安静的很，连过往的车子都没有，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他们就那样站在我对面，如此近，又如此遥远，地上的鲜血提醒着我，如果他们愿意，随时可以把我撕成碎片。

“你走吧！”忽然其中一个开口了，还是那样阴沉冰冷的声音，如同用机器发出来的一样。

我不解了。我很想问他们为什么。但七人众已经背对着我走远了，很快就消失了。我一下就虚脱了，强撑着凉亭的柱子，坐了很久才回到医院，父亲见我脸色不好就问我怎么了，我不忍欺骗他，只好全部告诉了他。

他沉默许久，然后缓缓地说：“或许第一见面以后他们就一直跟着你，七人众会一直继续下去，每当他们给一个人用刑，七人众中的一个就可以超度。你以后还是少在晚上行走，而且修身养性，这样即便见到他们，他们也是无法杀你的。”听完后，我点了点头。”

纪颜说完了，落蕾去已经趴在旁边睡着了，或许这个女孩永远都这样神经粗大，不过这也好，想太多对自己没好处，我脱下外套盖住她。

“七人众真的存在么？”我忍不住问道。纪颜望着我，点了点头，“不过似乎那次以后再也没见过他们，也没听说过他们出没。”他指了指身边的落蕾。“她怎么办？医院有规定探视时间过了不许留人。”

我摆了摆手，“没事，让她睡下，最近事很多，她也累了，你也早点休息，等下我会叫醒落蕾。”

纪颜也只好睡下了。病房顿时安静了下来。外面的雨还在下。我不自觉的站到了窗口，无聊地朝外望去，外面漆黑的，除了偶尔几辆亮着灯的汽车鬼影也没有。正当我要回身时，一个闪电划开了黑夜。虽然只是一瞬间。但我清楚看到了。

楼下的停车场上有七个人，他们带着斗笠，穿着黑色的蓑衣，一个接着一个走着。而且我还看见，为首的一个抬起了头，朝我这里望

了望。但我还没看清他什么样子，外面有恢复了黑夜。

我急忙冲下楼，但外面什么也没有。是幻觉？还是那就是传说的七人众？在雨夜里无休止的走下去，无休止的实施刑法。

八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夜晚还是少出去为好。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7

第十五夜镜妖

在报社没见到落蕾，问她同事说她连假都没请，我有点奇怪，本来今天约好了下去去接纪颜出院的啊，落蕾可不是爽约的人。没心思校稿，问老总讨了个差使就急匆匆地去落蕾家了。

落蕾住在自家的老房，她父母都在国外，不过家里在这高楼耸立的城市里居然还插进了一户小巧的平房，可能也是地段不错，居然一直没拆迁，据说这房子有年头了，还是她姥爷那时候做的，算是半个古迹了。房子里有不少她姥姥姥爷留下来的东西，有些年头了，不过落蕾一直不肯般，可能也和她从小在这里长大有关吧。

转了两次车我拐进个小胡同，这胡同虽然直，但如同筷子一样，瘦长而狭窄，基本上迎面遇见总要一个人要让让了。而且两边很高，即便光线充足，这里也是很暗，走进来就觉凉飕飕地。

落蕾的房子在一片空地上，旁边离的最近的一户估计也有百八十米远，估计就算这里也很快就要拆了。大门紧闭着，我敲了好久也没见人开门，只好转到房子另一边。平方的后面带着个院子，她喜欢养一些花，平时到也算是个后门。好在这里治安不错，要是有贼就不好了。

我透过窗子看了看里面，很安静，而且没灯光，我知道如果她在家一定会在窗户右边卧室里看书的。难道她不在家？我又打了个电话，里面没有人接。刚要走，忽然依稀听见好象声摔东西的声音。

“落蕾！落蕾你在家么？”我又用力拍了几下窗户。这次我听的更清楚了，是玻璃被摔碎的声音。我心想不好，难道有贼入室？我撞开了后门，冲了进去，在厕所看到了落蕾。

她穿着睡衣披头散发地躺在地上，到处都是玻璃碎渣，我小心的绕过去，结果看见她的手腕居然划开了，另外只手拿着好到快玻璃上面还带着血。我吓坏了，赶紧扶她到床上，用我随身的手帕简单包扎了下，然后打电话给医院还有纪颜。不过万幸，她的伤口不深，大概割的时候没用好力气，但她人很虚弱，一直处于昏迷中。

我让她躺了下来。心中奇怪，按理落蕾没有自杀的理由啊，前几天还笑嘻嘻的，而且就算工作压力大也不至于自杀啊。我看了房间。几乎所有的玻璃制品都不见了，我又看了看垃圾筒，里面全是碎片。

“奇怪。就算自杀摔一块玻璃也就够了啊。”我在黑暗之中思考，电源好象也被落蕾自己关上了。我没找到总闸也就放弃了。

忽然我听到好象老鼠一样的叫声，虽然很轻，但还是听到了。接着脚边好象高速的略过什么东西，太快了，我几乎没反映过来。不过老房子里别说老鼠了，就是有条蛇也不足为奇。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7

落蕾很快就被送进了医院，纪颜也来了。他看了看现场也感到迷惑，不过他从垃圾筒拿出一块玻璃碎看了看。但似乎没有新的发现。

“你觉得怎样？”我见他一直蹲着不开口，就主动问他。纪颜抬头望了望我，笑了一下。

“不知道，还是等落蕾醒了在问问她。”

我们赶到医院，落蕾已经醒了，不过好象情绪很低落，而且不停的问人要镜子。但镜子一拿过来她照了一下就马上扔到墙上去了，我们到的时候护士已经怒了。

“没见过这样的，直接送精神病院算了。”一个小护士气冲冲的走了出来。落蕾见到我们就哭。

“纪颜，欧阳，我要镜子！我要镜子。”说着拉着我们手，我不知所措望着纪颜。他依旧笑着。伸出左手在落蕾的人中上按了一下，接着右手拇指和中指弯曲对着她的眼睛做了个动作然后把她搂进怀里，落蕾居然很快安静下来。

“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纪颜把落蕾放到床上扶着她躺下来。

“昨天晚上我洗完澡后换上睡衣像往常一样对着里面的镜子梳头。开始并没有什么。梳着梳着我却发现镜子突然变得越来越模糊。”落蕾把双手放到胸前，眼睛睁的很大，看的出她对昨晚的经历还是很害怕。

“起初我以为是浴室的水蒸汽，于是擦拭了起来，接过刚擦干净，我就看见自己的头发如同被泼了油漆一样雪白雪白的。我吓了一跳，看看头发却还是黑的。紧接着镜子里的我急剧的衰老，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显示皮肤变的老皱然后是眼睛深陷脸颊干瘪，最后居然变成了个骷髅头。你知道我吓坏了冲出了浴室，我又去找别的镜子，结果

看见的都是那样情景的重显。我把所有的镜子都砸碎了。最后就算没有镜子，我迅速衰老的画面也会凭空出现在墙上，电灯也关不上，我只好关闭总闸。我折腾了一晚上，到早上的时候脑子昏沉沉的，在走进浴室的时候又看见脚下的瓷砖印出那画面，我最后崩溃了，把墙上的玻璃砸了，感觉我好象已经真的风烛残年一样，然后就没知觉的拿起玻璃自杀，还好欧阳来的早。”她像小猫一样缩成一团，看来真的别吓着了。

“所以你刚才一直要镜子？想看看是否真的变老了？”纪颜问。

落蕾点了点头，随即哇的一声哭出来，她坐在床上摸着自己的脸。“你们看啊，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变成老太婆了？”我和纪颜对望了一下，哭笑不得。我让她躺好，然后安慰说：“没有，当然没有，你是我们社最漂亮的，现在是以后也是，你赶紧睡一觉醒来后就会和平时一样精神美丽了，你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你呢。”落蕾果然安静不少，像孩子一样乖乖躺下了。

纪颜对我说：“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不过我们要回她家一躺，现在落蕾情绪不是很稳定，干脆等她稍微好点我们在去。”我点点头。

我还有事，于是过了一个多小时看落蕾睡熟了就要回社里去了。临走前纪颜对我说无论看见什么都别太在意，等他去找我，然后我们一起去落蕾家，我奇怪他为何叮嘱我这些，但他是那种不问又不说的人，我急着有事，也就没多想了。

做车回到社里感觉有点内急，于是去了厕所。我们社厕所有面非

常巨大的墙镜。我洗手的时候对着照了照，整理了一下。

刚准备转身离开，忽然听见有人叫我。

“欧阳！”是落蕾的声音，奇怪，她怎么跑出来了？而且她应该在医院啊。我回头一看，厕所里什么也没有，我笑着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这是男厕所啊，就算她来了也不可能在这里啊。

但在我第二次转身的时候我发现有点什么不对劲了。

那面高而宽大的镜子里有我的一个镜象。

每个人都会照镜子，里面的像就是自己。

但我在眼角余光看到了。我在转身，而里面的我却依旧站在哪里。我奇怪的挥了挥手，但里面的那个“我”已经站在原地。

无论看见什么也别相信，我突然想起了纪颜的叮嘱，别管了，幻觉而已，闭着眼睛走出去！我真的闭着眼睛走出去了，但当我以为我走出厕所的时候睁眼一看我却走到了镜子面前，我的脸几乎挨到镜子了，也几乎挨到了里面那个“我”

里面的我似乎是我，但样子很狰狞，而且尤其是眼睛，居然没有瞳孔！只是灰白的一片。而且好象很快就会冲出镜子到我身上来。我恐惧的用手撑着洗手台像离开，但我无论用多大力气，都不行。我突然明白了，我们平时照镜子当你向镜子走去镜子里的像也会朝你走来，但现在好象我成了像了，自己的身体完全不受控制。

我的双脚完全没了知觉，仿佛被焊接在原地一样，镜子里面的我带着嘲笑看着我，我第一觉得自己的脸是如此讨厌和令人憎恨。

肩膀上忽然多了点什么，我没办法转头，似乎全身都被冻住了，

我只能通过镜子看身边的东西，哪怕我明知道那应该是不真实的。

是手，肩膀有只手，缓缓的从肩膀摸下来。那手我在清楚不过了，那只帮着创口贴的手。那手我在熟悉不过了，藏在我内心深处的恐惧忽然被完全涌现了上来。那是她的手。

苍白修长的手沿着肩膀一直抚摩下来，我似乎感觉到真的有东西在肩膀上，然后又是那熟悉的耳语：“我来了，正看着你呢。”

我快支持不住了，忽然听见纪颜不知那里的喊声，似乎很遥远又好象就在旁边。接着镜子里我的像开始模糊起来。然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脸骇然的我傻子般站在那里，旁边则是纪颜。

“果然是镜妖。”纪颜走过来拍拍我的脸让我清醒下，我也用冷水冲了冲，听他一说，奇怪地问：“镜妖？”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7

“恩。”纪颜一边回答我，一边拿出一支毛笔。又拿出一个香烟盒大小的铁盒子。

“镜妖是最普通的妖怪，一般藏在镜子或者一切可以映出景象的东西里。它们喜欢恶作剧，一旦照镜子的人被里面镜妖变成的像看见眼睛，哦，对了，镜妖不像人类，它们没有完整的魂魄，所以变成的人像是没有瞳孔的，可是如果你和这眼睛对视上了就会被它知道你心底所最惧怕的东西。”他打开盒子，里面黄黄的。接着他拿着毛笔蘸满然后把镜子整个写满了字，好象是佛经。最后只有中间留了个杯口大的位置。

“有热水瓶么？”他写完后转头问我。我马上冲到办公室，现在

找个热水瓶还不容易了，不过还是在隔壁找到一个。来的时候纪颜正用手盖着那片没写字的地方。他接过热水瓶打开盖子，把瓶口对准，猛的打开手掌，在把瓶子靠过去。我看见瓶子剧烈的动了几下，然后又又是老鼠似的叫声。纪颜迅速把盖子盖上，然后贴上下好字的封条。

“对付镜妖普通的方法没用，只要有可以反光的東西它们就可以逃掉。所以把它关在热水瓶里是最好不过的了。哈哈。”说着摇晃了两下瓶子。

我疑惑地问他：“为什么我会动都动不了，而且好象我和落蕾看见的都不一样啊。”

“你和落蕾不过是被它催眠了，镜妖通过观察你们的心知道你们所恐惧的东西，然后在镜子上释放出来，当人类恐惧的时候自然也是精神抗拒操纵最薄弱的时候，镜妖当然会控制你了。不过它没什么恶意，不过是喜欢整人，我把它关在热水瓶几天它自然会知错了。”说着又摇晃了下热水瓶，瓶子里面响出几声沉闷的怪叫。

“放了他？万一它又到处跑到别人镜子里害人怎么办？”落蕾的样子和我的遭遇让我有点讨厌这家伙。纪颜听了沉思了一下。

“你和落蕾在单独遇见这些家伙时候很危险，不如这样，我把镜妖封在你眼睛里，成为你的一部分，这样既可以不让它四处捣乱，你也可以在危急时候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那有什么用，这家伙很厉害么。”我心想它除了制造幻觉好象也没什么本事了。

“你错了，如果你有了镜妖的能力可以轻易找出别人的弱点，一

般人都会被你控制住的。怎么样，如果你反对那我也只好把它带回去永远封起来。”瓶子里的镜妖似乎知道一样，大声叫唤着，热水瓶也抖动的厉害。

“恩，好吧，听起来似乎很不错。”我还是同意了。

“不过你要记住，一旦你的眼睛装进了镜妖你也会看见你本来看不见的那些玩意，不过你别害怕就是了。”纪颜叫我把手伸出来，然后拿了跟银针扎了一下，把我的血滴进了瓶口。

“出来吧。”纪颜对着瓶子喊道，一个身形类似与刚出身小猫的物体跳了出来，全身白色的，但半透明，长着细长的耳朵和尖尖的小嘴巴。前面的两个爪子比后面要小的多，有点像鼯鼠。眼睛和绿豆差不多大，机警的看来看去。

“如果你还敢乱来，我就把你永远封起来。”纪颜对它喊道。镜妖恐惧的缩成一团。我开始有点喜欢这小家伙了。

“只有我和你可以看见它，普通人看不见镜妖，如果你不愿意把它封在眼睛里就让它跟着你吧，就当养了只宠物。”镜妖跳到我肩膀上，似乎一点感觉有没有。

“好，太好了。”我拿手逗了逗镜妖，它身体很冷。

“好了，时间不早了，如果你不想看见它可以叫它消失，镜妖还是很通人性的。”纪颜看了看手表，说让我和他一起去接落蕾出院，不过镜妖的事就别告诉她了，就和她说是工作压力太大出现的幻觉。路上我问纪颜，为什么落蕾那里会出现镜妖。纪颜回答说，用过很久的物品都会吸取人的气息，尤其是镜子，常年反射着人的相貌，时间

长了自然会形成灵物。不过这些家伙一般只能得到人的一部分精神，所以大部分都不是很厉害。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7

作者: sensken 是个编辑这个作品他还在写中. 他自己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他回坚持下去. 我也会继续给大家转精品!

作者: 36A 的虫子回复日期: 2006-12-17

对了楼主, 是哪位的大作可以告诉偶吗? 偶也在转呢, 不过是转你滴~~~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7

第十六夜影噬 (1)

自从得到镜妖发现还是真是个不错的东西, 镜妖不仅可以窥视到人内心的恐惧, 甚至好象使我的视力也提高了, 不过可惜我不能说话, 它想告诉我什么就直接把景象给我看。

落蕾好多了, 其实只是受了点惊吓, 很快出院了, 但还是对镜子心有余悸, 连光滑点的东西都害怕, 如果她知道镜妖就在她身边肯定会发怒的。时间仍然在无聊的继续, 我一般就靠镜妖随意观察街道的行人, 看看他们内心的恐惧, 其实也是很有趣的。纪颜又出去云游了, 可我被工作缠住了, 要不一定和他一起出去探险。

中午下班, 我吃过饭又如往常一样看着外面的行人。其中一个身材高大相貌凶狠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个男人戴着副墨镜, 但脸上横肉丛生, 双手一直插在口袋里面, 穿着黑色的皮甲克似乎在等人, 老是左顾右盼还不是很的看看手表。我

好奇的让镜妖过去，我到想看看他会害怕什么。

很快镜妖回来了，只要是能反光的物体，镜妖都能在之间穿梭。回到我身边，我闭上眼睛开始观察。

起初非常的黑暗，并不是我们平时那种没有光亮的黑暗，而是带着强烈的压迫感和窒息。始终是黑暗，难道这人只是害怕黑暗？

镜妖给我的图象很快就没有了我忽然对这个男人很感兴趣。反正下午的稿件校完了，老总去出差了，不如跟着他看看。注意打定，我马上跟了过去，在他对面呆着。

很快，另外一个男的过来了，个子不高，有点胖，圆圆的脑袋上罩了一顶黑色的鸭舌帽子，也是两手插在口袋里。他们好象交谈了下，可惜听不见，镜妖只能看却没办法把声音传过来。我只好先观察。过了会，似乎两人激烈的争吵了下，但又迅速平息了，分手前两人还拥抱了，不过我清晰的看见，先前戴墨镜的男人似乎往地上扔了什么东西。现在正好是太阳最高的时候，两人的影子交织在一起，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影子的形状很怪异。

矮胖的男人走后，墨镜男冷笑了下，随即看了看四周也迅速离开了。这个时候我选择了，决定还是跟着戴墨镜的男人。

他虽然很高大，但异常的灵活，街道上行人很拥挤，但他行走速度却很快，还好纪颜也是个走路很快的人，他经常催促我，慢慢的我的速度也快于常人了，但跟着他还是有点吃力。我怕跟丢了，就先让镜妖呆在他的墨镜里，这样也好寻找。

还好，我勉强跟随着他，大概走了四站多路，他走进了一家写字

楼，这个楼我知道，本来荒废了很久，最近不知道那里来的投资商居然把它重建了起来，但这里据说风水不好，以前死过人，以前在这里经营过的企业包括饭店专卖店商场无一不是几个月就关门大吉。于是在全市最繁华的大街居然有一栋空空荡荡毫无生气的废楼，对比旁边的喧闹，行人都自觉的不走那边。估计那投资商肯定没花多少钱就买了下来，至于他能撑多久就天晓得了。写字楼已经完工了将近百分之八十了。外面看已经很不错，估计里面还在装修吧。墨镜男人很快就走了进去，我迟疑了下，还是跟了进去。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7

出门的时候外面已经大黑了。从家到理敦敦道只有十几分钟。不过我还是加快了脚步。赶到朋友所说的地址那里发现那楼的灯是亮的。我暗喜今天运气实在不错。楼下有电子门，我正盘算着要按 401 还是 402 的时候正好有人从里面出来，不过似乎楼灯没亮，根本看不清楚来人的模样，不过有人开门也好。门一打开，我正好进去，但里面的人似乎很匆忙，啪的撞在我身上，两人撞到一起，这人很结实，差点把我撞翻，我定住身体，发现地上似乎有一卷图纸，但看不清楚是什么，来人很着急的把图纸一卷就走了，根本把我当透明。我揉着被撞痛的胸口爬上四楼。

这层楼不知道是住的人少呢，还是都出去了，反正在下面的时候发现就四楼亮着灯，我到四楼一看，左边的门居然还虚掩着。沉厚的防盗门完全失去了作用，我小心的打开门，问了句：“里面有人么？”但依旧安静，我不想落个擅闯民宅的罪名，只好站在门外按门铃，但

里面依旧没人出来。我只好边说着我进来了一边走进去。

刚进来一阵风就把门带上了，我心想这么重的门说带上也就带上了。进门的客厅有组合沙发还有茶几，墙壁上挂着徐悲鸿的万马图，自然是假的，不过看上去很有气势。虽然亮着灯，但大理石的地砖让我感到很冷。左边有个房间，门紧闭着，难道他在里面工作没听到我进来？现在进去会不会被他告啊。我正犹豫，忽然想到镜妖，让它进去看看。镜妖歪了歪脑袋，支了一声不见了。几秒后，它又回到我肩上。我闭起眼睛。

一边漆黑，而且和上次看到墨镜男一样，这是怎么回事？我小心的走过去，门是旋转把手，我把手握上去冰凉的，稍微用力，居然没有锁。嘎吱。门被慢慢打开了。里面果然是一片黑暗。但这黑暗又有点不同，似乎整个房间是被填充进了黑影一样，巨大的压迫感居然让我没办法在往里走。甚至我发现客厅的光到了门这里就完全进不去了，不，应该说如同遭遇到黑洞一样，彻底的吞噬了进去。我的手机光源也根本射不进去。我咽了口唾沫，心想房间里面应该有灯吧，我颤抖着用手伸进去想摸索门边的墙壁上是否有开关，果然，我摸到了一个，按了下去。

里面房顶的灯亮了，但只是一瞬，或者更短，光几乎还未散开就消失了。我的肉眼几乎来不及看到任何东西。我只好再次伸进手去摸开关。但这次，当我的手一进去，就马上感觉被一只手握住了。

我一惊，握我的手的人力气很大，仿佛要把我拖进去，我的半个身体已经进了房间了。我只好用手抓住了门外的墙死命挣扎就在这样

的拉锯中，忽然听到了动物喉咙中那种咕噜咕噜的声音，握我的手松开了，接着一个人慢慢从黑暗中浮现出来。

一张完全被扭曲的脸，头发全白了，凌乱的盖在一个较常人大大的头颅上，眼睛睁的大大的，灰黑色的眼球根本都不转动了，嘴巴紧闭，一只手还抓在我手腕上，他的身体仿佛如同被房间慢慢吐出来一样，一点一点的出来。从穿着来看，他穿着便裤和休闲衣，脚上还穿着拖鞋。难道他就是于寺海？我小心的扶着他的身体，把他平放在地上。

不过是不是不重要了，我探了探他的气息，已经死了。但如果他是死人的话又如何抓住我的手？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拿下他的手，整个手腕留下了四条青紫的淤痕。一定是刚才下楼的男人杀了他，还有图纸，难道是为了抢他的建筑图纸？要这个有什么用？那大楼几乎快完工了啊。现在四个设计师死了俩了。剩下两个呢。

二十分钟后警察很快赶到了。奇怪的是这个时候那个房间却可以进光了。我这才看到里面是一个工作室，有灯和画图版，以及一台电脑，电脑居然一直通着电源。不过显示器是黑的。灯的开关也是好的，里面设施很简单，看来这就是他平时工作的地方。

警察少不了对我的盘问，他们带着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因为我出现在这里的确太不寻常了，我没告诉他们房间奇怪的事。只是说本来来采访于设计师但发现门没锁叫了很久没人答应，结果进来就看见他扶着墙很痛苦，于是帮他躺下来，然后他就死了。警察也拿不出什么证据，毕竟于寺海的尸体暂时检查不出任何外伤。不过我虽然被放了回去，但必须随传随到。

回去的时候都快十点了，我总在想当于的尸体从房间出来的时候我虽然紧张，但好象还是感觉到了他的尸体很奇异的地方，但我已经忘记是什么了。有时候就是这样，越想记起来就越容易忘记，仿佛那东西就近在手边，但就是够不着。

我索性不想，回家就把自己泡在浴缸的热水里，消除下疲劳和紧张。洗澡的时候我习惯把毛巾盖在眼睛上，然后泡十几分钟，今天也不例外。刚刚把眼睛盖上，镜妖突然叫了起来，它平常是很少叫的，但今天似乎叫声很急切。我拿下毛巾它站在我肩膀上，什么也没发生，但镜妖依然叫个不停。我只好站起来裹了条浴巾。浴室黄色的灯光把我的影子拉的好长，直接投在了水里。

影子！对了，我想起来了，当于寺海的尸体从黑暗的房间出来的时候客厅亮着灯，但他的尸体却没有影子！一点也没有！所以我才感觉到刹那间的不适应，虽然警察来了以后他的影子恢复了，但那时他的影子确实看不到。我正高兴自己终于想到眉目了，正要出去，镜妖又叫了起来，而且声音更加剧烈和刺耳。我只好强行命令镜妖回到我眼睛里。转头的一下，我发现我的影子居然还呆在浴缸里面，而且拉的极长，浴室的灯没理由会这样。

我呆立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影子，浴缸接触到影子的那部分水开始沸腾，而旁边却没事，剧烈的沸腾后开始变黑，先是浴缸的水，然后是浴缸，影子像爬山虎一样迅速爬满了整个浴室的墙，地，所有东西。而且在向我靠拢。在过几秒，我就会在完全的黑暗中了，什么也看不见，这让我想起了于寺海，难道他也是这样？或是我会步他的后

尘？

我恐惧了，但想到封印镜妖的眼睛是可以不受光源的限制的，我索性闭起眼睛，果然我看见了，虽然四周都是黑色，但我还是看到我在浴缸的影子里爬出一个人形的物体，先是头，接着宽阔的肩膀，身形很高大，正缓慢的走出浴缸朝我走来。我努力平静下来，这家伙应该不知道我能看见他吧。

机会只有一下，我不知道是否他是实体呢还是灵体，反正不反抗我也会像于寺海一样毫无伤痕的死去。

越来越近了，那东西离我只有几步了，我的手心感觉在出汗了。人形的物体在我面前不到一米的地方停住了，举起了手向我扑来，我猛的一闪，握住了他的手，就像握住一团泥土一样，只一下，他整个躯体便消失了。我睁开眼，浴室又恢复了，灯光依旧亮着，还站在原地的我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但却是满头的大汗，还是冷汗。

抓住那家伙的手现在还有点麻，我看了看手掌，什么也没有。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不过绝对来着不善，如果没有镜妖恐怕我已经死了。不知道他是否会在来，我几乎一夜没睡，不过看来他对我没什么兴趣了。我苦守到天亮，终于睡过去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被家里的电话吵醒了。

我眯着双眼看了看，是老总的，一接听就听到他如雷的吼声。

“你是怎么做报纸的？昨天设计师死家里你非但没拿到资料还被卷进去成了嫌疑人，都快被同行笑死了！赶快回来！”啪，电话挂了。我被他这样一震清醒了点。看看时间果然都快十点了，难怪他生

气了。昨晚的事让我心有余悸，手腕上的痕迹还在，非常醒目。另外两个设计师不知道怎样了，不明白为什么要杀了他们并抢他们的设计图纸。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7

第十六夜影噬（2）

回到报社老总就教训我一顿，并告诉我警方已经说了这几天必须和他们保持联系。我想的却是另外两个设计师的下落。走出报社赶快叫朋友查了下，但很快就知道其余两个设计师却还在外地工作现在联系不上。看来想调查还是要去那栋大楼，可是昨天的事是否代表他们已经发现我了么？想灭口？

或许去看看那所大楼能得到点新的发现。既然我被牵扯其中，老总自然叫我去，正好得到个机会，这次可以名正言顺的去看看。

上次只顾着跟踪墨镜男，这次我到是好好看了看，果然很雄伟，而且很奇特，最让我好奇的是大楼的四个角落都立了石碑，不过具体是什么看不明白。据说这个金老板是很注重风水的，他曾经说这里风水是不好，但他有信心把这里建成福地，旺地。

只顾看着大楼的建筑，不料忽然身体被人推了一把，我和一个人同时摔到了一边，回头一看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我正觉得奇怪，发现刚才我站的地方正卸下一堆杂物。司机赶紧下来看我，一个劲道歉，说没注意旁边有人，我说没事了，他才如释重负的离开。

到是那个女孩我要好好感激了。女孩留着一头齐耳短发，面容清秀，双目光盼，鼻子小巧而高挺，尖尖的下巴，最令我好奇的是她的

左边耳朵上居然留着 11 个耳洞，每个都带着不同颜色的小耳环。女孩穿着米黄色的上衣和休闲裤笑咪咪地看着我。

“你没事吧。赶快谢谢我，要不是我你就死了。”说着拍拍我肩膀，我看了看肩膀上的手，有点惊讶，不过我喜欢别人随便说死啊死啊的，皱了皱眉头，说了句：“谢谢了。”

她似乎很生气，撅着嘴巴对站在那里。我也觉得毕竟人家救我一命，于是友好的伸手。

“正式感谢你救了我，我叫欧阳轩辕，是报社记者。”说着拿了张名片给她，她翻看了下，扔掉了，我又惊又怒，心想你就算不屑也等我转过身再扔啊。

“不用这东西，我刚才看了，都记住了。”说完笑着用手指了指脑袋。看我不相信，又马上把我工作的单位电话和我的移动电话都报了出来。不过强记也没什么。

“我叫李多，你可以叫我多多，我是南大建筑系大四学生，喜欢专门研究民俗民风。”说着把学生证给我看，南大是错不错的重点大学，我看了看学生证又看了看她，看来是没错。

问明来意我才知道李多也是想来调查一下，据她说，这楼的风水很成问题。

“你还知道风水？”我有点想笑，没想到还有女孩对这个感兴趣，特别是看上去好象如此时尚而漂亮的。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7

“当然，中国的风水可是有上千年的历史呢，既然可以保留那么

多年自然有它生存下来的道理，你或许不信，但不可以否定。”她眨着大眼睛认真的说，一边说一边点头，耳朵上的耳环摇晃着。“其实现在城市的建筑方法要么是彻底的模仿要么是彻底的破坏，并不见得有什么创新就算是好建筑的。我们建房子干什么？就是要人住啊，所以好的建筑应该是多元化多方面在体现其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的双重集合和包容。”我被说楞了，心想这丫头还一套一套呢，不过见她说的很认真，到不忍打断。

她又说，原来包括死去的与寺海等两位设计师都是非常优秀的建筑设计专家，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在设计时都非常喜欢参考中国古典风水理论，在融合现在的建筑理念，但这么优秀的设计师居然在设计完这所大楼后就突然暴死，所以她觉得奇怪和可疑，就想来看看这里是否有什么线索。我一听有人帮忙自然在好不过，本来我想找落蕾来，可她工作太忙，何况她也不如这女孩干练。纪颜上午发来传真，说他居然去西藏了，估计没些日子是不会出现了。正好有这女孩帮忙，真是幸运。

我们没有以记者的身份进去，只是先在这里观察，其间我把昨晚遇见的诡异的影子时间告诉了她。她神情严肃的说这好象是古代的一个禁术。

“中国经常陷入战乱，从春秋战国开始，刺杀被推崇为最快也是最有效的政治颠覆手段。像公子光让专诸借鱼藏刺杀吴王僚，要离以金钩杀庆忌，包括最有名的荆柯刺秦。所以一个为政客服务的刺杀集团当然出现了。我在外采风的时候曾搜集到他们的一些传说。行事诡

秘加上不可告人的目的使他们从来都见不得光，当然历史也无从考证。但那些有名的刺杀都和他們多多少少有关，所以依旧有人记载他们是使用祖传的神兽来控制人类的影子来进行刺杀，而且没有任何外伤，甚至还可以使人慢慢死亡被误为疾病所致。他们所驱使的神兽就叫做影噬，也叫界罗，据说是吃影木长大，无实体或者说只要在阴影中可以变化任何实体。控制他们的人叫影族，他们与常人无异，当他們要杀人时会將影木扔在对方影子里面，神兽就会在吃掉影木的时候把影子一齐吃下去，接着，影族既可以当时就让飞罗把被害人的影子彻底吞噬就像于寺海和罗星一样毫无征兆和伤痕的死去又可以控制影子让对象慢慢死去，你昨天很幸运，那只是界罗在吞噬掉于寺海残留的一点杀意，你当时接触了于寺海，自然被一起带了回来，不过奇怪，你怎么会没事呢？”我吃惊她居然知道这么多，仿佛早就备好课的老師在给學生上课一般。我没告诉他镜妖的事，只敷衍说后来影子自己消失了，她盯着我看了看，说了声哦。

“那控制影子怎么杀人呢？”我又问。

她摇摇头，“这我就知道了，光是打听上面那些就很辛苦了。”真是個神奇的女孩，小小年纪快成纪颜第二了，要是他在这里应该會和她聊个没完。

正当我感叹着，大楼走出一个人，居然就是昨天的墨镜男，现在想想，那天在楼下撞到我的人说不定也是他。他今天依旧警惕的四处观望，看到我这里李多很自然的挽着我假装看路人。

墨镜男见安全，马上快步走掉了，后面我和李多赶快拔腿追，这

次我学乖了，心中吩咐镜妖待在墨镜男身上，这样即便跟丢了也能在找到他。果然，在跟了几条街后被墨镜男甩掉了，我马上去感知镜妖，靠着镜妖传递来的画面我们勉强还是找到了墨镜男，他居然来了一家医院。不过他的脚力的确很强，如果他在不停下来，我和李多就走不下去了。

“你怎么会知道他来这这里啊，刚才明明跟丢了啊。”那时我硬拉着她跑过来，现在她反过来问我。

“啊，这个，我视力很好，再说这里街道我都熟悉，他那条路应该是走这边。”我努力编着拙劣的借口，李多不信任的扫视着我。

“你好象有事瞒着我，你不要低估我的智慧，我可有 145 的智商呢，在学校里他们都说聪明的没我漂亮，漂亮的没我聪明，如果被我发现你想欺骗我又你好受的！”说着她晃了晃白而瘦小的拳头，又走了进去。我只好苦笑，也不知道她知道镜妖会有什么表情。

我们一直跟着墨镜男来到了医院住院部六楼，我一看，居然是肾病专科，而且一打听，这曾楼住的都是肾衰竭的病人，都非常严重。墨镜男到这里来干什么。

他走进了一间病房，我们没敢跟进去，过了大约半小时，他出来了，拉住一个医生好象在叮嘱什么，医生有点不耐烦，最后他走了，我们赶快拦住医生询问他。

“你说他啊？”医生推了推眼镜不耐烦地说：“他是个很麻烦的人，每次来都会拉住我叮嘱我要尽力照顾他儿子，就是不说我也会啊，搞的好象我们很冷血一样，真是的，不过他对儿子似乎也不是很好啊，

就请了个保姆在这里照顾，自己也不是经常来，每次也就来个几十分钟就走了，开始我还有点害怕他，后来他总是叮嘱我，神态还很可怜。”医生一下说了一堆。

“那他叫什么名字，他儿子呢？”我赶紧问。医生警觉的退后一步，把手背到后面。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7

“你们到底什么人？是家属？干吗问东问西？在不走我叫人了啊。”说着真的好象要扭头叫人。我连忙拦住并告诉他我是报社的想报道下医院救死扶伤的精神和医生护士的高风亮节。他眼睛一亮，赶快掏了包烟，不过刚递出来又放回去了，他不好意思的说住院部不能抽，说着还要拉我去给他来个专访，过于热情让我承受不了，但一时又拖不开，我只好套出墨镜男儿子的姓名和床号让李多进去查了。

医生几乎从他幼儿园参加歌咏比赛开始讲，把我当回忆录的书记员了，我只好耐着性子听，边等李多出来，过了好久，都讲到高二上学期期中考试了，李多才晃悠着脑袋走出来，我一见他出来立即打断医生，并告诉他下次我在来，说太多我记不住。医生有点懊恼，还想继续我马上推开他告辞了，当我们走到楼下还能听到他的喊声说下次一定来。

“当记者很受欢迎嘛。”李多做着鬼脸嘲笑我，我则无视她，直接询问墨镜男的事。

“他儿子十二岁，得了很严重的肾衰竭，住院三个月了，如果换肾则需要十几万，不过最近他刚刚交足了所有的手术费。孩子很善良，

虽然脸色看上去很差，但非常坚强呢，他还以为我是他爸爸的朋友专程来看他的，而且对自己的父亲很自豪。”李多说到这有点伤感，看来这丫头还有这一面呢。

“那个墨镜男的资料很少，只知道叫高兵，但也知道是不是化名。”

“他突然间拿到一大笔钱，一定是有人雇他杀了那两个设计师并拿走了设计图。看来他应该是传说中的影族的后人了。不过他也很可怜，那孩子在不做手术很那活下去了。”我望着李多，现在直接去和高兵接触恐怕有点困难，到不如去调查下那个金博名的情况。

金博名的资料说他是个靠自己打拼起来的商人，靠做小商贩起家，然后在八十年代倒卖钢材，现在则投资房地产，似乎看起来和中国成千上万个暴发户没什么区别，不过我还是注意到，他原来祖籍就是本地人。大楼，对了，从我小时候好象这地方就很荒凉。于是我和李多去询问了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人，原来这里几十年前是居民区，那时候道路还没扩建，不过一夜之间发生大火，烧死烧伤几十人，以至后来所有在这里的建筑都不顺利，做生意的更是赔的一塌糊涂，还有人传说这里深夜还会闹鬼。这样说来，金博名选择这里建商业楼就更奇怪了，按他的年龄应该知道这些事。

“我们不如在这里照顾高兵的儿子，在儿子面前他应该不敢造次，说不定可以和他好好谈谈，看看金博名在这里到底扮演个什么角色。”李多建议道，我一听的确是个好主意，这几天就要动手术了，高兵估计来的会比较频繁，于是我和李多呆在医院，我则去和那个医生套瓷，

李多去照顾孩子。

我也见到了高兵的孩子，男孩如果不是生病应该是个很漂亮精神的，不过现在他的腰上却挂着个袋子，导管直接接到他肾脏上，我知道这是透析，无法换肾前肾衰竭病人没办法通过尿液排毒，所以只能选择透析和血透，血透比较贵，所以高兵也没办法只好让孩子天天挂着盐水袋。

“叔叔，爸爸在我做手术的时候一定会来吧。”孩子天真的望着我，我知道在过三天就是他作手术的日子了，我只好安慰他，高兵一定会来。这时孩子望着门口，欣喜的喊了句：“爸爸！”

我和李多迅速回头，果然，高兵在门口，不过这次他没带墨镜，其实他的眼神看上去并非穷凶极恶之徒啊。不过他动也不动站在门口，手依然我着门把手，非常警惕的望着我，又看了看孩子，看来有必要先让他安心下来，让他知道我们对他和孩子都没恶意。

“出去谈谈吧。”我平举起手，做了个请的动作，高兵迟疑了下，退了出去，我让李多和孩子聊天，自己和高兵谈了起来。

我们互相沉默了几分钟，高兵终于开口先说话了，他声音很轻，说的时候还不时看看里面的儿子。

“既然你们找到这里了，想必是了解了什么吧。”

“是的，我知道你有苦衷，但是那两个建筑师太无辜了。”我盯着他的眼睛，他也看着我，不过很快又垂下去。

“罗星好象和你还认识吧。”我继续问。高兵点了点头，很痛苦的把头又仰了起来，过了会儿才对我说：“我和他曾经是朋友。但我

也没办法，罗星不要钱，坚持要把设计图纸公开，还要把楼的秘密也公开，这样我一分钱都拿不到，我儿子才十几岁啊，别说他了，就是个大人天天透析也受不了啊，他还想上学，这种危险的伎俩我是不想使用的，可是族里一代代相传，从出生的时候开始，你只要有影子，它就会跟着你，不学都不行，知道你死。”这个它应该指的是那神兽影噬吧。

“罗星在施工到一半的时候就退出了，因为金博名坚持在地基处打下四个石碑，他说叫四神阵，按照朱雀，白虎，玄武，青龙几个方向就可以镇住这里的冤魂，甚至可以驱使它们。但罗星后来悄悄告诉我，他发现根本不是这样，楼层的建造很危险，罗星业余的时候喜欢学习风水。金博名在施工的时候把地基建成反八卦形状所有的位置倒转，让水逆流而上，加上大楼正门面前种植了许多树，正对马路，房间的天花板都铺设成长方形棺材形状等等，总之很多忌讳，总之他不明白金博名到底想干什么，但只要是住进大楼的人都会倒霉，轻则破财重则性命不保，所以他想拿图纸和证据公布与众。金博名也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我会使用影噬杀人，就向我许诺三十万拿回所有设计图纸和证据并杀掉当时的主要几个设计师。前几天我把罗星约出来还想劝他放弃，但他拒绝了，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下决心杀了他。事后接着杀死了于寺海，他也是罗星的大学同学，两人打算一起告发金博名。事后我拿到了二十万交了手术费。剩下的两个也吓到了，交出所有设计图纸并答应不在管这事。所有的真相就是这些。”高兵说完后长叹一口气。其实我很同情他，一边是公理，一边是儿子，的确很难

选择。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8

第十七夜米婆 (1)

我把李多介绍给了落蕾，并告诉了她和纪颜的关系，很奇怪，两人一下就成了好姐妹，我几乎成了多余，或者说女人本就是水做的，自然很容易混合在一起，不过李多也要准备毕业论文了，但只要有空就经常来找我们。天气开始慢慢转凉了，我经常能接到母亲的电话叮嘱，虽然有点唠叨，但还是很开心的。

早上刚起床，电话响了起来，一接就是母亲的声音，但似乎和平日里不太一样，母亲悲伤地说：“快回来一躺，米婆快不行了。”

自从二叔去世后，几乎快要将亲人离开的滋味淡忘了，现在突然接到消息心里像塞了一把盐，堵的慌。我放下电话就给老总打了电话，请了几天假。

米婆不姓米，具体姓什么已经不太记得了，只知道她经常帮得病的孩子刮痧，挑刺或者收鬼。喜欢用一个米筒来治病，所以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米婆，她也很乐意别人这样叫她。按辈分米婆应该是外祖父的婶婶，所以其实我可以叫她外叔曾祖母，不过太麻烦，大家还是喜欢叫她米婆。每次有人叫她，她总是把闭着的双眼努力睁开，然后盘跚着三寸的小脚一步一步挪过来。

回到家许久不见的母亲脸上很悲伤，也难怪，虽然血缘隔得如此远，但米婆的手却抚摩过无数孩子的头发，不仅是我们，周边十里八乡的孩子大都是在米婆的庇佑下健康成长的。和母亲寒暄几句，我们

就来到了米婆的家。去的时候已经来了很多人了，老的少的都有，人人都低沉着脸，孩子们都紧咬着嘴唇，不敢说话，看来米婆在里面，他们不敢打扰她。

母亲带着我进去，米婆睡在一张竹席上，这是她的异与常人的特点之一，那就是无论春夏秋冬，她都睡在这张竹席上，一睡就是五十多年，席子已经变成红色的了。米婆已经处在弥留之际了，我能听见房间她沉重的呼吸声，母亲和外婆告诉她，我来了。

米婆在后辈中是极疼我的，因为我像极了她最喜爱也最令她难过的小儿子。她虽然医治过许多人，但一生却极其坎坷，听外婆说，她前面生的六个孩子都活不过一岁，当第六个孩子死去时，米婆如同疯了般冲到坟墓上一边嚎叫一边刨坟。

第七个也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儿子，异常的聪明，在六十年代还考上了清华大学，大家都在赞叹米婆苦尽甘来的时候，儿子却在北京的一场武斗中被流弹射中，当场身亡，这个消息几乎把米婆击跨了，她将近一个月没有说话，但一个月后她依旧挽起袖子拿着银针和米筒为人治病。

“六啊，你和你妈出去吧，我想和刚刚单独呆会。”米婆突然吃力的强撑着坐了起来，我异常惊讶，因为先前外婆说米婆已经弥留了，但现在居然坐起来了，不过她坐起来样子更让人看的难受，几乎是全身都瘦的皮包骨头了，一坐起来就剧烈的咳嗽，六是我母亲的小名，外婆和母亲出去后，小房间里只有我和米婆。我找了张凳子坐在她身边，紧紧握住她的手，手很凉，感觉很脆弱，我能清晰的感觉到手指

的粗糙的纹理和凸起的骨结。

米婆一边流着泪一边颤抖着用另外只手抚摩着我的头，嘴里说着：“像，太像了。”

“米婆，您要好好保重身体啊。”我鼻子也一阵酸，记得幼时总觉得她很神奇，什么怪病都能治好，没料到她如今衰老成这样。

“刚啊，你知道米婆为什么要单独和你说么？”米婆说话很费力，加上口音极重，我总要想几下才能明白意思。我自然摇着头。米婆忽然挣扎着从枕头下面拿出一本书，不过看上去又不像。

“这是我记录的我一辈子的经历和我所知道的治疗驱邪的本事，我一直把你当成德立（米婆死去的儿子），现在我要走了，书我只想传给你，你要是喜欢就多看看，不喜欢就烧掉吧。”米婆说完又咳嗽了一阵，然后闭上眼睛不在说话，我又叫了几声，她对我挥了挥手，让我出去。

四小时后，米婆去世了。后来送殡的人天天都有，下葬的那天这一片居民区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我忽然想到一句话，想知道一个人是不是好人，看看他死的那天有多少人送他就知道了。

米婆走了，孤独的来又孤独的离去。我纂着她给的书匆忙的参加完米婆的葬礼，结束后我又返回了报社。工作一结束，我便在一旁开始看米婆给我的遗物。

与其说是书不如说是本记事本，书面很杂旧，泛着咖啡黄，我小心的翻动着，里面还是毛笔写的，竖读的，那个时候像米婆这样能写这么多字的估计算是极少的了。

读起来有点费力，我把它抄写了下来，但越抄到后面，我就越觉得惊异。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8

这里面没有说米婆的医术，不如说是巫术从那里来的更好。但看上去应该是她从邻居的一个阿婆那里偷偷学会的，据说学这个极靠天赋和缘分。不过却记载了她从年轻时候开始为人驱鬼以及后面自己子女夭折的事。其实她不会像影视作品里描写的一样会呼风唤雨，但的确是可以做到我们做不到的事。她写的时候夹杂着写难理解的方言，我请教了許多人，在勉强把大意翻译出来。

“婶来了，身子旁边掖了个七八岁的男孩，男孩目光呆滞，几乎和木偶一样，天气冻的厉害，孩子的鼻子里流出一道清鼻涕，但他浑然不觉，还是六婶帮他擦的。

我依稀感觉到，这孩子中了邪了。果然六婶告诉我，这男孩是她姐姐的孩子，孩子父母出外谋生，暂时把他寄养在她家，开始的时候孩子很活泼好动，一直都很精神，但上星期突然变成这样了。没法子，所以来找我了。我有些犹豫，我本不想在管了，听祖辈们说，若是作了人家老婆，想生孩子的女人就不要在做这事，否则孩子会有天难，但毕竟是传说，我望着这个孩子，最终还是答应了。

我按照平时一样把其他人都请了出去，带着孩子来到我的房间（米婆有个单独治病的房间，很狭窄，最多能容纳四五人，而且里面不安装电灯，长年关着门窗。里面只有个神台，供奉着观音像，长年点着几跟蜡烛）我向观音上了香，然后拿出米筒装满米包好在香上过

一下，然后在孩子面前摇晃。（我幼年时候也是这样，依稀记得高烧的时候被她这样晃一下就好了）。

我拿起孩子的左手，左手食指和拇指的虎口上面有条很明显的青茎，有蚯蚓粗细，而且鼓胀的厉害。果然是被吓着了。孩子的魂魄弱，遇见恐怖或者惊吓都容易失魂，如果时间不长还是可以召回的。这样的只要帮他驱下鬼，在用针调理下血脉很容易好。

我把米筒打开，米堆中间凹陷，四周鼓了起来，而且还有三个小坑。我掰开他的嘴，借着光能看见嘴里舌根处有个水疱。这种症状的人多半是热毒和风邪。一般情况下我会用银针挑掉嘴里的疱，在扎两针就没事了，但我估计错误了（米婆会针灸，这个是系统跟着当地一位有名的郎中学过的）。

我刚拿出针，走到他后面准备扎入他脖子后面的手太阳小肠肩中俞穴的时候，他忽然咯咯的笑了起来，不像是孩子的声音，到像成年女性的声音。

“你笑什么，让阿姨给你扎一下，不疼的，很快就好。”我拿起只准备扎下去。孩子慢慢的转过头，到肩膀的时候猛的一声断裂的声音，他整个头颅都转了过来，眼睛直直的望着我，嘴里还留着口水。我吓坏了，一屁股坐在地上，连喊的力气都没了。

“你既然救别人的儿子，就拿你的儿子给我吧。”他忽然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闭了下眼，刚睁开发现孩子好好的坐在我前面，背对着我一动不动。我小心的爬起来，走到他面前一看，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以为是我眼睛花了，照例还是为他扎了几针，并在脖子腋下松

了下经脉。孩子很快痊愈了，晚上就没事了，婶很高兴，带着孩子走了，孩子临走前对我笑，笑的我发毛。开始的几天我还有些顾忌，都决定在也不给人看病了，但一直都没事发生，我也渐渐淡忘了。

很快我也有了大立（米婆的第一个孩子）他生下来的时候白白胖胖，家人都很开心，但六个月的时候，我早上起来发现他脸就紫了，我是治病的，知道孩子没救了，但依然疯了一般去喊人，最后大立还是死了，死的时候脸上带着僵硬的笑容，后来想想，和那个孩子笑的一样。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8

第十七夜米婆（2）

我当时还没想起那个孩子的话，只怪自己命苦，但这不过是个开始，以后的十年里我又生了五个孩子，每次都早夭，最大的也才一岁不到，第六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几乎用尽全部心血去养育他，孩子长的很好，我以为厄运过去了，但就在一个夏天晚上，我听见门外有人喊我，出去一看却没人，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断气了。

我真的要疯了，孩子都是母亲的心头肉，这无疑是在我心上刮了又刮，我已经开始怀疑十年前治的那个孩子，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很快又怀孕了，而且把所有以前孩子遗留下来的衣服物品只要是相关的全部扔掉，我决定重新开始养育这个孩子，当做第一个孩子来养育。

德立降生了，我穷尽所有的气力来养育他，但自从他生下来就不停的哭，从白天哭到夜晚，声音异常的刺耳，我用了很多方法也不管用，我开始恐惧了，开始后悔医治那个孩子。

直到那一天，我们的邻居，一个高大的东北汉子，他身体非常强壮，平时也对我们很好，那天他上了夜班，但孩子依然号哭着，我正在哄孩子，他像门神一样冲了进来，凶神恶煞，大吼一句：“嚎嚎个没完，哭丧啊！”他把我吓呆了，然后他冲过来，对着德立轮圆了巴掌一下打过去，德立马上就不哭了，我还以为被打傻了，谁知道从此后他就没在哭过，健康的长大了，但那个男人却从此卧床不起很快就病逝世了，他的家人也相继病死，我知道，那东西里开了德立，东北汉子成了替罪羊。

德立长大后，我带着他来到那个东北汉子的坟前磕头，并告诉他这是他的大恩人，虽然我很难过，但不可否认，更多的是高兴，因为我以为我的儿子从此无忧了。但，那也只是我以为。

德立很优秀，优秀的出忽我的意料之外，我甚至感到有点担忧，我并不聪明，德立的父亲也只是个老实巴交的手艺人，靠着编竹篮过活。但这孩子从小就看出异于常人的聪明，但从来不笑，始终板着脸，除了对我，其他人很难和他说上几句话。我依旧帮着周围的邻居治病，名气也越来越大。文革开始前，他考入了清华，临走前我和他谈到很晚。他拉着我的手，说我和他父亲养育这么多年真不容易，他会努力读书报答我们。还有什么比听到自己儿子说这话更高兴呢？母子二人把他小时候所有的事都回忆一遍。

德立去了北京，没过多久还寄了彩色照片回家，当是照片还不是很普遍，而且大都是黑白的，我第一时间把照片拿出来，想看看儿子在北京是不是瘦了。但我一看照片就呆了，他在照片上笑着，那笑容

我在熟悉不过了，就是以前多次出现的笑容，我眼睛一黑，那笑容仿佛在嘲笑我的愚蠢和无知。于是我发疯样的想赶快去北京找儿子。文革迅速的席卷全国，我这种人当然被当作神婆和巫婆抓了起来挨斗，我不在乎他们怎样斗我，但我求他们放我去北京找儿子，可根本没用。

半年后，德立的死讯传了回来，这次我没有再哭，但德立的父亲却过度悲伤没多久也去世了。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脑袋想的只有一件事，救人积德，难道我这也错了？我拒绝了所有在让我来医治的孩子，那怕他们求我，骂我。

我也去找过婶，问过那个孩子的事，那个孩子后来很健康，现在还在。我的心里稍稍好过了点。

或许像我这样的人就不应该有后代，或者说所有我治过的孩子都是我的后代？与是我想通了，又开始帮住那些可怜的孩子，尽我所能的帮助。我可以在这些孩子身上找到我失去的东西。”

我看到这里，发现里面夹了一张纸，很破旧了，不过纸的质地不错，我小心的打开，原来是一张人体的针灸穴位，还记载了什么穴位主治那种病。这个我是不明白了，心想还是等纪颜回来给他吧。后面还记载了许多她如何为孩子门治病的故事，都大同小异，一般避暑，高烧找米婆的最多，只要去一次让米婆扎几针，把筋骨松一下，全身就轻松了，真是神奇。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8

书的最后一页很吸引我，上面写着如何用米请鬼。这也是米婆被叫米婆的原因。

“以竹筒盛米，新鲜早稻为佳。取白布以水沸之，在阴暗处风干，礼开前务必净身净心，将白布盖于筒上，以双手环护。坐与桌前。静心闭眼。心中默念欲请之鬼生前称呼，不可呼其姓名。米筒发凉后即可。”这是米筒的过程，此外还要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面进行。并且上面说以米请鬼并不是一定成功，如果可以将死者生前使用多的物品放入筒中机会大点。而且鬼离开前不能松开护住米筒的手，也不能揭开纱布。

我按照上面的去做了，用的就是米婆生前的那个筒子。心中喊着米婆，果然米筒开始变凉，我几乎要握不住了，跟冰块一样。我感觉筒内的米在不停的跳动，仿佛沸腾一般，但纱布却纹丝不动。就当我快松开手的时候。桌子对面出现了个模糊不清的人影，我的眼睛像被蒸汽环绕一样，不过影子越来越清晰了。的确是米婆，除了脸色稍暗之外和平日里一样。

我忍不住叫了一句，“米婆！”并想离开座位走过去。米婆伸说阻止了我。并笑着看着我。奇怪的是米婆不说话，只是坐在那里。

“米婆你不能说话么？”米婆点点头。看来我还不能做到像她那样和亡者沟通，不过能看看米婆已经很不错了。米婆就那样坐在我面前，虽然还是模糊，但却感到很真实。

“米婆，你走了，以后这些孩子要在有什么事该怎么办呢，如果是普通的小病到无所谓，可要是再中邪什么的如何是好？”

米婆笑了笑，指了指我。我奇怪的问：“你说我？”米婆点点头，又伸手出手，竖起了大拇指。竹筒开始温度慢慢上来了，米婆的样子

渐渐不清楚了，我知道她又要走了，但还是站了起来想过去，我松开了米筒的手。谁知道米婆突然一下消失了。我呆立在原地，又看看米筒，白布也被冲了起来。里面的米居然旋转成一个沙漏状，而且还在沿着筒壁高速的运动。不过开始慢慢停下来了。我马上找出那本书，到处翻阅，原来请鬼中途松手的话，那今后就在也无法请她上来了，也就是说我以后都不会在见到米婆了。

米婆的书最后一页有个口袋，里面装了十几根银针，都是她平日里用来医治的工具。里面还有一张发黄的照片。

我把照片取出来，背面用非常漂亮的钢笔字写着，“给最爱的妈妈。”我翻过来，一个戴着眼睛的高个男孩站在清华园的校门面前拍的。

难道这个就是米婆的儿子？我把照片拿了出来，走到有光的地方仔细看了起来。我几乎被吓到了，的确和我长的非常相似呢，但他的笑容实在看的令人不舒服，看的很不协调。照片在阳光的照射下又点反应，我怕被弄坏了，毕竟是米婆的遗物，我刚要拿进去，感觉照片好象又些不妥，又折回来在看，结果吓的利马把照片扔了下来。

照片上清晰的显示着，一双惨白的双手从米婆儿子身后伸出来，用手撑起了他的笑脸。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8

第十八夜山神（1）

纪颜已经离开将近两个多月了，我的工作压力很大，不过李多没事就会来找我和落蕾，她有别人没有的快乐的感染力。和她在一起

真的会觉得非常轻松，看来她的这种性格和平日里话语不多又不苟言笑的纪颜还真是绝配呢。纪颜发来消息，今天下午就会回来了，我连忙请假半天，带着落蕾和李多去接他，特别是李多，一路上非常兴奋，因为她说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纪颜了。

火车缓缓的停了下来，在人群中找纪颜不是难事，高个，白脸，背着厚实的旅行袋的准是他，这不，他过来了。

李多飞快的跑过去我原本以为按照她的个性一定会箍住纪颜脖子转圈，可没想到她非常腼腆的一边摸着耳环，一边看着纪颜傻笑。原来这丫头也会害羞啊。不过纪颜看上去很疲惫，而且似乎气色不好，看了看李多，并没露出过多的惊讶与惊喜。只是拿手摸了摸她可爱的短发脑袋就绕开她向我走来了，我看见李多失望的站在那里。

“还好吧？”我接过他的袋子，纪颜双眼无神，艰难的点了点头，干涩的说了句：“先回去。”

一路上大家都默然，我原以为会很开心，特别是李多，一直撅着嘴看着车外，落蕾逗她她也没反应，而纪颜则一直在猛抽烟，我知道他一定遇见很难受的事了。

回到纪颜的家，他如释重负的躺在床上，他不在的时候是我们几个轮流帮他打扫的，所以即便长期不住，到也十分干净，我拍了拍他，“说吧，到底怎么了，这可不像平常的你。”

纪颜终于坐了起来，望着我，又望了望落蕾和李多，说了句：“我从未看见死那么多人，一百四十七人，就那样活活埋进去了。”说着，拿手按了按鼻梁。我一听大惊，“到底怎么回事？”

“我本来是要去西藏的，但半路上一个朋友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很急的事，他一直未求我任何事，所以我决定先去帮他的忙。”纪颜用嘶哑的声音慢慢叙述着，窗外的天气开始暗淡起来。

“我朋友是河南人，在当地的一家非常有名的煤业公司工作，那里的煤炭储备非常丰富，当然，开采的量也很大。之所以找我来，是因为他们下辖的一个大型煤矿在挖煤的时候遇见了奇怪的事。我当时不过是为了应好友之约去帮忙，但我没想到，那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我刚下火车，朋友就来了，和几年前不同，他明显黑了也瘦了，眼圈旁边有淡淡的乌黑的痕迹，青色的工作服上我甚至还看见了一两点煤渣。

“到底是什么事？”我边走边问，他殷勤的帮我提着包，却避开了我的回答。

“我们先吃饭，然后坐车去矿里，车上我慢慢和你说。”说着便把我拽上车。

“我们的煤矿规模在全国也属大型了，这么多年一直都很安全高效。我们给它取名太平矿也是为了讨个吉利，你知道，挖煤别的不谈，保障安全是重点啊。但前几天却陆续出了很多怪事。”他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出来了。

“挖煤很多人都不愿意做，一来危险辛苦，而其实最主要是民间传说，山煤是山神的血脉，挖煤又要深入地下作业，非常的不吉利，有“入土”的说法，所以来挖煤的人都为了生计才被迫工作，所以人

员也不稳定，不过像我们这种正规的国家产业到还过得去。可上个星期开始，先是有人所在隧道里看见鬼火，然后紧接着说在挖煤的时候石头居然溅出血水，晚上矿道里还听见哭声，弄的人心惶惶，很多工人都不敢下去，所以没办法，我才想到你啊。”我听完他的述说，也是感到奇怪，虽然以前是有下矿挖煤会得罪山神的说法，但都只是传说罢了，虽然最近矿难不断，但都因为是小作坊企业乱采造成的，像他们这种大型国有企业不应该出现问题啊，既然他提出帮忙我自然要答应，何况我的好奇心又上来了。

车子行驶着崎岖的山路，几乎快把我颠的胃都吐翻了。山脉很巍峨，但在快入夜的时候看却让人还有种恐惧的感觉，或许和大自然对比起来我们太渺小了，车子开进了煤矿基地，马上展示出现代化的一幕，这里简直和一个微缩城市一样，衣食住行都包括在内。不过略显萧条。每个人干燥开裂的脸上都带着难以捉摸的古怪表情，干涸发紫的嘴唇都半张着说是悲伤又谈不上，总之让我很不舒服。

一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穿着深黑色西装的魁梧男人像我们走了过来，刚下车，他就把我手紧紧握住，力气非常大，几乎把我纂疼了。

“您是纪颜同志吧，我是这里煤矿基地的负责人，我叫李天佑，刘队常常说起你呢，我们遇到点小麻烦，希望您可以帮我们解决下。”我笑了笑，心想不出事他才不会老把我挂嘴边呢，随即看了看朋友一样，他也不好意思的看旁边去了。这位李负责人看来很热情，他带着我先去了他的办公室，我进去的时候看见头上被风吹的呼呼直响的红布标语

“安全第一！”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8

外面的山风打的人脸很疼，不过里面很不错，我喝口茶，李向我叙述。

“最早是上星期二。”他看看我朋友，“是星期二吧，刘队？我记性不差的。”朋友憨厚的笑笑点头，李天佑又继续说到。

“我们每天晚上都有值夜班的工人，那天好象是老孙，他的腿有风湿，不适合下井，所以就安排他值班，因为怕有人偷煤，据他说，半夜他有点迷糊，隐约听见有很空旷的哭声，像婴儿，又像猫叫，而且声音从井口传来，他大着胆子带着手电过去，在井口用光晃了晃，声音停止了，老孙正要离开，结果看见蓝色的人形火焰慢慢从里面飘了出来，他吓的叫一声，手电都扔了，拔腿就跑，还摔伤了腿。早上大家去查看，发现一切如旧，而且还找到了老孙丢落的手电筒。”我听完大笑，朋友奇怪的望着我，那个李天佑也很奇怪，有点不满，但他没有发作，忍着问我：“纪先生笑什么？很好笑么？”

“不是，请原谅我的无礼，不过这在好解释不过了，洞口在山风吹的情况下有声音很正常，而且所谓的鬼火也可能不过是磷火吧？”

李天佑嘿嘿的干笑了两声，“您不是矿工不知道，矿里面绝对不允许有磷火存在的，洞里很多天然气，一旦引爆状况不堪设想，而且洞内声音以前从未发生过。”我有点窘迫，为自己无知感到尴尬，好在李天佑没有深究。

“这件事给大家带来不小的震动，不过很快平息了。工人们继续

热火朝天的工作。可就在前天，前天中午快结束开饭的时候。井底忽然发生骚乱，开始我还以为出什么问题，你知道万一要是挖到了地下水脉就了不得了。后来上来的工人身上有的带着血迹似的东西，我忙问是不是有人受伤，结果他们都大喊着什么山神发怒了，开凿墙壁居然喷出了血水，所以他们逃了上来，这几天他们都不肯下井了，每天可损失很多钱啊，在这样这里非瘫痪了不可。”李天佑说着说着眉毛都快皱得连成一条了。我想了想，对朋友说：“走，我们先下去看看。”朋友有点吃惊，“你急着下去干什么，还没弄清楚到底有没有什么危险啊。”李天佑拦住了朋友的话，笑着对我说：“纪同志这么热心真是难得啊，不过下井前先要准备一下，而且你没下去的经验，先休息下吧。”说着走了出去。

“我并不想你下去。”朋友走了过来。我摇着说说：“没事，不下去看看我能知道什么，既然要解决问题总要身临前线才行。”过了会儿，李天佑走了进来，手里拿了几本书，我看了看，似乎都是下煤矿的安全注意事项说明。其中一本大大的红封面的书分外显眼，原来是《煤矿井下作业事项与紧急情况处理手册》。我随意翻阅了些。李天佑不厌其烦的向我介绍着，叮嘱我要注意氧气供给，注意尖刺物体，注意明火暗火，注意不要携带易燃物等等，不过我还是一一记住了。李天佑说的可能自己嘴都有点干了，于是跟朋友挥挥手。

“走，刘队，我们这就带纪颜同志下井，事情不能在拖了。总公司都打了好多电话给我了。”朋友不情愿的站起来，在我身边低声说：“下去后什么也别乱动，别高声说话，总之跟在我后面。”我点点头，

拿了本体积小点的手册类的和他们一起出了门。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8

第十八夜山神(2)

习惯在办公室之后出来感觉更加冷，我缩了缩脑袋，到是朋友已经习以为常了。旁边原地休息的工人都以奇怪的眼神看着我，看的我非常不自在。终于来到了矿口，李天佑也脱了西装，外面罩了件几乎褪色的工作服，我也穿了套，并带了有矿灯的安全帽。里面黑乎乎的，深不见底，我们几个乘着罐笼沿着轨道滑下去，刚进去就感觉到一阵潮热扑面而来，接着是非常刺鼻的霉味和岩石的味道。越往下走越黑暗，基本完全要靠人工光源，这里听朋友说一般都用钨灯照明。矿洞里面回响着矿车滑击轨道的声音，卡擦卡擦的，慢慢的进入矿洞，我总觉得自己像那位为了找回妻子亡魂的日本大神一样，进如了冥世似的。

温度和湿度越来越高，几乎让我窒息，我大口的喘着气，他们两人到没什么，不过额头出了点细汗。不知道滑行了多久，矿车终于啞铛一声停下了。李天佑跳下矿车，看了看，回头对我们说：“这就是工人发现喷血的地方了，你看，地上还有。”说着把灯对准了地面。我顺着方向望去，果然地上通红的。四周很安静，但我的耳朵却一阵耳鸣，而且脑袋也很胀，感觉血直往头涌。可能在地下过深有这种反映，不过稍微过了会好多了。旁边都是尖角突起的岩石，还有些挖矿工具，他们工作的地方的确是我难以想象的苦难和艰苦。不仅是因为环境恶劣，而是我觉得在这里多呆一分钟都觉得有自己无法在上去的

压迫感。

我随手拿起个榔头，指了指一个地方问朋友：“这里可以敲么。”朋友看看，点点头。我狠狠的把榔头甩过去，碰了一下，石头四溅开，我仔细地看着破裂的地方，果然，渗类似血液的红色液体。我用手指蘸了点放在鼻子前闻了闻，有很重的血腥味和臭味，难道真是血？我有点疑惑了，虽然听说挖山洞开煤实际是挖着山神的身体，但不会这么夸张吧，煤矿到处都是，怎么单独这里出现这么奇怪的事。

我转过头问李天佑，在开采的时候是否发现除了煤矿以外的东西，李天佑拍着胸脯信誓旦旦的说没有，还说这里是煤矿又不是金矿，到处都是黑漆漆的煤哪里来的其他东西。正说着，隧道里真的响起了婴孩般的哭泣声。我们三人为之一楞，尤其是李天佑，把手纂成个拳头，身体还在发抖。

怪声响了一下就消失了，我们舒了口气。但石壁流血如何解释呢。我把一些石头碎屑装起来。对李天佑说：“我带些回去看看，还能在往下看看么？”我看似乎还能在下去。

“不行，在下去我怕你受不了，里面环境太差很多积水，而且刚刚挖掘，就到这里吧，我们先上去。”朋友阻止了我，不过也好，我呆的实在有点难受，就像三伏天蒸桑拿一样。

朋友启动了下矿车的开关，但没有反应，他又按了几下。车子还是不动。

“怎么回事？”我和李天佑一起问道。朋友焦急的看着车子，“不知道啊，矿车从来没出过问题，怎么今天忽然失灵了。”我看了看那

前面乌黑的路，如果要爬上去也不知道光源够不够。正想着，我们三人的灯忽然全暗了下来，最后一丝灯光很快就吞没在黑暗中。我没说话，他们两人更明白在这里没有光以为着什么。

“我看我们还是坐在这里等他们下来救吧，如果没灯光爬隧道我也不敢说会有什么危险。而且距离很长。”黑暗里听声音应该是李天佑。他还告诉我们少说话，呼吸尽量慢点。保持体力等救援人员。

隧道里安静极了，只能听见滴水的声音，在这里多呆一秒都令人难受。要等救援的人来估计还有几小时。时间慢慢过去，我们都感觉有些口渴了，黑暗之中似乎都能听见对方吞咽口水的声音。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似乎听到了破裂声，是墙壁的破裂声。

“塌方？”李天佑和朋友几乎同时喊道，但又马上闭嘴，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真的要出现塌方，在继续高喊无疑等于自杀，但现在没有灯光，我们只好尽量在耳边低声交谈。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8

我们互相拉着手慢慢走出去。”朋友低声说，随即拉着我的右手，李天佑可能在最前面。我们这样慢慢的沿着石壁走上去。这样，我就在队伍的最后面了。

不知道走了多久，应该快出矿口了吧，温度似乎也慢慢降低了，周围的环境开始那样难受，我真高兴呢，李天佑也说：“快出去了吧。”我的左手感觉被人握住了，是双小手，很凉，很僵硬。

我脑子轰的一声乱了，难道这里还有别人？我腿迈不动了，这让前面的二人感觉奇怪，他们也停了下来。

“怎么了？是不是扭到脚了？”朋友关切的问道。

“纪同志没事么？没事赶快出去吧，就快到洞口了。”李天佑的声音和急，我似乎记得他好象还有个会要开。但我现在左手还是那种感觉，而且凉气顺着手一直往上走。以前我感到闷热，而现在却觉得置身与冰窖了。我不敢回头，虽然我知道其实可能看不见什么。但脖子却不自自主的转过去。

我居然看得他。

或许还是说它？一个孩子。不能叫侏儒，因为那脸上分明带着稚气，他圆睁着眼睛盯着我，一只手握住我左手，另外只手指着我。他的脸很大，很惨白，黑色稀疏的头发一根根像竹笋一样竖立在大大圆圆的脑壳上。我真差异为何我居然可以看到他。他又转向我的左手，慢慢靠近，居然把嘴凑了过去，我还以为他要咬我，谁知道他似乎是在拿鼻子嗅了嗅，然后把脸靠在我手掌上。我想起来了，我的左手曾经触碰过岩石流出来的红色液体。

“纪颜？”朋友似乎靠近我了，显然他看不到，那个小东西正闭着眼睛享受的贴在我手上，我慢慢的走动一步，居然没什么阻力，原来我大可以带着他往前走。他们见我又开始走就没在问了，三人又开始向井口走去，只是苦了我，左边身体几乎冷的发麻了。终于能看见些许光了，我们很高兴，但我的左手却一下松开了，回头看刚才那个小孩不见了，要不是左手仍然很冷我还以为是幻觉呢。

走出矿口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已经在下面呆了将近两个小时了。出来后也没看见什么人，矿工有的已经回家了，剩下的懒洋洋的看着

我们从矿口出来，看来指望人救我们的话估计还要多呆几个小时。

终于我们三个回到了李天佑的办公室，现在十一月份了，天气变化的很快，尤其是山里，已经有深冬的感觉了。我们一人拿了杯热开水边喝边聊，我把矿洞里的事告诉了他们两个，他们大张着嘴巴，显然不相信。

“是不是呆久了你眼睛在出洞前产生幻觉了？”李天佑对我猜测，我摇摇头，“不可能，我分明看见了，而且恰恰是快出来的时候他有消失了。”

“不会有人类可以长期生存在矿洞里的，更别说是小孩子。除非。”朋友两手端着冒着热气的搪瓷杯，蒸汽把他的脸吹模糊了。

“除非什么？”我问道。李天佑似乎很紧张，大声笑道：“不会的，不会的，刘队，那都是传说而已。你我干这个都快半辈子了也没遇到呢，那这么凑巧。”

“到底是什么？”我知道李天佑是不会说真话的，我放下杯子，走到朋友面前，看着他的眼睛。朋友望了望李天佑，和了口热开水，苦笑道：“没什么，我只是随便说说。”居然连他也瞒着我？

“好了好了，忙活这么久我们去食堂吃饭吧，纪颜同志也饿了吧？加上舟车劳顿刚下火车就来这里了，刚巧又遇见这种事，吃饭后我让刘队安排你先休息下。”说着自顾自的出去了。朋友也跟在后面，我一把拉住他，他摇摇头，然后拿笔在我手上写了“晚上9点矿口见”接着赶紧走了。我看着巴掌里的字，心想他们到底在隐瞒什么？

食堂的饭菜虽然粗糙，到还比较可口，可能的确是饿坏了，我吃

了很多,接着李天佑和朋友把我领职工宿舍旁边的一个几平方米的小屋,屋子里面很干净,有张床,床头还有个书桌,杯子和热水瓶都有。

“不好意思啊,这里比较艰苦,您将就一下吧。”

“没事,倒是麻烦李总了。”俩人出去后,我自己躺在床上,不过怎么也睡不着,看看表才七点不到,于是干脆又穿了件衣服到外面走走,或许能有新发现。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8

作者:珊瑚未未回复日期:2006-12-18

这跟米婆又有什么关系呢?

与米婆的儿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米婆泄露天机,为了帮那些孩子得罪了鬼哦,鬼不是说了吗
“你既然救别人的儿子,就拿你的儿子给我吧。”所以她的儿子都死了!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8

刚才不好意思有点事情忙.马上把这个故事给大家发完!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争取让这个故事飘红~~~~~好东西大家分享!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8

第十八夜山神(3)

这里的夜晚来的比较早,外面已经全黑了,不过还能看的见三三两两的工人们端着饭盒走来走去,他们几乎不说话,我不知道是否这是他们养的习惯还是别的什么。不过我还是找到一个面目比较和善大概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一个聊了起来。

虽然看上去很年轻,但也显的很苍老,不过他的眼睛却非常灵活,保持着年轻的活力。

“来这干多久了?”我并没开门见山的去问,对陌生人的警惕会使对方很难告诉你他所知道的,顺便随手递了支烟。

“两年了,家里等着用钱,没办法,要不谁愿意干这营生。”他接我递的烟大口而贪婪的吸了起来,猛吸一阵,一下就剩了半支。

“干这个很苦啊,我今天下去一下都难受死了。”我顺着他话说,他惊愕的看着,烟也没抽。“你下矿了?”

“是啊。有什么不对么?”我见他神情有变化,看来他的确知道点什么。

“不,没什么,不过这活是很累,没别的事我回宿舍了。”说完他匆匆把烟在鞋底蹭两下,拿在手上,想扔又有点不舍得,别在耳朵上又有点脏。

我大方的把一盒烟都给了他,他很高兴,不过还是推辞了下,说矿里有规定不能接外人的东西,但他还是收下了,小心的把烟藏在衣服里面,随即悄悄地对我说:“矿里有不干净的东西,所有大家打死也不愿意下矿,李总为这事都骂好几回人了,可大家死活不干,所以李总拜托刘队人来,不过事先李总还是叫我们别到处乱说。”他忽然警觉起来,离开我几步,“那人该不会是你吧?”

我笑笑:“你看像么?我是记者,上面叫我来写几篇关于煤矿安全的报道。”他疑惑地点点头。“算了,我还是少说为妙,我也不管你是谁,看在你给我把烟的份上我还是告诉你少管闲事,井里到底有什

么谁也说不清楚，你还是少下去吧。”他说完边朝宿舍走去，走了几步又折了回来。

“干脆把打火机也给我吧。”他还真有意思，我把打火机也扔给他。

“在叮嘱你句，下井前千万别提什么死啊死的，下井就是入地，本来就是非常不吉利的。”这下他是真的走了，一边走一半把玩着打火机。我看着他的背影，看来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要等到九点了。

九点不到，我就站在矿井等了，操场上除了几辆车没有任何东西，宿舍的灯都早早熄灭了，我一边跺着脚一边焦急地等朋友出现，果然，九点整，他如约来了。

“外面风大，进去聊。”说着进了井，在井里边一点站了下来，我也跟了进去，果然里面要暖和很多。

“说吧，现在就我们两个。”我对他说，朋友看了看深不可测的矿井。

“事情没有李总说的那么简单，这个矿已经干涸了。”黑暗的矿井外面挂着呼呼的风，但他的话我还是听到了。

“干涸？”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意思就是说其实煤已经早采完了，他们提前二十年把煤采光了。”朋友叹了口气。原来是开采过多啊，可这和最近的怪事有什么关系。

“本来打算把这个煤矿废弃的，但公司说要尽可能的多利用，现在矿也不多，公司每年的产量也在下降了，所以本来上报要废弃的煤

矿总公司都让我才尽量多开采点。

就在井壁喷血的前几天晚上，我看见李总和几个人似乎在从井里搬什么出来，而且看样子很重，一块一块像是石头，但又被牛皮纸包了起来。我看见他们把东西般到了李总的办公室旁边的储物室，那里只有李总才有钥匙。般东西的一个是我的老乡，我费了些许力气总算套出点话，昨天我才知道，原来李总在般的东西是血石。”

“血石？”我大惊，对啊，我怎么没想到。“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一直没机会，而且我怕你知道后会流露出来。”朋友拿手按住我肩膀。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8

我劝你明天就和李总说无能为力，然后离开吧，我越来越觉得矿井不对劲了，本来我也是想请你来帮着解决下，但看来已经超出你我的能力范围了。”的确，如果李天佑拿的真的是血石那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山神的报复了。血石并不是指市场上流通的那种含朱砂的稀有矿石。血石是山神体内几千年的精血凝结形成的，质地很软，割破后还会流出红色液体，血石会吸引很多怪物，我在矿井看到的想必是其中之一了。

“你在里面看见类似小孩的东西叫石娃，它们是以前死在山里的孩子的怨气通过石头形成的，那里有血石那里就有它们，还好它们性情比较温顺，虽然样子吓人，但只喜欢贴着有血石的东西。”

“你也看过？”我问朋友，他说：“当然，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见，所以老孙才会看见幻觉，至于蓝色火焰我就知道了，但这几

次矿里天然气的含量似乎在增高，山神不会让我们这么随便轻易的拿走血石，最近我眼皮老跳，我很怕出事，这里可是有几百号人要靠矿养家糊口啊。但李总还是逼着我们进去开采，表面上说采煤，其实是要血石，血石是无价之宝，据说可以治病延年，但也只是听说，李总叫你来不过是个幌子，好让工人安心下去采血石。”原来如此。

“话说到这里了，你明天就回去，如果有机会路过我家，帮我带个好，我实在没时间。”朋友说完猫了腰闪身走出了矿井。我站在里面，仿佛在隧道里能听见沉重的叹息。

第二天，李天佑意气风发的把所有工人召集起来，大声说已经把矿井的事解决了，只要今天在开采最后一天，把所有工资发清就关闭矿井，大家可以安心回家，然后等着去下一个煤矿。大家互相议论了一下，但没有动，李天佑又许诺道，今天按三倍工资结算加班费。这时候工人们才陆续去收拾工具准备下井。

我站在门外看着他的表演，再也忍不住了，刚想上去就被人拉开了。我一看居然是昨天那个和我聊天的年轻矿工，旁边还有几个身强体壮的工人。他们迅速把我帮了起来。过了会李天佑走了过来，笑着对我说：“不好意思，纪先生，让你委屈下，昨天老刘去见你的事我知道了，估计他什么都告诉你了，反正今天把最后一批血石挖出来大家都好，工人们开心，我也高兴，而且我可以分你一份，不过结束前你最好老实呆在这里。”说完便做了个手势，只留了那个拿了我烟的矿工看守我，其他人都下井了。

“你何必呢？我说了让你别管闲事，在这个地方李总就是皇帝，

谁也奈何不了他。”他用我送的打火机点燃了一根，冷冷的望着我。

“你们会又报应的，山神会发怒的。”我也冷冷的对他说。他楞了下，随即高声笑道：“别那吓唬小孩子的故事骗我！”

话音刚落，矿井里传来轰的一声闷响，连地面都震动了，拿烟的年轻人几乎没站稳，一屁股坐在地上。矿井口一下围满了人，井边一些刚进去的被石头砸住了身子，痛苦的哀号着，那些石头都几百斤，一时间根本挪不开，旁边的人只好看着他们慢慢的在痛苦中一边叫着死去。

“快松开我啊，还不快去救人？”我拿脚踢了下他，年轻人嘴里叼着点燃的香烟掉了下来，他傻子般的望着矿井，一边喃喃自语：“完了，山神来了，它会把我们全部活埋的！”说着他跟疯了了一样挣扎着爬起来，踉跄着往外跑，结果又是一声巨响，矿井又爆炸了一次，我看见一块锋利的石头直接把向外跑去的他直接切成了两段。

我转过头，叫了个工人立即解开我的绳索，然后帮着他们救人，朋友也不知道在那里，我只好叫人赶快同知外面派救援队，然后让他们先离开井口，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次发生爆炸。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8

整个工区成了地狱，到处是哀鸣声和残缺的肢体，我现在只想找到两个人，一个是李天佑，一个是我朋友。

“看见刘队了么？”我抓过一个顶着脸盆的矿工问，他望了望我：“刘队下矿了。”我一听头都大了。我只能祈祷他能坚持到挖掘队的到来。

现场一片混乱，我跑到哪个储藏室，果然李天佑正费力的把包好的血石往吉普车上搬。样子非常狼狈，那里还有几天前李总的派头。

“我帮你吧。”李天佑猛的转过身，尴尬的望着我。

“这里的血石我们一人一半，每一块都值好几百万呢，你放过我吧。”他指了指地上的血石。

“我没兴趣，我要你自首，你要为你做的事负责。”我心里有股想杀了他的冲动。

“够了吧，如果我被抓，最少是要关上十年，而且什么都没了，现在中国那个煤矿不都是这样？国有的私有的，凭什么抓我？出了事就撻我头上，产量上去就是他们的功劳？我算个屁啊？”李天佑越说越激动，连领带都扯掉了。

“你的确不算个屁，你根本就是畜生，你明知道血石不能拿，它是安抚山神的神物，现在还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如果你不把血石放回去，这里整个山都永无宁日。”

李天佑冷笑了下，冲过来推开我，再次搬起血石上车，我想阻止他，但我发现血石居然慢慢地把外面的牛皮纸融化了，但李天佑根本没发现。

“你去吧，山神会来找你的。”

李天佑哈哈大笑了下：“不过是天然气爆炸罢了，什么山神，老子才不相信。”说着登上车，吉普车一下就开的没影了。我看着远去的车子，心里暗想，你不可能带着血石离开这里的。

救援队赶来了，挖掘持续了将近半个月，陆续有尸体从井里抬出

来，包括我的朋友，他死的时候很安详，或许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李天佑的尸体被发现在离这两公里处的路上，或许说是尸骸好点，他整个人被岩浆融化掉一样，要不是凭着吉普车和车上他的护照，谁也分不清这是什么东西，连骨头都化成渣了，冷却后和吉普车融在了一起，车上的血石自然也不见了。

整个矿难被挖出了一百四十七具尸体，还有多人失踪，我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沮丧，如果我能早点觉察，或许我能再强点，说不定可以阻止这场悲剧的，但我又在想李天佑的话，全国这么多煤矿，靠我一个人能阻止多少？”纪颜说完把手里的烟狠狠的掐灭在烟灰缸里，我们几个都不说话，房间被沉默笼罩着。

纪颜清了清嗓子，继续说：“我去了朋友的家，他家不算富裕，完全靠他养活，我没有告诉朋友的死讯，虽然他们很快也会知道，我只是留下了一笔钱，这算是我能尽的一点微薄之力吧，我告诉他们这是朋友托我带来的，离开的时候他的家人热情的想留我住几天，我推辞了。”

落蕾望了望低着头的纪颜，缓缓地说：“算了，你尽力了，别太难过，你这么远回来应该好好休息吧，我们还是先回去，明天你精神好点我们再好好聚聚。”说着拉了拉在旁边哭的一脸的李多。

我也准备告辞出去，不过纪颜拉住了我。“欧阳我们很久没好好聊过了，晚上我去搞几瓶酒，陪我聊聊吧。”我迟疑了下，答应了。

李多死活不肯离开，但我告诉她，如果在不回去准备答辩就危险了，她只好很不情愿的和落蕾回去了，临走时还不停的说明天要再来，

我和纪颜只好相视一笑。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8

第十九夜债（1）

这个城市的初冬的夜晚还是很漂亮的，虽然有点冷，但两个人可以喝着热酒吃点小菜还是不错的。

过了会，纪颜的头上都能看见些许白色的蒸气了，我估计我也是，把外衣脱掉又继续喝。纪颜端着酒杯，忽然又放了下来。

“我们好象很久没像这样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了。”

“是啊，我还很怀念夏天的时候你讲的故事呢。”我把酒喝尽，辣刺刺的感觉从嘴巴到喉咙又直通向胃，然后迅速溶解爱血液里流向身体的各个角落。

“本来是想出去走走看看，不过出了矿难的事也没什么心情，只好回来，不过一路上还是听说到很多故事。”纪颜又倒上了杯酒。

“哦？我怕你心情不好，所以没问你，那到底是什么故事？”我帮自己也满上一杯，忽然发现我已经有些醉意了。

“我们国家的汉字真是非常奇妙呢。”纪颜半笑着用手蘸了点酒，在桌子上写了个字，我一看，是个“债”字。

“这不是债字么？又啥奇妙的？”我不解地问。

“你看啊，这“债”字就是一个“人”字加一个“责”字，就是说，债就是人的责任。有很多时候欠债的人就是因为没履行自己的责任。我在火车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老师，长夜无聊，我们互相讲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他告诉我的。

这个老师五十多岁，刚好去外地开教研会，他见我很不开心，于是主动攀谈起来，他姓吴，我们姑且叫他吴老师吧。

吴老师对我说的就是债的故事，他说他的学校就曾经出过这样一件事。

那时候是九一年吧，刚好在打海湾战争，那是一所中学，学生们都是十四五岁，都是玩劣不羁的年代，外面的战争似乎成了他们的催化剂，学校里的聚众斗殴现象层出不穷，学校领导，尤其是训导主任头都大了，于是一气之下，制定了一条校规，打架一旦发现，责任全部归咎于先动手的一方。听上去似乎有点道理，但还是出事了。

这天校长办公室还是一如既往的安静，忽然楼下开始了喧闹，接着是撕心裂肺的呼声，那时候校领导办公的地方还是以前五十年代的旧楼，相当阴暗，外面即便是炽热的夏天，走进去就一下暗下来而且温度骤降，曾经有老师建议般，但考虑到经费问题被校长拒绝了，而且校长还开玩笑说这里凉快，夏天办公很舒服。

但今天不会舒服了。

几个中年汉子抬着一具尸体，和一个哭哭啼啼的妇人冲了进来，校长大惊。几个汉子冲过来就想揍校长，还好被拦住了，这下办公室如同水入油锅，炸开了。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个孩子在昨天打架之后回家就突然暴死了。而且这件事训导主任是知道的。

校长叫来训导主任，那几个人看到他一问，立即扑了上来就是一顿狠揍。训导主任被打的一脸是血，前面的门牙都掉了。再次被拖开，那个哭泣的女人吃力的把那具已经有点发臭的尸体拉到人群中间，然

后坐在地上指着受伤的训导主任骂。

原来当时这个孩子经常被人围攻，在一次还手中恰巧被训导主任看到，四下一问，旁边的人都说是这个孩子先动手，于是训导主任立即处罚了他，并没出发另外几个。结果这件事后，这个学生每天都受到同学的欺负殴打，苦不堪言，一但还手，反而被老师处罚，而欺负他的那伙人见这种情况折腾的更来劲，结果可能在昨天的打闹中，踢伤了孩子的内脏，导致失血过多身亡。孩子的眼睛都没闭上，由于是夏天，露出来的胳膊和腿上可以清晰的看见多处淤痕。训导主任一言不发的站在旁边，忍受着死者亲属的辱骂。

最后校长看不下去了。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8

“你们到底要怎样呢？事情已然发生了，总要解决的，主任也是为了使学校学习环境得到改善，虽然责任没有到位，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总要解决啊。”校长的话让亲属暂时平息了下来，过了会，其中一个个子最高，刚才打的最凶的男人站了起来，一对三角眼，一只红红大大的酒糟鼻子。

“我侄子要不是你的狗屁校规根本不会被活活打死，你要严惩凶手，而且还要公开向我侄子的灵位道歉，还要为他扶灵守孝三个月，并赔偿。”主任一听，也生气了。

“其他的我可以接受，我会尽力补偿你们的损失，但扶灵守孝决不可以，我死也不答应。”说完闭上眼睛，准备迎接拳头。

两下又开始争执，最后连民警也来了，后来还闹上了法院，结果

自然是死者的要求被驳回，宣判那天，死者亲属恶狠狠的看着主任，看的他发毛。

宣判之后回到学校，主任刚回到办公室，忽然那些人又来了，在办公室其他老师的阻拦下，他们没能接近训导主任，但是死者那位叔叔居然朝他扔来一个球形物体，由于被布包着，训导主任也不知道是什么，而且正好接住揽在怀里。

布打开了，训导主任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当时所看到的场景。

里面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正是那个孩子的，人头在训导主任的怀里，眼睛睁的大大的，青白色已经腐烂的面孔，空洞洞把张着嘴露出白色牙齿的嘴巴的人头。

训导主任哇的一声把人头一扔，就吐了出来。远处那个死者的叔叔高声叫到，“你躲得过法律，躲不过良心！你看到了吧？你一辈子都欠他的，你还不清！”说着又开始咒骂起来，结果被人群推搡出去，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只有几乎吐的虚脱的训导主任和那颗在地上滚动的人头。

训导主任吐完后坐在地上，那颗人头也停止了滚动，正好停在他对面，而且面对面。

头上的老爷吊扇嘎吱嘎吱的叫着，训导主任气喘吁吁地做在地板上，凉风阵阵，虽然是正午，但办公室依然很暗，主任看着那颗人头忽然感到一阵寒意，因为他好象看见人头笑了。

的确笑了，训导主任擦擦眼睛在仔细看，人头果然和刚才的表情不一样了，嘴角微微向上扬起，眼睛也眯了起来。但那笑更像讥讽的

笑，藐视的笑。训导主任再也忍受不了了，怪叫一声冲出了办公室，结果和一个人迎面撞了个满怀。

这个人是他女儿，在这所学校读高三，成绩优秀，而且相貌青纯，训导主任经常以她为骄傲，四下的朋友都对他夸赞他的女儿。

“爸爸，怎么了？我听同学说你出事了，所以来看看你。”女儿温柔的搀扶住他，训导主任这才稍微镇静下来，但还是指着里面说：“人头，人头，那人头在笑。”女儿奇怪的把他搀进去，也看见了地上的人头，吓的话都说不出来，训导主任更是看都不敢看。

“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啊？而且那人头没笑啊？”训导主任听了女儿结结巴巴的话慢慢转过头，奇怪，刚才分明笑着的人头忽然没笑了。或许只是错觉。这下训导主任的女儿反而害怕了，主任安慰女儿一下，就让她回去上课了。事情慢慢平息了，虽然家长还来学校闹过，不过后来也就没过来了，时间一下过去了四年，主任以为那件事也有阴影，就辞去了职位，做了个普通老师。不过为叙述方便，我们还是叫他主任吧。

他的女儿也如旁人的期望一样，考取了所名牌大学，而且成绩优秀可是在临近毕业的时候，他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女儿老师打来的，里面焦急地说，他女儿似乎一下子发疯了。。

接到消息的时候训导主任几乎也疯了。他立即请了假，和妻子连夜坐火车往女儿的大学所在城市赶去，由于很远，他虽然很劳累焦急，但还是在车上睡着了。梦中他再次看到了哪个人头，分外的清晰，虽然四年了，仿佛就在眼前一样。人头张着嘴吐出一个字，“债”。猛一

激灵，训导主任醒了，原来已经到站，夫妇二人顾不得旅途劳累，直接赶往医院。

和女儿的同学老师一阵寒暄才知道，本来好好的上课，她突然发疯样高喊着“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而且声音很干涩，根本不是平时的感觉，同学和老师只好把她按住，但她力气惊人，居然挣脱了，冲到教师门外想跳楼，还好被同学和老师拦住，送到医院来了，所以老师才打电话给主任一家让他连夜过来。不过医生说现在刚打了镇静剂，要等等在进去探视。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8

第十九夜债（2）

主任听完脸立即阴了，他马上想到了四年前的事，但他又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不相信鬼神，更不相信还有几年后来报复的。他认为女儿应该是学习压力太大导致精神失常所致，等同学老师都散去，两夫妇走进了病房。

女儿安静的躺在病床上，外面的皎洁的月光漏进房间照在她棱角分明的脸上。训导主任一阵心酸，自己心爱的女儿居然到了这步田地。妻子在一旁哭泣，主任让她出去冷静下，因为他想单独和女儿呆一下。

带上门，房间里就只剩父女二人了，药力估计还没过，主任决定守在她旁边，等女儿醒过来好好谈谈，开导开导她。主任刚转过身想坐下却看见女儿居然站在了自己背后。他吃惊不小，按理镇静剂不会这么快失效啊，可仔细看女儿，似乎好了许多，眼神柔和。

“爸爸，我好害怕。”女儿忽然哇的哭了出来，钻进父亲怀里，

主任只好抚摩着女儿的长发安慰她，这时候外面的母亲也闻声进来，一家人相拥而泣，过了好会儿，主任的女儿才平静下来。

“到底怎么了？”主任问。女儿断断续续地说，这几年其实她一直都在做恶梦，梦见一个看不清楚面孔的人问她伸手，似乎讨要什么，但又听不清楚。接着是平时总是有意无意的会受到许多委屈，包括学习，生活感情之类的。那天上课，也是男友忽然打了个电话来，这几天两人有点小误会，但这次男方忽然说分手，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说完就挂了。女儿忽然感觉到精神崩溃了，多年来压抑的委屈一下爆发出来，耳边忽然听到有人说“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句话，接着就什么也不记得了，然后醒过来就在病床上了。

主任听完，安慰女儿，并说等女儿病一好一家人就回家，女儿乖乖的躺下休息。看到女儿没什么大碍了，主任让妻子去买点吃的，并去医院财务部支付下住院费用。自己则在女儿床边坐了下来，看着女儿慢慢入睡，主任自己也迷糊了一下。不知道过了多久，主任感觉有东西飞溅到自己脸上，似乎是水，主任的眼睛困的睁不开，心想难道窗户没关有雨飞进来了？接着他听见妻子的惨叫声，或者说是嚎叫，他猛的一看，自己的女儿面无表情的坐在床上，疯狂撕扯着自己漂亮的长发，而且把连带着头皮和血的头发一把把的往嘴巴里塞，就像是在品尝美味似的。刚才飞溅在脸上的不是雨水，而是女儿的血！

主任呆住了，不过第一反映还是冲过去阻止女儿，他抓住了女儿的双手，但没想到她力气非常大，几乎要挣开了，还好医生和护士赶了过来，在几个人的控制下，主任女儿才被按在床上，但眼睛却盯着

自己的父亲，嘴里还留着头发，但仍旧含糊不清地喊着：“你欠的债，你要还！”主任听清楚了。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8

医生对她做了包扎，而且再次注射镇静剂，并且用皮带捆住她的手脚。主任夫妇连忙询问医生关于孩子的病情。

“不乐观，她精神波动很大，而且具有攻击性，像这样的病人很少见，她有自残倾向，你们最好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在进一步治疗。”说完医生出去了，主任的妻子听完痛不欲生，一下晕倒了。主任则紧咬着嘴唇，抱着妻子，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接下来的漫长日子里，主任夫妇几乎穷尽全力来治疗女儿的病，虽然还屡有发作，但慢慢的在家人的感召下居然好了起来，最后医院通知主任，女儿已经完全好了。出院的时候，离病发那天已经又过去了将近三年。

既然女儿的病好了，主任再次回到了教育的岗位，他这三年经常是请假照顾女儿，人瞬间老了许多，不过大家都知道他的难处却也不去计较，学生们很是喜欢他的课，所以他一来又开始悉心上课。

事情总在慢慢变好，主任心里这么想的，在难的坎也有能迈过去的时候。可是他忘记了，不是每个人都能迈的过去。

这几天学校决定装修翻新下办公室，但工作的时候又不行，只好在午间休息的时候抓紧换换玻璃或者刷下外面的油漆，这几天把主任头都吵大了，经常忘记带东西。如往常一样又是夏天的一个午后，主任没有回家吃饭，妻子去了家乡省亲，家里就父女二人，女儿已经完

全康复，起码主任是这样看的，甚至他还想为女儿介绍个对象了。这次他看了看自己随身的公文包，发现一份重要的讲义居然没有带来，他只好打电话给女儿，让女儿带过来，女儿答应了。

主任的家离学校很近，所以他直接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看，等待着女儿。果然，女儿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自己面前，手里拿着一份东西，应该就是自己的讲义了，他高兴的走下楼，去迎接女儿。

到楼下的时候，刚要出门，他突然一个踉跄，似乎被什么盘住了一下，身体倾斜了过来，这个时候他的女儿正在他正前方十几米远的地方，看见他即将摔倒，连忙赶过来。他也看见了女儿，两人距离是如此之近。

与此同时就在楼上，一个安装玻璃的装修工正准备把一块玻璃镶嵌进去，他的另外一半还有一块玻璃。忽然感觉眼睛一黑，手里的玻璃笔直的朝楼下门口飞下来。

啪的一声，玻璃摔在了主任与女儿之间，正好差点砸在主任女儿头上，两人都吓了一跳。主任这时候摔倒在地上，女儿赶紧走过来一步弯着腰低头想把父亲搀扶起来，主任也伸手，这时候第二块玻璃又落了下来，如同被断头台处死的路易十六一样，主任的女儿就在主任面前被落下来的玻璃砍去了头颅。

速度之快，女儿脸上关切的表情都没消失，血如同开闸的喷泉一样冲向主任的脸，他完全木掉了，全身都是女儿的血，那颗头颅像七年前一样，掉在他怀里。像七年前一样带着微笑。

主任依稀听到耳边的话：“你欠的债，你迟早要还。”

吴老师说完后，我也不禁打了寒蝉，我不知道是不是死去学生的原因，或者一切只是巧合，但那主任一家也太可怜了。”纪颜说着，又喝下一杯，还浑身打了个哆嗦。

“是真的么？”我忍不住问。

“当然，我听完后也立即这样问，我甚至怀疑这个吴老师就是那个训导主任，可他马上裂嘴一笑：“真的又怎样，假的又怎样，总之发生什么事都过去了，那个训导主任唯一的想法是要尽自己余生来好好做好自己的教育工作，完成自己的责任。”

我望着他的嘴，牙齿很完整啊。也就没在多想，后来迷糊了一阵，忽然开饭了，我看见吴老师小心的把嘴前的假门牙卸了下来，开始慢慢的吃饭。他望了望吃惊的我，又慢慢说：“事情都会过去，在难的坎都能过去。”

我也吃惊的望着纪颜，酒劲也似乎过去了。纪颜又抬头叹道：“如果责任是债的话，那责任越大的人就活的很累了。”

“恩。”我也同意地点点头。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8

今夜的故事就到这里了!看完的朋友等明天吧~呵呵记得留下脚印哦~~~~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9

作者: sensken 是个编辑

哈哈希望大家多给斑竹发信息,让咱们这个帖子飘红~~~~~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19

作者：浪漫_拖鞋回复日期：2006-12-18

作者：珊瑚未未回复日期：2006-12-18

这跟米婆又有什么关系呢？

与米婆的儿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米婆泄露天机,为了帮那些孩子得罪了鬼哦,鬼不是说了吗
“你既然救别人的儿子,就拿你的儿子给我吧。”所以她的儿子都死了!

~~~~~

呀,有楼主回复.呵呵,开心.不过我是想知道那个米婆儿子后面的手是谁的.....

回珊瑚,那个手应该是米婆帮助的那个小男孩附身的女鬼啊,她说过既然你这么爱多管闲事,那我就要你的孩子来赔吧.所以米婆自己的孩子才一个一个的死去.

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命中注定.所以佛才说:不可说~不可说~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20

作者:咖啡雪碧鲜橙多回复日期:2006-12-20

顶一下,虽然我不敢看,嘿嘿,我怕怕哦,怕看了晚上做噩梦,看在和lz关系不错的份上,就鼓起勇气上来盖层楼吧

作者:咖啡雪碧鲜橙多回复日期:2006-12-20

再来顶一下,猜出我是谁,就天天来帮你顶,哈哈

颖颖哈哈`猜到了天天帮我顶吧~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20

## 第二十二夜魔术(1)

“唐贞观末年，长安妖气纵横，多方术士集结于城，设坛做法，以至民心恍惚，民智钝结。唐太宗斥之为魘胜之术，并下令废止，其法列入唐律。”我停了下来，放下书，难道真有魔术么？从湖里回来纪颜通知了当地的村民，不要在接近那个湖了，湖里的鱼大都死尽，除非发现湖中可以重新有活物生存。这几天比较忙碌，大家见面也少了，每次约落蕾想出去吃饭却总被已工作繁忙为借口拒绝了。马上就要圣诞节，或许那天她应该有空吧。

手头的工作已经忙完，伸了个极长的懒腰。下午有些时间，大家可以聚聚吃个晚饭，说起来也有日子没看见李多了。刚想到这里，就接到了她的电话。

“编辑同志，天气这么冷，晚上我们约上纪颜哥哥和落蕾姐去吃火锅好么？”她的声音依旧俏皮，又让人听了就为之一笑的感觉。我问她是否已经告诉了落蕾，她说已经说了，落蕾也有空，这下听了就是心头为之一震了。挂上电话，坐在电脑前期盼着早点下班。

虽然觉得时间走的很慢，但窗外的天色已经渐渐黑下来了。我拿好衣物，去接落蕾，顺便和她一起去季季红。这个火锅店是当地最大最有名的了，冬天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吃吃火锅聊聊天，恐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到的时候纪颜和李多已经在，互相寒暄了一下，李多高兴的摸着自己的耳朵，指着对我说：“你看，我又加了两个耳钉。”我一看，

果然小小的耳朵上扎满了耳洞，几乎快连成一线了，我摇头苦笑。或许她所追求的我实在难以理解。倒是纪颜无置可否的看了看，又接着点菜去了。李多有些不悦，但很快吃的上来后火锅的蒸汽又把她不高兴全熏走了。落蕾显的有点疲惫，话虽不多，但看的出还是非常高兴的，和李多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吃到一半，便聊了起来，我想起那个魔术，问道：“魔术到底是什么啊？有什么用么？”纪颜正把一片雪白的涮羊肉夹起来，听到问话便放下筷子。

“魔术是有的，古时有时候指的是那些江湖艺人的表演手法，也就是魔术，但有人说魔术是妖术或者邪术，野史中记载说康熙皇三子胤祉揭发当时的大皇子胤禔利用喇嘛的魔术，对当时的太子，也就是康熙的二子胤初实施了魔术，指使其心智大乱，结果被康熙废掉，不过这都是传言。其实在我看来后来的魔术很可能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催眠术。”纪颜说完想在去夹那块羊肉发现已经被李多吃掉了，李多还朝他做了鬼脸。纪颜只好无奈得又去涮一块生羊肉。

“后来的？”我问。

“是的，魔术起与殷商盛行与唐，然后慢慢衰败了。”果然和书中记载的一样啊。

“那你又没有见识过真正的魔术呢？”落蕾忽然问了一句，。纪颜被问住了，还真是少有呢。他笑了笑，不做回答，这下倒是李多急住了，不停的拉着纪颜袖角。

“说啊，说啊，有没有呢？”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20

“怎么说呢，我也是从上一辈那里得到过一些关于魔术的传说，我的祖父对这些方面都非常有研究，但也仅仅限于研究而已，因为他认为有一些东西是人力无法去涉及的，当然，我的父亲并不这样认为。”第一次听到纪颜说到他父亲，我们都很惊讶，他极少提及他的父亲的事，即便是李多，也只是偶尔见过纪颜的父母两面。大家都放下筷子，听着纪颜叙说，旁边虽然人声鼎沸，但我觉得似乎这一桌被隔开了一样。

“那时候我父亲比我现在还稍年长一些，他对这一类东西很感兴趣。魔术就是他当时极力寻觅的一种。虽然从我的祖父那里得到了一些关于魔术的来历和基本知识，但这些远远满足不了他的好奇心，所以他做了个让我祖父非常生气和担忧的决定。那就是去寻找魔术的真正传人。他并不知道，他这个决定会给他带来多大的转变。

但是要寻找一个已经消匿一千多年的术谈何容易，甚至现在到底存不存都是个问题。父亲当时像学校递了张假条，请了一学期的假期，功课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他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半年对他来说是个预算，如果不够他需要先回去修满学分，在继续去探讨，就这样来来去过了快两年，不过他居然还是如期毕业了。

在毕业后他终于找到了一点端倪，多年的追寻的目标终于有了结果。父亲了解到在河南，也就是殷商朝以前的统治中心朝歌附近生活着一个奇特的氏族，全部由女性组成，她们居然掌握着最古老的魔术。父亲决定去看看。

那年是一九八二年，父亲独自一人风尘仆仆的来到河南省淇县。作为曾经的一国之都城，已经没有了数千年前的雄伟壮丽，但父亲说，他一来到这里还是感觉到了那无法磨灭的震撼感，无处不在的但有说不清楚是真是假的古代遗址时刻提醒着来到的陌生人它的价值。父亲在这里逗留了一天，就开始寻找那个传说的女性氏族。

据说，真正的魔术发源来自于太古时代的女性祭祀，在父权尚为形成的时候，女性占据着主导地位，祭祀这种神秘的仪式都掌握在女性手中，那时候巫，男巫称覡，覡是巫字的从属词，可见当时女巫的地位。所以真正的魔术只能由女性使用和传承，这也是为什么父亲相信这个女性氏族掌握魔术的原因。

但他在淇县周围寻找了很多天都毫无头绪。直到有一天，当地出现了一件非常奇特事件。

一位上了年纪的村民得了一种怪病，父亲觉得好奇，便立即来到患病村民的家里。”纪颜说到这里停顿了下，然后接着说：“后来发生的事我觉得还是用父亲自己的亲口叙述比较好。（以下是以纪颜父亲的口吻）

“我来到了那位村民的家里，那是当地最简陋的民房了，是那种用简单的泥土混合着草木搭建的，到处都是脱落下来结成一片一片的墙皮。感觉上仿佛随时会坍塌一样，但毕竟是感觉，这些房子还是伴随着使用者经历了很多风雨的。

住在这里的老人姓鲁，旁人都叫他鲁四爷，他参加过抗日战争，不过他是国民党的士兵，在解放战争的时候被俘又加入了解放军，经

历文革后老人却仍然孤身一人，还好他平日待人平和，大家都把他自家的长辈看待，所以，鲁四爷的房子里现在正围着很多人呢。

我慢慢的走到人群边，虽然他们很快发现了我并不是村子里的人，但在知道我是来看望鲁四爷的时候还是非常友好的让我进去了。房子里面不大，但却非常干净，几件简陋的家具到收拾的井井有条，但非常暗，不过借着白天的阳光还是可以看见躺在那张破旧的竹床上呻吟的鲁四爷。

如果猛的看见他的话恐怕真会吓一大跳，他的头就像一个充满了气的红色气球，头发一根根直立着，像被刮了一些毛的刺猬，本来应该布满皱纹的额头反倒变的平滑凸起了，到处都是鼓胀突起的青筋，眼睛也合不上，充血如同红色玛瑙样的眼球几乎都快涨出来了，

“大概多久了？”我走了出来问旁边一个穿着得体，戴着眼睛皮肤白净的年轻人，年轻人被一问似乎略有不快，但还是一字字的说：“我叫白杨，是这里的组织干事。”我也有些好笑，心想又没问你是谁。

“我只想知道鲁四爷这样多久了。”我不客气的顶了一句，白杨的一张白脸有些发红，他推了推眼镜，稍微克制了下。

“快一礼拜了，开始只说头晕眼花，接着便开始头痛，去县医院查了，但也没问出个所以然。对了，你又是那位？鲁四爷的亲戚么？”白杨带着挑衅的问道。我懒得搭理他，鲁四爷的症状和传说里的魔术的一种“血冲”发作的特点很类似，大量的血积蓄在脑部，开始不会有太大反映，甚至很容易被理解为高血压，但时间久了就很危险了，

现在他的情况很不好，只有先暂时放血在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放血？”我不解问。纪颜说：“放血其实是一种中医疗法，对一些病痛有缓解作用，中世纪前也是最主要的医治方法，当然，它不是万能的，而且不能乱放，要从特定的穴道，还要注意放血的量，时间等。”纪颜解释完，又接着往下说。依旧是以他父亲的人称。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20

## 第二十二夜魔术（2）

“还好我曾经研究过针灸，不过以我的医术恐怕顶多只能让鲁四爷暂时恢复下神志，不过应该够我去找找病因了。我拿出自己带着的银针，这本是怕在旅行中发生意外自救用的，没料想居然派上了用场。

头部的放血非常讲究，我先让大家把鲁四爷搬出来，天气不错，晒下太阳可以帮助血气运行，是放血更有效率。大概十分钟后，搬入房间，鲁四爷现在的状况血管很脆弱，不适合用切斜静脉的方法，所以我只好以消毒的银针刺他头部和颈动脉的方法。头部及颈部放血部位有二十一处：金柱脉一处、银柱脉一处、枕骨脉二处、囱门脉一处、小尖脉二处、喉脉一处、舌脉二处、面颊动脉二处、眼脉二处、鼻尖脉一处、耳脉二处、颞脉二处、齿脉二处。银针数量不够，我只好依次扎下去。

由于比较烦琐，大概忙了有两个多小时，放出了两搪瓷碗左右的鲜血，因为怕他年纪大失血昏厥，还特意准备了鲜牛血，以及凉水和绷带。不过效果很不错，一切都很顺利，鲁大爷的头部一下就小了很多，人也慢慢恢复了知觉，没有充血的症状了。大家非常高兴，纷纷

过来感谢我，当然我知道，除了一个人，那就是白杨，他已经不见了。

鲁大爷还非常虚弱，我让大家帮我做了些活血补血的食品，又过了一小时，他终于可以开口说话了。

“大概几天前，我在做饭的时候就发觉有些不对了，但当时并没多在意。”鲁四爷慢慢说。

“做饭？”看见鲁四爷好转了，邻居们都散了，现在只剩我和鲁四爷在，他先是对我说了些感谢的话，然后我询问他最近有什么异常情况么。

“是啊，我感觉眼睛一阵疼痛，然后看东西都是血红色的，像罩了块红布，后来休息下又好了，但发作的越来越频繁。而且经常做梦。梦中老是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子，带着一个古怪的面具，但却能看到她右手拿着一条两尺多长的青蛇，站在那里。旁边似乎还有很多赤裸上身的男的，也带着面具，跳着奇怪的舞蹈，口里都说着我听不懂的话。每次梦醒后头的疼的厉害，而且脸都红的吓人。”鲁四爷一边说，一边指着自己的脸。

我一听，脑子里忽然想到了《山海经&#8226;海外西经》记载着“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难道鲁四爷真的是中了自己辛苦寻找的魔术才患了“血冲”？

放血只是治标的办法，不到三天，鲁四爷马上会又犯病，而且会更厉害，最后的结果也只是会导致眼球爆裂，五官流血身亡。我时间不多，必须找到使用魔术的人。

有记载，用魔术加害对方，一般都通过梦为介体，看来果然是真

的,而且使用着不会离这里太远,只要在附近搜索下应该会有点收获。我抱着这样的想法在四下到处打听又没有遇见过奇怪的女子,但毫无进展,时间很快就到了夜晚。

由于暂时治好了鲁四爷的怪病,我受到了大家的热情款待,在一户比较富足的人家里,我向他们询问这里是否曾经有过什么怪人或者怪事,但他们想了半天也没个所以然,最后一致说村里最怪的就是白杨父子了。

“白杨?“我喝下一杯老乡自酿的米酒问道。

“是啊,你不是问我们这有什么怪人么。我觉得他两父子恐怕是最怪异的了。”一个很年纪相仿的年轻人神秘的说,旁边的人也随声符合着。

“是啊是啊,他们父子大概是二十年前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不过还算比较本分,虽然我们觉得奇怪,为什么孩子娘不见了,但究竟是人家私事,只是我们背后会议论些。”另一个长相憨厚的大叔嚼着一块大肉说。

“这也算不上什么奇怪啊,螺夫很常见啊。”我随口答道。他们见我不在意,又着急的说:“当然不算什么,不过他们两父子,尤其是白干事的爹,总是蒙着脸,而且据说有人听过他说话,细声细气的,跟个娘们一样,很少出门,也不知道他到是这几十年怎么把白干事养大的。到是白干事还算有点出息,高中毕业后来村子做了组织干事,工作还行,就是对人接物差了点,总爱摆谱,喜欢装样。他读书的时候没少受大家照顾,毕竟他是我们这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了。”刚才的

大叔喝尽一还碗米酒，痛快的打了长长的酒嗝。我暗自记下了，不过今天天色不早了，好客的老乡招呼我住下，我决定第二天就去白杨那里看看，或许能有点什么收获。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20

第二天我按照他们的指引来到了白杨家，我特意等他出去上班才过去拜访，原因很简单，实在不想看见他那张脸。

白杨的家并不比鲁四爷家要好多少，不过到底还是干事，虽然旧，但不破，河南季节变化极大，雨季丰富，而六月份后阳光照射又很强，大多书的砖瓦房子在冲刷暴晒后都变成泥墙，倒是白杨家似乎是用石头堆砌而成。非常光滑。门倒是木制的，上面还有已经发白的门神贴图，不过都掉的差不多了。倒是周围这么大地就白杨家一户，看来他们父子是不大喜欢和人相处。

我在门外喊了几句有人么，过了许久，门嘎吱一声被打开，但只开了一部分，刚好够一脑袋进出，我正疑惑怎么没人，于是弯下腰把脑袋凑过去想看看，结果一双眼睛刚好从里面对过来，我和里面的人打了个照面，眼睛对着眼睛。

我没见过那种眼睛，或者说眼球跟恰当，以至我当时呆滞了几秒，但我很快意识到自己在这样看下去会有被催眠的危险了，立即直起身子，逃离了对方的眼神。我几乎不敢相信，因为那眼睛的瞳孔是细长型的，像什么动物一样。

“您是白大叔么？”我友好的伸出手。里面的人恩了一句，但还是没有出门的意思。我站在外面很是尴尬，只好再次和他解释。

“我想和您谈谈，不知道是否可以。我是白杨的朋友。”虽然我不想这么手，但看来这为大叔不是很友好。果然，他似乎有点相信了，把门打开，并招手示意我进来。（其实想想那时候的人还是比较朴质的，要换了现在陌生人怎么敢随意让进来，纪颜语）

一进去，他就把门重新带上，然后居然点着了一盏煤油灯，外面可是阳光灿烂啊，居然在里面点灯，这么做只有一个原因了，他害怕太阳。

即便在这里他依旧用白色的围巾包者脑袋，只留了双眼睛露在外面。他的头顶没有一根头发，但却长着粗糙不平像鳞片似的皮肤，我没多看屋子里面到不像两个大男人居住的一样，非常干净整洁，里面的木桌上摆着两副碗筷，看来他没来得及收拾。。

“您来这里很久了吧？以前有没有才附近这一带听过有一个女性的氏族？就是不太和外人接近，族里由女性做首领的家族？”我开门见山的问道。谁知道他根本不说话，但四下乱转的眼神却掩盖不了他的慌乱。

“你，问这个做什么。”他的声音还真是如先前村民所言，细长而刺耳，如指甲刮在黑板上一样，听的很难受，有似乎带着严重的鼻音。

“有些好奇，我是学历史的，似乎听说在这一带有个氏族会使用魔术，所以想来看看。”我直白的告诉了他我的目的。

“魔术？”白杨的父亲失声喊道，“我劝你快回去吧，别招惹这些，到时候出事你会后悔的！”说着便把头歪向一边，不在说话。

“出事？出什么事？你指的是鲁四爷么？”我追问他。白杨的父亲哼了一声，“鲁四是自找的，杨子回来把他的病情一告诉我，我就知道是她干的。”

“她？”我一惊，果然白杨的父亲知道些秘密。但他很快就发觉失言了，闭上嘴不在说话，任凭我再怎么追问他就是不说。我只好放弃，改问为什么鲁四爷会受到“血冲”的折磨。

这个问题白大叔到是很爽快的回答了。

“鲁四当过兵，以前他经常对大家吹嘘自己当兵时候的事，他说自己在打仗的时候由于被围，士兵们缺少食物，就在当地四处寻找野生动物。他自己还生喝过蛇血，一般的蛇血也就罢了，但他喝的却是蛇王血。”

“蛇王血？”我惊讶地问道。

“是的，他具体描绘了那条蛇，长三尺，杯口粗细，白皮，头上有黑色斑纹，所有的蛇都是冬眠，惟独蛇王是夏眠，所以他才很容易捉到了蛇王。不知道算是他幸运还是不幸，蛇王并不是什么稀奇的宝物，本身也并无毒，但它的血却非常剧烈，性寒，而且极具灵力。鲁四说当时还是盛夏，结果他一喝下去就全身发凉，如身处冰窖一样，虽然后来好了些，但很多年以来一到那日子身体就发冷。”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20

第二十二夜魔术（3）

“为什么一直到今天他才爆发“血冲”呢？”我又问。

“蛇王血必须要有外界牵引才能发出力量。”白大叔又阴阴地说，

“像梦之类的，有时候报复这种事说不定的，并不是当时就会发作，命里都安排好了，我听说你昨天靠放血暂时救了他一命，不过你还是别强扭上天的旨意，到时候连你自己也会遭殃。”

“你说的牵引就是魔术吧？”我继续问，但他这次是死活不在说话了，甚至把头扭到一边。最后我只好告辞。

他把我送到门外便不出来了。不过他还是说：“年轻人，我知道你不是杨子的朋友，我看你为人很善良才和你多聊聊。不过我在说一次，别在管鲁四的事了，他是自作自受，一跪还一拜，你还是小心自己吧。还有，如果你愿意的话多和扬子谈谈，他老说自己在这里一个朋友都没有，我又是连门都出不了的人，委屈那孩子了。”说完，叹着气便把门合上了。

我细细想了想白杨父亲的话，看来他还是隐瞒了很多事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绝对和魔术有关联。我刚转头想回去，不料身后已然站了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白杨。面对面发现他的皮肤还真是白，白的让人恐惧，恐怕连女性都很难找到这样的肤色，还有鲜红的嘴唇和尖尖的下巴，真感觉仿佛是女孩一样。

“你来我家干什么？”他一说话到不像女的了，而且听的感觉很欠揍，黑色的粗框眼镜后的死鱼眼睛耷拉着眼皮上上下下的瞟着我。就仿佛我来偷东西一样。我忍住没发火，尽量温和地说我是来找他父亲的。不想他更加失态，几乎发怒似的喊到：“我父亲不会见你！赶快走，别打扰我们的生活！”

我见他有点歇斯底里了，只好暂时躲避下，不是有位哲人说过么，

和疯子计较除非你也是疯子。我想想又回到鲁四爷家里，果然，他发展的比我预料的要快的多，脖子已经再次肿胀起来，脸也通红的，只能躺在床上，昨天才刚放血，短时间是不可以重复的，何况他年纪这么大，大量失血无异于自杀。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更惊人的消息传来，白杨的父亲突然死了，消息是白杨告诉大家的，就在刚才，他甚至言辞隐晦的说就在我走后他进去发现父亲已经身亡了。不明就里的大家都带着奇怪和目光看着我。

我几乎是被一伙人架着来到了白杨家。果然，刚才还和我对话的白杨的父亲安静的躺在了里面木床上，脸上盖着白巾，如果说他是被人杀死的话我只会怀疑一个人，尽管我真的很希望我的怀疑是错误的。

“你离开之后，我一进去就发现父亲已经快不行了，几乎是出气多进气少了没过多久，他，他就身亡了。”说完白杨大哭起来。

“我没理由去谋害白大叔，我才到这里几天？今天还是我第一次见他。”话说完，大家又开始议论，的确，说杀了白杨的父亲动机也太牵强了。白杨倒是没说什么，只是一个劲的哭，说老实话，我看着他哭非但没有半点同情之感，只觉得很做作。

大家没了主意，最后决定先让我呆在村里，但所有的行李和证件他们拿去交给村委会保管，等事情结束后在交给我，我也只好答应了，实际上，我等于被软禁在这里了。不过我到无所谓，在这里多呆些时间也好。

村民渐渐散去，天气很热，尸体已经有点味道了，大家想帮着白

杨把尸体搬出去，但他死活不肯，说要陪父亲一晚上，于是也只好如此。我没有走，因为我相信白杨有话对我说。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20

外面已经擦黑了，果然，在角落里哭泣了很久的白杨终于站了起来，去里面拿出一条白色的毛巾和一个脸盆，去外面水缸舀少水，仔细的洗了洗脸，并将衣服又整理了一下，戴上眼睛，重新站到我面前。

“你应该最清楚，我没杀你父亲。而且，你父亲的死因到底是什么？”我首先问他。

“的确，父亲不是你杀的。”他嘴角上扬，鲜红的嘴唇洗过之后欲发骇人，雪白的牙齿很像动物的獠牙。

“别告诉我是你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我忍住怒气，毕竟在和白叔的谈话中，我觉得他还算是个善良的人，否则也不会一再提醒我注意安全。

“不能算完全是吧。”他笑了笑，仿佛在谈论别人的生死一般。我在也无法抑制了，站起来揪住他扣的很紧的衣领，我很少动怒，更很少打人，但这次不同了，我一拳打在白杨脸上，他整个人像风筝一样从我手里飞了出去，摔在白叔躺着的床旁边。奇怪的是他没有还手，只是低着头蹲在那里冷笑。

我很诧异他的表现。

“看你的谈吐举止和穿着你应该生活在比较富足的家庭吧，衣食无忧，享受父母长辈的宠爱。”他依旧坐在地上，低着头，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但他的语气很冷酷。

“你无法想象和你同龄的我是如何长大的，贫困，孤独，被人嘲笑都不算什么。因为和我所受的苦难相比这些都太渺小了。”白杨继续叙述着，我则站在那里听。房间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和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外面已经全黑了。

“我知道你在寻找什么。因为我和父亲就是从那里出来的。”白杨漠然的一句却让我非常震惊，难道他们就是使用魔术一族的人？可那族不都是女子么。

“你一直在猜想为什么我们的身份，你看过蜜蜂么？蜂后是整个统治的最顶层，雄峰不过是用来繁衍后代的交配工具，在那个氏族里，男人顶多是用来说繁衍族人的工具和劳力，而且终生不允许离开那里。我的父亲就是一只雄峰。”我继续听着，但仍然忍不住的惊讶，以至无法控制的发出了啊的一声。

“但平衡被打破了，会使用魔术的她们，按照现在这个社会的称呼应该是我的阿姨和我的母亲，在逐渐脱离了社会，她们居住在一个谁也无法寻找到的地方，以她们的生活方式继续，魔术使她们可以和神灵交流，甚至可以暂时拥有神灵的力量去惩戒凡人，几乎成为了神灵的代言，为神执行奖罚。鲁四爷就是其中的一例。

本来她们希望我是个女孩，好继承氏族的魔术，可她们意外的发现，我居然是个怪物！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怪物！”白杨忽然声嘶力竭的喊道。

“是的，一个既无法继承魔术又无法承担繁衍后代的怪物根本就无法拥有活下去的资格。当我即将被自己母亲处死的时候，我的父亲，

现在躺在这里的那只雄峰站了起来，在他的哀求下，我被豁免了，但代价是我们两人永远离开氏族，并且为了不让氏族的血脉不被外泄，她们对父亲实施了阉刑，还对他下了魔术。“我一直在听着，但去感觉自己在发抖。忽然屋子里亮了起来，白杨居然点燃了煤油灯，昏暗的灯光照亮了屋子，也照在了床上静静躺着的白杨的父亲。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20

白杨几乎没有表情的拿起油灯，走到木床前。把等凑近盖着白巾的尸体。

“你想想看他的脸到底什么样么？”白杨带着戏谑的神情看着我，像开玩笑一样。还没等我回答，他把白巾揭了下来。

那是怎样一张脸啊。除了眼睛，其他的部位几乎都不能称做五官了，没有鼻子，嘴唇，耳朵，空荡荡的脸上布满了闪闪发亮的鳞片，只在中央有两个气孔。

“你看见了吧。自从我小时候起就时刻面对的是这样一张脸，二十年来我每一天都做恶梦，我忍受着别人对我从来不上厕所的嘲笑，孤僻，冷漠，你以为我愿意么？我恨他，为什么他当初不让我去死呢？却让我在这世上活活受罪？”白杨把手指着床上的尸体。

“真的是你杀了他？”

“不，是他自己要求的，你走后我进去问他到底和你谈了什么，他却一味的叫我多和你接触，说你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并说我太冷酷，不会和人相处，我们吵了起来，二十年的怨恨终于爆发了。我把塑料袋套在他头上，我没有杀他，只是不停的问他，问他是否活着还有意

义，问他像怪物一样的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他开始哭，而且是号哭，他哭泣着说当初早知道我这样还不如杀了我，还说他忍受这么多痛苦却换来这样的结果。我勒紧了塑料带，父亲没有挣扎，他已经放弃了，只是双手还是下意识的想去揭开，接着双脚无助的蹬地，我勒的跟紧了，又了下手，他几乎不动了，身下还流出淡黄色的液体，听人家，人在快被勒死的时候会小便失禁，看来是真的。”

“你是个畜生，白叔为你付出这么多，他只想让你好好活下去。你却杀了他！”我骂道。但白杨又笑了。

“我没杀人，这里发生的顶多是一个怪物杀了另一个怪物而已。”说着，他把灯放回原处，把白巾重新盖回去。一切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般做到椅子上看着我。

“现在，你还想去找那个传说的氏族么？还是你愿意去那里当一只雄峰？哈哈。”白杨放肆的大笑起来。我再也受不了了，逃似的离开了那个屋子，身后白杨的笑声竟无法挥散，像刀刻一般清晰。我找到大家，再回头去白杨家的时候，发现那里已经燃起了大火，白杨把家里点燃了，石墙被烧的通红，我甚至仍然在火堆中听的到白杨的笑声。

火很大，我们直到快天亮的时候才完全扑灭。里面有两具尸体，紧紧的抱在一起。已经烧了了俩具黑柴一般。

鲁四爷也在随后几个小时后身亡了，没人可以阻止她们施罚，就像你无法阻止下雨一样。”

说到这里，纪颜停了下来，“父亲的叙说就是这些了，他后来说，

可能白杨的父亲是被下了蛇术，五官渐渐从脸上腐烂脱落，皮肤慢慢角质化，变的和蛇一样。而白杨他觉得由于氏族内的近亲结婚导致的畸形使他成了无性人。以后，父亲终于放弃了曾经想寻找那个使用魔术氏族的疯狂想法，开始研究历史和考古，不过他的身体似乎还是受到了或多或少的伤害，否则他也不会那么早就突然患病去世了，他本来遗留了一些关于魔术的一些手稿和证据图片也随即消失。剩下的只有他为我讲述的这个故事。”

我们听完后有些感慨，特别是李多，似乎白杨的身世对她有些触动，毕竟她也早知道自己是被纪颜父母收养的。四人互相埋头吃了点东西。落蕾又问：“那你刚才说贞观末年长安大乱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因为唐太宗在晚年看到自己的几个儿子为争夺储君之位互相杀戮，毫无亲情可言，有感与当年自己杀弟弑兄，认为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于是在长安经常请人为自己开坛祈福，冲鬼捉妖。而其实令当时时局动荡的最大原因却依据是返魂香的出现。作为宝物，它的出现会引发多方面的争夺，虽然后来传闻它被带到日本，但仍然给当时的长安带了不小的骚乱，所以才有后来太宗明令废除魔术，关押术士的决定，所以唐以后魔术就彻底衰退了。”纪颜又解释道。

“好了，不说这些了，火锅都凉了。”我叫来服务员，让加了些水，大家又开始吃喝起来。只是我心中依旧对白杨的死感到感慨，或许对他来讲，死是解脱，而活着是挣扎。（魔术完）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21

作者: sensken 回复日期: 2006-12-21

谢谢帮我转贴。。^\_^

哈哈这个就是原创!大家抓住他哦.....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25

### 第二十三夜解剖师 (1)

任何一项工作从事久了都会有厌倦感,大部分人都在自己并不热爱或者不感兴趣的工作里挣扎,他们不快了,但有迫于生计,于是很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当你以非常羡慕的眼神看着别人时候,很可能被观察者自己却觉得疲惫不堪。

但总有少数人对自己的职业非常热爱,甚至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他(她)们往往不屑世俗的目光从事着一些常人难以想象或者厌恶的工作。就像纪颜向我介绍过的一位叫卫佳的女法医。

法医在古代叫仵作。当时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多都被别人避开,这也难怪,常年和死人打交道的人总让人觉得恶心或者不详,这种挂念在现在依旧存在。而女性法医恐怕是另类中的另类了。

凭心而论这个女孩相当的漂亮,你恐怕无法想象她纤细美丽白皙的手指会操纵着明晃晃的刀子在一票死肉上割来划去。有人说女人比男人狠,学医的女人又是女人中最狠的。卫佳狠不狠我不知道,但怪是一定的了。

她先后谈过好几个男友,这样年轻美丽的女孩自然不缺乏追求者,但每次似乎都无疾而终。第一个据说是运动员,身材健硕,卫佳每次看见人家都拿眼睛扫来扫去,那种幽怨的眼神让那人寒了好久。最后卫佳慢慢地说了句,你骨架很好。后来的几位在知道她职业后像躲避

瘟疫一样马上消失了。

当纪颜和我说起这事的时候我总忍不住发笑，或许是职业反应吧，学医的女生总别人觉得比较另类，以前我也有过一个医学院的同学。她来我寝室找我，当时正在夏天，里面有个同学只穿了内裤，一见个女生进来他马上找裤子穿，结果我这个同学马上说了句：“切，我又不是没见过，标本房里用福尔马林泡着呢，涨的跟萝卜一样。”结果当时全寝室就不说话了，我只好立即带她赶紧出去。

但卫佳毕竟是女孩，无论她从事任何职业，她以后会像大多数女性一样。承担两种职业——妻子和母亲。不过最近她似乎遇到麻烦了。最初起源于她打给我的一个电话。

当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比较吃惊，因为毕竟我才和她见过几面，如果有事她到是应该找纪颜才对。我还没自信到可以凭着数面之缘可以迷倒一个美女的地步。

“你有时间么，我想和你单独谈谈。”卫佳的语气非常平淡，但有带着点命令的口气。我看了看时间，离交稿还有半小时。

“一小时后吧，可以么？”我决定把定版搞完再去见她。卫佳同意了。

一小时后我在约好的书店前看见了她，今天她穿了件米黄色的风衣，长头发披在后面。我看见很多男的从她旁边经过都忍不住回头看去，的确她的相貌和高度足够吸引很多人，当然，如果他们知道卫佳的职业的话就两说了。

“你很准时。”卫佳笑了笑，像个裂开的番茄，本来雪白的脸被

吹的红红的。

“你不注意挡下风么？女孩子不都很注意皮肤保养么？”我打趣道。

“无所谓了，保养给谁看呢？”

“有什么事？”我问她。卫佳似乎有点难以启齿。

“先去找个地方坐着聊吧。”

我们来到了书店里面的招待座位。接着卫佳开始慢慢叙述起来。起初我以为只是个女孩有点烦心事找我倾吐一下，但听了一下后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这像一种病症一样了，而且越来越严重。”她把左手插入乌黑的头发里，细长的手指在头发里一截一截的，我突然觉得那很像被人从墓地翻起来的骨头。

“其实在我报考医学院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根本对治病救人没兴趣，甚至我怕我会做手术的时候把我的病人给杀了。所以我报了法医专业，起码我以后面对的都是死人。

最开始当我发现自己异于别人的时候是十二岁。那次我拿着早点上学，我的家在城市的中心，每次去学校都会经过一个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那里的设备很简陋但车流量又大的惊人，父母忙，很少有时间接送我，但每次都叮嘱，走那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在那个路口经常有人被撞死。

不过那天我看见了。

一个大概赶着上学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子被一辆或许同样赶着有

事而开的很快的汽车撞飞起来，我看见他的身体像纸片一样飘着，而同样在上面飘着的还有血和书包。

他最后就落在我的面前，当时我不觉得害怕，我看着他在我脚边不停的抽搐，嘴像没关住的自来水龙头一样向外涌血。他大张着眼睛盯着我，手在地上摸来摸去。不到半分钟，他咽气了。

交通事故每天都在全国各地发生，除了当事双方恐怕谁也不会把这事记得太久，骂过，感叹过，惋惜过不关己的人都忙自己的事去了。但我发现我却被这事影响很深。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25

回到学校我一直都想着那个男孩的身体，不，应该是尸体。我突然对那尸体很感兴趣，为什么大活人忽然就不动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血可以从嘴里出来。从那天起我就到处收集有关于尸体和解剖的书，当然这些都瞒着别人，如果被人知道的话那就会说我有病了。

时间很快过去，我义无反顾的填下了医学院的法医专业。那时候的我已经对人体非常熟悉了，但也只是停留在图画和文字的理论基础上，所以我渴望亲自可以真正的解剖一具尸体，或者说身体更恰当。”说到这里，卫佳点燃了跟香烟，我忽然想起一个人说过，女孩长的好不好看和抽烟的动作没关系，但夹烟的指头只要好看就可以了，无疑，卫佳是我见过抽烟最好看的的女孩。深吸了一口稍微镇定下，她接着往下说着。“在大学的第一堂解剖课时，我表现的异常兴奋，因为听老师说那是具年轻男性的尸体，医学院新鲜的尸体很少，而在解剖课能用来授课的更少，而且大部分都是老年尸体，因为你不可能说每天

都有很多人发生意外死去吧。所以，老师说我们很幸运，因为这个男尸刚死不久。他大概二十五六岁，非常健硕，强壮的肌肉和风尘仆仆的脸表示他是一个体力工作者。他的头颅左侧靠近耳朵上有一个直径六厘米的洞，我们对他的死因不感兴趣，但是面对洞内依稀可见白色的脑部还是有人不敢正视。进医学院就应该做好接触这些的准备，为了打好基础，我在暑假看过一些解剖教材，但当真的第一看见活生生的赤裸的异性尸体我还是很奇怪。我奇怪自己没有大多数人的害怕或者羞涩。我感到自己心里的一种奇怪的兴奋感和好奇，当看着老师拿起刀我就非常激动，我终于可以看看真正的人体是如何被解剖的。你知道么，如果有神的话，人无疑是神最完美的杰作，能够亲自了解并探索它，你会觉得自己离神如此之近。

忘记说了，纪颜当时就是我的同学，那时候的他可是非常受女孩的欢迎呢，可是他朋友很少，很奇怪，我也是朋友极少的人，不过我们两人成了好朋友，差点还被人传成情侣。“说着卫佳开心的笑了起来，很高兴，她的牙齿非常白，没有一点牙垢和烟黄。

“不过即便是他，也不知道我的秘密，因为那时候的我还是很怕别人知道的。当老师开始解剖时，刀划过厚重的皮肤后我听到了扑哧的声音，我后来知道那是划开了脂肪。然后按照教材把内脏，骨骼，血管大致的介绍一遍。内脏被一件件取出，让大家观察，在教导如何制作标本。很多人都捂着嘴，而我则贪婪的观看着，辛勤的记录着。老师说这具尸体可能要有很多用途了。整个课程很长，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累。

这样的结果自然是最难的血管学和解剖课程我都学的非常好，没过多久，我甚至做到了光抚摩一块骨头就能知道这是人体的那一块。但医学院的尸体太少了，基本上后来上课的教材都是直接拿那些浸泡在福尔马林液里面的器官和已经干枯的骨头标本来讲。尸体对大学学生来说是奢侈品，要不然国内外也不会有贩尸的组织了，据说一具普通的尸体都在五千左右，年轻的价格就更高了。

大学毕业后我分到了现在的单位，从事着法医的工作。现在算算我都不知道我的手过了多少具尸体。有漂亮的，难看的，腐烂的，或者一块块的。但我始终觉得自己对人的身体还不是很熟悉，似乎总欠缺了什么。”说完她忽然把烟掐了，看着我问：“你知道是什么么？”我摇头。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25

## 第二十三夜解剖师（2）

“是活人。”她忽然一字一顿的说，这时候我感觉脊背很凉，四周有很多人走来走去，但我觉得自己和卫佳仿佛被隔开了一样，这时候的我既想离开，又想接着听下去。

“当我知道自己的想法我吓了一跳，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已经心理变态了，但我又深刻感受到原来这个想法其实在我十二岁就有了，只不过被长期的潜意识压制着，我经常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身体，甚至幻想着自己慢慢划开，看看器官是如何工作的，看看血管的血液是如何运输到身体各个部位的。当然那不可能。

你知道当一种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人是很难受的。我只好以动物

来做替代品，老鼠是最多的。似乎听上去有些残忍，但我也没办法，在每次活体解剖后我都会暂时的平静点，不过很快那种对人体的渴望又涌现上来。

我无心找男朋友，我不感到寂寞，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得了恋尸癖，不过很快否定了，当我对着那些已经死去而不具备任何活力的死尸时候没有任何心理波澜，我越来越希望自己可以真正的解剖一具活着的人体。

好了，现在要谈到我为什么找你的正题了。”我忍不住说了句：“你该不是想找我做你的解剖对象吧？”

她笑了笑，“开玩笑，我还没发疯呢，我找你是因为你是记者，而且有种让我信任的感觉，之所以不告诉纪颜是因为我怕他会阻止我。”

“你要干什么？难道我就不会告诉纪颜么？”

“你不会的，因为这件事你也会很有兴趣。”她非常肯定的说着，我喜欢看漂亮女孩子非常自信的样子，这也是我喜欢落蕾的原因之一。

“因为我找到了一个可以解剖活人但有相对安全的工作。”卫佳神秘的说，薄薄的嘴唇向上努了下。我奇怪难道还有这种工作？

“你听过人体器官的贩卖吧？那是个非常庞大的组织，他们通过诱骗威胁或者干脆是强迫的手段从活人身上取出器官，然后在黑市上流通。每年这个社会都有 500 个肾和六十颗刚刚拿出的心脏在交易呢，但是他们需要一个手法娴熟而且非常精通解剖的解剖师来取器官，因为不出人命是最好的，大部分人在拿出一个肾后还可以活下去，所

以，我就充当了那个解剖师。”卫佳慢慢的说着，而我却一惊。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么？这是犯罪啊，你下刀的时候难道没有内疚感？”我质问她。

“有，当然有，但和把刀插进充满生命和热的肉体里那种感觉你无法体会的，但内疚感又和这个交织在一起，所以，这也是我找你来的原因。”终于步入正题了。

“你到底需要我做什么呢？我不过是个做报纸的，像这种事即便我有证据也不可能登载上去，每次报纸要经过审批啊。”我无奈的摊开双手。卫佳笑了笑。

“不是要你帮我把这件是公诸与众，何况这样对我也没什么好处。我找到你是我知道我可能无法在做下去了，我只想在最后的日子有人半我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因为你是做报纸的，所以我相信你的文字能力。”原来是这样。

“到底是什么事？”

“事情发生在一月前。我之所以加入这个组织还是在网上无意搜到了那则器官交易的网站，他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所以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和他们联络了，很巧，他们也想在这个城市建立一个货源点。因为内地的器官远比其他国家地区的要便宜的多，一颗上好的肾脏收来的成本只需要不到七万，但转手可以卖几十万之巨，甚至如果可以跨国的话，有钱人愿意出上百万。

一年来我从十四个身体里取出过内脏，他们有男人，女人，或者刚满十六的孩子，每次工作后我会获得肾脏卖出去收益的百分之七。

开始手还会发抖，后来则是非常熟练了，就仿佛从柜子里取出标本那样，不过最后一次的取肾把一切改变了。

那天下午我刚刚做完一份尸检报告，接到个短信息，上面只有几个字——“速来，有鱼。”当他们确定目标后，就以鱼来做代号。我收拾一下，就过去了，不用带任何东西，他们有全套非常高级的解剖工具，具有讽刺的是甚至比某些大医院的都好。

解剖室在地下室，二十多平方米，我担保没人带路是无法找到那地方的，房间的结构与布局和医院的手术室一模一样，所需要的工具也有，虽然力求不会使人死在手术台上，但据说还是有些人无法活着拿着钱走出去。与支付给卖肾者可怜微薄的金钱相比，处理尸体所花的精力时间和风险就大的多了。不过，在这之前，我从来没失手过。他们往往通过钱来诱惑一些急需用钱的身体强壮的人来卖肾，这次我看了看躺在床的那个人。

他赤裸着上身，年纪大概十七八岁，身体极长，脚几乎快伸出手术台了。他被无影灯照射着，脸到显的非常惨白，看的出他很害怕，平放在两边的手在不停的发抖。以专业的眼光来看他是个非常好的“宿主”，我们把这些卖器官的人叫做“宿主”。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宿主”的。身体过于虚弱，得过肾病或者血液类疾病的都不在考虑之类。这个少年的身体非常好，这点可以从他黝黑而强壮的肌肉上出来。

接下来为他做了例行的麻醉，一般以取左肾为主，不要问我为什么，反正是不成文的规定。我有一个助手，很年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么来做这份工作，可能也是了钱吧。今天他站我后面。为我打打下手。其实这时候我对解剖活人已经有些厌倦了，不过却像吸毒一样上瘾了，我拿起刀就有划开什么东西的冲动。赚到的钱大部分又被我捐了出去，我总觉得这样似乎好受点。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25

取肾的方法很多种。有的采用经腹腔取，有的采用经十一肋间切口取肾。两种都可以，主要注意别让“宿主”被感染或者造成器械性大量失血。我很快打开了他的腹腔。但我发现了件完全意想不到的事。

他没有左肾。

我开始流汗了，马上转头问组织专门负责肾源和保护刚拿下的肾运输工作的人——我通常叫他牧师。牧师经常是一身黑衣服黑裤，然后大而宽的黑沿帽罩在头上，只能看的见嘴巴里叼着一跟古巴雪茄。

牧师非常瘦，而且高大。这时他没说话，只是说了句：“取右边就是了。”声音冷酷的令我发抖。我暂时先缝合“宿主”的伤口，停了下来。牧师显然有些惊讶。

“傻子都知道，在取出个肾他就死定了，你们在寻找货源的时候都不知道检查下么。”我质问他，牧师没说话。

“算了，我不想干了，把这孩子放了吧。”看见还在床上酣睡的他我有些不忍。

牧师依旧站在黑暗里。这时候哪个为我打下手的走过来拿起刀，向那孩子走去。

“我可以独立完成了，谢谢您的知道。”这是我听到的他所说的

最长的一句话。牧师也开口了。

“没办法，这个“宿主”或许是天生的一个肾脏，但他的肾非常适合一个富豪的身体，他愿意开出三十万美金。本来你做的话我愿意多付百分之五给你，不过看来你的助手比你更想的开。”说完牧师嘿嘿的笑了起来。

我无法再忍受了，解开白大褂，头也不回的走出地下室，身后牧师忽然说了句：“你会后悔的。”或许会吧，这样也好，我也算完全脱离了那里吧，不过也准备好了他们来报复或者灭口。不过很奇怪，那之后的一个月非常平静，我想他们不应该如此的善良。等待死亡是非常痛苦的，我决定去查查。

我手头只有牧师和那个助手的联络方式，其他人我没有，组织间一层层管理很严密，很少互相见面。我打了牧师的电话，没人接。那个助手我也联络不上。我唯一能想到的地方只有那个地下室了。

这里似乎很破旧了，我四处看了下，应该没有跟踪的人。我慢慢走了进去。和一个月前比感觉这里阴暗了许多。一打开门，空气里的一股臭味，这味几乎让我窒息过去，这味我很熟悉，是人体腐烂的味道。我觉得有点不对劲，靠着记忆在墙壁上摸索着灯的开关。

灯打开了，灯光迅速照射到房间的每个角落，我的助手，我想应该是吧，因为我仅仅能从身高和衣物来辨别他了。虽然那时候不是夏天，地下室的温度也比较低，但一个月的时间他已经腐烂的不成样子了。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25

### 第二十三夜解剖师（3）

他半躺在手术台旁边，手上还拿着一把手术刀，我捂着鼻子小心的走近他，还好，旁边还保留着几副橡胶手套。不知道为什么，看见尸体我还是本能的想查看一下。

他的腹腔被开了一个排球大小的口子，整个内脏被掏空了，一样都没留下。看伤口似乎是非常粗糙的凶器，或者说干脆是被撕开的一样就像手撕鸡似的。

我没看见牧师，还有那个少年，也没了踪迹。那是我最后一次去地下室，以后在也没去过了。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被迷惑所笼罩。网上忽然又流传经常发现内脏被掏空的尸体，我隐约觉得与那个消失的“宿主”有关联。直到我接道了牧师的电话。

此前牧师从来不和我通话的，一直都是短信，所以猛的在电话听见他声音觉得很习惯。电话里的牧师说话依旧平缓，但掩盖不了他的慌乱。

“你在那里？”牧师张口就问到，我回答他说我在家，而且告诉他不想在干了，而且我不会告诉警察，其实我并不知道组织多少秘密，我觉得他们即便不杀我也不会败露。

“不是组织的问题，那个“宿主”，”牧师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我猛一惊，难道真的是那个少年的问题？

“那个“宿主”是个怪物。”牧师艰难的把后半句说了出来，就像下了很大决心一样。

“我不明白。到底那天发生了什么？”

牧师在电话的那头仿佛忍受了很大的折磨，似乎他极不愿意回想起来，过了将近一分钟，我还以为他走了，牧师才把那天我走后的事告诉我。

在我走后，助手接着取肾，牧师就在旁边。地下室只有他们两个人。这种工作接触的人越少越好，取肾其实勉强一个人也是可以完成的，不过花费的时间就要很长了，而且容易出事，当然，本来这出事的是被取的人才对。

牧师说到，助手打开了那“宿主”的右边腹腔。他马上惊呆了，原来他压根就没有肾脏。

没有肾脏的人可以活着？

而且更令牧师变色的是，不仅这个“宿主”没有肾脏，所有的内脏他都没有，整个腹腔仿佛是一个空空如也的肉袋，这绝对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决定以这个少年做“宿主”的时候，就在前一天还用X光检查过，他是有内脏的。助手完全手足无措的呆立在手术台前的时候。牧师发现那少年居然自己坐了起来。

紧接着，少年直接把手插进了助手的身体内，助手一直到死恐怕都没搞清出到底发生了什么，牧师也吓住了。接着少年把助手的内脏一件件掏了出来，然后顺着刚才取肾的刀口一件件放了回去，并且自己站在台下缝合血管，结场，输尿管（牧师本身也是精通医理的）这一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少年最后缝合了伤口。牧师在一旁看的说不出话来，助手最后被扔在了手术台下。而整个过程中那位“宿主”一直在流血，但他丝毫不在乎似的。最后，他用纱布擦干身上的血迹，

穿好衣服，微笑地走到牧师面前。牧师自己说他当时只希望自己为什么没晕掉。

“我对你没兴趣。还没轮到你呢。”说完转头往外走去，可走了几步，他又走回来，这可怕牧师吓坏了。

“对了，告诉你们，这才是真正的解剖师呢，只用双手取内脏。”说着，他得意的摇了摇自己刚刚从助手肚子掏出内脏的手。

“那你干什么过这么久才打电话给我？”我听完牧师的叙述，不解地问他。

“因为昨天我见到那个“宿主”了，牧师回答说“他问我要你的联络方式，还问了你的住址和姓名。”我一听就呆住了。

“你告诉他了？”我觉得自己这句问的有些徒劳。

“恩。”牧师居然略带愧疚地说，“你知道我很害怕，他当时全身带着血。”

牧师还告诉我，通知我是为了叫我提防一点，算是他的补偿，并说他现在很害怕，说完立即挂掉了。我放下电话整个人坐在椅子上，瘫陷了进去。脑子里浮现的都是助手尸体的样子，难道他要来找我？也要我的内脏？“

卫佳说到这里的时候，长长的舒了口气。我奇怪的问她：“后来呢？”

“这也是我找你的原因，我不怕那个“宿主”来杀我，不过我不想死的不明白，所以希望你能记录下来，或者说帮我传播一下，作为警示也好，警告也好，我就觉得安心很多了。牧师的电话我是昨天

接到的。我考虑了一晚，我朋友很少，想来想去只好麻烦你了。”说完，她掐掉烟，神色里居然有一丝悲凉。我心情很复杂，说不清楚对她是憎恨还是同情，毕竟她这种职业实在是违法和道德，或者说接近残忍。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25

卫佳站了起来，想向外走去，忽然又想起了什么，转头对我说：“我还有最后个要求，不要把我当过解剖师的是告诉纪颜，我希望他能对我有个好的印象，他是个正义感很强的人，我怕他知道了会恨我。”说这些的时候一向干脆的她居然有点慌乱和羞涩。接着，她走出了大门，消失了。我在座位上坐了一下，又回到了报社。

当天晚上，我接到了纪颜的电话，他在话筒那边很难过地告诉我，卫佳死了，内脏被掏空了，事情就发生在我和她分开以后。

我忍不住，还是把下午的谈话告诉了纪颜。纪颜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她太傻了，应该告诉我，像大学一样，她有什么事都藏着，生怕别人拿异样的眼光看她，她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和目光了。”

“那种东西，你知道到底是什么么？”我小心的问道。纪颜又停了会。

“我不太清楚，但我听说有些生物是经过怨念形成的，无数被取肾或者其他器官的人或者他们的家属的愤恨或许可以集结成一中新的物体，这种东西会不断的对人的内脏进行索求，他不断的掠夺别人的内脏当作自己的。”

“那不是很危险？”我惊问道。

“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什么时候怨气消失了，他也就消失了，因为支撑他存在的就是那些人的怨恨。”纪颜叮嘱了我几句，接着把电话挂掉了。

数天之后，电视里播出一则新闻，一位在医药界很出名的代理商死在家里，身体的内脏被掏了个干净，警察查出他参与了众多器官买卖，初步认定是寻仇。我关上了电视，在电脑前把卫佳的故事发了出去。（解剖师完）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27

## 第二十四夜平安夜（1）

或许这个故事说的晚了点，但我还是想把它记录下来。

平安夜是温暖的，无论是节日本身的意义或者是节日里人们的状态。大家都聚在一起，那一刻是幸福快乐的，尤其对情侣来说。虽然现在流行着一种听上去比较壮烈的文化反入侵思想，将这些个国外的文化传统视为洪水猛兽，应该从本土中剔除干净，但那些一个一边手捧着高深的英语学习书，一边又拿着支持国文的博士硕士们是否想过有如此多的闲情逸致为什么不去多做点科学，做多点研究出来，而是学什么联名公车上书，似乎十个博士就能抵的过十万人民的呼声似的，却不知道这方面博士的名头却不如一个三流的电影明星说话有分量。鲁迅说拿来主义，但也要拿来，而不是一脚踢飞。

似乎说了点闲话，但其实却与今天的故事有着非常大的联系呢。

作为文化工作者，我今天非常的高兴呢，因为今天很可能要和落

蕾共度这个平安夜，在这个粉红色感觉仅次与情人节的日子，或许我能有所收获也说不定啊。

提到这次的机会，无疑要感谢一个人。

这个人叫柏原，似乎是个比较奇怪的名字，初听我觉得是笔名更适合些。他是一位狂热的古文复兴者，为什么叫复兴呢，因为这个年代恐怕能完整翻译古文的要比能翻译英文的人要少的多了。我本以为这样的人必定是四十多的学者，说他六十岁的老人我也不奇怪，但一看资料这人居然只有二十六岁，实在让我汗颜。

在仔细看看，原来他出身与书香门第呢，祖上还有人中过状元，不过可惜祖上有状元的抵不过祖上有庄园的。柏原并不富裕，听说他有个女朋友，但似乎后来莫名其妙分手了。但他非常热衷于复古运动，提倡重新学习古文，并把一切洋玩意赶出中国，当然也包括圣诞节。他前面的话我是赞同的，但后面却有些不快了。不过还好最近闲着，落蕾做的又是有关文化访谈的，平安夜人手不够，自然我主动请缨，和她一起去采访一下这位柏原先生。

出去的时候已经满大街的小红帽了，到处都是行人，多数是青年的男女，如果摘去那些帽子，我真会以为今天是2月14了，不过落蕾似乎无心看这些，只是一个劲的翻看资料，准备着采访，这倒让我有些无趣了。

柏原住在城市的最东边，我们几乎横跨了半个城。不过好在这不是北京上海之类的大城市，虽然说是半个城其实也不过大半小时的车程罢了。一下车就能看见柏原的房子，果然是异与常人。虽然门不大，

但那种庄严古朴的感觉和电视里见过的略有相同。典型的四合院，没想到南方也有人住这样的房子，估计这与他祖上从北方迁移过来不无关系。门大概四人宽，朱红油漆，有八成新，外面两只不大的石狮，进门上去还得有四层台阶，门并不高，所以这台阶显的有些累赘，仿佛只有普通台阶一半的高度，走起来不是很舒服。我们按了按门铃，忽然觉得好笑，这么古朴的门上居然有电铃，只是这里冷清极了，丝毫没有过节的气氛。

没过多久门开了，一个年轻人走了出来，他就是柏原，与我想象略有差距，剃着小平头，大衣下面是红色的毛线衣和黑色西装裤，脚上还是厚厚的棉布鞋，这里虽然没有北方的酷寒，却是湿冷，那是种会渗入骨头的寒冷，所以反而要注意保暖。不过有一点倒是猜到了，他带着副厚厚的眼睛。

“你们，来了？”柏原动了动薄薄的嘴唇，吐出一片白雾。果然说话短暂啊，我真为落蕾的采访担忧。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27

## 第二十四夜平安夜（2）

柏原不说话了，他无比失望的望着落蕾。以非常鄙夷的口吻说到：“果然连你也是拜金主义者，我还以为你会和其他女孩不同呢。”落蕾一听有点不快，但还是微笑着。

“那我们谈谈别的吧，对了，您的个人感情生活怎样？文学家也要结婚吧？”落蕾开了个玩笑。不料话一张口柏原就把脸阴了下来，刚才架起来的腿也放了下来，手插进了裤子口袋，半天不说话。采访

开始陷入冷场了，我也觉得开心，不过我还是走了过去想看看壶上到底写了什么。谁知道手还差一点碰到壶，柏原就从作为上跳起来把我推开，我担保那一下绝对打破了我经常习惯性认为搞文学创作的都是脊椎歪斜股骨头坏死腿脚麻痹导致行动迟缓的一贯想法。

紧接着他的嘴如同喷壶一样。

“你有点教养好么？也不打招呼随便乱摸东西，你知道这是什么壶么？茶壶是有灵性的，你手一摸它也变的和你一样庸俗了，那这壶就完了！”我不和他一般见识，和落蕾说了句在外面等她然后就走出去了。留下落蕾和柏原继续谈着。

我走到了刚才的水缸前。仔细看真是觉得大啊。我抚摩着缸壁，非常的光华细腻，不知道怎么了，我又摸大了一处不协调的地方，似乎是裂缝，不过很小，只用手才摸的出来，天已经黑了我看不清，只好好奇的打开手机。

灯光照射在上面，我仔细的看着，好象裂纹上有液体流出来。

居然是红色的，而且很稠密。我沾了点拿在鼻子前闻了闻，似乎是血。不过我不敢肯定。而且似乎里面还有声音穿出来，摸着缸壁的手感觉到了轻微的震动。我试探的把耳朵慢慢靠近水缸，冰凉的，如果在北方估计我脸就粘在缸壁上了。

我听到了刮东西的声音，像那种指甲刮出来的声音。

我吓的望后退一步，正好碰到后面的什么东西，回头一看，柏原像死尸一样站在我后面，面无表情，眼珠都不转一下，冷看着我。

“不是叫你别乱动我家东西么？”柏原的声音在院子里回荡，就

像往水中扔了块石头一样。

“我有点闷，所以随便看了看。”我不想和他多说，“你不是在里面接受访问么？落蕾呢？”

“欧阳。”落蕾从里面走出来。“别乱动柏先生东西了。”说着向柏原鞠了个躬，转身拉着我回了屋子。我却依旧望着那座巨大的水缸，那里面一定有什么。

采访继续进行着，一直到了九点，也就是说即使现在离开的话，等我们到家也要十点多了，不过今天是平安夜，街上十点正是热闹的时候，我到希望赶快结束，我和落蕾还能有几个小时单独呆一会。

果然，访问结束了。落蕾收起了东西准备离开。柏原却站了起来，带着少见的笑容对我们说天很晚了，不如留宿在这里的一类话。当然我们没有同意，不过落蕾还是婉转的拒绝了。

“那在喝口茶吧，别浪费了，这都是我拖人专门从云南带来的。”柏原见留不住也不多言，转身又从壶里把茶端来给我们。我本不愿喝这个，但看见落蕾用眼神示意我，也只好喝下了，只是茶水的味道略有些涩麻。我暗骂，莫非是放了许久的陈茶？

告别了柏原，我和落蕾便往大门走，只是刚到门口就一阵胸闷，回望落蕾也捂着胸口，另外只手撑着门。接着我眼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直到我醒过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晕倒，是那杯茶么？但我是看着柏原倒出来的啊。头疼的厉害，眼睛勉强睁开，发现四周很黑勉强能看见落蕾就在我旁边，稍微动了下，感觉肌肉很无力，不过我还是

发现了，我的脚似乎被什么锁这了。

“这是哪啊。”落蕾扶着头，看来她也头疼呢。我刚想说不知道，忽然猛的一亮，房间里一下亮堂了，一下接触光，我和落蕾都有点不适应，用手遮住了眼睛。

“平安夜快乐。”我听见了柏原的声音。现在我的眼睛已经好点了，眼前的柏原穿了件厚厚的红色白丝绒边外套，脑袋上还戴了顶圣诞帽子，红色的裤子和小丑穿的大鞋，如果在背一个大麻布袋子，黄色的，质地很粗糙，如果再加一撇胡子的话那他就是十足的圣诞老人了。

“别开玩笑，这又不是万圣节。”我大吼一句。落蕾还很虚弱，说不了话，只是侧着身体躺在一边。我看见柏原把食指放到嘴边做了个嘘的动作。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27

“别喊了，这里没有任何人，我说了，今天是平安夜，我给你们准备了点小礼物。”说着他把袋子扔下来，那袋子居然还在蠕动。一点点向我和落蕾爬过来。我往后退了点，但很快锁链把我固定了，落蕾也是。

“别怕，她不咬人。或者说她咬不了人。”柏原微笑着，眼镜和笑起来脸上堆起的肉在灯光下泛着光。

咬人？袋子里是动物么？

当袋子里的东西蠕动到我面前的时候柏原踩住了袋子，然后坐在旁边看着我们，脚仍然踩着那袋子。

“你很喜欢她吧？”柏原望着我指了指落蕾。落蕾听了也睁着眼睛望着我。

“不干你的事，你到底要干什么？非法禁锢是违法的。”我没回答喜欢或者是不喜欢，话一出口我又看向落蕾，她把头低了下去，我看不见她的表情。

柏原仿佛陷入了沉思，然后很慢的语速说着：“我本来也有个非常好的女朋友，她很漂亮，聪明，温柔善良，我曾经觉得自己是世界最幸福的人。我是学古文的，而她是学英语的，外面的人都戏称我们是中西合璧。”我边听着柏原的话一边看了看这房间。

我和落蕾被困在了一个洗手台的下面，我们的链条绑在一条坚固的下水管上面。水管很坚固，我使劲挣了挣，除了使脚更疼外毫无用处。房子非常破旧，头上一盏几十瓦的电灯，洗手池似乎也很久没用了，结满了污垢，水管也锈迹斑斑，地冰凉的，还是那种没有任何装修痕迹的瓦砾地。我们的对面，房间的另一边还摆放着一个大的玻璃罐，就是那种经常用来泡药酒的那种，不过被黑布盖住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想柏原家里什么时候有这个地方，难道是那个进来的时候看见的那个被锁住的红房子里面？

“她很喜欢外国，包括文化美食风俗习惯，我则相反，很可笑这样的两人居然会相爱，居然会谈婚论嫁。不过虽然有矛盾，但不影响我和她的感情，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柏原望着电灯，自顾自的喃喃自语，仿佛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一样。

“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落蕾忽然轻声问了一句。

柏原停了下来，望了望地上缩得跟小猫样的落蕾，忽然没头没脑的问了句：“你喜欢过平安夜么？”

“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落蕾依旧颤声回答。

“她很喜欢，她甚至说什么春节，端午之类的节日就该取消，那都是老头老太过的，每次到圣诞节她都很开心，还要我陪着她守夜，我虽然不快，但还是答应了她，一年又一年，直到去年的圣诞节，我依旧满心欢喜的穿成个圣诞老人一样，对，就像现在这样，等着她来，我在带子里还准备了一个礼物，想要送给她。

她终于来了，吃惊的望着如同小丑打扮的我，没有笑，而是厌恶的转过头，沉吟了许久，终于开口说话。

“你要我说你什么好呢？柏原，我们不是小孩子了，或许以前你这样干我会很开心，可现在呢？我不想在和你一起过着节衣缩食，低人一等的日子了，你有才华，你有本事，为什么要学什么隐士一样埋葬自己？相信我，走出去，你可以有更好的天地的。不过我不适合你，我在这样下去我所学到的东西根本无从发挥，女人的事业期很短暂的，我今天来是告诉你，我要去美国了，大概就这几天，所以，所以我是来和你说再见的。”说完，她低着头，小声抽泣着。

我当时傻了，真的傻了，我甚至跪在地上求她，求她别离开我，我可以为她做任何的改变，可是她不答应，一边哭一边往外走，直到我们纠缠到水缸旁边。”柏原的声掉调猛的拉得好长，仿佛将要被宰杀的公鸡一样，他情绪很激动，脖子伸得老长，脸在昏黄的灯光下一片血红。

“我愤怒了，我一边骂着她，一边推了她一下。她像风筝一样飞了出去，头撞在了水缸上，对，就是你站到的地方，你应该也摸到那里的裂痕了吧。”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27

第二十四夜平安夜（3）

我一惊，原来这样。

“不过她没死，我还在她的提包里找到一样非常有趣的东西。”柏原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

“你知道是什么么？是一张化验单，她居然怀孕了。”他的脸在抽搐着，随即狂笑，“而我，而我从头到尾都没碰过她！她居然怀孕了！”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了，她早就和别人私通了，这个婊子！她在昏迷的时候还不停地喊着孩子孩子。于是我想到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报复方法。我没有杀她，但却用了比杀她更好的办法。”柏原得意的说。

“我有一个朋友，专职负责人流，我马上找到了他，并告诉我的这位医生朋友我的女朋友怀孕了，并且在家摔倒，需要让他来一躺来做手术。于是，这个孩子，或者说这个孽种被我拿了出来。事后我还重谢了那位朋友，并告诉他别告诉任何人。

接着我把那个未长成的孩子放进了一个大玻璃罐子，并放在了这个房间里。”说着指了指那个罐子，我看了看，觉得一阵恶心。

“至于那个女人，我把她养在了水缸里面，对了，你不是对水缸很好奇么，我这就把她放出来给你看看。”说着，柏原把袋子口放开，

然后把袋子扔到了角落，并走到那个玻璃罐前，打开了黑布。

那果然是个未发育完全的胚胎，不过已经有初步的人形了，胚胎的头异常的大，不知道是光线照射的错觉还是怎么回事，浸在黄色的液体中的婴孩的四肢带着半透明的玻璃似的光芒，但那还未张开的眼睛，却对着外面，小手的拳头也握的紧紧的。小脸上一脸凶恶，带着对还未接触到的人世的不满和怨恨。柏原走到落蕾面前，用手捧起她的脸，落蕾吓的脸色苍白，嘴唇不住的打抖。

“你真漂亮，也很像她，不过忘记告诉你了，这房子之所以是红色的，是我用那女人的血封住的，母血封子，我还真是查了很多书呢，但在过一会，那孩子就会出来了，被人强行从母体种拿出来的他很不快乐呢，他会到处找更适合的女性身体。”说完，大笑着走了出去。

我大骂到：“你是个疯子！”柏原笑道：“你不是爱她么？快点想办法去救吧，否则等那孩子爬进岳记者身体就晚了。”说着把钥匙扔在了地上，走了出去。

房间再次只剩下我和落蕾两人，落蕾不知所措的望着我，大眼睛满是泪水，我拼命往扔钥匙的地方移动，可是柏原看似随意扔的地方我即使把脚勒的生疼也够不着，总差那么一点，我不能放弃，哪怕像上次独眼新娘一样，即便要我的眼睛，我也要把落蕾救出来。

但当我想办法如何接近钥匙的时候，那个带子口打开了。

袋子里伸出一只手，那姑且算是手吧，或者说爪子更为合适，因为那手臂简直如同一段还没烧干净的木柴一样，又黑又瘦，木柴的末段连接着同样如鸡爪一样的手掌，我看见那手指的指甲几乎磨破了，

泥巴和血混和在一起，成了黑色的血枷。

那袋子里的东西依靠着那只在向我这里爬来。紧接着袋子又伸出了另外只相同的手臂，不过上面伤痕累累，有刀伤，也有烟头的烫伤。如果你看见一个黄色的麻布袋子靠着双手的爬行在昏黄的灯光中向你慢慢靠拢还算可以接受的话，那接下来恐怕是落蕾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了。

几乎是同时，那个孩子出现在落蕾的前方，我本在注意那个袋子，随着落蕾的尖叫看了过去，果然，那个尚未发育完整的婴孩靠着四肢慢慢像落蕾爬去，而玻璃罐子孩子的尸体还在。

是婴灵么？我记得听纪颜谈及过，这种无法生育下来来到人间的孩子往往带着极强的愤恨，而且他们没有什么思想，只是单纯的要回到他们喜欢的温暖的子宫里去，这可不是我和落蕾希望看到的。

但问题是我这里的麻烦也来了。袋子已经爬到我面前了，一边爬，我还能听见里面呜呜的声音，就像是被捂住的小动物发出的声音一样，我想踢开袋子，但我却浑身无力，看来药性还没消失。

那双手已经摸到我了，接着顺着我的腿向我爬过来。旁边的落蕾已经叫不出来了，只是尽可能的缩到角落里，一边抽泣着一边看着我，她说不出话，但那眼睛分明是叫我救她。婴灵已经离落蕾只有几米了，他仍然不停的往前爬着，一边摇晃着身体伸着手往前抓着，一边拿巨大的脑袋往前探。

“别怕，我会来救你。”我虽然在安慰落蕾，但袋子已经爬到我胸口了，而我终于见到了袋子里的人，不，或者说东西更好。

她应该就是柏原说过的那个女孩吧，现在看去那里有女性的样子？  
她的脸从带子里缓慢的伸出来，正对着我，这下论到我说不出话了。

不知道各位听过人彘（zhi）么？

汉高祖刘邦（我习惯叫他流氓）去世后，吕后把刘邦生前最喜欢的儿子赵王如意杀死，接着把如意的母亲，也就是刘邦的宠妃戚夫人的眼睛弄瞎，鼻子割掉，耳朵弄聋，嘴唇用线缝起来，并把手脚砍去。

这就是人彘。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6-12-27

眼前的她虽然手还在，但却柏原的残忍不亚于吕后。她的脸被蓬乱的头发盖住了一部分，但靠着灯光我还是可以衣服辨别的出来，这个女孩的眼睛和嘴唇都被麻线缝了起来，削瘦的脸高耸的颧骨更加突出脸上有很多刀伤，耳朵也被割去了，而且我还看到，她的双腿虽然还在，但那畸形的样子告诉我，那是被人故意打断在乱接好的，骨骼已经完全变形了。她无助的用手扒拉着我，嘴巴发出呜呜的声音，手紧紧的抓住我的衣服。

“如果你听的到，在你的左边有钥匙，求你赶快拿给我，我要救我的朋友。”我对她大声喊到，这个女人似乎听到了，点点头，往右边爬过去。

婴灵的手快摸到落蕾的脚了。

在我的指挥下，她很快摸到了钥匙，我叫她递过来，迅速打开了铐在身上的脚镣，并冲向落蕾那里。

我想用手赶走婴灵，但他仿佛看不见我一样，执着的朝落蕾爬去，

而我的手也根本碰不到他。婴灵已经爬上了落蕾的身体了。我绝望了。

忽然婴灵停了下来，大脑袋左右摇摆着，似乎在寻找什么。这时候我看见那个麻袋里的女人用钥匙挑开了自己嘴巴上逢着的线，满嘴都是鲜血。

“妈妈，妈妈在这里啊。”那声音如同刀子刻在石头上一样尖刺而撕心裂肺。她张开着那双手，四处在地上摸索，嘴里喊着那句话。

婴灵依旧闭着眼睛，他的大脑袋在落蕾和那个女人之间徘徊，最后，她选择那个麻袋里的女人，并爬了过去。我把落蕾抱在怀里，她全身都在颤抖，象过米的筛子一样，手也冰冷的。

婴灵爬进了那女人的怀里，然后消失了。我回头看了看把个玻璃罐子，果然，里面的孩子的神情变的柔和了，先前的凶蛮不见了，紧我的小拳头也松开了。而那个女人趴在地上哭泣，但她被缝住的眼睛却很难流出泪水，血顺着线的缝隙流了出来。一切都结束了。

柏原走了进来。带着无比的鄙夷的目光看着地上的那个女人。

“这下开心了么？母子团聚了？对了，你还没告诉我你的情人是谁呢，都怪我太着急缝住你嘴巴了。”柏原蹲了下来，抓起女人的头发，望着她。

我想冲过去揍他，可力气仍未恢复，而且我看柏原的手里还那着一把刀。

接下来的事令我难以相信，那女人忽然嘴角动了动，然后以不可思意的速度向柏原扑上来，用嘴巴咬住了他的喉咙，屋子里的柏原痛苦的大叫着，躺在地上挣扎，小小的屋子里，柏原仿佛在和一个动物

作战一样，他用手拼命拉着女人的头发想拉开她，但女人像饥饿的狼咬住猎物一样，根本不会松口，他用手中的刀狠狠的刺向女人的身体，血喷如注，但也毫无用处。我捂住落蕾的眼睛，因为即使我看了也不免胆寒。

柏原在地上翻滚着，叫喊着，声音越来越低，动作也越来越迟缓，地上已经有好一大滩血，有女人的，也有柏原的。

过了会，他不动了，身上的那个女人也不动了。我走过去，柏原已经断气了，但那个女人还有点气息。

我把他抱起来，她的声音很微弱，但我还是听到了。

“我很爱他。”说着，扶着柏原的身体，把被血染的鲜红的嘴唇靠在柏原嘴上，接着就死了。我摇摇头，从柏原身上搜出钥匙，打开了落蕾的镣铐。

我找到了自己的手机，已经快 12 点了，这个平安夜到会让我记得很久。

坐在客厅里面，看着警察进进出出的忙碌着，我又看到了那个壶，原来那是个双子壶，壶的里面分了两部分，而且非常紧密，只要动下壶顶的珠子，到出来的就是另一边的茶水。壶身上写着一行字。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把壶放下。看了看落蕾，她对我笑着。

“还打算今天晚上和你一起去好好玩一下，看来平安夜要过去了。”

“恩，不过还有新年啊，反正节日很多的。”落蕾眨了眨眼睛。

一星期后，落蕾从惊吓中恢复过来。而且我和纪颜又去了躺那里，我央求纪颜为他们三人超度一下。因为我在警察的调查下，还知道了些其他的事。

那个女孩是非常爱柏原的，她被人强奸后还怀孕了，她不敢告诉柏原，因为她觉得柏原是不会接受一个这样的结果的，于是她想提出分手，不想让两个人都痛苦，而且也想激励柏原好好的做一番事业利用自己的才华，但没想到却换来了这种结果。

“平安夜好象是基督耶稣降临的日子么？”纪颜忽然问。

“恩，是的，第二天所以是圣诞节。”我回答完好奇的问他，“你问这个干什么？”

“耶稣其实说起来也是个私生子吧，他的母亲也是突然怀孕的。”

“你的意思是指如果柏原可以接受那个孩子的话，那那个平安夜就真的符合它的意义了。”我恍然大悟道。

“可惜，他不仅没像玛丽亚的父亲一样宽容，居然还折磨自己的爱人，弄了个这样的结局。”纪颜叹了口气，然后笑着问我。

“不过你该感谢他吧，可能他看见你和落蕾心里忽然想起了以前的自己，嫉妒心使他想折磨你们两个，不过似乎把你和落蕾拉的更近了。”

我也笑笑，手机响了，是落蕾的短信，她叫我今天中午一起去吃饭。真是个好消息呢。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1-04

第二十六夜船虱(1)

李多（我还是习惯这个名字）的饭菜的确不太行，我们勉强着吃完了。当她在她进去乐呵呵的去洗碗的时候，我问纪颜，到底黎连在消失前的说得话是什么意思，黎正说得别在让李多解开耳朵上的封印又是为什么。纪颜摇头，他说自己也询问过纪学，也查询过资料，但那里也没有关于黎氏一族的是事，更别提什么十三耳钉了。我只好作罢。

纪颜的伤并不重，我甚至开始佩服他那野兽般的恢复力了。才过了几天，他的手脚已经可以动了。不过只是还不能洗澡，大概还要过几天伤口才可以遇水。

“再不洗澡，身上就要有虱子了。”落蕾削着一个苹果笑道。

“我到不会有虱子，对了，你们知道么，轮船到是会生呢，船虱。

“纪颜说。

“哦？那是什么意思？”李多也洗碗回来，靠着沙发盘腿坐在地板上。

“船虱本来并不算什么，但有的时候，却是致命的。”纪颜用手肘把自己撑了起来，换了个较为舒适的姿势。

“去年夏天，我打算乘船从大连出发去烟台，坐的是一艘客货混装船，船里不仅载着几百号人，还有几十辆汽车。上部是客舱，下部装载着过海的汽车和其它物品。我上去的时候，一些工人还在清理船底。旁边站着一位身材魁梧，满脸络腮胡子穿着黑色上衣的男人指挥着，他把裤腿挽到了膝盖处，赤着脚在码头走来走去。我走了过去，想和他攀谈一下。

他叫刘伟，是船上的大副，为人很热情，开船还有段时间，我们做在码头聊了起来。刘伟虽然才三十多岁，但脸上被海风侵蚀的很厉害，鼻梁似乎被砸过，斜歪向左边，红红的像一颗折弯的辣椒一样。手上，脸颊红彤彤的，而且粗糙，干裂的厉害，我不禁想起了常年缺水的田地。

在他旁边我可以清晰地闻到那种混合着海水和体味的特殊味道。他开玩笑的抚摸着自已的鼻子。

“被桅杆打的，那次出海遇到了暴风雨，我在甲板上收帆，结果脚一滑，砸在上面，结果就歪成这样了，不过也没什么，能活着我就很感恩了。说完他微微抬了抬头，粗大的喉结滚动了下，似乎想起了什么事情。我看着轮船，好几个人在水里面擦洗着，于是问他船员们是不是每天都要擦洗轮船，因为我觉得船面并不脏啊。

刘伟的眼睛很深邃，像那种希腊雕像似的，他望着，忽然说：“他们擦得不是那种脏东西，而是船虱。”

“船虱？”我还是第一次听见这种名词。

刘伟见我惊讶的表情，微抬了抬嘴角。“知道你会奇怪，直到鲨鱼么？他们是海洋的霸主，大部分鱼看见它们都会走远，当然除了鲫鱼，鲫鱼长的像一个梭子一样，细长细长的，背上有一个吸盘似的东西，它们就吸附在鲨鱼的腹部，享受着免费的旅游，还可以从鲨鱼的嘴巴里捞点残羹冷炙。当然，轮船这种大家伙在海里面形势也会招惹到这类家伙。但它们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需要提防的是另外一种脏东西。”忽然说到这里，刘伟压低了声音，凑到我跟前，我看见他那

像弹簧钢丝般的头发一根根卷曲着，和打了摩丝一样。

“你知道么？在那海里有多少冤魂，他们都是发生海难事故中死在大海里的人。冰冷的海水把他们无情的永远留在了海地，大多数临死前的人心里都期望着什么？当然是轮船，他们渴望被救起再次进入轮船，所以那些死者只要看见海里的轮船，都会执着的想要进来，然后把整船的人都带进海里，我们一般叫她们做“船虱。”李伟说完，又拍了拍我肩膀，哈哈大笑起来。我被他的话所惊讶，然后又被笑迷糊了。

“别害怕，跟你开玩笑呢，我都这么多年在海上了，从来没见过“船虱”呢，那不过是传说罢了，大家只不过载清理船壁上衣服的贝类动物而已。”说完爽快地站了起来，深深吸了口气。

“这味道真好，老子只要一天闻不到这咸咸的海风味就不舒服。”他把我拉起来向轮船走去。“走吧，在过下我们要启程了，和你谈话蛮舒服，如果等在船上有什么需要到船员休息室找我，我会尽力帮你的。”我感激了几句，跟着他上了船。

这艘船叫“天顺”号，已经服役五年了，船上刨开船员和厨师之类的工作人员，光我这样的游客有三百多人，下午五点，太阳就躲起来了，温度骤然降低了下来，我不想呆在甲板上做人体冰棒，于是走进了娱乐室看看热闹。外面阴沉沉的，轮船开始远远的驶离码头，我透过玻璃窗，望着渐渐远去的大陆，忽然有种很不实的感觉，怎么形容呢，或许可以说是第一次做船的人一种没有安全感吧。

娱乐室大概有八十多平米，有一些棋牌类玩具和书报，另外还有

个小型的商店，你可以买点吃喝小点，我看了看，大都贵的吓人，但我有些晕船，于是买了包姜片，含在嘴巴里，效果不错。而且我认识了几个人，其中就有一位是拖货的。他名叫赵卫东，四十上下，典型的老板，脑袋大脖子粗，每次谈得开心都会爽朗的笑着把头仰过去，然后立即出现一圈圈的轮胎。

“这次拖了二十辆，不过感觉这次船载的汽车还真不少，以前最多才五十多，今天居然装了六十多辆，看得都堵得慌，我真怕一个不小心他们的钢索固定不好掉进海里一辆那我就要哭死了。”赵卫东喝一下一大杯牛奶，他说医生说他有严重的胃病，所以他戒酒改喝奶了，有时候真是的，人在出生的时候是最健康的，身体往往是自己糟蹋的，转了一圈，又回到自己以前的饮食习惯上了，不有句老话说么，年轻的时候人追病，年老的时候病追人。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1-04

“哦？以前难道发生过么？”我一听这话，饶有兴致的问他。赵胖子忽然把我拉到一边，极低声地说：“你是不知道，有次大风，下面层的车子载的太多，掉了一辆，后来几个船员想去重新固定，结果几乎全死了，只回来一个。这事被船长瞒了下来，总公司也就不了了之，但据说每次出船，下层货舱都能看见那几个冤死的船员趴在汽车上。”我有点想笑，但看见胖子一般正经的表情又忍住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我问他。赵胖子认真地说：“我当然知道，那次就是我帮着运货的，还好不是我总负责，我的上司就是出了这事才被开了，于是我才有机会上来啊。”说完，他灌下一大口牛奶，

满意地打了个饱嗝，连嘴角都没擦，就跑去看人家打牌了。我百无聊赖的在这里转圈，忽然想起了李伟，于是便想起去找他。

我走到娱乐室的下一层，船员休息室在配电室下层，旁边不远是厨房，负责整船人的伙食，这个时段里面已经很热闹了。船舱的过道的空气还算是比较好的，虽然离这厨房很近，不过看来通风设施作的不错。过道只能容一个人舒适的走过，这时候前面走过来一个高个子的男人。

他穿这质地非常不错的短袖的天蓝色丝制衬衣，不过下身却穿这黑色金边的制服裤子和黑色皮鞋，我从他的神情看上去像是穿上的工作人员。他走近了，不过没有丝毫让的意思，看来我必须让了。

“请让一下。”他终究还是说了句，但却是升调，长长的干净的方形下巴略微抬了抬，细长的单眼皮动都没动，嘴上虽然客气，但步子没有丝毫停顿。我躲让及时，没有被他撞到。我看着他的背影，有点不快。走过去后，好像厨房响起了很高的训斥声。

“啊，你不是在码头的哥们么？”前面过来一人，高声喊到。果然是刘伟。两人寒暄了下，他执意要带我去厨房吃点海味，其实我对海味的接触仅仅停留在鱼类而已。

“大嘴，去搞点吃的来，我肚子饿了。”刘伟朝着一个身材矮胖的厨师背上狠狠拍了下。那人回过头，果然嘴大，估计一斤重的苹果可以自由进出。

大嘴一脸愁容，“刚才船长来训斥我了，说我们厨房最近水平下降了。”

“船长？”我问。

“是啊，刚才来的。”大嘴答到。我问刘伟，船长的容貌。李伟不屑的说：“高长高长的，跟个小白脸一样，样子很欠揍，尤其是那下巴，真想拿拳头上去招呼。”看来我遇见的就是船长了，果然有点傲慢。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1-04

## 第二十六夜船虱(2)

刘伟从大嘴哪里弄来了点海产，大都是我没见过的。海参、鱿鱼、鲍鱼海胆是刺猬状的，剖开生吃，肉如同常见的鲫鱼鱼籽的颜色和形状。我这次大快朵颐一番，原以为坐船必是没什么胃口，没想到却还有这样的美食。喝了两瓶极品的“黑狮”啤酒，仍然意犹未尽，但是没有好意思再叫。

两人吃完后，和厨房的师傅打了招呼就去甲板聊天了。

海风不大，现在已经快入夜了，在海上看天渐渐变黑是件很美妙的事，因为不只是天慢慢变的墨色，大海也慢慢变色。我和刘伟站在这里享受着入夜后的舒适的空气。

我伸了极长的懒腰，忽然看见了前面不远的地方似乎有什么东西，之所以会有感觉，因为我觉得那好象是双眼睛。我的视力极好，所以我眯起了眼睛仔细看去。

果然，在船尾处露出了几个青白色的半圆人头，只露出了额头和眼睛，盯着我，或者说盯着船更合适。最后几丝光线反射在那些个光华的脑袋上，返着白光。

我立即拍了拍刘伟，但当我们一起望去的时候，天一下就黑了，那里还有什么人头。

“你眼睛花了吧。海上经常看过去会出现幻觉，加上快天黑了，你一定看错了。”刘伟肯定地说我看错了，但我对自己的眼睛是非常有信心的，不过这种问题多争无意。

在黑夜中，巨大的海轮在海洋里游弋，或许在陆地上它算是巨无霸了，但在海洋中，它依然十分渺小。

“纪先生。”我听到后面有人叫我，回头一看，居然是船长，也就是那个在过道中遇见的傲慢男子，我对他印象很差，但还是礼节性的点点头。

船长非常谦逊的老远就伸出左手，他胳膊极长，比之常人要多出截。我也伸出了手。

“实在对不起，刚才我忙着去厨房训示他们的食物问题，因为有些旅客抱怨东西做的难吃，所以着急了点，可能对您多有冒犯。”船长笑眯眯地，双手互相搓，似乎略有不安，使什么使他态度大变呢。

“没事，我向来遭遇这些了，早已习以为常。”船长听完，更有些尴尬。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但欲言又止。

“有事您不妨直说。”我知道这类人若非有事相求，断然不会卑躬屈膝来央求，果然，这位船长遇见麻烦了。攀谈中，我知道他叫唐洛飞。

“我知道您向来是处理一些麻烦而又无法解释现象的专家，刚才我们在雷达上发现船的周围有很多不明物体，很多，而且数量在增长，

开始我们以为是鱼群，但我们派了潜水员下去看过，但是。”唐船长忽然脸色变了，而且停顿了下。

“怎么了？”我问道。

“三个潜水员，他们都说下面什么也没有。”唐船长终于还是说了出来，他的眼睛看着鞋底，仿佛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学生，那里有一船之长的威严。我能看得出他的恐慌，毕竟这么大的船他的压力非常大，万一有什么事故，像几年发生的那次大海难，他不以死谢罪的话真的一辈子都会受良心的折磨。

“带我去看看吧。”虽然这样说，但我也不能确保自己一定可以解决的了，因为我极少接触海洋的。

指挥室很宽敞，里面的仪器我打都不认识，不过雷达我还是了解的。果然，屏幕上的白点在不停的增长，而且有慢慢包围船的趋势。

“现在船速已经 12 节了，但好像那些东西还跟着我们，刚才派潜水员下去的时候它们却又和船一起停了下来。”一位工作人员向船长报告说。唐洛飞面带苦涩地望着我。

“太像了，和那次一样，我们全都会死的，全都会死。他们回来了！”一名船员提着一个酒瓶，衣冠不整，淌着口水冲进指挥室。

“把他拉走。”船长厌恶的喊到，马上两个人上去想要拉走这位喝醉的船员，但他力气很大，居然挣脱了出来，踉跄的走到船长面前，一只手搭拉在他肩膀上，醉醺醺地笑道。

“别装了，上次几个兄弟怎么死的你最清楚了，还有，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几年前大海难的事发地点，他们回来了，回来找你锁命来了！”

听他的说话并不像是喝醉没有理智的人。唐洛飞气的脸都紫了，暴跳如雷地吼到：“还傻子样看什么，快拉下去，这人完全疯了！”那两船员马上惶恐的把这人拉走了，直到外面，还可以听见他在喊叫着大家都会死。

指挥室出奇的安静。

“你还是告诉我吧，如果有隐瞒，我无法帮你了。”我对着唐洛飞说。

“船长，别再瞒下去了。”多个指挥室的船员都围了过来。唐洛飞痛苦的咬着嘴唇。双手捂着头。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1-04

我真不是存心要害死他们的，那真的只是意外。”

“到底怎么回事？”

“一年前，我还是这艘船的副船长，专门专们负责下层货物的存放安全工作。就是今天，同样是这里，几年前大海难的纪念日，船行驶到这里后遇到了暴风雨，非常危险，整个船上弥漫着死亡的气氛，特别是船员，都说这里自从发生海难后就非常邪门，经常有船在这里就莫名其妙的走不动，下去察看引擎并没有任何问题，但就是走不动。海上的人都传说，大海难之后死去的人会变成船虱，他们会拖住过往的船只，直到拖入海底。

起初我也不相信，但如果任凭风暴袭击，下层的货物会全部掉进海里，损失是一方面，重要的是如果是货物掉了后船体平衡失控，发生倾斜的话船就保不住了。尽管没人愿意去下层，但我作为负责人，

还是找了六名船员下到存货处。

下去的时候人根本站立不住，我们七个人穿着雨衣，拿绳子绑在腰间，另一头系在里面房间的下水管上，顶着风雨去固定汽车等大型货物的缆绳。当时的情景我几乎每天都会梦到。”唐洛飞坐在椅子上，旁边的人给他倒了杯水，他喝了口，稍微平静了点。

“我们在暴风雨中拼命的喊叫，但那点声音瞬间就消失在甲板上，这时候已经有几辆汽车发生偏移碰撞了，如果处理不好，就会着火，到时候就非常麻烦了。我努力拉扯着缆绳，全然没注意有东西爬了上来。”

“有东西？”我惊讶道。

“是的，我们几个都没注意，最后是我无意朝后面系安全绳的地方看了眼，当时正好一个闪电，虽然只有一秒多，但我完全看清楚了。

一群只有小狗大小的白色的人形东西，像蜘蛛一样从旁边甲板边缘爬了出来，有些已经爬到了我们的绳索上，居然在咬绳子，有的在拉扯。

我吓坏了，几乎来不及去叫他们，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赶快跑到里面去。但我的那几个兄弟，我几乎连他们的惨叫都没听到。全部被卷到了海里。至今也未找到尸体。而那几个怪物也消失了。我等脚步软了才逃回船舱，我告诉他们我所遇见的，但没人相信，他们觉得我是被吓坏了，后来总公司的人赔偿了笔钱，这事就不了了之了，车子也掉了几辆到海里，这事被严令不许再提，怕影响公司的船运形象。

但有个船员却告诉我，那些东西就是船虱，他们都是海难中的受

难者，只要有机会，他们就想把过往的船留在事发地点。”

“船员？”我问他。

“是的，他现在是这里的大副，叫刘伟。”唐洛飞抬起头，“他这次也在这条船上，本来这次他是休息的，但他坚持要上船。”我听完后有这种感觉，一定要找到刘伟，我觉得他应该知道点什么。

但是，外面已经发生骚乱了。

大部分旅客都拥挤到这里，过道塞满了人，有部分平日里衣冠楚楚，高傲的富人们带着多种表情。

有惊恐的。双手揪着头发，或者抱着胳膊，大声地哭道：“完了完了。我们都要死在这里。”

有愤怒的，手指着船长和船员们大骂：“你们干什么吃的？居然把船开到这么危险的地方。”

但所有人都提到了个词。船虱。

“船长，是不是有船虱在船附近啊，听说只要它们来了就一定会死人，船也会沉没是吧？”许多人把脑袋凑过来带着渴求的眼神问。船长站了起来，结果旁人递来的帽子。

“有，船虱的确有。”众人哗然。但唐洛飞接着马上又说。

“船虱不过是一种昆虫，也叫海蟑螂，我已经吩咐大家去打扫房间了，希望各位不要被无谓的谣言困扰，在海上大家共乘一船，要同心合力，请大家相信我们，一定会平安到达目的地的。”这番话虽不能完全平息这场风波，但大多数人还是慢慢退散了，极个别在船员们的劝说下也嘀嘀咕咕的回客舱了。唐洛飞送走最后一个人后长叹了口

气。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1-04

### 第二十六夜船虱(3)

“船长，船周围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几乎快连成一片了。”果然，屏幕上到处都是白点。

“你确定你们的雷达不会出现故障么？”我问他。唐洛飞还没回答，一盘的一个船员抢着说：“这是日本产的 MR-1000R2ICOM 船用雷达，具备最新的自动跟踪功能，提供了可靠的船舶避碰保证。有很强大的4千瓦发射功率使最大量程达到36海里，上个月才刚刚装备的，绝对不会出错。”

“保持这个速度吧，我去找刘伟，你们派些人去安抚旅客，在让部分人去加固下货物层的固定措施。”唐船长点点头，随即不解问：“找刘伟作送什么？”

“我也不知道，但我相信他可以回答些我的问题。”我走出指挥室，但该去哪里找刘伟啊。等等，如果刚才的旅客是听了刘伟的煽动的话，那他应该在娱乐室附近，只有在那里这个时间段人才最集中。果然，在娱乐室的房间里，我看见刘伟叼着根香烟，在一个人玩牌。

我走了过去，他头都没抬，很专注的地看着扑克。

“你来了？”刘伟闷着声回答。

“你到底想做什么？煽动旅客，说船被船虱困住了，告诉唐洛飞那次他遇见的事船虱，让他到现在都活在恐惧中。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不间断地盘问他。但刘伟没其他的反应。

“我有两位亲人，只有两位，一个是我母亲，一个是我弟弟。”刘伟把香烟掐灭，慢慢说着。

“母亲死于几年前的那场大海难。当时死的有好几百人，如果不是货舱固定装置老化，如果不是船横风行驶或许不会发生那种事故，不过算了，那毕竟不是谁都想看到的。

但是我弟弟，也就是和唐洛飞一起下去固定绳索的六人中的一个，他绝对不该死。”刘伟的口气变了，变得非常急剧，非常激动，他随手翻起了一张黑桃K。

“那天本来是我下去的，但腿有点不舒服，你知道长期在海面上的人多少都有点老毛病。所以弟弟代替我去了。唐洛飞一定告诉你那次事故不关他的事对吧？而事实上当时我也在现场，因为我不放心弟弟，负责帮他们看住系安全绳的地方看着。我亲眼看见那些怪物从甲板爬上来，在啃咬拉拽那些绳子，当时唐洛飞吓呆了，他压根没去帮忙固定，你想想他一位副船长会去么？他也和我一样在里面用对讲机指挥，当他和我同时看见船虱的时候，他一下就跑了，连对讲机也扔下了。我只好拖着病腿，拿起对讲机叫他们赶快回来。因为我没勇气去看那些船虱，它们像软体爬行动物一样，居然可以在光滑的甲板上行动自如。

他们六个人拼命往回跑。我差点就可以接住我弟弟的手了，他浑身是水，歪歪斜斜的伸着手艰难的跑过来，就在那一下，一只船虱飞快地从旁边把他从我面前扑到，双手夹着他从另外一边甲板跳下去带到海里，我只是傻傻的伸着手，弟弟的哀号很快淹没在暴风雨中，接

着是第二个，第三个，六个人要么被咬断绳子被吹进海里，要么被船虱抓走。

最后几个海虱发着咕噜咕噜的声音向我爬过来，我这才想起自己不能死，我已边拖着腿往后跑一边把剩下的绳索绑在身上，好在后来很多人跑了下来，船虱才跑开了，全部跳到海里。”有部分人看到了，但都吓得说不出话，因为船虱只在传说中才会出现，没人亲眼看过。”

“现在船旁边的就是船虱？”

刘伟没回答，继续翻着扑克。我把他提了起来，揪住衣服望着他。他没有表情的对我说“走吧，你是好人，我不想看着你死，再过几个小时，你想走都来不及了，船尾有救生艇和救生衣，这里离海岸不远，你运气好可以遇见过往的船，艇上还有燃烧弹和信号灯和一点食品，也不枉你我相识一场。”

“你太残忍了，唐洛飞是贪生怕死，但你需要用整船人来祭奠你弟弟么？他们有什么错？”

“你错了，这船一年前就该沉了，船虱在海底等了一年了，它们绝对不会再放弃这艘船，现在这船上的艘有人，除了你，都是一年前船上的人员。”说着，他又翻开了一张扑克。

我想起赵胖子的话，难道世上真有这么凑巧的事？

“我不管，既然我在这条船上，就要组织这件事。”我把刘伟提了起来，“你必须帮助我。”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1-04

“我没法帮你，在海上它们是最强的，我们斗不过它们，我说过

了，船虱是那些死者的怨灵，它们在海上的唯一目的就是把人和船拖进海底。我们阻止不了。你刚刚应该从指挥室出来吧，应该看见雷达上有多少东西，在过会，船就走不动了，然后它们会把船整个拖下去，一个都不留。”刘伟拨开我的手。转过身又点着根烟。

“你不去我不强迫你，但我不希望这么多人都和你弟弟一样长眠在海底。”刘伟依旧没有说话，我对他失望了，一个人往指挥室走。结果还没走出这里，船轰地一声停住了，我没站稳，差点摔倒。刘伟的脸色都变了，烟叶掉在了地上。

“它们来了，船停下来了，很快它们就会把船和我们全部拉下去。”刘伟的嘴唇哆嗦着，丝毫没注意香烟都掉了，仍旧把手放到嘴边。

“快告诉我！你一定知道有什么办法。”我冲过去抓着刘伟的肩膀摇晃着。

“信念。”刘伟的眼睛恍惚着，只说了两个字。

“信念？什么信念？”我急着问他。但已经没时间了。我已经听到了人群的尖叫声和骚乱。

“活下去的信念，我说过了船虱是海难中死去的人化成的，它们只要嗅到恐惧和绝望，就会把你抓走。”刘伟望着我，“只要活下去的信念足够强烈，就可以逃出去。”刘伟站了起来。“我听海难活下来的人说，只要坚信自己不会死，才能有机会活下去。”他的眼睛又恢复了生气。

“刚才你告诉那些人又船虱，就是想让他们信心垮掉？”我问他，刘伟点点头。

“那时候我觉得反正逃不了，当时我要求上船，不过想充当这些人的领路人罢了。”

“你知道会出意外？”我惊讶道。

“只是感觉，因为一年来，只有这次船是再次经过这个航道。所以我要求上船，当那次你说看见那些东西后其实我也看见了，我不想让你知道，向让你一个人走，毕竟和你无关。”刘伟说。

“我制造恐慌，是希望船能开回去，但现在晚了。”刘伟把自己身体缩了起来。

“不晚，你也说了只要有活下去的信念才能活下去。”我鼓励他，刘伟看了看我。

“姑且试试吧。”他站了起来。

“我们先去指挥室。”我拉起刘伟往前走。过道上到处都是乱跑的旅客，有穿这睡衣的，还有贴着面膜的。脸上都是惊恐和不安。

“船长呢？”我走进指挥室，里面已经乱成一团，很多人都在准备弃船，都在慌乱的穿这救生衣。根本没人理会我。

“唐洛飞呢！”刘伟怒吼一句，所有人都停了下来，看了我们几秒，我在他们的脸上看不到任何想要坚持下去的决心。这时候船又剧烈震荡了一下，我扶着门才没摔倒。

“他跑了。”刚才那个介绍雷达的船员冷冷地说，“我们也要跑了，你们也快点吧，晚点救生衣就不够了。”说完，大家又忙着收拾衣物。

“都他妈放下！”刘伟喊道。过道里的人也安静下来，望着我们。

“我们是船员，如果我们都急着逃走，他们怎么办？我们又责任

最后一个离开这艘船，除非能确定船一定沉没，否则船员一个都不准先离开，即使要弃船，船员也要最后走！”

“但船长都逃了。”一个船员小声嘀咕道。刘伟立即喊道：“他不配做船长，现在开始我就是“天顺”的暂代船长，我需要知道船体现在的情况，在决定是否要疏散大家，还有，大家要相信我们，我们一定可以活着回到陆地上！”船员似乎有所触动，都放下了救生衣，过道里的人们也稍显平静了点。

刘伟吩咐大家各守其职，我则被嘱咐带几名船员去安抚旅客。

在船尾，我意外的看见了唐洛飞。他带着个大箱子，喘着救生衣正手忙脚乱的解这救生艇的固定绳。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也看见了我。

“别怪我，我不想死。”他摇着头说。我没说话。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1-04

#### 第二十六夜船虱(4)

“你可能会说我自私胆小怯弱，但我没办法，我的儿子才两岁，他还等着我回去。”唐洛飞解开了绳索，救生艇掉到了海里。借着船灯，我看见他跳了下去。

“你就这样把船抛弃了？你的确不配做“天顺”的船长，你连和船共生死的勇气都没有。”我嘲讽他，但他不为所动，依旧划着救生艇，还没走几米，水里跳出数个白色的船虱，救生艇摇晃了几下，唐洛飞连哼都没来的及哼一声，就被拖下去了，水里的浪花一下酒慢慢消失了，救生艇又回到了船边。我站在甲板上，船虱在下面，和那次一样只露出上半个脑袋，睁着眼睛盯着我，月亮出来了，把它们照得

分外清楚。

“我不会怕你们。”我也盯着它们说了句，然后继续去安抚旅客。

船体摇晃的更加厉害了。我们几乎无法立足。雷达上已经白色一片了，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船虱在这里。

即便再三劝说，依旧有乘客要逃生，但只要跳下去的无一例外都被船虱迅速拖进海里。它们就这样守在船边，像看待笼子里的猎物一样看我们。

剩下的旅客不敢再离开船了，大家抱在一起低声哭泣着，整个船似乎都在颤抖。

“怎么样？”我回到指挥室，刘伟正在和大家商量。

“不行，它们太多了，按照现在船的马力，我们只有选择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所有下层的货物全部扔掉，才能拼一下试试。”他话刚说完。门外就炸了锅。几个人马上冲了进来，反映最剧烈的就是赵卫东。

“不行！二十辆车啊，我的下半生全靠这些了，这些车没了我就欠一屁股债了，我还不如死在这里呢！”他激动地朝空中挥舞着收，接着索性坐在指挥室门口，堵住门，也不管后面的人骂他。其他几个人也是大同小异的说法。

“现在不是你的问题，是全船三百多号人命的事，我不管你怎么样，反正有一丝希望也要试试，在晚这点希望也没了！”刘伟大声喊到，看了看我，我在他眼睛里终于看到我们可以活下去的希望，尽管非常渺茫，船体继续摇晃着，这次更厉害了。刘伟和我带了另外五名

强壮的船员，决定去下层把所有货物扔下去，减少船重。

路上刘伟一直喘着气。我问他怎么了，他半天不说话，当走到下面甲板的时候，他终于说了句：“谢谢你，这一年我活得太痛苦了，希望我们都可以活着回去。”说完，开始为大家系腰间的安全绳。

货物众多，光汽车就好几十辆，但人手不够，我们还要分出任照顾旅客，所以只有我们七个了。

汽车和货物一个一个被推进海里，只飞溅起了少许的浪花，马上就沉没了，我在甲板边上看着下面的船虱，它们的眼睛里似乎充满了迷惑。

“还有一半！大家加油，早一秒卸完就多一份希望！”刘伟和我推着一辆别克大声喊着，忽然一个人冲了过来，猛地拉开了我和刘伟，一把抱着汽车大哭起来，原来是赵胖子。

“别，别再扔了，给我留及辆吧，我求求你们了！”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跪在地上，我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我忽然听到了什么东西爬行的声音，从汽车那头爬过来的一只船虱证明了我的猜想，赵胖子丝毫没有发觉。船虱猛地一扑就趴到了他头上，把他脑袋死死抱住，赵卫东拼命拉扯，但仿佛被吸盘吸住了一样。我们刚想过去帮他，马上又来几只，他和那辆别克一起被拖了下去。就在几秒钟，我和刘伟几乎没反映过来。

“没时间了，赶快，否则它们会马上把船拖下去。”刘伟拍了拍我。我们一面提防着船虱，一面加油把货物推下去。其间上来过几只，被刘伟用拧螺丝的大扳手打跑了。五分钟后，所有货物都卸光了。我

们回到指挥室。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1-04

“现在让船以最大马力往前!”李伟喊到。但船依旧无法动弹。外面的人群从开始的希望变成了绝望的咒骂,骂刘伟骂他出的馊主意。刘伟没理会他们,只是继续命令全力开船。渐渐的,咒骂声减弱了,取而代之地大家齐声的默默祈祷。

僵持了一分钟后,船终于动了。

看着雷达屏幕上的那群白点慢慢消失,指挥室里外响起了庆祝的声音,大家喜极而泣,互相拥抱起来。我看见刘伟终于放松下来,一下瘫软在椅子上,所有的船员都围了过来,拥抱我和刘伟。

一天后,我们回到了港口,这次虽然包括船长唐洛飞在内还是葬身了十二人在海底,而且所有的货物都没了,不过大部分船员和旅客都生还了。

这以后我没在见过刘伟,因为我已经对船产生了恐惧了。不过他每年都寄贺年卡给我。上面每次都是同样的两字。“信念”。

纪颜说完,终于换动了下身体的位置,我感慨道:“或许,人生存的信念才是最强大的力量。”

纪颜点点头,落蕾也同意地说:“的确,大部分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心理在作怪。”

只是李多去在旁边认真地看着一章乐谱,丝毫没注意我们说话。纪颜好奇地问她干什么呢,她则神秘地说:“下星期二,一定要来学校啊,有我的演出!”

“哦？是什么？唱歌么？”我问她，李多摇头又点头，“是唱歌，但又不全是，反正你们去了就知道了。”

我和落蕾答应了一定去，李多才放我们离开。我看看日记，今天是周末，也就是说后天就是了。她到底要我们去看什么呢？我和落蕾都很好奇。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1-08

第二十七章合唱团（1）

第二十七夜合唱团

很久没去过大学了，仿佛已经隔了很久似的，其实我也不过毕业几年而已，但再次看见美丽的校园，即便不是自己的母校，那种亲切感也油然而生，只是大学大都在城市偏远处，我借了辆采访车，当然，其实是落蕾借的。

李多告诉我们，今天下午有她的演出。原来她参加了合唱团，我到一直没注意她有唱歌的天分，不过想想她平时的高分贝或许很适合。

能考进这里还是很不错的，起码也是个全国重点，到不像我，要不是扩招恐怕也进不了。只是着扩招扩招，其实是把阔的招了进去，每年照例都有数千成绩优秀的毕业生要靠大家的捐献才能上大学。虽然那些名牌也好重点也好，一本也罢，二本也罢，即便是赚的钵出盆满，收起贫困生的学费也丝毫不手软。

三人坐着采访车进了大门。但里面路却不熟悉，只好打电话叫李多出来。车里太热，只好下车等，顺便也可以看看里面什么样子。

我正往前走，忽然身后被人撞了一下，我到是没事，回头一看，

地上坐着一个短头发穿着学生装的女孩子，一脸孩子气，旁边还散落了些音乐书和乐谱。她揉着手肘，似乎很疼。

“不好意思，是我跑太快了。”她站了起来，不住的向我鞠躬，搞的我反而不好意思了。

“你没关系吧，需要看医生么？”我问道，女孩羞涩地笑笑，低着头，齐耳的短发把脸遮了起来。

“啊，吕绿，你在这里啊。”李多忽然一跳一跳的不知道从哪里跳了出来，挽住了女孩的手。

“你们认识？”纪颜和落蕾也过来了。

“恩，她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合唱团的一员。她叫吕绿，双口吕，绿色的绿。”李多向我们介绍了后，又回头和吕绿说：“顾老师在找你呢，下午就要演出了，还要最后彩排下。”吕绿哦了一声，向我们点了点头。我们三人也随着李多去了彩排的剧场，反正来的早了点，到不如看看她们彩排，我大学的时候懒的很，从未参加任何课外活动。所以对这些小女生的合唱到是很好奇，对了，忘记说了，李多的是女子合唱团，不过据说她们的老师却是个男的。

学校颇大，合唱团彩排的剧场离大门有点距离。因为李多和吕绿要赶去彩排，跟着李多的指路，我们向歌剧院驶去。路上李多说个不停，我们也稍微了解点合唱的基本知识。

不是任何一个集体歌唱的组织都可视为合唱团，偶然或骤发性的集体歌唱只能叫做群众歌咏活动，二者的区别不仅体现在演唱水平的差异上，更重要的是歌唱目的不同。前者的歌唱行为表现为艺术追求，

后者的歌唱行为则是以集体歌唱为特定表达手段的社会活动。合唱团是那样一个集体，它充分掌握那些必不可缺的合唱技巧和艺术表现手段、以表达作品中所蕴藏的那些思想、感情和思想内容。合唱团是按声部来建构合唱组织系统，声部则是依据嗓音个性特征即音域的宽广来划分的。分为女高音——Soprano 男高音——Tenore。女低音——Alto 男低音——Basso。李多应该是女高音吧。

穿过了图书馆和学校的运动场，沿着学校西边的饮食街行驶。剧院是在学校建校时候同时兴建的，虽然中途翻新了几次，但还是算比较破旧的，不过据说今年学校收到一笔巨额的赞助费，专门用来做新的剧场和舞台。

学校还保留着比较完整的歌特式建筑风格。两边是高耸的尖顶，青灰色的墙漆让人觉得有点凉意。中间夹着半圆型的正门，虽然谈不上宏伟，但那种古朴的颜色感和严谨细腻的布局处处向外渗透出一种艺术感。剧院的窗户都是高窄的，上面还有绿色的花纹，非常漂亮。

我们下了车，正门前还有台阶，走上去后，里面还有段比较长的走道，走上去才知道，居然还是地板，不过从快褪色的表皮来看，的确有些年头了。五人走在地板上发出嗒嗒的击打声，尤其是李多，她拉着吕绿跑的很急，皮鞋和地板的撞击声很大。走过过道，有着一个旋转式的扶梯，这里有四层楼，就算没有电梯，爬起来也不算费力的。每层的扶梯转角都有些名人油画或者小型的石膏艺术品陈列。整个剧院几乎都是以木制品组成。

排练的地方在三楼。迎走来一个女孩子，和刚才的吕绿不同，这

个人非常高窈，穿着红色的毛线衣，黑色的卷发散肩膀上。虽然她很漂亮，小巧的鼻子和大大的眼睛恰倒好处的安放在那张瓜子脸上，有几分像范平平，不过很可惜，我不喜欢这一类的，因为她的脸上同时带着一副傲慢和轻佻的神情。她站在楼梯口拿着镜子，看见李多后，微微笑着走了过来。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1-08

“这么李多么，顾老师找你很久了，怎么，带了一大帮子亲友团啊。”说完朝我们看了一眼，与其说是看，不如用瞟更恰当。

“不用你管，你再照镜子你也只能做替补而已，下午的演出有校领导来呢，当然要让最优秀的团员去唱，你还是好好化你的妆吧。”说完，拉着吕绿走了进去。那个穿红衣的女孩气的脸都发紫了，一个人朝另外一边走去。

“她是谁啊？”落蕾问李多，李多气呼呼地说：“她叫凌凤，据说她父亲是个土财主，要不是捐了笔钱给学校，她那里进的了合唱团，唱歌老走调。”

“合唱团很难进么？”我不禁问。吕绿这时候说话了，她左手抱着书，右手把头发缕到耳朵后。

“是的，团里，尤其是顾老师挑选成员很严格，而且我们合唱团清一色都是女孩子，以前的前辈经常演出，还出过国呢。”说完，她又皱了皱眉头。握着李多的手。“我真怕我不行。”

“没事的，这里除了我就是唱的最好的了。”李多热情的抱着吕绿。我们三人则暗笑。

排练室我们不能进去，只好做在外面，离正式开始演出还有些时间。我和纪颜决定在这里转转，落蕾则坚持要站在外面看女孩们彩排。

总的来说这里还是让我不太舒服，虽然现在还是冬天，但外面阳光灿烂，而这里却一点都看不到，而且这里的冷和外面又有所不同，似乎这里的寒冷更容易入骨。

“似乎很多学校都有自己的传说啊，包括我以前的大学，据说化学实验室永远不开放，因为传说以前有个化学老师在里面用硫酸自杀过。”我望了望这里，忽然向纪颜说。纪颜把衣服裹了裹，看来他也很冷。

“大部分都是假的，不过是学生们编着玩罢了。可是，”纪颜正色说“有些东西如果经大家的传说多了，是会产生变异，就像癌细胞，其实开始是良性，但总去怀疑担心，搞不好真的会变恶性肿瘤了。所以，谣言最好止于智者。”

“你们是什么人？”一个戴着眼睛三十多岁，脸庞十分白净的男人向我们走来。令我吃惊的是，他的声音如此细腻，如果不是看着他，我真以为是女人在说话。

“我们是李多的朋友，她叫我们来看演出的。”纪颜介绍到。

“我叫顾鹏，是李多的老师，合唱团是我带的。”原来就是李多和吕绿说的顾老师。“李多的资质不错，磨练下会是个优秀的歌唱演员，不过合唱的要求是做到大家一起唱的如同一个人在唱歌一样，最主要是和谐，在同一地方缓气，在同一时间出声，正确地演唱自己的旋律，音调纯正，不跑调。每一个人都善于纯正地演唱，就可保证整

个合唱团音调的纯正。这个合唱音响成分称之为音准。但李多的毛病在于过于爱表现了，总是很难和大家合拍，不过她已经改正了许多，要不然今天也不会让她上了。”顾鹏说了一大堆，我和纪颜听的不是太明白，只好拼命点头。看来他是来上厕所的，和我们说完，又朝排练室去了。

“和谐。”纪颜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了句。我疑惑地问他什么意思，他却说随口说说罢了。

正在这时候，排练室传来一阵尖叫，接着是一大片人嘈杂的呼喊声。

“出事了！”纪颜看上去兴奋貌似高与惊讶。我和他连忙赶过去。

七八个女孩围在一起。我们进去一看。一个女孩躺在地上，双手捂着喉咙，脸部的五官痛苦的扭曲着，我发现她的喉咙肿胀的厉害，而且带着青黑色。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1-08

## 第二十七章合唱团（2）

“让开下。”纪颜叫个个面带惊恐的女孩散开，好给躺在地上的人留足够的呼吸空间，接着他抓着女孩的手，轻声说：“别紧张，放松，我马上救你。”说着他从口袋拿出一个黑袋子，展开一看，居然是一组银针。他拿出一支十厘米左右的插在了女孩的后颈处，又接连插了几跟。黑肿开始消退，伤口处留出很多乌黑的血，而且非常臭。女孩的脸色稍好了点，但惨白的吓人。一阵忙碌后，纪颜也满头大汗。

“怎么回事？”我忙问纪颜，他收起银针，擦了擦汗。

“不太清楚，看上去像中毒，如果不把血放出来她会窒息的。但现在虽然好点，但肯定的是这段时间她的喉咙事无法出声了，更别提唱歌了。”纪颜神色黯淡地说。当然，我们没有说太大声。像这种事情要看当事人的了，如果报警其实也能立案。

由于救了那个女孩子，纪颜一下子就引起了周围的女生的注意，呼啦一下就被围了起来，问这问那，还好李多一下把纪颜拉了出来，并做了简单的介绍，我们才得以逃脱。

“魏晓雪的位置只好暂时让凌凤顶吧。”顾老师交叉着手放在胸前，叹了口气。原来出事的女孩子叫魏晓雪，蛮可怜的，练了这么久突然因为意外就下来了。顾老师叫大家恢复下状态，准备正式排练次。而魏雪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旁边的女生议论了起来。

“也不知道这事怎么解决，我看八成凌凤下的毒。”

“是啊，你说会不会有警察来。”

“难说，不过无所谓，凌家有的是钱。”女生们趁着休息时间，聚在一团咬耳朵，虽说是咬耳朵，其实声音大的我都能听见些了。这时候凌凤换好了衣服从这里走过，头都没动，鼻孔发出了哼的一声，接着甩下一句“嫉妒。”就去顾老师那里了。

合唱团的总人数并不多，因为每多一个人，演唱的难度就增加一分，除开凌凤，李多，吕绿三人，还有另外七人。叶就是说虽然说是合唱团，其实上去唱得也就十人。顾老师在一旁指挥，而且旁边还有录音，以便让她们自己听听，找找缺点。

据说这次唱的曲目有三个待选，由于属于小合唱，所以选的曲目

并不十分宽裕。这三首歌分别是《我的祖国》，《爱我中华》和《饮酒歌》。我们站在门外听她们演唱，的确很好听，难怪这学校的合唱团非常著名。短暂的演练后，顾老师把大家叫在一起听录音，以便找找不足的地方。我们也去了。其中一个女孩子去上厕所了，厕所在四楼。

录音放到一半，忽然声音有些异样，在美丽的合音之中好像有别的声音，而且不只我，大家都听见了。于是顾老师把那部分声音放慢。

“一个接着一个，帷幕已经拉开，美丽的姑娘在风中舞蹈，却无法唱出歌来。”放来放去却只有这一句。众人脸上多有恐惧之色，由于在排练的时候窗帘是拉上的，排练室不是很明亮。

“可能是混进的杂音吧，大家不要在意，继续，我们时间不多。”顾老师拍了拍手，回顾一下，却发现少了一个人，原来上厕所的女孩仍未回来。顾老师只好亲自上去找她，学生们就原地休息聊天。

“据说这里曾经有个前辈吊死了自己，”吕绿面带愁容地说，“就是二十年前，她们是学校最优秀的合唱演员，但其中一人却那样结束了生命。”

“上吊也没什么特别啊。”我问。这时候李多神秘地回答。

“你不知道了吧，她从这里楼顶跳下来，但不是用绳子帮着自己的喉咙，而是。”她还没说完，我听见被窗帘拉上的窗户发出砰砰的撞击声，似乎有人拍打一样。整个排练室安静下来，砰砰声在这里回荡起来，纪颜和我走了过去，旁边几个女孩子都吓的躲一边去了。

我过去慢慢打开了窗帘，首先看见的是一只手。

它不停的拍打着窗户，上面全是血迹，我把窗帘全部拉开，一个

人被吊在外面，正是刚才上厕所的女孩。

你们看过被鱼钩钓上来的鱼么。

现在就是，女孩痛苦的双手拍打着窗户，两脚乱蹬，和被钓上来的鱼一样，拼命而无助的挣扎，头高昂着，喉咙里一根细线钓着，而且在向外喷血。血液飞溅在窗户上。我们都惊呆了。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1-08

“快救人啊!”还是纪颜大喊一句，冲过去打开窗户，众人才清醒过来，七手八脚的去帮忙，可是很难放她下来，而且女孩剧烈的抖动，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等到上面的人去剪掉钓住她喉咙的细线时，她已经不会动了。尸体被抬了进来。

“美丽的姑娘在风中舞蹈，却无法唱出歌来”吕绿一边哭着，一边低声念道。

“那个前辈，就是这样自杀的。”李多缓缓地说。如果刚才的中毒还不算太严重，那这次已经出人命了，合唱团所有的人员都被阴影笼罩着，大都在旁边哭泣。

警察很快就来了，对众人盘问着，忽然凌凤高声叫起来：“够了！警察根本没用的，我们全都会被杀死！”一位女警试图按住她，但无济于事，因为还有几个女生也发出类似的呼喊。场面一片混乱。录音机有响了起来，依旧是刚才那个声音，空灵好听。

“当白色变成红色，公主沉默了。”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偌大的训练室之能听见录音机沙沙的声音。大家都惊恐地望着收音机，仿佛那里会出来怪物一样。凌凤怪趁着警察分了心，跑了出去。

“我可不想呆在这里等死！”我和纪颜追了除去，但她走得很快，我们拉不住她。当凌凤走到二楼口，忽然一阵风吹来，原本摆在楼梯转角的石膏像掉在了地上，砸碎了。紧接着，凌凤的脚一滑，整个人从楼梯飞了出去纪颜没拉住，她摔了下去，最后面朝下躺在石膏象的碎片上，不动了，等我们走下去把她翻过来，发现她的喉咙被一大块碎片插穿了，石膏碎片都被血染成了红色。凌凤大睁着眼睛，带着不解和迷茫离开了。

“当白色变成红色，公主沉默了。”大家开始默默地念着。短短十几分钟，居然连续死了两人。连那些警官都有点胆寒了。所有的合唱团的人员脸色都变了，李多还好，只是紧皱着眉头不说话。吕绿独自坐在一边，脸色苍白。上去察看四楼厕所的警官也回来了，并无任何异常，帮在开始那个女孩子喉咙里的是鱼线，另一端在楼顶的水管上。喉咙里面的是铁钩，也是四楼储藏室里面的，原本是以前钓鱼俱乐部留下來的。

“太奇怪了。”纪颜望着我说，“每次那歌声响起后就有人死去，而且第一个是把自己用鱼钩吊死，第二个却看上去像是意外。而且凌凤原本是替补的，要不是那个叫魏晓雪的女孩突然喉咙出了意外，刚才的合唱轮不到她。”

“你的意思是，刚才合唱的十人，甚至，”我压低了声音，“甚至包括李多都有危险。”

“的确，刚才凌凤就站在左边第二个，而第一个，则是第一死的女孩。”

“第三个是谁？”我忍不住问道。纪颜摇头。

“不记得了，只知道李多和那个叫吕绿的女孩子是第五和第六个。我觉得最好搞清楚二十年前这里的合唱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也点点头。落蕾决定先回报社查查看，而我和纪颜决定呆在这里，看看有什么线索。

剩下的七个女孩一直呆在排练室，出了这种事，本来的演出当然取消了，而且消息被严密封锁了起来，学校就是这样，如果是某个学生取得什么成就，比如最近那个获得上百发明奖项的女生，他们就大肆宣扬，也不核对是否是事实，但只要有影响学校声誉的事，就恨不得连身上的衣服也拔拉下来，去遮遮掩掩。先后来了几位领导，都和带队的警官嘀咕着。当然，我们也照例被进行了盘问，没有结果后，被告知呆在这里，不能随意行动。

在后来来的几个人中，有两个引起了我和纪颜的注意。

这一男一女的确非常反常。

男的叫凌水源，自然，他就是凌凤的父亲，他看上去非常年轻，那里像有着二十岁女儿的人，但面对爱女惨死，他虽然悲伤，却极力克制，在配合警察的调查。他却特意多看了吕绿几眼，但很快又转开了，但吕绿却一直看着他。

我们之所以注意他，其实完全是因为顾老师对他的态度。不知道各位是否见识过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句。总之顾老师一看见凌水源当真是双眼通红，压根咬紧，甚至嘴角都在抽搐。但当凌水源走来和他说话时候，顾老师又恢复常态，冷静下来，这点，我和纪颜都注意

到了。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1-08

### 第二十七章合唱团（3）

而第二个人，也就是开始喉咙受伤的女生的母亲。顾老师只称呼她叫遥遥的母亲。我们也姑且这样喊吧。

这位母亲出乎我们意料的平静，只是来询问下女儿，不，或者似乎应该说是来确认下女儿的伤势。

“遥遥是不是在彩排前就喉咙出问题了？”她问得过于急切，自己也发现不对，连忙掩饰说：“她没什么大毛病吧？”顾老师安慰她几句，她也就安心了，把衣服抚平了下，擦了擦额头的汗。我和纪颜说了下，我们有相同的想法，那就是这位遥遥的母亲一定知道些什么。

当她要离开的时候，我和纪颜拦住了他。由于开始又人向她说过，是纪颜救了遥遥，这位母亲还是感谢了下，不过倒又点敷衍的味道。

“不用谢，其实您女儿不用我急救过几天那毒血自己也会排出对吧，我不过一时心急而已。相信您女儿现在已经没大碍了。”

遥遥的母亲愣了下，冷着脸说：“我家里还炖着汤呢，如果没别的事我先回去了。”说完便想走。

“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想和您谈谈。”纪颜依旧笑着说，“我相信你也不想看到这几个和您女儿一般年纪的女孩子惨死吧，我希望您把知道的都告诉我们。”遥遥的母亲依旧不说话，只是站在楼梯口，盯着那具备白布盖着的尸体久久不语。

“我们找个地方谈吧。”她终于说。三人转过了人群，在不远处

的走廊聊了起来。

“我真的无能为力，我只想保住我们家遥遥，其实我想你们猜到了，老实说吧，我在遥遥中午的饮水里放了特殊的药，在短时间可以让人无法发声，只要她今天别去参加什么合唱表演，她就不会有事了。”

“你不觉得太自私了么，那两个惨死的女孩也是无辜的。”我忍不住责问她。谁知道遥遥的母亲冷笑了声，那笑声差点让我发寒。

“无辜？可能她们是无辜的，但她们的上一辈就难说了。告诉你，我在二十年前，也是这个学校的合唱团成员，我亲眼目睹了那出惨剧，那场本来根本不应该发生的惨剧，也是十个人，但只有我活了下来。”她的话让我们大吃一惊。

“第一个死的就是风铃，她虽然姓田，但我们都爱叫她风铃，因为她是合唱团里声音最好听的，宛如风铃一样，清脆悦耳，闭着眼睛听她唱歌，整个人都会放松下来，加上她长得非常漂亮，成绩优秀，她几乎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女孩子，追她的人不胜数，那时候她还经常带着她弟弟来学校。

在合唱团里的人都知道，风铃的意中人是谁，就是我们当年的乐团老师，也就是对面站着的那个男人。”遥遥的母亲朝着前面指去。我们顺着望过去，居然就是凌水源。难怪他给女儿取名叫凌凤。

“但好景不长，本来那个男人和风铃办的恋情只有我们一起的姐妹极少数人了解，可不知道谁捅了出去。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学校对这种事可是无法容忍的，尤其凌水源还是老师。事情立即就风言风语的传了起来，最先散播的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当时的系主任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知道是一个经常暴怒的中年妇女。“说到这里，遥遥的母亲忽然不好意思地笑笑，“这本是我女儿现在经常用来形容我的词汇。”

“说远了，系主任逼着风铃写检查，甚至还想让全校都知道，说要以她为典型，来整顿学校风纪。合唱团也被暂时停止。而且凌水源居然还在那时候和风铃说分手，虽然说是迫于压力，但实际上已经给风铃最重的打击了。自杀的那天，她始终对我说，她的声音害了她。我们还安慰她，结果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发现她用鱼线和鱼钩把自己钓死在楼顶。这事被校方草草结束，因为风铃的家人都在外地，当时送葬的时候她弟弟哭得很厉害，而且非常仇恨地看着我们。

我们都以为事情结束了，但是，在一次合唱团的集体排练中，我由于感冒没去，逃过一劫，但我的姐妹们，却在排练室里活活的烧死了。后来虽然校方极力掩饰，但我还是知道了，排练室是被人从外面锁了门，在浇上了汽油。当她们的尸体被一具抬出来的时候，都是那种捂着喉咙的痛苦的样子，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直坐噩梦，有时候梦见风铃，有时候梦见我那些姐妹。直道遇见我先生，结婚生子后才安宁起来。但我不死心，虽然大家谣传是风铃回来报复，说她报复把事情说出去的人。但我绝对不相信！”

“噢？为什么？”纪颜忽然问到，遥遥的母亲愣了下，转过头咬着嘴唇说：“反正风铃不是这种人，因为就是她昨天托梦让我千万别让遥遥去排练。”她说到这里，忽然流了眼泪下来。

“对了，风铃是不时经常唱一首歌，好像歌词前面是这样的“帷

幕已经拉开，一个接着一个，美丽的姑娘在风中舞蹈，却无法唱出歌来。当白色变成红色，公主沉默了。”后面还有么？”纪颜问她，但遥遥的母亲面带疑色。

“这是首诗，但并不是风铃经常唱的，好像是她弟弟写的，她弟弟很有才华，年纪不大，但居然会写歌词，后来风铃找到凌水源作了曲。我记得后面还有，好像是。”她在慢慢回忆，但这时候对面的排练室又炸锅了。所有人冲了进去。我和纪颜心头一沉，难道又出事了？

果然，本来已经被拔去插头的录音机再次响起。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1-08

“粉碎了的心刺穿了我的咽喉，望着你我无力说爱。”遥遥的母亲几乎和录音机同时念出这一句。但她奇怪地说了句，这不是风铃的声音。我们呆立着，谁也不明白这又暗示了什么。一位脸色苍白，嘴唇干涸的高个子女生，大概口渴了，拿了个玻璃杯子去倒了点水喝。

纪颜一直望着她。忽然想到了什么，猛地冲女孩喊：“放下杯子！”并朝女孩跑去。

但是太晚了。

我们听见了砰的一声爆裂的声音，刚把玻璃杯送到嘴边的女孩现在已经躺在了地上，双手捂着喉咙，不停的朝外吐血。身边全是碎玻璃渣子。玻璃杯居然爆炸了，碎片全部掉进了她的喉咙里。她如同被电击一样痛苦地在地上发抖，双脚不停的踢着旁边的柜子，一下一下，被玻璃刺穿的喉咙发出任何声音。但我们去没有丝毫的办法，甚至连缓解她的疼痛都无法做到。等到医生上来的时候，女孩已经断气了。

大家开始放声大哭，连我也不忍再栽这里呆下去。纪颜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把女孩睁着的眼睛抚平。剩下来的七人，每个人都无神的做在地上，一向坚强的李多，似乎也嗅到了死神镰刀上的味道了，不过她依然安慰着吕绿。纪颜看了看吕绿，走过去问到。

“几点了？”

吕绿缓过神来，看了看表，小声回答说：“快五点了。”纪颜让她们俩人坐好，并说了些安慰地话。警察已久照意外处理，虽然他们也觉得这意外也太意外了。

死去的三名女孩除凌凤外这两名我们问了下，果然，被鱼钩钓死的女孩是当年系主任的小女儿，居然还是将近四十岁才生的，所以被家里看作掌上明珠，而刚才背玻璃杯炸死的女孩却是曾经当面侮辱并扇了风铃一耳光的人的女儿，据说这个人也很喜欢凌水源。

“这种报复似乎太过于狠毒了，我总觉得似乎还有别的事隐藏其中。”纪颜知道几人的身世后，疑惑地说，我也觉得奇怪，如果要报复的话，以这种形式好像过于残忍了，难道只为了让那些人体会失去亲人的痛苦？我们又去查其余几人，果然除了李多和吕绿外，她们的父母都和风铃的死有着或多或少的瓜葛。

“这些女孩子都是谁选入合唱团的？”纪颜忽然问我。我一想，忽然惊问道：“你是说顾鹏？”

纪颜默然不语，半天才说：“你记得风铃曾经有个弟弟么，好像如果活到现在，正好和顾鹏年纪差不多，而且你也看见了，他看凌水源的眼神，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讲，风铃的弟弟可能把仇恨集中在凌

水源身上。”这样一想似乎比较合理，如果要证实的话，就必须查查顾鹏的资料了。这时候，我接到了个电话，是落蕾打的。

按照落蕾的查找，的确这个学校出过合唱团人员在排练时候被大火烧死的事，而且日期就是今天。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1-08

#### 第二十七章合唱团（4）

顾鹏的资料很快被打听到了，这方面在报社做事的我多少有点优势，果然如纪颜所想，他的资料只有成年以后的，而且他不是本地人，是外地来应聘的，所有合唱团的成员，大部分都是他主动去邀请的，那些女孩子有的还是在他的长期劝导下才加入合唱团。为什么说是大部分，因为李多不是，李多跟着吕绿来的。

这个时候，发生了更加令我们没想到的事情。凌水源不知道和顾鹏说了什么，以致使后者突然性情大变，居然打了起来。好不容易分开他们，顾鹏高声叫着“姐姐不会原谅你。”在场的人都惊讶了，包括遥遥的母亲和凌水源。顾鹏自己也发觉失言。连忙想走进排练室。但我和纪颜冲过去抓住了他的手。

“你就是她弟弟？为报复这么做值得么？”纪颜愤怒地喊着，顾鹏呆住了，随即恶狠狠地甩开手，从怀里掏出把匕首向凌水源扑去。并且把他作为人质向墙角走去。

“都是因为你，我知道是你害死姐姐的。”顾鹏一边哭着，一边把匕首往凌水源的脖子又勒紧了些。凌水源默然无语，仿佛心甘情愿赴死一般。在场的警察都拔出了枪对着顾鹏，并让他放下匕首。现场

进入了僵持状态。

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两人身上，身后的排练室再次穿出刚才的声音。

“我期待，像鸟儿一样，驰骋在天空。”顾鹏呆了一下，放开了凌水源，一位警察马上拖走了凌水源。警察包围了他，顾鹏环视四周，望着我们却又好像对谁说似的。

“我走了，这仇恨永远不会消失。”说完，从楼上的窗口飞身跳下，我们赶到楼下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已经触到石头死了。

“结束了。”我看着顾鹏的尸体，长叹一口气。

但纪颜却依旧眉头紧锁。“真的结束了？我还是觉得似乎有很多疑惑，但又说不上来。”我拍了拍他，“别说了，或许是你的多疑罢了。”

事情看上去真的结束了。录音机的确没在响了，大家松了口气。李多带着吕绿也走了出来。

“他到底是怎么杀了那三个女孩的，我一直想不明白。”纪颜始终不快的感觉。李多拉着他的手撒娇道：“别管了，反正不是都解决了么。”

“你们先回去吧，我再去查查，始终有点不放心。”说完，他拉开李多的手，叫我送她们回去，自己转身回去了。我只好开车送她们回寝室。

回到报社，还没坐稳，纪颜就打电话给我。

“二十年前那些被烧死的女生中，有一个是姓顾的。”他的第一句话就让我觉得奇怪。

“他的确是位姐姐报仇，但不是风铃，是在事故中被烧死的其中一个。”纪颜着急的喊道，

“你的意思是，难道？”我也大惊。

“没错，你赶快回来，到排练室，我等你，记住，不要告诉李多。”说完他就挂了。我打车回到排练室，这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校园非常热闹，夜色中到处都是一对对的情侣，我忽然想起了那个叫风铃的女孩，或许她晚生二十年，根本没那种悲剧产生。

来澳排练室，和外面相反，非常的冷寂，果然，纪颜正站在门口等我。见我来了，立即迎上来。

“顾鹏不是风铃的弟弟，据说，那次的大火是凌水源放的，为的是报复把秘密说出去的合唱团的女生，可能顾鹏是因为这个才想杀凌水源，还有，你知道谁是第一个进合唱团的么？”我摇头，纪颜正色说：“是吕绿。”

“这代表什么？”我也奇怪道。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1-08

我去问过李多，吕绿是从国外转来的，所有的资料都是空白，而且也不住在学校里，她在外面租了房子。”我想想，的确，下午送她回去的时候她拒绝了。

“而且，又有个女孩子在回家的途中被车子撞死了。”纪颜最后的话让我吃惊。

“记得那个遥遥么，她的母亲找到我，那个女孩子现在失踪了，独自一人离开了医院，”排练室的灯忽然亮了起来。并且传出了悠扬

的歌声。

纪颜看了看我，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要上去了，虽然我是极不情愿的。

我们几乎是摸索着上去的，三楼的排练室果然亮着灯，里面还有歌声。走进去一看，居然有两个人。

一个是那个叫遥遥的女孩子，另外一个，就是吕绿。她们仿佛根本不对我们的到来感到吃惊。

“我知道你还会再来的。”吕绿望着纪颜笑道，和白天不同，完全没有那种青涩感，仿佛变了个人。旁边的遥遥也只是笑着站在那里不说话。

“你到底是谁？”纪颜厉声问道。

“没必要这么凶，反正姐姐已经回来了，该死的，都死了。”吕绿口气平稳，清脆的声音在排练室回荡。

“你才是风铃的弟弟？”我也惊讶，不是弟弟么。吕绿笑了笑，把衣服脱去，他居然是男的，但就算男扮女装，他现在也三十多岁了啊。

“巨大的悲痛或者刺激，可以使人停止生长，连声带也不会变化。”吕绿仿佛知道我想什么，依旧笑着解释。

“我不过是按照姐姐的意愿做罢了，我和姐姐既要复仇，让那些人知道丧失亲人的滋味，同样，姐姐也要再次回来，不过，姐姐需要一个身体。所以她才托梦给那个女人。”我看了看遥遥，她好像和白天的样子有了些变化，似乎更漂亮了。

“你知道到底是谁把姐姐和那个男人的事传出去的么，就是那个遥遥的母亲，还真是恬不知耻啊，嫉妒使她出卖了最好的朋友。她给女儿服下的药都是按照梦中姐姐告知的方法去配的，她天真的以为姐姐原谅了她，其实只是她的女儿最适合作容器罢了。”我和纪颜都骇然无语，没有比把亲人之间变成漠然路人更好的报复办法了，简直生不如死。

“我很奇怪，下午的时候你似乎就看出了我来。”吕绿终于换了种表情。

“手表，当我问你时间的时候，你的手表是块男式手表，或许你自己也没察觉？当时我心里也只是有点不解，但没有多想，还有，顾鹏是被你利用了吧。”

“是，我告诉他，那火是凌水源放的。他居然轻易的相信了，三十多岁的人居然这么冲动，于是他答应和我联手，我要报复那几个人的后代，而他对能杀死凌水源的女儿也十分高兴。整个的排练室都安排成了巨大的咒阵，只要我愿意，踏入这里的人，都可以被杀死。不过没必要，平息了姐姐的怨气，我就可以让她再次回到这世界上，我可以带着她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隐居起来。”吕绿骄傲地叙述着，说到后面，他的眼睛居然冒着兴奋的光，仿佛看见了美好的未来。

“其实，那场火是你放的吧？”纪颜继续平静地说，“我问过当年的人，有人看见一个孩子从排练室慌张的跑出来，随后，排练室燃起了大火，门被人封死了。”吕绿不说话了，面部开始狰狞了起来。

“唱完这首歌，姐姐就会回来了，我的一切也算没白费。”吕绿

不理睬我们，继续和遥遥一起唱歌。歌正是今天录音机里的歌。

“帷幕已经拉开，一个接着一个，美丽的姑娘在风中舞蹈，却无法唱出歌来。当白色变成红色，公主沉默了。粉碎了的心刺穿了我的咽喉，望着你我无力说爱。我期待，像鸟儿一样，驰骋在天空。从天国飞下，再次回到这世上，把你我的手，永远连在一起。”歌声完了，遥遥茫然地望着前面，忽然哇的哭了一声。整个排练室忽然响起了一声很沉重的女性的叹息声。吕绿大惊，抬着头在排练室里大喊，“姐姐，姐姐，你在么？”但回应他的不过是回声而已，反观遥遥，疑惑而望着四周，不知所措。

“别喊了，你姐姐回不来了，死去的人本就不该再回到这世上。”纪颜说，吕绿愤怒的走过来，他本来俊秀的五官已经完全扭曲了。

“你到底做了什么？”他企图去抓纪颜的衣领，但纪颜轻松的躲闪了。

“你在排练室设下咒阵，你就成了踏入这里的女生的死神。你想让他们怎么死，她们就如同木偶一样按照你的剧本去死。而你想把这些推到被烧死的二十年前的那些人身上。你和你姐姐导演了一场好戏，可惜，当我第一次踏进这里，就已经发现这里不对，虽然我没来得及破解掉你的咒阵，但遥遥的身上，始终有根针我没有拔去。在她的后颈，一根如头发丝细的针，附有银针的身体，是无法被附体转生的。其实我本来是打算晚点拨，本意是治疗她的喉咙，结果却歪打正着了，或许，这一切都安排好了。”纪颜说完，走到遥遥面前，从脖子那里拔出一根针，要不是借着反光，那里看的到。

吕绿痛苦地嚎叫着，跪倒在地上。

“那些女孩子根本没有错，你却如此残忍地杀害她们，还有二十年前被你烧死的那些人，你自己好好反思下，靠着这样复活的姐姐，还是你愿意见到的么？”纪颜把遥遥扶了过来交给我。转身又对跪在地上底着头的吕绿说：“你既然知道失去亲人的痛苦，却反而变本加厉的实施给别人。”纪颜不在说话，和我一起走出了排练室。

我回头望了望吕绿，他始终跪在那里没有动。

遥遥的母亲再次看见遥遥几乎要疯了，使劲地亲着女儿。随后的谈话中，她承认是她把风铃的事告诉了学校，至今她仍旧非常后悔，我们没把事情真相告诉她，只说是在学校里找到遥遥的。

至于凌水源，他那次看到吕绿，就发觉他和发呢风铃太相像了，回去后，女儿的死和今天看见吕绿竟然使他突然难以自拔，在自责中服毒自尽了。而吕绿，我们再也没见过他了，学校的资料里，对他只有短短几字的说明，此人已经转学。

李多经常不快地抱怨，抱怨为什么吕绿不辞而别，都没告诉她，纪颜一直安慰她。她也就渐渐忘去了。直到一个月后，李多接到了吕绿寄来的礼物。上面写着的地址离这里很远。

是一盘磁带，我们听了听，就是那首歌，那首他做的词，凌水源谱曲的歌。是他唱的，不过现在听上去却非常的清澈好听。

“风铃是姓田吧？”我问纪颜，纪颜笑，“你是想问吕绿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么？”我点点头。

“笨啊，吕绿就是吕吕勒，双吕就是田字啊。”纪颜开心的笑道。

我摸了摸头，也笑道，“原来是这样。”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1-11

还有希望有的朋友能够尊重原创，不要随便乱冒认作者的名义，甚至改动作者写的东东——————第二十五夜的名字应该叫做《怨崖》，相信作者写东西都有自己的用意，随便乱改很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

回复魔女，你看一下那章不是我发的是作者自己发的，我和他一直都有沟通，他是自己在天涯发帖子不方便才由我帮他转发的。

谢谢你帮发故事!:)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1-26

转帖子的朋友大家注意一下，请注意帖子质量问题哦。一定防止不要发重!哈哈那样朋友们会看的很累~~~欢迎大家继续转帖子!我们一起顶 sensken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2-10

严重声明一下，由于我是和作者联系了，帮他转的这个帖子，大家不要乱来啊，而且我明明写的是转载，但是那个什么刊物根本都没有打过招呼就把那个转上去了。我和 S 已经沟通过了。希望大家转帖子的时候要有点顺序，都是喜欢这个故事的人，大家就支持下去。而且有些什么建议就多和 S 沟通一下，有什么奇怪的故事也多和他讲讲这样，能多些他的想象力，故事会更完美，春节都是忙的时候大家也要理解作者，我们多支持他~~~而且坚决打击盗版!还有乱转故事的那个，人贱可以但是也不能想你这么贱啊!^\_^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3-15

呵呵由于大家的支持,我和 S 兄也沟通了一下,咱们天涯这个帖子,都是支持他的人,所以就建议他以后发帖子的时候想着点我们这个大家庭.以后他会第一时间更新我们这个帖子的,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他呀。

还有有时候大家觉得他更新的慢,sensken 也和我抱怨说,由于他的故事都是现写出来的,而且他不会把一个故事写一半,还有就是象不穿鞋那篇,他写了 1 万五千字,所以新的内容才会慢下来.大家有点耐心哦,因为我们想看到的是 sensken 的精品,所以给他点时间,让他能更好的创造!!!!!!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3-20

sensken 我在你楼下~~~~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3-28

哈哈想念大家~刚和 sensken 聊完他最近状态不好生病拉.不过还是坚持的为我们大家创作.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其实只要是女性拥护者多些的话 sensken 会很快好起来的.哈哈而且给各位女性拥护者一个好消息.他现在单身哦.如果你们不怕他讲故事吓你们的话,单身的漂亮 MM 可以考虑考虑哦~~~~~希望大家在工作学习的休闲时间关注这个帖子啊!!!!!!!!!!!!!!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3-28

作者: jessycat333 回复日期: 2007-3-28

作者: 舞夜天回复日期: 2007-3-28

作者: 浪漫\_拖鞋 回复日期: 2007-3-28

哈哈想念大家~刚和 sensken 聊完他最近状态不好生病拉. 不过还是坚持的为我们大家创作.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其实只要是女性拥护者多些的话 sensken 会很快好起来的. 哈哈而且给各位女性拥护者一个好消息. 他现在单身哦. 如果你们不怕他讲故事吓你们的话, 单身的漂亮 MM 可以考虑考虑哦~~~~~希望大家在工作学习的休闲时间关注这个帖子啊!!!!!!!!!!!!!!

感觉变成婚介帖了.....

-----我是可爱的分割线^^-----

-----  
那拖鞋就是传说中的媒婆? =。=18 个蹄膀 18 个蹄膀 18 个蹄膀  
18 个蹄膀。。。。。

怎么我又成媒婆了~~~

作者: 浪漫\_拖鞋 日期: 2007-03-28

作者: wanxinghappy 回复日期: 2007-3-28

浪漫一拖鞋, 也是 MM 吧! 你怎么这么了解作者啊?

回答我是男的. 汗~~~~~

作者: 浪漫\_拖鞋 日期: 2007-03-28

to: 浪漫\_拖鞋:

你没说他多大啊, 难道老少通吃?

呵呵他 245 岁还年轻的很呀, 所以吗年纪太小和太大的就不要报名拉! 外哈哈不知道我这是不是泄露机密!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3-29

作者:rebeccawy 回复日期:2007-3-2

嘿嘿,拖鞋,你是单身还是名草有主呀?

(S大作家追求者太多了!!! 转移目标……)

=\_=!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3-29

作者:哎呦呦啊回复日期:2007-3-29

应该是南京的吧,S大叔。。

直觉,,,,老乡。。

他是江西的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3-29

作者:绿丝烟回复日期:2007-3-29

桃李笑春风,握手.走不完的楼道和楼梯都恐怖~

老狼请客,这个帖是转载帖,估计莲蓬是无能为力给红脸的.

咱们一起喊吧,呼吁楼主开新贴,不要挂着“转载”;更新.这么好的原创,应该早点出书~把纪颜发配给绿丝~

忽然发现一个事实,纪颜的谐音是鸡眼...

我也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可是S说他认为红脸不红脸无所谓的,重要的是大家喜欢这个故事,而且这里好象很多故事只要坚持发就一定是红脸,呵呵!他就是这么个人不会为规矩所束缚的.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3-30

作者:rebeccawy 回复日期:2007-3-3

大家好：

这是莲蓬昨天给我的回复

发送者：莲蓬日期：2007-3-29[回复][消息列表]

啊，作者来了吗，如果来了，我把转载去掉——否则根本不可能给转载红脸的

不好意思，我擅自主张去找莲蓬要的，请 S 大作家和拖鞋不要生气！嘿嘿！

谢谢我来了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4-17

和大家说个事情.最近 SENSKEN 的作品被上海的一家出版社盗版发行.大家都是喜欢原作者的,我们一起来抵制盗版!有上海的朋友在看见这个书,记录一下版号,还有出版地址.我们大家一起来维权!!!!!!!不过侧面说来说明 S 的故事还是很有市场的吗!哈哈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4-17

强烈要求拖鞋老二也经常出来说说话~~~~~

什么时候我变成老二了=\_=!

最近有新人出唱片,忙死了!连在网上和 S 聊天的机会都少了.正等着他新书出来的时候,来北京我们见面那!希望各位继续支持他的作品,大家都理解,毕竟好素材太少了,而且 S 还不喜欢抄袭别人的作品,为了让他三十岁前头发不少,给他多些时间想想吧~不然那些女粉丝们看没有头发的 S 心里会难受吧~西西~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4-18

快变成黎正了~~~~~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4-18

今天奇迹世界公测结果挤到现在都没进去.....郁闷 ING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4-22

拖鞋兄帮别人出专辑? 是地下的吗

我一哥们前年也弄过,赔钱赔精力....

量小的话,平均成本高是一方面,主要是销不出去呀

=\_=!我在唱片公司工作.....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5-15

呵呵广西旅游归来~~~~~和各位朋友问个好!!!!故事主线又有交代了哦,李多要变鸣人了哦~~~~~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哦~~~~~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5-15

S 想我了没有啊我回来拉挖哈哈!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6-21

呵呵好久不来拉最近因为工作忙,哈哈现在我这个帖子由于小雨的到来,已经在这里很火了!对了今天来是和大家说,小雨的书出来了!今天出版社的人给我快递了一本~个人感觉封面不符合书的内容,但是整体还可以,介绍把我们的小雨说的很恐怖,哈哈!书的质量很好,适合收藏,不过第一页就有错字,哈哈这个编辑是我的朋友。她说的书出来发现一开始就2错字,大家看到别叫啊!她估计也是不小心。介绍没看过这个帖子的朋友可以看书。价格是21块多。我们宁

可在这里看，也不要买盗版哦！哈哈估计盗版很快就要出来了！我们要打击盗版。帮我们的 S 维护权益！

我有时候叫他小雨有时候叫他晨晨哈哈他特别无奈！大家也把 S 这个称呼换了吧毕竟叫小雨或者晨晨都比这个好听！最后一定要打击盗版哦~~~哈哈我相信我们这个作品会超过鬼吹灯的！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6-21

对了我这个是初本估计正式的话下星期大家就可以在市面看到了！注意关注哦~呵呵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06-25

有时间一定上街去买书，还有既然编辑是拖鞋的朋友，如果还要出下面的文的话要拖鞋去交涉一下关于封面的事可能会好一点呢~

@@@@@@@@

我也说的拉！可是毕竟出版社是为了让书热卖来考虑的呀！书的封面是为了吸引一些没有象咱们一样看过作品的读者！所以才会设计的那么诡异吧！我和小雨也都是太喜欢那个封面但是也没太多办法！毕竟小雨只是把 25 个故事给了他们！下次出版之前。我想小雨会和他们沟通的！呵呵不过书的质量还可以！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10-29

呵呵我也帮小雨顶一下！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07-10-29

我相信你不管遇见什么事情也能挺过去的，还有你看大家一直到现在还支持着你，你在不努力加油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哦！^\_^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14-07-03

果然，里面几乎没几个人，到处还残留着未去掉的施工材料和油漆，在这么空旷的地方跟着他太容易暴露了。我只好跟他尽量保持远点。墨镜男走到了电梯旁，四处张望了下，走了进去。看来电梯已经安装好了。等电梯门关上，我才从旁边出来，看了看，电梯停在 11 楼。虽说是两部电梯，但好象旁的那部不能用，等这部下来在上去找他就难了。早知道让镜妖跟着他了。我正在懊恼，忽然旁边过来一人，对着我喊

“你是什么人？”我转头一看，一个戴着工地安全帽穿着工作服的男子，中等个头，左手伸长了对我指点着。等走近一看，我马上认出了他。他前几天老在电视台露面，他叫金博名，据说很有钱，当然，这栋楼就是他出资而且修建的。但他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这么有钱的人居然和一个包工头一样。

我向他表明了身份，不过看来他误会了，开始以为我是小偷，现在以为我是来报道他的大楼的。细长的单眼皮眼扫了我一眼，两边的鼻翼吸了吸，非常不悦的从鼻子里哼了声。

“你们报社也来找甜头啊，我给了你们媒体不少钱了，不要在来烦我了。”果然钱和脾气成正比。

“您误会了，我只是，”我本想告诉他我是跟踪一个可疑的男人进来，但似乎这理由太牵强，我只好说自己好奇，进来看看。

“出去吧，这楼很快就会建好，到时候会记得邀请你的，不过现在请出去！”他不耐烦的下了驱逐令，然后又背着手到处巡视。我只

好离开了大楼，出门前回望了他一下，还真是个古怪的人。

既然找不到墨镜男，加上快上班了，我只好返回。但墨镜男始终在我脑海里打转，我总有点不安的感觉，或许是我多心了。下班回家打开电视，第一条新闻就证实了我的预感。在报社不远的大街上，中午的时候一个男人在众目睽睽下突然暴毙，这个男人就是我中午看见的和墨镜男谈话的那个。死者叫罗星，是位名建筑设计师。看时间他是在和墨镜男分开不久就死了，报道说没有明显外伤，估计是心脏病发作，但我忽然想起了墨镜男与他的争吵和拥抱时向地上扔的东西。我有点后悔自己大意了，当时因该去地上多看看。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事绝对和金博名脱不了干系。说不定这里面还藏着什么内幕，如果报道出来绝对震惊呢，要知道他在买楼和建楼的时候可是到处宣扬，楼还没建好据说来租楼层的人就要排队了。这个罗星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才被眼睛男灭口呢？

吃过晚饭我就打电话给同为记者并且采访了这事的同学，同学告诉我，这个罗星正是当初为金博名设计大楼建筑的几个设计师之一。当时金博名同时高薪聘请了四个有名的设计师，也是通过媒体大肆炒作，看来高价请知名设计师也是金博名的计划的一部分了。自然罗星就在其中。我还打听到另外的一位于寺海还在当地。就住在大楼附近的理敦道的一所民房四楼。我决定现在就去拜访他。

作者：浪漫\_拖鞋 日期：2014-07-10

我们是向您约好的采访记者，不知道是否可以开始呢？”落蕾已经把长发盘了起来，由于冷，戴了个奶黄色的绒毛帽子，加上她皮肤

较白，帽子带在头上非常的可爱，哪里看的出是一个主编，一个女强人。

“进来吧。”柏原没有什么表情，丢下三个字就转身进去了，看也不看我们，我略有些不快，看看落蕾，她到没什么，只是冲我笑了笑，看来她不是第一次遭遇这个了，我更无须计较，可能这类人都是这样，是清高，还是寒酸呢？

里面到是很宽阔，天井的中央有口大缸，那缸大的惊人，是青瓷龙纹的，可能有些年头了，因为我已经看见缸口上有些年头的青苔了。不过实在是大，我几乎要掂起脚才勉强看的见缸口。

让我感到更不舒服的是左边的房子，似乎和整体格格不入。仿佛它还处于另外个年代或是凭空多出来的一样。并不破旧，但门上那锈迹斑斑的长生锁还有那刷的血红色的门框门沿，这个时候已经傍晚了，那红色仿佛有生命一样的在跳动，看的我眼睛难受。

“你这房子干吗刷的那么红啊。”我忍不住问道。柏原从里面拿了壶茶和几个茶杯。像他这样的人待客之道茶是不可少的，虽然我不太喜欢喝茶，但处于礼节我还是喝了口，是红茶，口味比较重，我放下杯子。不过他似乎没听见我的问题，压根没理我。我的脾气也上来了，你想装我不让你装，我提高声音又问了句。

“为什么漆的那样红啊，没必要吧？”

柏原显然有些不快，他眉头皱了下，斜三角眼眯的更细小了，奇怪的是他反而笑着说：“为什么不能用红色呢，中国红是民族的颜色，我当然最喜欢。”

“但你独独那间房子……”我依然不屈不挠。不过一旁一直在品茶落蕾忽然插话说：“欧阳为什么不喝茶呢？这可是云南普洱呢。”

“普洱？”我虽然是茶盲，但好歹还是听过的。一旁的柏原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你姓岳吧？看来你也懂茶道呢。”丫原来也是看见漂亮的说话口气就变了。

“谈不上吧，只是高中的时候经常随我父亲喝茶，久而久之习惯了，加上这工作压力大，女孩子喝点普洱可以保护皮肤也可以养胃。”我惊讶的望着落蕾，只知道她整天喜欢端着个机器猫的卡通杯，没想到她喜欢喝普洱。

“普洱是红茶的代表呢。”柏原听完赞许的点头，“茶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有好处，难得很少像你这样喜欢喝茶的女孩了，如果明明也像你的话。”柏原忽然感慨的说，但发觉不对又马上住口。

“明明？”我马上问道。柏原又岔开话题，同时狠狠的望我一眼，看来我和他都互相没有任何好感了。俗语同行是冤家，同性是什么？对家？仇家？

落蕾放下茶杯，拿出录音机和记事本。“那么开始采访吧，免得拖太晚了打扰您休息。”

“好的。”柏原很配合的做了下来，把手抱着翘起的腿上望着落蕾。我则无聊的做着旁边观察着他家。

不愧是文化世家，到处都是古色古香。黑色的檀木椅非常漂亮，还有那把泡茶的紫砂壶，比我爸爸那把好看多了，而且非常特别，酱

紫色，整个壶和普通的椭圆宽扁不一样，居然有棱又角，侧面是弧腰梯形的，跟秤砣一样，壶嘴比较长，也比一般的要粗，而且是龙头状，壶顶有颗龙珠，色泽圆润，似是玉做的，甚是好看。壶壁上刻了几个字，但距离远了点，看不太清楚，估计这壶应该来历不小。

“您为什么提倡古文复兴运动呢？”我偶尔听见落蕾的问话。柏原沉默了下，说：“谈不上提倡，只是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古文化的研究者，或者说是为数不多的继承人有义务来宣扬和维护我们民族的东西吧，现在这个世界充斥的低俗不健康不规范的东西太多。”他到真把自己当卫道士了。

“打个比方呢？”

“比如首先，一切与钱挂钩。说个最简单的，为什么大多数人宁愿学外语也不愿意花点时间学习母语。因为母语只要会说就可以了，而学好外语意味着好工作或者留学深造，总之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钱！一切的一切都和钱挂钩，只要有钱，即便是个再北纬庸俗丑陋的人也会得到人家的尊敬和拥护，不是说过么，现在笑贫不笑娼。”柏原略有点激动，我能看见他的唾沫随着说话的频率加快而发射的越快，已经快砸到落蕾身上了。当然，落雷的那个角度是看不到的。

“但钱并没有错啊，大家都要生存啊，您觉不觉得是否可以等大家有稳定的生活和工作在来从事古文化的学习，比如《红楼梦》一样的高雅艺术呢，那样也不晚吧？”落蕾继续问道。